南華眞經注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

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昆侖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淸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河南郭象子玄撰

南華真經疏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為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

逍遥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遥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

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玩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

逍遙遊第一　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謂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

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論其翼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摶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翱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

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啟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

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

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非諧之書也

誌記也擊打也摶鬬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

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

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

然後繚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

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靑春之時陽

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

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

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

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槍枋而自得斯皆率性

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

何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乃是發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

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夭折也閼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

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蛁蟟鸒鳩鶻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

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遥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遥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令企自息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遥腹猶充飽百里之路程稍遠舂擣糧食爲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遥遠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遥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illegible]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illegible]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illegible]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而呼[illegible]

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臝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鵾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强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滞雨於糞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

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爲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

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銳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

疏髮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泰岱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御寇湯問篇云也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而下翶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翶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八尺曰仞翶翔猶嬉戲也而鴳雀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旣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謷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己而辱人

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己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爲道棲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冷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

運役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乘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

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卽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卽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與天地二氣爲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何待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羣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故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母慶都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兌上而豐下眉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爝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沲无勞浸灌之澤堯既撝謙克讓退己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寓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

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我過爲辭費然覩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扆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爝火之

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况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有

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膻腥榮利厭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己許由若高九五將爲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爲賓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

腹之餘无勞浩汗況許由安茲蓬蓽不顧金闕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

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疏庖人謂掌庖厨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

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

疏所聞接輿之言恢弘而无的當一往而陳梗概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疏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陸通之說其意謂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卽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聖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卽爲堯舜時須干戈卽爲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氷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爲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卽肩吾述己昔聞以荅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飮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清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爲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无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静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乗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乗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静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虚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无災害物无夭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

肩吾未悟至言謂爲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哉

疏瞽者謂眼無眹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

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爲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

疏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蘄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无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爲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爲无爲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冝於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爲故郭注云死生无變於己何況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爲塵膩爲垢穀不熟爲粃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

鑄範土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詔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爲堯用此粃糠埏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爲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爲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

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无所用天下爲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於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遣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

萬機頁然而喪天下斯葢卽本卽迹卽體卽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葢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冥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卽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强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言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

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匏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呺然虛大也掊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剖爲瓢平淺不容多物衆謂无

用打破棄之剌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瓠應須屏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洴浮澼漂也絖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漂絮以作牵離手指生瘡拘坼有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拘坼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替又云澼擗也絖纊也謂之纊於水之中擗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偶爾聞之請買手

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洴澼爲利蓋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艫船戰士隆冬手多拘坼而客素禀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坼旌旗才舉

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勳庸克著胙之茆上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二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洴澼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攄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匏浮汎

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羣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掊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槃瘿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攣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

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眄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狌野貓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罝罘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擎跪曲拳執持聖迹僞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卽是其事

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遥養性跳梁執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寛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卧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爲虛淡可以逍遥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眞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爲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爲論首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爲身與神爲匹物與我爲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墮體身心俱遣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

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

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

名

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

注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呺叫也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翏翏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翏翏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覩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楷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楷或洼曲而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禀

之造化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謞者如箭鏃頭孔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譹者哭聲也宎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

當其分

疏泠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泠清微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以況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無是非之異況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

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乃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已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爲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羣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閒閒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閒隔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窖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

根塵妄心旣重竭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鬭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度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慄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栝箭栝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漸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爲之事背道乖眞欲使復命還原死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

疏厭沒溺也顚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洫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死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死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歡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瞋慽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揆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眞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爲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眞推求生死卽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卽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禀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无有我誰禀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

注凡物芸芸皆自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禀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爲使无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眞性竟无宰主眹迹攸肇從何而得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己可得行也

疏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己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己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爲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旣然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爲君而耳爲臣行步則足爲君手爲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爲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爲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治國治身內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腳行當分自足豈爲手之不足而腳爲行乎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爲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遞相爲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无錯意於當而必自

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爲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眞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

疏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卽眞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眞君卽前之眞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眞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注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眞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卽謂之爲益如其不得卽謂之爲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攖心道智觀之无損益於其眞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禀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爲智安得易醜以爲

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得盡天年
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
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
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羣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旣有逆有順心便
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
理深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
身末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
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薾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云何也

疏薾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旣弊薾然困
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
可哀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无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眞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爲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眞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

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

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知此故誰獨旡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旡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遥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

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强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瞽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旡是非而惑者爲有此用旡有爲有也迷執曰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能解悟莊生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之以自若不强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爲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爲无言也

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辨无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鷇音也言亦帶殼曰鷇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鷇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鷇音者恐未足以爲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眞非僞於何逃匿而眞僞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無不徧於何不在乎所以在僞在眞而非眞非僞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眞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憾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

道喪言隱方鷙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疏天下莫不自以爲是以彼爲非彼亦以汝爲非自以爲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

則所是者非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爲非用已爲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爲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

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爲是

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所非我以彼爲非彼亦以自爲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不無爲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

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眞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

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己指比他指卽用他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復爲非指矣指義旣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

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

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無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已者卽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已者卽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

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乃遂執為然於何不然

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

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羣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注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

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莛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

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恢者寬大之名恑者奇變之稱憰者

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憰奇異世情用之爲傾側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爲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

疏夫物或於此爲散於彼爲成欲明聚散無恆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

其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疏或於此爲成於彼爲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爲一爲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羣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羣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眞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爲絕學絕待適爾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不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玆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

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以異矣不足賴也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此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

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芧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旣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爲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爲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爲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言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眞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而未曾封執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或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無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録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音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

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子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於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也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强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况在他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卽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羣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羣才而此運心可謂聖明眞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

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羣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爲眞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雖復有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　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卽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卽不有亦乃無卽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

我是非豁然確見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卽體卽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眞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恆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卽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卽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疏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大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之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卽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虚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爲是而有畛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沈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羣物糺紛有理存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羣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羣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羣生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眾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禀之性分夫云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

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

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卽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旣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已自別也

疏妙悟眞宗無可稱說故辯雕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靑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忮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忮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塵俗惠救蒼生虛

已逗機終無迕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疏明己功名炫燿於物此乃淫僞不是眞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恆懷恩惠每挾親情欲效成

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羣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忮而不成

注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疏捨慈而勇忮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

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

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圓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己之能顯燿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圓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冀鸞鳳終無鶱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强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

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羣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敖是堯時小藩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嬀水亦曰嬀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鴳足以逍遙況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

知

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卽其義也故知卽不知不知卽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旣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鰌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猨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闈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所食爲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鳶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者定與誰爲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猨猴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擾泥鰌與魚游戲毛嬙越王

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眾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饌之雜亂既無定法

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疏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情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游重爲此難冀故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疏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於胷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旣不爲災風雷詎能驚駭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芘羣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昬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羣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動寂相卽眞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也

死生無變於已

注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覩死生爲晝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爲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爲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

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妙悟從違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
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

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
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眞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而心自遊於塵垢
之外者矣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
理盡性瞿鵲將爲妙道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

如何以何爲是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

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疏鴞即鵬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晨彈有得鴞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猶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纔聞言說將爲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爲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注若正聽妄言　復爲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疏予我也奚何　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爲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　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爲晝　夜旁日月之喩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　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　旣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　之喩也以萬物爲一　體挾宇宙之喩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　涽以隷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　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脗無分別之　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涽闇也隷皁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　情顚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爲脗然合同之道者莫　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隷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　之境也

聖人愚芚

注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芚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芚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揉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

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爲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學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汚隆動而常寂參揉億載

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

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爲生自有還無謂之爲死遂其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廚情好既移所以悔

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
言故稱獻公爲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卻悔初始在
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
則何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事既殊故死生之
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
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爲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
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眞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旣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爲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羣品馳騖有爲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爲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爲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爲情懷可謂固陋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眞言猶以爲夢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爲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

以爲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眞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弔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爲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爲一世也
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眞倒置之徒妄爲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黮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黮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既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忘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同是黯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待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爲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

無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眞待便虛待待卽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

之性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禀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爲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禀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遣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卽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蚹蜩翼邪

注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蚹是蛇腹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蚹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

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蚹頻引爲譬卽今解蚹者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蚹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

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志也

不知周也

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

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疏方爲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豈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

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爲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眞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

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爲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修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

死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爲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爲俗學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惡故爲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爲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爲經

注順中以爲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眞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

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卽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踦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刀音節達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眞境
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頓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知空郤亦猶服道
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闇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會理豈
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
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
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
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横絶也

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

批大卻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閒卻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窾空也骨節空處覺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

而況大軱乎

注軱大骨衂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眞空細惑尚不

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眞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

注交錯聚結爲族

怵然爲戒視爲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爲遲

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爲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郤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爲其怵惕戒愼專視徐手

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愼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會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徙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爲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弢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弢之況美攝生人光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刖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爲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

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

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腳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注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

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
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
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
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暢鳥
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
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
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
道均齊此盖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
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
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
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泊三號而俯跡
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尸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

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禮可乎未解和光更

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斯可也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適知非老

君弟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疏蘄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

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

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

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甯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哉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眞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

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

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鶩憂樂子立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會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

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爲繁冗今將爲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徧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亂紛實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爲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爲重責顏生行李之意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卽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已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疏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甯不能愛重黎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强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故百官恐懼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焦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爲量若舉爲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須相諫顔生今將化衞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禀受法言冀其

近於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譆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衞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宜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已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已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爲鑒誡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

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眞寄當於羣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迫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已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胸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眞爲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横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疏軋傷也夫爭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興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疏矼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

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顔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地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術君未達而强用仁

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衞君憎惡故不
可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衞侯不達汝心謂汝菑害於已既遭疑貳必被反
菑故也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爲明君則不爲
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
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衞必近危亡爲暴人所菑害深可
歎也且衞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
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
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
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疏詔言也王公衞侯也汝若至衞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
必遭戮辱且衞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拒諫鬭其
捷辯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熒眩也衞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籍忠諫之士故顏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衞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所以

口舌自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擎跽曲拳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已以從彼也

疏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水波浪彌甚故顏

子之行適足益衞侯之暴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疏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疏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傴拊猶愛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援古證今足爲龜鏡是知顏回化衞理未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其鴆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遂利遂至於此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墟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疏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

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疏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顏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既欲請行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諫之誠既承高命

敢逆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勉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以行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彊梁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準

常人之所不違

注莫之敢逆

疏為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籍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䟽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挫之以求快樂縱容遂其荒淫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䟽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固守其本意也

䟽飾非闇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爲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䟽外形摯跽以足恭內心順從而不敢訾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言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䟽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已以問宣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遣善惡於榮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具此虛懷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故

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爲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爲徒類也擎手跽足磬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汙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爲耶是以爲人所爲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爲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

疏此結前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讁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讁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迹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賞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爲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諜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妥恬故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䟽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旣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䟽胡何也顔回化衞止有是法纔可獨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衞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䟽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兹虛谷今顔回預作

言教方思慮可不旣非忘情淡泊故知師其有心也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䟽顔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衞之道進趣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

䟽顔回殷勤致請尼父爲說心齋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爲作便乖心齋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皡天不宜

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皡天言其氣皡旰也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皡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顏子家貧儒史俱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問若此得爲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鬼神禋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

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眞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禀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隳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身之

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䟽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塲當於實而止
䟽夫子謂顏生化衞之要愼莫據其樞要且復遊入藩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智感物樊藩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䟽若也道狎衞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遭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䟽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旣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䟽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爲虛寂應感則易有爲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興斯譬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爲也

則失眞少者不全亦少失眞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麤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必須率性任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知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闋空也夫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眞源而智慧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騖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尙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忘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遣於形內忘於智則隳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

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當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

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號太昊凡蘧者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爲應物綱紐伏犧凡蘧行之以終其身而况世間凡鄙疎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爲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爲呂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邱是爲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玉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

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
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雖往來心無眞實至於迎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
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重須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況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爲
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此仲尼之所嘗告
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
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懽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爲

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亦疢聚結非患而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凊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

疏臧善也凊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用粗飡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爨人不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注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愁內心薰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

僁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忝爲人臣濫充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旣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疏戒法也寰宇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

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卽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成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
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擇利害
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
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

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
疏夫爲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
爲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
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立德孰能如此
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
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
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閑日謀生慮死也
邱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遙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遊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遙遠則任言以表忠誠

此仲尼引已所聞勸戒諸梁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作相喜怒爲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眞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搆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莫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 妄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爲使實難必須深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有間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格言爲當來之軌轍也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常卒乎陰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謔則情在

喜懽遠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也間喜怒情使㑹然此舉鬥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别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湎淫泆也

疏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後無復尊卑初正

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以為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此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爲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爲浮僞巧言偏辭語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𤸷疵以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茀鬱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更起譬也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塲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

疏夫剋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欻然自應情事相感

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君寬則得衆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䟽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肯應之則誰知終後之禍者耶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䟽承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輒爲遷改者也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䟽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奬強令成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䟽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䟽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䟽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奬故能長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强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强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悔

可不愼與

疏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愼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爲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閒乘有物以遨遊運虛心以順世則

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中和之心斯眞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

何作爲報也

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以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爲齊作報也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爲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目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聵也顏闔自魯適衛將欲爲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聵禀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爲儲后之傅故詢道於哲人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禀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軌制憎已所

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淫顛蹷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所以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

疏戒勗也己身不可率爾防愼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

順機宜前則欺其能問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迕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知和順迹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二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蹷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蹷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蹷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睬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反物爲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已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覿瞶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畦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實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刻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殺

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界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卽螳蜋之怒臂也

疏螳蜋有斧蟲也夫螳蜋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以己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蜋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愼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可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為分決若使虎自齧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狠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蜃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賤以大蛤盛之情

有所滯遂至於是也

適有蚊虻僕緣

注僕僕然羣著馬

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則缺銜毀首碎胷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蚊虻相聚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胷毀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厄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山之西有轘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

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覩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為用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疏絜約束也櫟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蔭不蔽千牛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邱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高岑七千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捎雲堪為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甚眾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住立以觀看自負斧以從師未見材具若此怪大匠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辭費訶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爲船即沈近土多敗爲棺槨速朽疎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故致閑散也

以爲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疎脆早毀何疑也

以爲門戸則液樠以爲樹則蠹

疏樠脂汁出也蠹木內蟲也爲門戸則津液樠而脂出爲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註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疎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注凡可用之木爲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爲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爲當將我不材散木耶爲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疏夫果蓏之類其味甚甜子實既熟便遭剝落於是大枝損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爲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途打擊名爲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

掊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註數有瞬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爲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頻來顧盻欲見誅斲懼夭斧斤窮乎死地今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夭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物與物豈能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櫟社以材能爲無用故謂石爲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於夭枉我以疎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爲用全其生者則何爲爲社以自榮

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愼密莫輕出言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爲社也

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爲不知我以無用爲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爲羞恥豈榮之哉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疎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爲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疏疎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能夭折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用用者各得其敘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

社譽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注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邱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賴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邱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麤長枝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四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綦既覩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爲棺棺完也周棺爲槨也夫梁棟須直卷曲所以不堪棺槨藉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疏以舌咶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悶不止醒病酒也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而蔭蔽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天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和光所以不燿故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社方兹異木是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爲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獮猴也杙橜也亦扞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斬爲扞橜以擊扞獮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疏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卑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爲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爲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途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爲之患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純具然後敢用

疏顙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㞐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額不騂之犢痔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人沈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

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覡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爲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作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額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爲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頰頤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爲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疏會撮高髻貌五臟腧也五臟之腧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傴僂低頭遂使臟腧頭髻悉皆向上兩腳髀股攣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繲浣浣也餬飼也庸役身力以飼養其口命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箕筴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筴謂布蓍敷卦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辯精靈也或

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邊番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爲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羣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年免乎人間之害而况忘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

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君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

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譏誚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

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眞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爲福夭折所以爲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

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已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效物必致危亡猶如畫地作迹

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其晦迹韜光宜放獨化之無爲忘遣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也

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郤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爲有材用横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燈炬爲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桂心辛香故遣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悗然

不覺妙之在身也

疏楸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邱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爲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爲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德充符第五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刖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爲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如似於仲尼者也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眞趣是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爲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充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爲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爲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爲師傅諮詢問道何况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

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誘引宇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盛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爲物所歸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

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眞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爲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爲命而無怪迕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

任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

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卽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卽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

疏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羣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

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放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

然無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覩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茀其心也

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我生爲我時不見其得死爲我順不見其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亢足視之如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已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恬之於方寸之間超之於視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爲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眞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眞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爲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爲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攜而衆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衆止

注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寂故能容止羣生由是功能所以爲衆歸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衆木之傑耳非能爲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措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多至如挺氣正眞
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
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
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
首下首草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悉本自然旣非正己復
能正物正己正物自利利他內外行圓名爲大聖虞舜旣爾
王駘亦然而舜受讓人故爲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
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
雄猛之姿旣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
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

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忘於生死而况官府兩儀混同萬物
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身非實達萬有皆
眞故能混塵穢於俗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
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
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會能
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爲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
死者也豈容有全亢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
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蓋不然乎直置虛

淡忘懷而會之也君人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
是而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眞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之彼且何肎以爲
己務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
疏姓申屠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産鄭之
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
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産申屠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

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産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注羞與刖者並行
疏子産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禀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産
雖學伯昏未能忘遣猶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
必不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産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子産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雖有言都不采領

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朝政使爲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故我不能遜讓反欲齊已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尊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眞過也

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自矜深乖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旣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猶復也言申屠形殘如是而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爲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鄭子產脩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智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亡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

彀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

是知申屠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旣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兒已形好嗤彼之兀如此之人其流甚衆忿其無知怫然暴怒嗔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爲是我之性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疏蹵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遺欲多在物先既被譏嫌

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刖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訪道旣無足趾因以爲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網前已遭官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蒸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頻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甯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在全生答淺問深足成

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旣而遷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欲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

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
最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立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行聖迹賓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爲者也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

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梏

疏蘄求也諔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杻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爲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邱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是帝之懸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杻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

執於仁義遭斯戮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爲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爲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疏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妻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

才全德滿爲物歸依大順羣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
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爲其媵妾十數未止明
其慕義者多不爲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疏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它窮爲匹夫位非
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疏夫儲積倉廩招迎士眾歸湊本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
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由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疏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眾非由
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攜非由先物而唱

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疏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眞未曾役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

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羣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語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爲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一旬觀其爲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注委之以國政

疏曰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氾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氾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

以遜讓故氾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䘏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疏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䘏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氾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為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䘏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巳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巳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巳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爲譬以答哀公郎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巳類所以爲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巳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比於

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注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

注所愛屨者爲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髮屨者以足武爲本

疏髮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髮貪是知髮者武之所貪屨者足之所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則屨無所用無武則髮無所貪無神則形無所愛然髮屨以足武爲本形貌以才德爲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惇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况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爲爾

注採擇嬪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爲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况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眞人感貞女而况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卑己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毁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然此則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月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停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

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

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

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疏兌徧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充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郤

注泯然常任之

疏郤間也氣化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

而與物爲春

注羣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羣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注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聞後言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爲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爲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
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
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
中準大匠取則焉况至人冥眞合道和光和物模楷蒼生動
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也先須修
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謂之
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歸功於物者德之
不形也是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從而不
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邱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爲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墮肢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已形如隙影友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以畢君臣故如莊老之談真風清遠德充之美一至於斯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闉曲也謂攣曲企腫而行脤脣也謂支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㼜盆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立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大癭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難也故謂形爲所忘德爲不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乃眞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塲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塲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巧以利羣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

大聖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慧不散亂彫斵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秪為和光和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鬻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

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耆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掘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骸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注類聚羣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羣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眞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閔闠悟形係人羣與物不殊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謷高大貌也謷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㝠而爲論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何名爲人此則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既名爲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也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止於所禀之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貪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秪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𣾰几也惠子未遣筌蹄耽常物理疎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

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夭壽姸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理執持已德炫燿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註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心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爲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爲者謂手捉腳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爲也知天之所爲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爲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

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爲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註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

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

所不知也

疏人之所爲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卽以色爲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卽以聲爲所不知也旣而目爲手足而視腳爲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爲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强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註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註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註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註我生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

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註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眞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眞知是以混一眞人而無患累眞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眞人

疏假說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眞人不逆寡

註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大順羣生假令微少曾不逆扞者也

不雄成

註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耶

不謩士

註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

疏虛夷忘淡士衆自歸非關運心謀謩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註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爲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註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

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疏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眞人達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爲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眞知之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

註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註當所遇而安也

疏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眞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

其食不甘

註理當食耳

疏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甘美

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

註乃在根本中來

疏踵足根也眞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腳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註氣不平暢

疏嗌喉也哇礙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

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之中恒如哇礙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註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註與化爲體

疏氣聚爲生生爲我時氣散而死死爲我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註泰然而任之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翛然無係貌也翛然獨化任理遨遊雖復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註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伏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直獨忘其生而偏

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遇斯適也
受而喜之
注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注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注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

生故不爲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智德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别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眞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注所居而安爲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强行者有志
其容寂
注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顙頯

注頯大樸之貌

疏顙額也頯大樸貌夫眞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即斯類也

淒然似秋

注殺物非爲威也

煖然似春

注生物非爲仁也

喜怒通四時

注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

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威恩適務寬猛逗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有意於仁惠是以眞人如雷行風動木茂花敷翼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疏眞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

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弔民問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注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雕落者不怨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注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裁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注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疏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

天時非賢也

注時之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疏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大賢哲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注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疏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己非士也

註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己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爲道之士

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注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疏夫矯行喪眞求名亡己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也哉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注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偕古之賢人也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廬水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弟兄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子胥餘紀他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而死屍沈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

已遂將弟子陷於㝡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踣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亢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沈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悅樂眾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注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虛己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注中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

疏韜晦冲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注常遊於獨而非固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注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眞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注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眞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滀乎進我色也

注不以物傷已也

疏滀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滀聚羣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足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注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爲作於眞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注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厲危也眞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爲之事

也

謷乎其未可制也

註高放而自得

疏聖德廣大謷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註緜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緜難測心如路絕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悗乎忘其言也

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

疏悗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爲虛淡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眞人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眞人利物爲政之方也

以刑爲體

註刑者治之體非我爲

以禮爲翼

註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疏用刑法爲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爲馭物之羽儀

以知爲時

註知自特之動非我唱

以德爲循

註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俯順物情以前略

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註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爲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禮雖忠信之薄而爲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爲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羣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

註邱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邱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邱也

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註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眞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

懷於爲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羣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爲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註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爲徒

註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爲徒

註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註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

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立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眞人者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註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

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註夫眞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

今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疏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眞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註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衆人稟氣蒼昊而獨以天爲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

註夫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疏愈猶勝也其眞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以爲君王爲勝己尊貴尙殞身致命不敢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絶洎乎泉源旱涸鱣鮪困苦共處陸地頳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呴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雞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旣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蹩躠以爲仁踶跂以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呴濡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生死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排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興自茲爲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呴濡聖迹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搆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

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耶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爲善者吾死亦可以爲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註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

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眞理玄邃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

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昧眞謂山舟牢固不動嶄然豈知冥中貿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註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遁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註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共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遯之有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眞情豈流俗之迷途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註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

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

其爲樂可勝計耶

註本非人而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特獨也犯過也夫大冶洪鑪陶鑄羣品獨遇人形遂以爲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乎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

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遯者自然也孰能逃遯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注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注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

從容平淡尋有欣慽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爲物師傅人放效之而况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爲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注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䟽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淡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注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注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䟽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注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䟽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天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注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

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
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儀至無
之中有茲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
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
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注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
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知
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
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爲高遠在
六合之下不爲深邃先天地生不爲長久長於曼古不爲耆
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通之道故能驅役
羣品提挈二儀又作契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
儀者也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犧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謂之伏犧也襲合

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道也爲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
調陰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爲衆星綱維故謂之維斗忒差也古始也得
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
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爲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
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爲太山之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
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後宮二十七人白日乘雲駕龍
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顓頊卽黃帝之孫卽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卽位採羽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胄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爲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

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靑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殷伯齊桓晉文爲周伯分爲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以比於列星

註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其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

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夫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眞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巖版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爲綦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穉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衞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注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穉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覩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偊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然請學嫌其所問故抑謂非其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疏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爲道智用明敏爲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偊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爲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庶慕也幾邇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立道決成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爲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偊久聞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古猶自守之皃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注外猶遺也

疏外遺忘也夫爲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旣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注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疎遠所以易忘身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注都遺也

疏隳體離形坐忘我喪遣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注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卽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啟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覩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注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爲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注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故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偊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爲物無不將也

注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注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爲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注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注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之也

其名爲攖寧

注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疏攖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攖而寧者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注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攖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偊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偊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爲副貳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修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謌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成德顯彰謳謌滿

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注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注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凝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爲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斂莫逆於虛玄遂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爲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疏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疏既病須往問之往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爲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子輿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注沴陵亂也

疏傴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齊膊聳則肩高於頂而咽項句曲大椎如贅隂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閒而無事

注不以爲患

疏死生猶爲一體疾患豈復繫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爲事

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注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疏跰𨇤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己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歎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注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爲雞爲彈則求於鴞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爲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注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注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注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爲懸解若夫當生慮死
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爲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注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無生死之變
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犂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
奔欲死既將屬纊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注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無爲
怛之也
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
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
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疏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弘
普無私偶爾爲人忽然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
將汝五藏爲鼠之肝或化四肢爲蟲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
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注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
夜之節者也
疏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夫孝子侍親尙驅
馳唯命况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
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注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横有不
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
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
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
爲彼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
注理常俱也
疏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
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注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祥善也犯遇也鏌鋣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劒妻名鏌鋣因名雄劒曰干將雌劒曰鏌鋣夫洪鑪大冶鎔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爲良劒匠者驚嗟用爲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爲人遂卽欣愛鄭重啟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注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爲鑪冶陶鑄羣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蘧然覺

注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蘧然是驚喜之貌寐寢也以譬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遥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爲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爲於無相爲

注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

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爲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爲而爲非爲之而爲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疏哉雖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爲而爲交友者其義亦然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注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注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注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閒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戚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為人猗

注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猗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眞而我猶寄人閒羇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舂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

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注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眞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胷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麤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爲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脩巳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旣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注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

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
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
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
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
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爲教迹所拘故遊心寰
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
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爲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注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建用區中之俗禮
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注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爲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
一氣也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注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爲決疣潰癰
注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瘫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瘫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為於生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注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僞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注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疏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注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

質隳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注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爲而爲事業也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注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疏憒憒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眞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注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注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

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注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注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內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注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注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若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竄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淸虛養性無

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注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釋說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相忘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呴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注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注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以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注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爲君子乖道背德爲小人也是以行蹩躠之仁用踶跂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

其義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爲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慼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注魯國觀其禮而顔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絰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慼契

方外之忘懷魯人覩其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顔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孟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注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注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注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注所遇而安

若化爲物

注不違化也

疏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

化故順化爲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注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遣况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爲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注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疏方今正化爲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

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
憂死妄爲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注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
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
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爲昏
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注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寘於變化假見生死爲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
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注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
疏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爲宅舍之日新利
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注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孟孫寘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
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注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爲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注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注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注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厲至也且爲魚爲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爲是覺中而辯爲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爲覺今之覺者何非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注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適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注資者給濟之謂

疏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報行亦須明

言示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疏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注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眞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黥劓拘

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注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時不復敢當中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疏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眹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

文彩靑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意而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錘之間耳

注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

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眞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夫子何妨以自然之理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注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

內不補劓息黥令我改過自新乘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

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
可知也旣請益懇懃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爲汝梗槩
陳也

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注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爲汝略言其要即吾
師是也𩐈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爲

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爲仁哉蓋不然而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旣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
此略爲意而說息黥補劓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注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注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爲長而實無長也
長旣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爲源衆形刻彫或資造

化同禀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何所
明言耶
此所遊已
注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
是也
顔回曰回益矣
注以損之爲益也
疏顔子禀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解於師損有益空
故以損爲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遣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注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
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
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爲累更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注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仁義矣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下文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注蹵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

疏墮毁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毁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注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墮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悗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注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注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丘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撝謙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注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爲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爲之情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餧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爲關父母爲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詩詠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注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

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注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爲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卽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踴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注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卽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眞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注夫以人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臧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伏羲之時淳風尚在故臥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注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注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眞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眞

注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注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肩吾接輿巳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巳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巳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注以巳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巳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注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蚉蟲至小山嶽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注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也

正而後行

注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注不爲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注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

疏矰綱也弋以繩係前而射之也鼷鼠小鼠也神邱社壇也

鳥則高飛而逃綱鼠則深穴而避熏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違害者也鳥鼠旣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誣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注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旣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亦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注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注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者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渺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注莽渺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渺深遠之謂壙埌宏博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注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輙欲治之感動我心

何為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注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注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

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注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

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

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

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

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
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注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異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
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
王乎

注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藉繩也猨狙獮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獮猴以

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
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悚變容重請明王爲政其義安在

老子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注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功在無爲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爲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
故非己爲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注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
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立功潛被日
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注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已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
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歡喜
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注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注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
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
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棄而走

注不喜自開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尅定時日驗若鬼神不喜預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蹟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羡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注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禀學先生之道爲至今又見季

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注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注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旣無大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注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甯靜故以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頹此是大聖無感之時

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邱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卽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注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　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卽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旣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注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覩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得全生小巫寡識有玆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注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注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眞實曾不入於靈府也

而機發於踵

注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注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爲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卽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注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遣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注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處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桓蛟龍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淸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氾水濫水沃水雍水文水肥

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敘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注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注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注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

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爲頽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疏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頽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已迷始覺壺邱道深神巫術淺

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習尙無爲服膺立業也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注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屛於俗務爲妻爨火忘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注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也

彫琢復樸

注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眞復於樸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注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遣心智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注雖動而眞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眞本確爾不移也

一以是終

注使物各自終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眞常抱一以終始

無爲名尸

注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爲名譽之主也

無爲謀府

注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爲謀慮於靈府耳

無爲事任

注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爲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爲知主

注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大順羣生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注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眞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眹

注任物故無迹

疏眹迹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韜光故無眹也

盡其所受于天

注足則止也

疏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爲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注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旣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注不虛則不能任羣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注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注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注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爲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爲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爲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渾沌爲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爲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嫌混沌之無

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注爲者敗之

疏夫運四肢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混沌之至淳順有無

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

注云爲者敗之也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爲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旁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期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或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卽駢所多卽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棄萬物之性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繫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

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正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

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尙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僞行求於大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尙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爲尙以此爲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靑黃赤白黑也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然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

鐘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此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
晋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
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
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
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
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擢
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
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
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舍短効長故言奉不及
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僞德塞其眞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
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鰌字子魚衞靈公臣此二人並
禀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

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禀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蹩躠由自恃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燿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羣物然則楊墨豈非亂羣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

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禀之素分豈由人爲故知率性多仁乃是駢旁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舍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

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而言也自此以
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爲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
跂而枝實非跂也

長者不爲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
比之羣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比曾史
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爲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鶴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
修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遙而或者方欲截鶴之
長續鳧之短以爲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禀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暗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噫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眞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

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騈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騈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齕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騈爲四指夫騈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爲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騈爲不足橫欲

决駢䶵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决䶵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

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末代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舍己效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興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决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

疏饕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己之天性亡失分命眞情而矯性僞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讙聒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諭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己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減削毀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呴俞猶嫗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撫偏愛之仁呴俞執迹之義以此為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纆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呴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之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覩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常唯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妄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旣似緘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敖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尙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菟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爲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眞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尙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爲北其迷尙小滯迹喪眞爲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耶

疏然如是也此卽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形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

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爲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爲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己效人易奪眞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爲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禿脛

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
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
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
士重名大夫殉爲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
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瘢痍充脛之變而未始累
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小人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
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
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揚
雄云男壻婢曰臧奴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
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册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册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
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

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叩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爲粮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南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疏伯夷狥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狥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卽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哉皆由乎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曾

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徒倒置非關眞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效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僞情也故係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乖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兒和菖桂爲人主

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性僞情捨己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爲

善不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騈枝非由學得而或者覩曾史之仁義言放效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跂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眞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僞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僞學外顯效彼悅人作僞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註茍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尙名好勝邪淫也是以舍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爲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邪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

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

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

有媿道德之不爲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

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

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淸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

註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齕齧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卽齧草渴卽飲水逸豫適性卽舉足而跳躑皆稟乎造物之眞性豈願羈馬皂棧而服養之乎況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企卽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眞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衞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卽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爲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況淸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茅茨安茲甕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爲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絡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矣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剪其毛刻謂削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馽謂約前兩腳也皂謂槽櫪也棧編木爲椗安馬腳下以去

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馬眞性而横見燒剔馽乖天理而死者已多況無心狥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天年於馬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疏橛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軛齊之以鑣轡威之以鞭筴而求其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疏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爲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匠人浪爲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揉曲爲直厲鶩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爲善不治之爲僞僞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眞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眞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

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也守斯

道也無爲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羣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內無所求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

德之時心既遺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眞內足填填而處無爲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卽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註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羣生係屬而同鄉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羣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烏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爲小人履道方正爲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羣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淸廉異末代之浮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旣而無欲素樸眞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二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旣彰則仁義不眞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卽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自此以上明淳素之德自此以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

卽五帝以下行聖迹之人也蹩躠用力之貌踶跂矜持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僞斯起踶跂恃裁非之義蹩躠夸偏愛之仁澶漫貴奢淫之樂摘僻尙浮華之禮於是宇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此而始矣

故淳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

疏淳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

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卻證前旨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尙之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樸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爲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眞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僞故喜則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踶踏而馬

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

疏衡軛前橫木也扼叉馬頸木也月題額上當顱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眞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旣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絯扼抵突御人竊轡卽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戾由乖損眞性所以矯僞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矣

疏態奸詐也夫馬之眞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卽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眞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爲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爲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旣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尙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踶跂自矜好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縢繩也扃關鈕也鐍鎖鑰也夫將爲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堅固扃鐍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縢固扃鐍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之守備翻爲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也夫世俗之人知謀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故盲世翻爲盜之守備而言有不爲者欲明豈有不爲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爲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卽太公之後封於營邱之地逺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卽鳴吠相聞鄰邑卽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修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犂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常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内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辨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尙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爲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於郞邪自爲封邑至恆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爲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爲齊侯通計爲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恆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爲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恆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侯伯之國詎能征伐遂亂冑相係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

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知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逄姓關夏桀之賢臣爲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羣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胣裂也亦言胣刳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爲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躓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 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 知可則爲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捷是其智 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知仁也夫爲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 無聖知而成巨盜者

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爲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鎭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

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途皆由聖知者也伯夷守廉潔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註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今送酒以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恆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樸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

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疏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僞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向之迹故都去矣

疏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故無有爲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朴之世恬淡無爲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亡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

過由聖智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卽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

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飜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

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鈎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奸邪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妄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

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疏盜跖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用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爲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爲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

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卽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奸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朴還淳而歸鄙野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旣遭斗竊斛爲盜資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旣殘三王又毀五帝蘧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眞矣

疏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竝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濶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羲造也夫耳淫宮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旣而拔管絕絃銷經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羣之師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爲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之謂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

疏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攦折也割也工倕禀性機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己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攦割倕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

闕矜企人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攘卻也玄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禀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舍己效物由此亂羣失其本性削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辯之口攘去蹩躠之仁棄擲踶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眞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爲自衒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

頭化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衒於外者則物
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䟽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環中之正道游寓
內而不惑豈有倒置衺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其天下
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
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䟽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混俗剽名

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已炫燿羣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
我之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
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
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
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䟽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已引
物既無益於當世飜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

次第前後刻木爲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朴故易云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俗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

求於世卒於天命不相往來無爲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此弊

疏贏裹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爲教貴此文迹使物學之尚

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其親而不孝外則去其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是則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尙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爲恬澹清虛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疏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爲之節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罝罘兎網也旣以知治於物蓋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疏知數詐僞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僞也夫骨稽堅白之知譎詭同異之談諒有虧於眞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夷執迹用知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知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非惑而何

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僻也只爲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悖亂也爍銷也墮壞也附地之徒曰喘耎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爲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炎涼爲之愆序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註啍啍以已誨人也

疏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湻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啍啍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湻之世素樸之時象罔

天而淸虛法方地而安靜與木石而爲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用智更甚舍湻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 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卽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効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爲不及無爲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

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乖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泣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淯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疏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禀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爲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

疏爲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眞旣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喬詐僞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是喬僞詰責卓爾不羣獨懷鷙猛輕陵於物自堯爲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善惡旣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若忘賞罰任眞乃在宥也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爲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匈匈讙譁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匈匈競逐而不知止夏殷以來其風漸

扇賞罰攖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疏悅受染也淫耽滯也希離慕嚧爲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疏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疏禮者擎跽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助宮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疏悅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眞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也

疏臠卷不舒放之容也傖囊怱遽之貌天下羣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臠卷自拘夸華人事傖囊怱遽爭馳逐物由八者

不忘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註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為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誡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遽

廬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涖天下恒自無為雖復無為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註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卽動卽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炊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爲虛淡若風動細塵淸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去留非已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為治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

註攖之則傷其自善也

疏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攖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疏人心排他居下進己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如禁之囚攖煩困苦

淖約柔乎剛強

註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強

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劌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違情起怒寒甚

凝冰順心生喜熱喻焦火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俯仰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

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僨發驕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執轍蒼生名之爲聖攖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釁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

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疏肱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爲規矩立法度以爲楷模尚不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讙兜也爲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爲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峗

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爲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尙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放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互爲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

疏誕虛信實自相譏誚

而天下衰矣

注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注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於世故天年夭枉性命爛漫爛漫散

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涯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椎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眞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疏脊脊相踐藉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心恆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夾腳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黥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

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
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
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
用力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
故發噫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
註桁楊以椄槢爲管而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

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尙之尙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
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尙則矯詐不作矯詐不
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槢之爲哉
疏椄槢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梏無
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攖
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
註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知是竊國之具仁義爲凶暴之資
曾史爲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註去其所以攖也

疏絕稱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卽宇內清平去大治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寓內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卽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

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乖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已旣乖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風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降木尙青而葉落攙搶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又奚足以語至道

疏翦翦狹劣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甚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疏黃帝退淸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讙囂藉白茅以潔淨閒居經時重往請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疏使人治物物必擾煩各各治身天下淸正故善之蹷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

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窅深遠昏默玄絕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疏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夭也

疏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閒形逸長生

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疏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

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愼汝內

註全其眞也

疏忘心全漠也

閉汝外

註守其分也

疏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爲敗

註知無崖故敗

疏不愼知慮心神旣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羣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爲愼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慼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爲也

疏歎聖道之淸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

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極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

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澆季之時應爲湯武皇王迹自夷險道則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爲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明死則便爲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卽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卽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爵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爲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爲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

君王御物以德澤爲先也

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由庶爲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

疏倘驚疑貌贄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乘自然變化敖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

疏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萬物咸禀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註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鞅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隨我迹便爲物放

效也

願聞一言

疏願聞要指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

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眞性卽譎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靜也

疏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羣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蟲昆明也向陽啟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註言治人之過深

疏重傷禍敗屢歎噫聲

僊僊乎歸矣

註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使歸

疏僊僊輕擧之貌嫌雲將治物爲禍故示輕擧勸令急返歸

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爲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身心兩忘物我雙

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涬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涬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爲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知滌蕩心靈同死灰枯

本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眞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歸根明矣豈得用
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乃離自然本性也
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
註闚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闚理不亦遠哉能
遣情忘名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
於已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己喜懽異己嫌惡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

註心欲出羣爲衆儁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己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註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

疏人以競先出乎衆爲心此是恆物鄙情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爲衆傑

因衆以寍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寍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卽無忿競所謂明者爲之覗智者爲之謀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註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疏用一己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利不知爲喪身之

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疏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爲帝王之主論存已無一成語亡則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歎君王不知僥倖爲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物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物矣不物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爲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羣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凌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游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

爲天下配

註問者爲主應故爲配

疏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羣品令歸本性則

無爲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註與日俱新故無始也

疏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疏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闚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疏己既無矣物焉有哉

覩有者言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疏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爲君子也

覩無者天地之友

註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覩無爲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爲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

之符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明理理妙法粗取喻筌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爲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眞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淸高湼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註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爲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爲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爲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故無恃賴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蘧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註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稟生功用萬殊如羌蜋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事不强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然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蹙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

疏無事無爲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爲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爲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王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爲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

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必不能鑒理即分逸失宜君臣亂矣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爲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爲一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爲宗物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爲而
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爲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
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爲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
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私得是故天下之
官治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咸
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爲故眞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爲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

者何爲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爲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

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

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爲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爲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

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

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灑也虛

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

由斯最爲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

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耶

無爲爲之之謂天

註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疏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爲爲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註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

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洪普順其性命故謂

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眾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

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

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疏位居九五威跨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爲異而羣

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疏能持己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明於已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閒德澤滂沛故爲羣生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嶽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尙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復將爲利也

不近富貴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爲樂性命夭促不以爲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夭壽於胸中況窮通之閒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爲醜辱壽夭賞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

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已用爲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

而榮顯也

顯而明

註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也必也顯智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蛻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

狀死生無變於已況窮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淸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漻然淸潔明燭鬚眉淵則歎其居寂

以深澄漻則歎其雖動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眞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猶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托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修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眞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眞而往既抱朴以清高

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爲任眞而往神知通物而恆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爲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夭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惟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獨具衆美故爲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

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卽有卽無卽寂卽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
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不測亦
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
者卽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
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
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眞之所由

疏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邱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覩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眞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眞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眞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眞

疏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眞愈遠

疏喫詬言辯也離言不可以辯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疏象罔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辨用力失眞唯象罔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註明得眞者非用心也象罔卽眞也

疏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象罔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隳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已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遙能屈致情事不決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於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遠也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多聞見今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

明詞鋒捷辯計數宏達德行性機所作過入其迹既彰必以
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已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眞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
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
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患而不

知患生之由知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眞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悅乎天理則物皆喪已
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
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今齧缺以已身爲本引物
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

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舍己效八馳騖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為緒使

註將興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為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為端

方且為物絯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絯礙也不能用道以通八方復任智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眾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智應眾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而未始有恆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淯古所以無恆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歟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註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爲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爲衆人之父而未可爲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爲有爲有爲無爲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爲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爲衆生之父固其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疏卒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亂二塗皆以智爲

卒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智之迹以禍之

疏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故聖知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注云田恒非能殺

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歎

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常富庶壽多

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爲繁擾而能體之者廢無爲故寄彼二

人明兹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

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

疏夫子亂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言汝有無雙照便爲體道聖人今既舍有趨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爲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爲也

夫聖人鶉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鷇食

註仰物而足

疏鶉鴿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鷇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鴿鶉供膳裁充方茲鷇鳥既無心於修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
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猖
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
者非不閒也

疏閒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道隱迹全我生道嘉遁
閑居逍遥遁世所謂隱顯自在用舍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爲一故能盡天年之脩
短厭囂俗以消升何必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備
千歲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屆於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從來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夫賞罰者所以獎勸畏也而堯以無爲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爲此顯堯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

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甯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秃堯舜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疏盍何也落廢也俋俋耕地之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但澆淯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高遠

寄迹以明絶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

疏泰初始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己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修短愆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氤氳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

性循反德德至同於初

註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愛憎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疏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與本罄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强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況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已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已之可者物或不可已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已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

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
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爲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繫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奪枝分葉派也

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猨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猨猴本居山林透逈放曠爲跳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猫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可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猨狙之能高張懸㝢之辨令物效已豈非過乎

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照盡見是空也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

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閭及季姓也葂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葂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爲政之道當時率言恐不折中敢將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僞情非忘

淡者也故以此言爲南面之德何異乎螳蜋怒臂以敵車轍

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燿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縣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衆

註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燿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者多也

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覤覤驚貌也汒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汒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爲乖理所願一言庶爲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

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人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修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爲率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註溟涬甚貴之謂也不特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疏溟涬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各淳古物皆

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搰搰用力貌也

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伉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記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輙進愚誠未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泆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槹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胷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係境生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

而不爲此未體眞修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怍之貌也旣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註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
曰孔卭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
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

蓋羣物獨坐絃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
徧行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隳壞形體身心旣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已理物則大
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
廢吾業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疏卑陬慙怍之貌頊頊自失之貌　既被抵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　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修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覩容色失常竟日崇　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禀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眞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卽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用力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遂之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湻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

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疏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淯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斯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没於此人卽若

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疏謷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淯素不任機巧心懐寡欲不務有爲縱令擧世贊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眄擧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旣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没於此人卽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混沌者

無分別之謂也旣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眞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註夫眞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朴之原悟眞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入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時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滄溟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値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爲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遊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方苑風旣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疏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註皆因而任之

疏夫所乘舛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親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爲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註使物爲之則不化也

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爲而不使物從已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爲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盼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顯字者言用顯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者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已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宏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故以普天慶悅率土安甯

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怊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即照

而亡蹷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致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間而未嘗不逍遙

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以萬事銷亡

萬事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故

能觀萬物之還原覩四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

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衆也

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罹此患也

疏罹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揖讓干戈

優劣縣隔以斯商度故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

殘殺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爲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
疏鬒髮如雲不勞施髢幸無疾恙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燋然憔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必貴其

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爲非使之也

疏上拙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爲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臣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疏端直其心不爲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乎天理更相親附甯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爲忠任其當理豈將此當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賴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爲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爲理物其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爲孝諛僞也諂欺也不以正求入謂之諂爲臣爲子事父事君不諂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爲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讒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註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爲之謨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耶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於君父

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

註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佛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己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辭入皆競趣故以聚衆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衆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璧字者言合珪璧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爲采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僞之人不謂導諛翫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爲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衆人可謂愚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非愚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人迷路所

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
勝悟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
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
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
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衞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

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羣聖之靈府豈
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
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僞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
其當途至言只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蹢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為南二惑既生垂腳不得一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註卽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

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疏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似己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

姸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爲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削刻爲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疏此合諭也桀跖之縱凶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眞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躭貪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

疏五臭謂羶薰香鯹腐惾塞也謂壅塞不通也言鼻躭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額也外書呼爲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宛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痛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以此爲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眞性者也既僞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爲得者則何異乎鳩鴞之鳥在樊籠之中稱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爲冠也鷸者鳥名也似鷰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鷸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也搢插笏猶笏也紳大帶也修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僞之徒以

取舍爲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搢笏約束其外形背無爲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爲得何異鳩鴞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𣃁也纆繳繩也睆睆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亏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旣困弊如斯而自以爲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戹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爲得何異此乎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羣品散而不積施化無方故六合同歸八方欵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宏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爲洞聖情之絶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爲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爲善美而有情於爲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照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衺枉可爲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

水靜猶明燭鬚眉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
微鏡萬物之玄賾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無爲之美具
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爲平道德用玆爲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旣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眞實會
於眞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

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攸責斯則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爲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南北兩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卽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從容

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爲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宏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

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爲也而尊

註自然爲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

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爲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𩐈自𩐈耳非吾師之暴戾

疏𩐈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生靈假令𩐈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闔天地造化蒼生慈澤無窮

而不偏愛故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亦復何夭
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爲功萬物
以自然爲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
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爲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
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非我冥於物故物

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祇爲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禍祟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有類死灰而靜爲躁君故萬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秖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註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

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盛德如此堯之爲君也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主無爲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途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疏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

之言不可不察無爲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爲郭注此文甚有
辭理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疏夫處上爲君則必須無爲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爲臣亦當親事有爲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

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皇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絡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知者爲謀故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

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
無爲則自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爲焉哉玄
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
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爲故天
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
原包容岳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
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
王居其一焉
故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爲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爲而奉上簡要故無爲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刖四宫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僞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旣虧理本適爲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者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

爲治末也

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卽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旄鐘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淚荐興賞鄭衞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旄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經隆

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中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卽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之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中古有之事涉
澆僞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尙
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
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不易之序舉此二條足明

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
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
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爲神化尙有尊卑先

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尙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尙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爲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爲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明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爲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僞情以要令問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愆過故宣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爲鑒誡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得失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臧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爲治方者智之明照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其位

仁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實實令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爲臣事上爲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爲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先也書者道家之書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爲治之體必隨世汚隆而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爲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爲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以此馭時惟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迕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顚倒道理迕逆物情適可爲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文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爲帝王之法若爲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敖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敖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經

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敖亦有作傲字者今不用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輙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善加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爲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大旣領堯答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旣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甯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甯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

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自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撝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大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爲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爲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覩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爲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耼爲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官板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耼而老耼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六經也又加六緯

合爲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繙覆說之

老耼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

老耼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義率性否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眞性又將何爲而疑之也耶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眞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

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噫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僞故興噫嘆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

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

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惟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條足何勞措意妄爲矜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儋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邱勉勵身心儋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去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噫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主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眞性不明過由仁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趼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敢息途路既遥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寛宏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爲非細

碎之間格量眞聖可謂以蠡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爲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槩意

疏塵垢之言豈會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心之空矣不識何耶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知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爲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爲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註云脫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尙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疏郭註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御服身心

行行容受呼牛呼馬惟物是從此乃恆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爲爲之則不能恒服

疏言我率性任眞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有其作豈曰無爲

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慚愧於是雁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註趨進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令駭於人自爲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

註衝出之貌

疏心旣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夸詘也

而顙頯然

註高露發美之貌

疏顙頯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敖於物

而口闞然

註虓豁之貌

疏郭註云虓豁之貌也謂志性強梁言語雄猛令張虓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踶跂自持之貌

疏義宣也踶跂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飾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諠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在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自拘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搫援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遣達順而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非理也

知巧而覩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疏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爲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爲之多事

凡以爲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眞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註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畔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蓄情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

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旣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旣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美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己卽動卽寂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不奮棅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棅權也偕俱也社稷顚覆宇內崩摧趨世之人奮動權棅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眞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眞榮位旣不關情財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眞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宇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遺棄萬物是以爲旣無爲事旣無事心王神閑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爲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爲也

疏恬淡無爲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註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爲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註云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惟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惟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偕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註云得彼之情惟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尊俗愚迷豈能識悟惟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既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說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與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醨酎比乎道德糟粕方之仁義己陳芻狗會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輙敢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罕固若使得宜則

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

而老斲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恒不可倣効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矣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甯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旣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

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

亭毒羣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

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

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明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是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爲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爲

孰隆弛是

疏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沲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

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爲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爲殷中宗相祒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爲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爲因循任物則天

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
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
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
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
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眾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

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大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决己
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
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大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疏父子相親出自天然此乃眞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宏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爲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其顯折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仁忘義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之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在北故郭註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此註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旣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猨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

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

太息言於仁孝嗟嘆於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眞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僞情勉强勵力以己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爲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爲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

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疏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二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徽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

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
汝近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
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
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
至樂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
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
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
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註僨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

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任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剛柔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阬乃谷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郤守神

註塞其兌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郭註云塞

其兌也

以物爲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旣廣大名亦高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

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住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闇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眞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宏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宏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爲也

疏宏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爲且吟且咏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耆有涯限所以稱窮力能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旣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解前予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形充空虛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墮體出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註意旣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註云意旣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
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幽昏而無聲

疏言至樂寂寞絕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註所謂至樂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
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窅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窅極恒處窅冥斯動而
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曰新其變至樂之道豈主常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腳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爲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
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
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
承接是故體玆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註懼然悚聽是故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
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祟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怠退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註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淯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

愚迷不忌不懼雅符眞道旣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衞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疏衞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衞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衞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樝梨第五狙猨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笥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齋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卧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註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並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爲教迹故集聚弟子遨游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

狗伐樹於宋者孔子嘗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㓮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㓮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艮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此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眾極多謂之爲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

夔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已陳

芻狗而魘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爲難若推舟於陸

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

也

疏此合喻也蘄求也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

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

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

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

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仰上俯仰上

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已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以定治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王於為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猨狡獸喻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狙猨不以爲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爲尊故毀禮服猨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貌極妍麗既病心痛嚬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嚬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强嚬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己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嚬之過也

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疏兒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者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嚬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從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爲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算術也三年一聞天道小成五年再聞天道大成故云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借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子以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止住於胷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

疏中旣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正於已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冥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

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久也夫蘧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㽷釁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

疏古之眞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羣何異乎假借途路寄託宿止暫時遊寓蓋非眞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眞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塲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爲逍遥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
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復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眞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僞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眞實而無假僞逍遥任
適而隨化敖遊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
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
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
柄柄權也惟厭穢風塵畱滯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舍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惟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聞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惟當順於天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舍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爲害

也豈眛目嗜膚而已哉嗜齧也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倘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憒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復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

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忘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然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疏浴灑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惟忘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旣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不可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耼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耼哉

疏嗋合也心懼不定口張不合復何容暇閒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張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耼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

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敖誕物感斯應發
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淯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
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卽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
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
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
天下之事列在下文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強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强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疎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孕懷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人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夭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僞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

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爲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
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共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
也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
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
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
則解人有心也聖知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
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
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
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

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
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
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
歎也
予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爲無爲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
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爲之智以立治
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爲之不明山川乖
離嶽瀆爲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爲之僭敘
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
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疏憯毒也蠣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
生其爲毒也甚於蠣蠆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

如何得安以斯爲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疏蹵蹵驚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三皇指斥五帝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蹵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

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註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

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者無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邱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爲牝牡蜂取

桑蟲祝爲已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邱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邱得之矣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尙其行離異世俗卓爾不羣淸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申狄卞隨之流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

居學者之所好也

疏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爲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已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疏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之盛禮正天下之大義甯安社稷緝熙常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强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卽臯陶伊尹呂望之

徒是也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疏棲隱山藪放曠皐澤閒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爲大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卽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

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

疏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腳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后三千年壽考之人卽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尙不同各滯一方未爲通美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註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註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
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眞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
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閒
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惟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
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註若厲已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
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已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
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
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經
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註非夫寂寞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恬惔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
法爲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註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易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淡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淡矣

註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疏豈惟休心恬淡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淡是知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註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既恬淡迹又平易惟心與迹一本無爲故殷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炁祅炁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註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疏夫恬淡無爲者豈惟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註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註蜺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胷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註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炁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註無所唱也

疏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爲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註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

註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逼至事不得止而後赴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註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註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

無物累

註累生於逆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註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註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註汎然無所惜也

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似浮漚之蹔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思慮

註付之天理

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

註理至而應

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註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燿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註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眞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憂也

其神純粹

註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眞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其魂不罷

註有欲乃疲

疏恬淡無爲心神閒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註乃與天地合其恬淡之德也
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卽樂不達違從是德之邪妄
喜怒者道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妄心是德之愆咎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註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疏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淡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註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抱眞一之玄道混囂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註其心豁然至虛乃無纖介之違
疏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註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疏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淡之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註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註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則精爇枯竭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註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也

疏象者法象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漣漪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惟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爲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虛皎潔鑒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註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註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淡而無爲

註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亦不廢無爲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註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註況敢輕用其神乎

疏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恒出良劍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因以爲名也夫有干越之寶劍柙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況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註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

而有參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卽其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註所育無方
疏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順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爲同帝
註同天帝之不爲
疏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爲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註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惟在守神守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旣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註精者物之眞也
疏倫理也旣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註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遺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

疏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惟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寳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註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

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疏夫混迹世俗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籟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眞道也故可謂得眞道之人也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註

唐西法華師成玄英疏

外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

其道也

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禀性自然各守生分

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僞法治於眞性矜而矯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逾近而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註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爲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註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註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養眞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註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爲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爲而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眞知養於恬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註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眞知不有眞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眞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

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註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疏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爲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爲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註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註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既宜矣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註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疎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驕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註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於眞情

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理禮也

註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爲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爲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當時混沌之時淳樸之世舉世恬淡體合無爲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旣無災眚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

有心知之術無爲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註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均彼此於無爲混是非於恬淡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爲而自爲無爲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爲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註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變生爲熟伏羲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廚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湻樸之心散無爲之道德衰而始爲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衰爲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祆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

安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旦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註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於茲豈非毀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爲華僞

離道以善

註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註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眞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僞故令內德危險何淸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註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註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爲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爲之烟塵八荒爲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疏前既師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註初謂性命之本

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是民始成蠹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註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棄無爲之道亦由無爲之道廢變淯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註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道以馭世而澆僞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

註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疏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註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註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秖所以交喪也

疏謬僞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燿但時逢謬妄命遇迍邅故隨世汚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註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註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故無眹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註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甯極而待

註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甯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値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甯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註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甯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

註任其眞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註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註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

註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寂恒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復何爲之哉言其無爲也

道固不小行

註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圍小成隱道固不小行矣

德固不小識

註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爲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註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疏夫已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註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爲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美榮位徇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爲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

命蹔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註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忻樂豈有情於留恡也

故不爲軒冕肆志

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爲窮約趨俗

註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已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烝甘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囂俗

其樂彼與此同

註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註亦無欣歡之喜也

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註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謂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而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眞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爲顚倒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夫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氣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皆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遰遂使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己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爲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己者卽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爲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經爲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淸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尼之聞爲寡卽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

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爲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氷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瀚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在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

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氣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氣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爲譬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穴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礨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並覆釋前

少仲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諮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旣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旣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

其所知卽以爲定

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也

證曏今故

註曏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曏明也既知小大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遙而不悶

註遙長也

掇而不跂

註掇猶短也

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甯無得喪是以覩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

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爲死不以生爲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爲欣悅其死也不足以爲禍敗達死生之不二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强知者乖眞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旣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惜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

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道適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垺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形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爲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爲賤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不賤貪汚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汚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羣生故曾無乖異也

爲在從衆

註從衆之所爲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凡厥施爲務在從衆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爲榮刑戮黜落世以爲恥旣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爲定分互爲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卽天地毫末之謂乎

聞曰道人不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

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性之中爲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以麤觀妙故有大

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
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惑是以寄來
爲貴得之所以爲寵寄去爲賤失之所以爲辱斯乃寵辱由
乎外物豈貴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邱山也則差
數覩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
邱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
稱若未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
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邱山均其大矣以無
餘爲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爲大則萬
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

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爲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爲耳視而脚爲手行哉相爲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淆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也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爲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疏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疏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纔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

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則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疏騏驥驊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概而取者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鴟鵂鵂鶹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覩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邱山之形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鵂而已故隨其性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妄爲偏執將己爲是不知他以爲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不見己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

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爲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興兵簒弒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簒堯舜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簒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爲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取舍吾終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闇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衞修道於何事而可爲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取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爲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齊物若執一爲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楷模於物若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繇繇賒長之貌也若眾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羣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爲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鳧鶴長短分足性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趣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時豈執守彤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
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方論萬物之玄理
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爲迅速如馳如驟是知百年倏
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
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禀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遣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矣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

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已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

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失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眞知也位居處也運眞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爲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蹢躅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蹢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汙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
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
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
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

而本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禀於天自有四腳非關人事故謂天羈勒馬頭貫
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
爾莫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
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
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僞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鶩勵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註眞在性分之內

疏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眞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鼓足似人腳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蚿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蚿蚿則以有羡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

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解憐哀慜也夔以一足跳踯憐蚿衆足之煩勞蚿以有足而妄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慜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颻而自在憐目䫉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内而闇塞欲明物情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蚿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疏踸踔跳踯也我以一足跳踯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愛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

庶顯天機也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蚿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而行之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夔以人情起問蚿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蚿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禀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恍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脅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

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撝於風風卽不能折指以腳蹭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腳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爲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蹈亦有作鰌字者鰌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

經匡邑而陽虎會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旣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尅爲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匡人旣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心我禀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

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禀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以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

子之言汒焉怪其奇異方覺已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視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塼也跗腳趺也還顧視也虷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

游戲蹔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趺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擅專也跱安也蛙呼鼈爲夫子也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蹔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矜於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縶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纔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爲至無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旱而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浩汗溟渤深宏不爲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汇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

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衆
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鼈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
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
疏商蚷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
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
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邱山商蚷驅於河海而
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
與

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祗
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埳井之蛙乎
此結譬也
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註言其無不至也
疏跐蹈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
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昊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
奭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

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據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遍視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迹綸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

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刳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塗之中豈欲刳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爲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贍聞辯名析理
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
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爲實錄心靈恐怖慮有阽危故揚兵
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
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子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
因往見之爲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
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鳶遇
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國相豈
知莊子淸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疏鵷以腐鼠爲美仰嚇鵷鶵惠以國相爲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淸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尙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尙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奇耳

疏子曰者莊生郤稱惠子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之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羣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明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慼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為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註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蹔息其為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其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殉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爲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卽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强爭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爲經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

註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誙誙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爲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濟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註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爲爲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爲上樂用美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爲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

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甯

註皆自淸甯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淸而自然淸虛地無心爲甯而自然甯靜故天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卽不能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然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旣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淸寧無爲虛廓而昇降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躭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旣有死亡禮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其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已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槪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槪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覩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

註未明而概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臥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崐崘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崐崘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

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

疏蹷蹷驚動貌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蹷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蹷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眞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疏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

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髐然無潤澤也撽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疏夫子貪欲貪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疏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粮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疏覩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
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聞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
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於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甯
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

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
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
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
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
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
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矉蹙頞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

愁頻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為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也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綆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

引以為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禀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

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爲神鳥非闕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鰌泥鰌也鯈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羣飛自閑放

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卒己所行逍遥自得無所羡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譊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别好惡

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為樂

疏攓拔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乃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㡭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

疏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也則為陵舄

疏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陸卽變爲車前也

陵舄得欝棲

疏欝棲糞壤也陵舄既老變爲糞土也

則爲烏足

疏糞壤復化生烏足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疏蠐螬蝎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爲蠐螬而葉爲胡蝶也

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

疏鴝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

淨也

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斯彌爲食醯

疏酢甕中蠛蠓亦爲之醯雞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疏軦亦蟲

瞀芮生乎腐蠸

疏瞀蟲名也腐蠸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蟲

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疏鼃草名也

生青甯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甯之蟲也

青甯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

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甯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註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修短以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為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頤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爲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爲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爲也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爲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爲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爲無爲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爲養形者無過棄卻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眞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註俱不爲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

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爲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德者羣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任

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

人和光匿燿潛伏行世混跡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得之

疏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別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居予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覩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澹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

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冥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此混沌而爲紀綱故聖人

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化物固以終

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放任乎自然之境敖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於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旣一性合德與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會無閒郤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劒三者飄瓦此則是初譬也夫醉人乘車忽然顚墜雖復困疾必當不死謂其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旣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遻於外物而情無慴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

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滯不爲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註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讐者不折鏌干

註夫干將鏌鋣雖與讐爲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喻也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讐而報讐之人終不瞋怨此劍而折之也其爲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爲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喻也

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爲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

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眞

註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眞蒼生無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承蟬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閒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少

疏時節又久累丸徵多所承之蜩十失其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

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註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爲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桮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

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

疏註云謂鶩沒水底鶩鴨子也謂津人便水沒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坂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疏率性操舟任眞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閒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遣即是達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鉤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探故心生怖懼而不著

也用黃金賭者旣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
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
之則拙忘之則巧昜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註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爲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爲貴
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懷道者也周公之亂莫
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旣
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疏開之謂祝腎爲夫子拔篲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
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
篲以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簿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

謁趍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爲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寓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以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刼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彊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袒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撙節衽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爲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

疏豢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彘曰汝何須好生

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爲之乎

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疏錯置也腞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輀車也聚僂棺槨也爲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爲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去白茅彫俎自爲謀則取於軒

晃楯車而異氣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

疏誒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悶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疏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疏夫人忿怒則滀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

神靈之宅故焉當身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陪阿鮭蠪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劒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疏豹頭馬尾名曰泆陽
水有罔象
疏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峷
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疏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彷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疏輾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主桓公聞說大笑歎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

疏姓紀名渻子亦作消子隨字讀之爲齊王養雞擬鬬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鬬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嚮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强盛心神尙動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有鳴已無變懵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疏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未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黿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旣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四十里至於水族尙不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敖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爲鬼神審定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爲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汩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

疏湍沸旋入如磑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汩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汩曾不介懷郭註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磑爲磨磨翁而入是磑釭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己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聞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者樂器似夾鍾亦

言鏤似虎形刻木爲之彫削工妙不類人功見者驚疑謂鬼神之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何術以爲焉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爲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齋戒淸潔以靜心靈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爵利祿如斯之事

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

註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爲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功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鐻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鬼神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鉤百而反

疏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矜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腰今既忘足腰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外事乃契會眞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邅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慶子魯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應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賓棄有

何罪於上天乃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闇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淸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介于胷臆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皆塵垢也

逍遙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芒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遙是任適之稱而

處染不染縱放於囂塵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爲而不恃

註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勞長養黎元豈斷割而從己事出

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

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數慶幸已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閒子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託迹已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尤乎先生之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欵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疏鼷小鼠也鴳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欵曲啟發

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

大車娛鴳雀以韶樂旣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外篇　唐西法華師成玄英疏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邱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玆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

故似道而非眞道猶有斯累也
若夫乘道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詔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同爲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疑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淸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爲則損損也賢以志高爲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爲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
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
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爲人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旦胥
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疏戒愼也隱約猶斟酌也旦明也胥皆也言雖饑渴猶斟酌
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江湖之上扶疎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
也
疏機辟罝罘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罝罘之患者更無
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刳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灑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遥名建立無爲之道也

其民愚而樸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還湻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爲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註眞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致曾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躓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滯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爲君車
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江遊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絕情欲之遠也

疏甯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絕則民各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於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淸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我己有深成病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矜人恤衆爲人所役甯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

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
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兩舟相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
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疏虛己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爲姓衛之大夫也
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
疏言爲鍾先須設祭所以爲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樸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樸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純樸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

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張戀反剛彊難戢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者從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情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所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

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無枉損況資大道神化無爲三月而

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蔡二國之間居之徒眾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饑餧七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註既知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次敘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爲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砍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
註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修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燿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卽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

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註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

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燿故云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樸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爲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爲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徒衆獨逃山澤之中捐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栗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雽隱者也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閒搆魯君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偁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爲如此耶

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財則少財以為累則多累舍輕負重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
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

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遙自得絕有爲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眞教命大禹令其戒愼依語遵行故桑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令曉也舜將眞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

疏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樸而直前也

疏率性而動任樸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樸素而足

疏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疏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爲服而補之緳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顦顇故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

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疏柟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眄睨猶斜視字亦有作聒字者隨字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猿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疏柘棘枸枳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猨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

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此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註勢不便而强爲之則受戮矣

疏此合喻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

有當於人之心

疏猋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爲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猋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甯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人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尼廣己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己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禄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卽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凝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已

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

既糜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爲盜聖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爲盜竊況孔邱大聖甯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疏鷾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目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視卽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

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爲難也

疏聖德遐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旣其無終無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眞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爲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爲也豈是能有之哉若爲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生死之爲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藺也謂遊於栗園藺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顙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烏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卽起意規求旣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

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眞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疏搏捕也眞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有螳蜋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其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眞眞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爲利者恆相爲累

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發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與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註誶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候也誶問也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身者也既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爲夫子也夫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綱悔責何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註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字亦作眞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是誠身之恥辱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於清淵留意於利

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東郭因以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旣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眞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眞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眞

註虛而順物故眞不失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恆守眞宗動而常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語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直土梗耳

註非眞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眞物

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眞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眞道𩩲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

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溫伯雪子賢人請欲相見溫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溫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疏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疏前後見客頻自嗟嘆温伯僕隷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擎跪揖讓前卻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

是以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絶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趂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爲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絶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爲死乃更哀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

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生死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禀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覩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淚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禀之造化明暗妍醜崖岸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恆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爲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形

註薰然自成又奚爲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氣成形無物使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邱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日新是故與化俱

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

疏孔邱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欻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

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耳者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

非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慹然不動掘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炫忘遣形智信是異人既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欻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爲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爲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辯爲其無法可辯辯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眞眞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爲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爲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卽仿象未卽是眞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註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敘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註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新新不已故曰

有所爲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立功冥濟故莫見爲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旣得無美之美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

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復累心唯當修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說而免於修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註不修不爲而自得也

疏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修爲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蠛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醋甕中之蠛蠓每遭物蓋甕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爲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爲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屨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屨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綬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爲服爲服之者不必懷

道彼已之子令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辯說也

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

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嬀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頻被躓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命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儃儃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坐倮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眞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餌聊自寄此逍遥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假於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

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頩乘駁馬而偏朱蹏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鬚頩乘駁馬而蹏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冀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駁亦有作騂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邑多駭好乘駁馬駁馬蹏偏

亦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令於王是以蹵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令命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爲卿輔授其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赦令無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之館

也庾六斗四升也爲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卻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

方甯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註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爲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疏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眞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滿鏑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鏃也措置也御寇風仙會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鏑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歃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鏑括而入者箭方適垛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鏑重沓破括方全插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疏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掘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逡巡猶卻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太空等量故能上闚青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之於射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歡若為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卻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立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巳若在彼邪則於我為失若在我耶則於彼為失而彼我既其立同得喪於乎白泯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

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言之人不得辯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賊之徒何能劫剝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爵祿豈復慺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註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為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徵也

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賤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

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

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弅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爲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爲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爲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

道也

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爲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闋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疏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眞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若為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為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為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僞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眞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詐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湻漓逮於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爲道者日損

註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華去而樸全則雖爲而非爲也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僞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也寂而不動無爲故無不爲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今已爲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爲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爲大人乎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浮僞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爲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註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爲生氣散爲死聚散雖異爲氣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爲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也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爲神妙奇

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爲腥臭腐敗而顚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爲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眞一而冥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疏彼無爲謂妙體無知故眞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眞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眞道也狂屈遜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眞適可知立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敘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

註任其自爲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爲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爲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並舉其大綱數耳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爲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翩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註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豪極微細謂秋毫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毫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沉升降生死往來不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爲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序天然豈待爲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註孶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油然無係不見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
疏亭毒羣生畜養萬物而立功潛被日用不知此之眞力是
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
然之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
疏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容貌端雅勿為邪
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精神自來
舍止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直任純實之眞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疏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已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傅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

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疏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

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疏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

疏疏瀹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掊擊打破也崖分

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迹戒愼專誠洒濯身心淸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窅冥難可言辯將爲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有爲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八竅而卵生八竅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逵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爲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爲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眞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眞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爲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墻不加其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恣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旣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乏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註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爲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爲人曾無所係也
將反於宗
註本逐末也
疏旣無偏執在置爲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

註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喑醷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不過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蓏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譬彼果蓏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旣以過焉亦不留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過調偶隨時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閒其爲

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隙欻忽而已曾何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漻是入死之狀言世閒萬物相與無
恆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惟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

註獨脫也

疏弢囊藏也袠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爲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忘於生死故隳解天然之弢袠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熅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爲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悗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

道

明見無値

註闇至乃値

疏値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顯明聞見則不會眞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辭去眞遠矣忘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闔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

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注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眞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註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令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令居卒也狶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道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疏無者無爲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爲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普徧無偏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敖游乎至道之鄉實指既一同合而論

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註此皆無爲故也

疏此總歎周徧咸之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爲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閒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眞性志空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註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

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註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始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閎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際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爲盈貧賤爲虛老病爲衰殺終始爲本末生來爲積

死去爲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物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耶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姓妸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疏隱憑也闔合也奓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寗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疏嚗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註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爲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

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疏姓弇名堈隱者也繫屬也聞龍吉之亡傍爲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毫端萬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

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爲名也旣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爲略述

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爲帝王賤爲僕隸約聚爲生分散爲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爲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爲其名焉無窮無爲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眞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眞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

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責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强問之是責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强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責空之智者可謂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已身之妙本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權也謂能拈捶鉤推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覩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覩察他

物故也夫假不用爲用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禀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

註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眞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無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曰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初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註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己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
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
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爲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狶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帝明王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狶韋彷徨之苑囿軒轅遨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

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瓦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

迎者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妄生欣惡忽覩高山茂林神皐奥壤則欣然欽慕以爲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爲物所停以妄爲眞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遇

註知之所遇者卽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卽不知也

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强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禀素分不可强爲故分之所遇

知則知之不過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

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蜣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疏旣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

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

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爲無爲可爲故去

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

深知矣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雜篇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知爲臣妾庚桑子悉棄仁知以接事君子也楚旣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爲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挈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鞅掌之爲使

註鞅掌自得

疏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智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共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其功至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尊而爲君主南面之事爲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旣乖無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寳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寳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育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宇者言二儀以萬物爲寳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註不欲爲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羣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虛秉師訓畏壘反此故

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

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鯤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鯤鯨之所周旋而鯢鰌小魚反以爲美步仞邱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爲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賢人擢援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螻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傚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殖蓬蒿之草以爲藩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爲鬒髻格量米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尙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眞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如何

疏相盜軌傷也夫舉賢授能任智先善則爭爲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智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阫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註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趎庚桑弟子也蹵然驚悚貌南榮旣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趎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註中其分也

抱汝生

註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智思慮營營狥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註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彊相法效也

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狂者之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喻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惟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閉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闢開也閒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閒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聞以彰問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青蟲越雞荊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藿

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胡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贏裹也儋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

疏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趎曰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眾也

南榮趎懼然顧其後

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眾來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疏俯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俯首羞慙仰天歎息神魂恍惚情彩張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

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
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蘧廬非所以全
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眞背
道未知若爲處心免茲患害守此三言因桑楚以爲媒願留
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子之言
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
喪失父母也似儋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
是亡眞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芒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及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趎賤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性眞
情瘡疣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芒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
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

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旬遺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乎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註揵關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遣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

疏韄者繫縛之名揵者關閉之目繁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所韄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

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註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雙溺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未病也

疏閭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愈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忘機又不悟是謂飲藥以加其病

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衞願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嘗指誨輒奉爲常

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眞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翛然乎

註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疏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嗌喉塞也嗄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日嘷號不破

不塞滄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捉拘寄勞倦者爲其滑和與玄道至德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瞚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滞於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向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的詣也
居不知所爲
註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爲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註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註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衞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德

疏如前所說衞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

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註能乎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今聞聖教方解衞生譬彼冬冰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眞也此則老子答趎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蒼生之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

疏攖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以事爲事何利害之能擾乎

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衞生之經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獎勸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知乎衞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眞明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爲道德之器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

人有修者乃今有恆

註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恆常也理雖絶學道亦資求故有眞修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爲蒼生之所舍比皇天之所福助不

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疏夫爲於分內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卽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凝寂境自虛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眞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淸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己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眞之人妄心乖嘿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而輙妄發迷心心旣不眞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内

疏業事也世事擾擾每入心中不達違從故不能舍止

每更爲失

註發由已誠乃爲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眞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途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眞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途分明無諐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劵内者行乎無名

註務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務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於分內者雖行而無名迹也

務外者志乎期費

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已以爲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穩最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務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耶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

註夫志之所攖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鏌鎁良劍也夫憯毒傷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損害甚於鏌鎁以此較量劍戟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攖心得喪喜怒戰於胸中其寒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勍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耶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註成毁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姸醜善惡稟分毁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毁道以通之無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馳騖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與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卽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

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註欻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

註欻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有還無無乃無竅

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摽字今隨字讀云言從無出有實

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處所自古至今甚爲長遠壽之竟無

本末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註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註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責宇中竟無來
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推求代敘竟無本
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名推窮性理
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可見也

是謂天門

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爲義言萬有皆無所
從莫測所以自然爲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
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
以無爲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
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爲有

註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推求斯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註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槩皆無故謂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註任其自生而不生生

疏玄德聖人冥眞契理藏神隱智其在玆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爲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爲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眞空而謂萬境用爲有物也

將以生爲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爲反也

註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爲其頭以生爲其形體以死爲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二而以此修守者莊生狎而友明斯人猶難

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爲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也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卽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

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有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爲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異故引其族爲譬也

有生黬也

註直聚氣也

疏黬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黬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無有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

徒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呈言其然是非之移非在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膍生百葉也胲備也亦言是牛蹏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爲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爲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徙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屏廁

疏偃屏厠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圊圂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爲是便尿則以圊圂爲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恆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爲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厠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厠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

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爲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冥忘生死者則無是無非者也祇爲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妄寄故知移是以生爲本

以知爲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存倒置之徒謂决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巳爲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己爲名實之主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爲己節

註人皆詞己是故莫通

疏節者志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爲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註嘗其所守非直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惑乎不拔期死執之也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燿爲知晦迹爲愚通徹爲榮名窮塞爲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僞今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鷽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未爲通見移是之人斯之類也蜩同於鳩鳩同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

註稱己脫誤以謝之

疏蹍蹋也履也履蹋市廛之人不相識者之腳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誤而然非故為也若

兄則以嫗

註言嫗詡之無所辭謝

疏蹋著兄弟之足則嫗詡而憐之不以言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恕素足

疏若父蹋子足則冥然而已不復辭費故知言辭往來者偽

不賓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分人在己外何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知我外有物何裁非之有斯至義

至知不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

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歡樂六者德家之患累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疏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技能六者蔽眞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無不爲也

註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胸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通虛通則恬淡無爲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修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法故欽仰於道

生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爲

註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爲爲而無爲非有爲也

爲之僞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得已而動則爲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之實故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

疏羿古之善射人工巧也羿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己無令譽不可得也

註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喻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卽俍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疏俍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註能還守蟲卽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倣傚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

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已矣

而況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羿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獲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疏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爲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辛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廚而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爲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逃其本性而籠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

註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拸而棄之

疏介刖也拸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爲容儀殘刖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故拸而去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僕隸之人不重其

命旣不矜惜故登危而不怖懼也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背以成之旣不捨已效人遂棄忘於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合於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爲者不爲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爲出怒出故知爲本無爲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

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爲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内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爲正道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疏黜廢退也掔引卻也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若屏黜嗜欲掔去好惡既不偁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悵也既不稱情故悵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此中品狗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武侯庸鄙故

以此迃機發其歡悅庶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鉤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王所馭也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蹏足緩疏又如奔佚觀其神彩若忘已身如此之材天子馬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羣馬疾若迅風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眞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讖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弢也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

註是直樂鳴以鐘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悅如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藥無貴賤瘉疾則良故直告犬馬更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犬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踉食人也跫行聲也夫時遭暴亂運屬饑荒逃避投迸於虛園曠宅唯有藜藋野草柱塞門庭狚猨鼪鼬蹊徑斯在若其堂宇人位虛曠闃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謦欬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啟齒也夫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疏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茲逃客覊旅旣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眞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謦欬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喻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處山林飡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頹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飮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飮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貪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羣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困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爲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
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爲民所尙尙之爲愛愛已僞也
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眞矣父子君臣懷
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
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爲爲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爲必殆靡故無爲之本故近不成
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爲惡之器具也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

註民將以僞斷之耳未肯爲眞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眞故近僞本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註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

其華麗譙嶢也錙壇宮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爲義亦無勞

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敦朴素莫以機心爭勝於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遺慮率其眞知勿以謀謨勝捷於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爲淸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

註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克非已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人而不失百姓

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

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在於何處

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已之誠

疏誠實也攖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修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攖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爲驂在左爲御前馬馬前爲導也後車車後爲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以下至於滑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

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予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値牧童因問道之
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
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
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修爲天下亦如治理其身身旣無爲物
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塵囂之裏也瞀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
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眞幸聖人教我

修道晝作夜息乘日敖遊以此安居而逍遥處世本有作事

守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

註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

而民自化

疏痊除也虚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心物外治身治國

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出民作

雖然請問爲天下

註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黄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

已矣

註馬以過分爲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懸河辭同炙輠無談說端故則不歡樂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辭鋒淩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濟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貪寡衣褐形容顦顇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遞邅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名勳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也若乖本務情必不

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旦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惰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嘗其時物順其敘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疏比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敘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騖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卽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爲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宇內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註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為是若各是其
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無有斯理而惠施滯辨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
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辯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知夬定
用誰為是若天下皆堯何為五子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
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煑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
而迷惑之俗自是非彼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
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
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爲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

疏應唯宮角而已而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也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無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爲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

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

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

疏閽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蹢其子於宋仍命以此亦謂我是

其求鈃鍾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鈃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出境域束縛鈃鍾恐其

損壞賤子貴器爲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鬭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於江濱之地投蹢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輙入他人舟上而船未離岑已共舟人鬭打不懷恩德更造怨辭愚猥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岑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註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楊雄傳作郢乃因郢人謂泥畫之人也堊者白土也漫汙也莊生送親知之喪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疏去堊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旁容貌不失元君聞其神妙

嘗試名而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

之號曰仲父桓公卽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爲霸主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旣將屬纊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付國政與誰爲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若也將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褊猥之人不如己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鉤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處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畔猶忘也混高卑一榮辱故己爲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順忘皂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己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淯朴心之所愧不遠

軒輊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叔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捷也

疏狙獮猴也山多獮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也蓁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抓騰擲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敖王王既怪怒急速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

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代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修德

三年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爲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王暫覩以見爲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只爲不能滅迹匿端故爲物之所賣鬻也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生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已慕他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自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疏夫玄道冲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曰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古人欲飲必先祭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

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淡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沈沒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旣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

敖蘊藉誠實之高杭而逍遙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其文德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聒言贊揚玄道也

邱願有喙三尺

註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卽此無言假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註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默者此則默語縣隔邱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立極觀其文勢不關孫能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辯若以言知索眞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辭憚此據東海爲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爲喻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故不知誰爲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旣

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

實不聚

註令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己爲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旣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爲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爲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爲大乎

註大人愈不可爲而得

疏夫好言爲賢猶自不可況戢心取捨於大乎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有心求大於理尚

乖況有情爲德固不可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序周行生成庶品蓋

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疏夫體茲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我之際淡然

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

己心也

反己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爲宏備故契於至理旣而反本還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矜之

大人之誠

註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九方姓也歅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歅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歅令相之八子之中誰爲吉善

九方歅曰梱也爲祥

疏梱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梱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疏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歅識見淺近以食肉爲祥子綦鑒深玄妙
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悲而出涕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
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歅小巫識鑒不遠相梱祥者不過酒肉味入於
鼻口方歅道術理盡於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疏牂羊也奧西南隅未地羊位也宎東南隅辰地也辰爲鶉
位夫羊須牧養鶉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貴今梱
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敎而忽有羊不田而獲
鶉也非牧非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爲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疏逍遙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內遊遊乎天地之間所遊皆適不待徼奸所遇斯食豈貪厚味邪

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爲事忘智故不爲謀循常故不爲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

註斯不爲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故不與物更相攖攖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爲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

疏夫報功償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有怪異之徵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旣關天命是以泣也

則易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梱聘燕塗道之上爲賊所得略梱爲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與則刖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爲街正梱之旣遭刖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梱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齧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盛行偏愛之仁乖於湻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尤甚澆季將來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來至譽賛則相勸勉與所惡則衆

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衆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僞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假夫仁義爲其器

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覕也

註覕制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

疏覕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註外賢則賢不僞

疏夫賢聖之迹爲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註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自足謂窮微

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
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
奎蹏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
將爲廣大宮室苑囿蹄腳奎隈之所股腳乳旁之間用爲溫
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卽已與豕
俱焦爛者也喻流俗寡識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蝨濡需喜歡
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存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
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
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攣卷而傴僂也羊肉羶腥無心
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

舜蟻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
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
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艱難望隣境承儀蒼生蒙
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
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
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慜念蒼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
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宵傴僂攣卷形勞神倦所謂卷
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
註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出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

疏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温和可謂眞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掌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知也不爲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濡沫而相忘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眞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

其變也循

註未能絕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眞人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爲得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爲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眞人矣

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疏菫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壅即雞頭草也服之延年豕零豬苓根也似豬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貴賤愈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爲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爲吳軍所殘窘迫退走棲息

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存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兎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其數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遯乎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卽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爲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讀之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

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鴟目晝暗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脛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暗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暴必有損傷恃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必相爲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

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攖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河攖損而不知覺

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爲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註有意則無崖故殆

疏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遑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

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

註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已能成功而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爲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爲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疏踐蹍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蝴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與物逍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喻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摽能知七大者可謂造極自此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乎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撓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飛小成性故似不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眞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頡滑有實

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治之成眞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物

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爲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

註搉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搉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註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

奚爲而惑若此也

疏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遊何不詢問聖人及其溺

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爲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

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

復乎眞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

爲大此乃欲尙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遣於不惑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迫故盛稱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知故問何爲庶聞所以

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註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擉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渚以逍遙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爲舍此略陳閱休之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註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顛冥猶迷沒也言夷節交遊堅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眞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註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已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暍之人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暍雖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

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
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註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
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其內賢士尚然況
乎眞聖斯忘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註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
其所以爲高

疏韜光爲窮顯迹爲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膝步於廣成
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主五等之君化其
高貴之心而爲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
註不以爲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註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
守於其眞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註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羣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註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眞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註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

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閒其所施

註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閒暇從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淸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註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鎭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綢繆

註所謂玄通

疏綢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約豈爲塵網所羈閡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註無外內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註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所然故與眞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

註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眞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註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无名字爲有淸塵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註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爲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幾攀緣念慮甯有

休[illegible]焉無奈何矣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註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

聖人與之名而不知也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鏡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爲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註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卽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爲凝照無窮故爲人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註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註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
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語
嘉號斯起若不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註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
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羣生芻狗百姓豈待知聞而
後愛之哉只爲慈救無偏故德無窮已此合喻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註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於動靜
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眞性者
也若矯性僞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
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喻其眞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瞬望桑梓暢然
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末未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

註緡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註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性也
疏緡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草木叢生人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眞原皈其重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爲樂也豈易言乎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註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衆數登遂不怖懼習以

性成尙自寬閑而況得眞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註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爲皇帝也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眞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羣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註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凝寂一道嶷然不化

闔嘗舍之

註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註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儌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註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爲修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殉也夫師猶有稱徇況捨己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旣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註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倣傚方欲契眞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

註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旣爲師傅亦默端拱而不爲也

從師而不囿

註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疏從任也囿聚也虛淡無爲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爲己功

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註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

註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贏然閑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註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傳輔也盡絕也孔邱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羣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註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為計於時日故有生死生死無矣故歲日除焉

無內無外

註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為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遣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瞋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名衍為此官也諸

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鉞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紀勳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抶其背

打折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子有德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季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爲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之稱魏之賢臣也善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希望亦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

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淸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註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兩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云我識之矣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註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

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觸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也

君曰噫其虛言與

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爲君實之

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疏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不又質魏侯

君曰无窮

疏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註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

若存若亡乎

疏人迹所接爲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註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諒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爲魏魏爲強秦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疏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註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疏自悟已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註自悼所爭者細

疏惝然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覺已非惝然悵恨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註曾不足聞

疏嗃大聲吷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嗃大若吹劍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吷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爲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爲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

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子應聘門徒甚多車馬威儀驚異常人故漿家隣舍男女羣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

是以怪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爲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隷也

是自埋於民

註與民同

自藏於畔

註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註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註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銷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註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註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無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註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爲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恥聞其言況自覩其形貌

非所願

而何以爲存

註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銷聲久嘗逃避汝何爲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註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覩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註鹵莽滅裂輕脫忽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卿也爲政行化也治民宰邑也

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甯唯當
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
實亦滅裂而報予

疏爲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
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致斯報也

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註功盡其分無爲之至

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

疏變改也耕治也耰芸也去歲爲田亟遭飢餒今年藝植改

法深耕耕犂既深鉏耰而熟於是禾苗蘩茂子實滋榮竟歲
足飧固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治理心形
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爲

註夫遁離滅亡以眾爲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淯和之性滅眞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
以徇逐分外多滞有爲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

註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蒹葭也夫欲惡之心多爲祆孽萑葦害黍稷欲惡傷眞性皆由鹵莽浮僞故致其然也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註扶疎則神氣竭

疏蒹葭亦蘆葦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未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註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引誘其心遂使拔擢眞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註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處所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柏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曰始於齊

疏柏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觧朝服而幕之

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臥觧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

莫爲殺人

註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旣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已乎

疏離罪也災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愍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爲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羅大災之條具列於下又觧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讓以被朝服重爲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災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

註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

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爲榮戮恥爲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註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註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羣品奔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

註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

註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爲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註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

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已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爲物而愚不識

註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衆也

大爲難而罪不敢

註爲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之也

重爲任而罰不勝

註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註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註將以避誅罰也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僞

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註主日興僞士民何以得其眞乎

疏譎偽之風日日而出偽衆如草於何得眞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註當責上也

疏夫智力窮竭譎偽必生賦歛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高明照達空理故

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

註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履之年謂之爲是年既終謝謂之爲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爲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爲新以新爲是故已謝矣以故爲非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爲非是知孰是孰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蘧瑗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註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爲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爲箴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註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眞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眞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註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知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註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
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
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
疏畢大網也弋繳繫箭而射也庸猥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
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
如此何爲謚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註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此是因其

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註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註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
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
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艮臣深懷愧悚
遣人搏執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禮敬賢如
此便是明君故謚爲靈靈則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註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驕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敬用爲有道故諡
靈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註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
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
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註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疏沙邱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聵也欲明人之名諡皆定
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升降故沙邱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
聵方能奪埜史與常騫詎能識邪
少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廣大公正無私
復能調順羣物故謂之太公調假設二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邱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爲邱二十家爲里鄉閭邱里風俗不同故假問

答以辨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疏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爲風俗也

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疏如采邱里之言以爲風俗斯合異以爲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爲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爲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爲同也

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

註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邱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註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邱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而出稟受皇風旣

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註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序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註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私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羣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註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
疏功歸於物故爲無爲不執此無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註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序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

禍福淯淯

註流行反覆

疏淯淯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註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於彼或以

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殉殊面

註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己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註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註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阜澤林籟極多隨材量用必無棄

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註合異以爲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大山而爲基本此合異以爲同也

此之謂邱里之言

註言於邱里則大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爲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註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爲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強名爲道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

註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

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夫道能通萬

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天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註所謂道可道也

疏大通有物生化羣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註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遐遠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註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註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註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凉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註凡此事故云爲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橋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爲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爲禍安則爲福緩者爲壽急者爲夭散則爲死聚則爲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

其猶四序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註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爲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註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序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註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眞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註廢起皆自耳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註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覩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發起之所

由乎所謂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註季眞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眞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爲也季眞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

註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鷄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爲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註皆不爲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註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凡物云云

皆由莫爲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爲過患也

或使則實

註實自使之

疏滯有爲也

莫爲則虛

註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註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註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若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虛也
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註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
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註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

註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
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
不怨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註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註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爲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

註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註恒不爲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爲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故與有

物同終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註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

註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强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註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爲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

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註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註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徧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註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註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

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爲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於江萇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

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尙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必

固者唯當忘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火火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

火守金則金爍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爍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

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陷溺

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螴蜳不得成

註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

疏螴蜳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心懷矜惜故雖勞形怵慮而卒

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爲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宙

慰暋沈屯

註非淸夷乎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暋悶遇境則沈溺觸物則屯邅旣非淸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註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爲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暗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喻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註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僓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爲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爲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鮒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爲巨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爲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疏號爲巨鉤朞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期年之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鉤陷沒馳騖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鬐遂使白波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淛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爲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末代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敦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輇字者輇量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鯢鮒小魚也揭揭細小之竿繩趣走溉灌之溝瀆適得鯢鮒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干求也縣高也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

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字古縣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日先起儒弟子發冢爲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疏接撮也壓按也顪口也控打也撮其鬢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是以田恆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爲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爲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爲人角制之而不能爲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註耳卻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註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修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傴僂耳卻近後瞻視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之子族姓是誰怪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與語宜遣汝身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爲君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所可進

疏蹙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得修進爲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註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爲姦成萬世之禍恃聖迹而驕謷則陳恒之徒是也亦有作驁音者云使萬代驅驁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已失於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眞道

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

註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爲歡者惠不可徧故䜇慢者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爲怨府故終身醜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爲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註矜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攖撓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公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疏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疏心疑猶豫殺活再三卜之乃殺吉遂刳龜也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

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智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默居其所能而不嘗於外者爲全

疏夫神智皆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休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註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喻聖人無心故天下歸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舍於心大知無分別遺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疏道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
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
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訊
爲無用
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夭折無用則全其崖故知無用始可語其
用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

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
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
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
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腳足無用之理
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遁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嶽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而不知回顧流遯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遯之徒不知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疏夫步驟殊時澆淯異世古今情事變化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偽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狶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於今代澆淯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註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順人而不失已

註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導性而眞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疏徹通也顫者郎㲋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爲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

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跈則衆害生

註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知爲於分內雖用

無營若乃目帶桑中之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塞二途皆不當理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穿之日夜无降

註通理有常運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入則顧塞其竇

註無情任天竇乃開

疏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

胞有重閬

註閬空曠也

疏閬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臟胃臟胃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

註爭處也

疏勃谿爭鬬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姑爭處無復尊卑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註攘逆

疏鑿舛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則六根舛逆不順於理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實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爲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更相賊害內篇云

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誸

註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誸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討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鬭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註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便若求逆之則禍

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銚耜之類也鎒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銚鎒既修芸除苑莘幸逢春日鉏罷到生艮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後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脩靜可以療之

眥搣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翦齊髮鬢搣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沐浴

甯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甯療躁以靜者皆對治之術斯乃小學之人勞

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彩淸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爲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爲賢並照爲聖從深望淺故不問之

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名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括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尙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唯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爲卿鄉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强哭詐毀矯性僞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僞以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

疏筌魚笱也以竹爲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蓀荃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兎罝也亦兎繮也以繫兎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喻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兎本因筌蹄而筌蹄實異魚兎亦由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兎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爲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疏巵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巵滿則傾巵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卽巵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巵支也

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巵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信者爲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顚倒妄爲臧否與己同見則應而爲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

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

註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藉外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爲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爲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爲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惟當凝照聖

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可斯泯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

可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

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惟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註於今爲始者於昨已復爲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
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義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
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
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功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定是是以去年之
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年之非即是
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臆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退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註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

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眾所宜即是用眾人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眾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註洎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爲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尼也

曰旣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

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猶爲不孝參旣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惟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于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疏爲衆皈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爲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眾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爲死也

註生而有爲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爲適歸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无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决定也陽氣生物决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爲生生不足樂氣散爲死死不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聲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俯低頭也括束髮也汝坐起行止惟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若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辨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蠐螬變化而爲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蠐螬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蠐螬而有蟬蟬亦不待蠐螬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蜩甲似因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因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

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必其無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他物乎是知一切萬

物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註直自彊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彊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楊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註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楊子居不答

疏自覺己非默然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洒也櫛梳也屆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閒暇今至主人清閒

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勢矜莊燿物物皆

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盛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

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子居也

楊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蹙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楊朱往沛正事威容含

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氈席妻提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

然火之夫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夸混迹同塵和光

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爲帝亦當能以爲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閒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

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惟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惟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于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遥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喚帝爲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戸之農石戸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

疏后字亦有作戸者隨字讀之石戸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

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筋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爲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土入於大海洲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爲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

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

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僞人心浮淺狥于軒冕以喪其身逐于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頻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疏援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爲君恐爲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旣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此譬喻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相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遲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
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
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
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爲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
通其意

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
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受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
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眞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爲

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

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云爲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殉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爲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惟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爲樞蓬作門扉破甕爲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白素裏爲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

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疏縰躧也以華皮爲冠用藜藿爲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卻退貌也以儉較奢故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疏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爲人多覓束脩教以爲己託仁義以爲姦慝飾車馬以衒矜夸君子恥之不忍爲之也

曾子居衞縕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縕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剝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淸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絶人倫故不與天子爲臣不與諸侯爲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衞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

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卽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卽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卽之得也

疏飦廢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覩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卽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下之榮華旣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旣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旣不勝强生抑挫情欲已肆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爲儕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

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餧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爲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遊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咎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嘆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

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疏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爲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内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爲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淸泠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淸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北方之人名曰无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畝下曰畎清冷淵在南陽西嶀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遊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恥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忍耐詬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强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

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眾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

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
其百姓忠信誠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疏爲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爲己福
願人之險以爲己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速爲治政彰紂之虐謀讓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

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
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
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
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
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
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
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于蒙埃塵者乎

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非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下之地故以爲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爲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爲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疏餔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

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刋定禮樂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爲革帶既濶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疏徼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飾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覩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郤退兩展其足伸兩腳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无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幾後世子孫咸遭篡弒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弑湯武最甚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也

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爲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聵事既不遂身遭葅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爲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戹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眞道而不反于自然故可恥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胥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胥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

疏申徒自沉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驪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

內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
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慚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
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
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
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
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
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門
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爲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

命者也死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豕
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
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
疏爲達道者之所嗤也
户工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邱之所以說我者若告
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
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而爲

之哉分內爲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

譬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眞伋伋不足虛僞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慴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
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邱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
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
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
迹嗤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
故寄孔跖以見意也若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
滿名苟得假託爲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
盍何不也何不爲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眞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
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眞
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

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恥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于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爲行棄擲名利乃乘俗心抱守天眞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于前臧謂臧獲也聚謂擥竊卽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天子則慚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弒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爲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爲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疏成者爲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爲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與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 封同母弟象於有

庳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
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郡君臣貴賤其義
安在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卽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
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
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强爲名位墨者兼愛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
何分別
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爲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爲正
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眞實旣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爲捨已殉其所不爲逐
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
子張苟得昔共談言於無爲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皈根合于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

疏所爲眞性也無轉汝志爲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爾眞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于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于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于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縣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矣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爲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疏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爲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之人深宜戒愼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知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淸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爲運知足不求邪爲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爲超絕流俗過越世人況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覽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爲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于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于聖質照入于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于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嗛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豈待師教而後爲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廹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廹於外物也而反照于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爲驕矜不以錢財爲娛玩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眞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已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弒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疏必因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

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欲口爽醪醴耳聒宮商取舍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侅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困苦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閒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憤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壑壁譬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恥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確而論之豈非憂患

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內起嚴樓疏窓出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

其巨盜忽至性命惙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

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已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

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于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

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賂千金以充從事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爲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賓㫖故語聲難澀斯劍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于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爲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淸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校使斷以定勝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

疏鋒劍端也鍔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爲劍刃也

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爲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環也

韓魏爲鋏

疏鋏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爲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鎭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也德德化也以此五行匡制匡宇

論其刑德以御羣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闔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疏夫以道爲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爲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按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情此諸侯所以爲異也但能依用此劍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疏易以震卦爲諸侯故雷霆爲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懣豈復能餐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遊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遊

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卽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鬚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而言曰彼何爲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荅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羣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爲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爲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荅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亡眞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遞而分離于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拏橈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

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邱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邱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邱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邱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邱少年已來修學仁義逮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包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整齊羣物乃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闕原本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強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僞好敗

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

隨而任之斯險詖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内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爲友

朋明君不將爲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很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希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爲達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疏謹愼形體修守眞性所有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

無患累也

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修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愀然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眞者不僞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僞性者不能

動於人也

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

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

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

下文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

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爲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爲

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

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爲之眞實之性禀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

疏法效自然寶貴眞道故不拘束于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

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瀟囂塵而遷貿徇物無厭故心恆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僞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爲門人身禀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

愼勿與之身乃无咎

疏從遂適悟爲往也妙道眞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邱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若禮義時閒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情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于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于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于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御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途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問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而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人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覩其容觀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解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爲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諜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諜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整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爲物標杓使人敬貴于已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羸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爲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爲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己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身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僞忘眞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歎善哉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疏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爲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頤聽其言說倚立閒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適賓客人也御寇聞師久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屨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旣來庶蒙鍼艾不嘗糊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晦迹必爲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餝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顯迹于外故爲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豫出異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搖而應之滅迹匿端有何稱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爲小言

疏其汝同游行解相類惟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于人盡為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惟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父黨小兒遂助于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精誠之至故死爲秋柏之實

疏闔何也秋栢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于父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爲墨者我之功力也

何不看視我爲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爲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爲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于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惟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疏言緩自恃于已有學植之功異于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于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已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喻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爲已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
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爲已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
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已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故
所以爲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
疏學已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象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
言辯斯未離于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往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泙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單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歳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爲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疏達道之士隨遂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爲對執理不必爾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搴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爲

敝精神乎蹇淺

註昏于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爲遺問徇于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

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于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大淸

註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

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

註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偃王使秦應對得所秦王愛之遂

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枯槁而顦顇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强秦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痤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旣

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爲卿相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于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眞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儀喪其眞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僞辭華析派分流爲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

僞黔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以華僞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
靈宰制眞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
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心中也
疏後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用之不能復自得
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可安哉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
卽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宜若將汝所宜與
百姓不可也
予頤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疏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如魚鳥升沈各異
若以汝所養徧物物我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僞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巳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賈尚不齒理況君子士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于物事不得不齒爲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檟楚桎梏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胥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胥閭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閭閾之人罹於憲網身遭枷杻

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

註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

耳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惟眞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疏愿慤眞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眞而心益虛浮也有

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懁而達

疏懁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緩緩也釬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緩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爲難知耳未爲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火雖復難知未爲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忠佞斯彰咫步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才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慮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

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夫鄙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意氣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爲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爲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爲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爲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疏率心爲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爲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謂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

註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吡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爲是不同己爲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爲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姿媚也髯鬚髭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

猛敢果决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讐隙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肖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餘眞性虛照傀然縣解

無係戀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不厭其長久以爲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介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疏錫與也穉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

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爲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識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矣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

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有非常之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有驕穉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擬享宗廟曰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

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況祿食之人側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爐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烏鳶鵰也門人苟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眞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

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爲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者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爲物驅役神乃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

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

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

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妄如此深可悲

哉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註爲以其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於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爲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爲不爲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爲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理也

曰無乎不在

疏答曰無爲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爲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凝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眞常抱

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證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疑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爲宗上德爲本玄道爲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爲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爲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卽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

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爲常所謂彞倫也

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

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旣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卽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註所以爲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遊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

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道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于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

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好而爲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迹之
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
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註況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不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

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
是非淆亂彼我紛紜遂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
泄也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
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爲之卽此欲心而爲方術一往逐物皆不
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乎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爲也古人大體樸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爲之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爲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相爲馳騖各私所見咸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譎遂使蒼生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奢華物我窮儉未嘗綺麗既乖物性教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爲繩墨以勉厲其志行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以

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爲此道勤苦過甚適足已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

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
註夫物不足則以鬭爲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鬭爲非也
疏普氾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鬭爭以鬭爭爲非也
其道不怒
註但自刻也
疏克己勤儉故不忿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旣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嫌其侈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

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君王下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已身也

未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疏未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哀吉樂世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㲉

註㲉無潤也

疏㲉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貧葬儉薄其爲道乾㲉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已大順羣生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王道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疏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塡塞隄防通決川瀆救百
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捉耜掘地操橐負土躬自辛
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
爲盪川爲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
以導江河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閭啟之泣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
看子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
使腓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大聖尙自艱辛况我凡庸而不
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爲極
註謂自苦爲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日跂草日蹻也後世墨者翟之弟子也裘
褐跂蹻儉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爲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觭音奇對辯曰偶仵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註尸者主也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

其行則非也

註爲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註任衆適性爲上今墨反之故爲下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註爲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也

將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爲眞好也

疏宇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顦顇如此終不

休廢率性眞好非矯爲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

註忮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於衆無逆忮立於

名行以養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

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鈃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

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墨而爲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

愛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清高故爲冠以表

德之異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爲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卽名此容受而爲心行

以聏合驩以調海內

註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

請欲置之以爲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

疏聏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

人以爲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意以活民爲急也

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聏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鬭假令欺侮不以爲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註聏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

而强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强見勸他所謂被人輕侮而不恥辱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强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已後存諸人今乃勤强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爲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註斯明自爲之太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

疏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爲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已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爲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

晝夜不息矣

曰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已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揮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强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道可

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爲苛察

註務寛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己寛容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于物

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註所以爲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逆物既無益於宇内明不如止而

勿行

以禁攻寢兵爲外

疏爲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爲内

疏爲自利内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虛涉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物而無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爲政術者故有可尚之迹　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愼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註任其性乃至

道則無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禀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

註泠汰猶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愼到守此用爲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

疏謑髁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尙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殉

疏縱恣脫略不爲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

椎柏輐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泯合

註椎柏笞撻也輐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爲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瞋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其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爲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更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疏磨磑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磑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

身無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己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磑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註惟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

物也

疏貴尙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遊遂如土塊名爲得理愼到之惑其例如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爲道與死何殊旣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豪傑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爲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爲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愼到禀業彭蒙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爲首

其風窢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窢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爲天地無復是非

風教寖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魭斷

註雖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

疏魭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魭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

註韙是也

疏韙是也愼到所謂爲道者非正道也所言爲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

疏雖復習尙虛忘以無心爲道而未得圓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眞而志尙去知略有梗槩更相師祖皆有禀承非獨臆斷故嘗有聞之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爲妙道爲精用有爲事物爲粗

以有積爲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淸廉虛淡絕待獨立而精神數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卽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

理相應故聞無爲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無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爲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爲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凝常無物爲宗悟其旨歸以虛通太一爲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外行以空慧圓明爲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無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懸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闇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塵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爲而爲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尙勝自顯者邪尙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夭折雌柔謙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爲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尙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註惟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

疏貪貲貨也

己獨取虛

註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守沖寂也

無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巋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巋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己在物至稀獨有聖人無心

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

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

從容閒雅終不損己爲物耳以此爲行而養其身也

無爲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

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

于工倕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爲嗤彼俗人機心巧僞也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惟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于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耎也至順則全迕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寬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疏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眞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歎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爲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

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寘契玄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氣混俗未嘗觭介也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于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沈滯闇濁咸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

疏巵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巵滿則傾

巵空則仰故以巵器以况至言而耆艾之談體多眞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註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

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眞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譴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

以與世俗處

註形羣於物

疏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瑋宏壯也連犿和混也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註惟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諔詭滑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爲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闢開也弘大也閎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眞宗調適上達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詼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蛻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辨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毫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無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寧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爲天中者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爲一故氾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爲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爲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

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于郢地方千里何妨卽作天下觀邪

犬可以爲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爲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爲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輪不蹍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卻前後更無蹍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蹍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而自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枘

疏鑿者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木穿空處曾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推鳥與影嶷然

不動是知世間卽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
得意毫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疏鏃矢耑也夫鏃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旣
不蹍不重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
過去未來見在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旣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
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
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爲二添馬之色而可
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爲三也亦猶一與言爲二二
與一爲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白爲黑也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乎後夕五寸
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
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

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爲苑囿又解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疏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惠子日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已與天地殊異雖復㚘㚘萬端而本體莫過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眞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

疏徧爲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能者也

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爲實道每欲超勝羣物出衆爲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

乎蚉宝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眞愻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疏寧給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眞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以求道縱河漢以索眞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眞經注疏序

予友復圭子旣疏道德經矣識者咸喜太上之嫡派出始知其淵源然南華爲道德而發明也其文辭浩蕩其旨歸邃邈其底裏直探混溟始無始而終無終學者又恨途迷復圭云齊諧者志怪也則鯤魚鵬鳥吾惡知其說安可踵前人之妄註數載以來復圭時潛心南華癸酉春頓悟其爲丹經之祖鯤魚卽丹經之水虎鵬鳥卽丹經之火龍二語參破一部南華莫不迎刃而解矣昔註自郭象向秀而下迄今焦猗園所集老莊翼而上何啻百種不知道德豈知南華經中有說禪處惟陸西星得其皮肉至聖諦中之眞色不色眞空不空仙佛殊途同歸乃骨髓也

雖陸西星亦茫然矣莊子慨千載而下道術分裂而世界缺陷不以太古無爲之道提醒之必不能返有爲於渾噩躋仁義爲道德況鬬心之習熾而功利之學盛將安所底止乎其曰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爲天下用而不足卽吾儒君逸臣勞之道也其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卽玄門食母之道也其曰以生死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卽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學者細味南華之註疏非惟道釋二家不可一日無卽吾儒達而在上者有復古之志必以無爲之治爲最上窮而在下者有進取之心必以道德爲勝仁義惡可以其理不必耳目經語不必古今道掊擊聖智殫殘名法而訾議之乎大抵南華一

經十萬餘言皆先行其言也故言言皆闓奧昔人註南華豈惟不必行且未知而言故其所註多勦說而於道德性命如嚼蠟然予玩南華註疏有如食蜜中邊皆甜可謂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胡脩力方剛輙棄科場而訪道註疏大得南華之神後有讀之而朝徹者不可忘先知先覺開來學之功也昔朱紫陽註經書為千古之的解今復圭子註疏道德南華亦為千古之立解兩者皆新安人故予序序之為並不朽云

晉陵友弟鄒忠允頓首拜序

南華眞經註疏自序

復圭子曰道德經爲三教之祖

太上憫人不悟性命之學無傳不得不化身作南華以洩其秘凡爲寓言猶詩之比體教人全性保命也重言亦借重於古人而欲人信彼保全性命之說也巵言千變萬化膾炙其詞使人悅於口因悅於心而索彼立言之正意自欲跳出世網而遊神於性命之域也其津筏後學者可謂至矣南華之註始於郭象繼之向秀終於焦猗園之老莊翼百有餘家倘隔山萬重即聰明如李青蓮讀南華而賦鯤鵬且認虛爲實其詞愈縱恣而背眞意愈遠無怪世儒指鸞鳳爲山雞視神龍爲妖幻也竊思易

之所謂老夫得其女妻如枯楊生稊也妙法蓮花經佛受龍女之獻珠寶也維摩經云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也雲巖禪師云百花叢内過一葉不黏身卽丹經取坎塡離之旨其有不合也有不同也入門煉已之異也易之所謂殊途也其無不合也無不同也成功究竟之一也易之所謂殊途而同歸也佛祖云我娘生我我還先仙師云先有吾身後有天漆園先生之作南華蓋身在天地之先也予今之註疏南華敢云身在天地之先特知九天九地積氣積塊之所以然耳或問何物爲生天地予曰混沌以前不惟無天地且無五行獨有一乾金耳此金有氣無質乃造化之根也故能生天地因而生水爲五行

之始仙家之金丹釋氏之金剛不過竊先天之乾金耳學者須知金水爲凡鉛水中金爲眞鉛但得有眞鉛以制木火之飛騰何愁無眞汞以制金水之沈重故鉛汞交而內丹結矣然則搬運一身之鉛汞者不知靜裏孤修氣轉枯也偏倚採取之術者不知眞空不空眞色不色也旣聞大道之人當訪外護覓雲朋尋福地三者缺一必爲羣魔作障緣若果三千八百功行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矣予先人程雨峯翁酷好讀南華每有超見因予過庭而輒以垂訓予曷敢忘焉昔人謂南華爲道德之註疏予今本道德而註疏南華眞醉者之初醒而夢者之忽覺乎予之不敢秘而以註疏授剞劂氏也其不敢獨醒而欲與天下共醒不敢獨覺而欲與天下共覺乎倘太上與南華仙翁嘉予註疏之勞早爲予作外護侶伴之合則赴龍沙之會爲有期異日召予以供呼鸞駕鶴之役未可知也然而不敢必也則予作註疏之心也夫

海陽程以寗薰沐拜撰

南華眞經注疏題詞

夫道德南華二經之在天地間也猶珠藏澤媚玉韞山輝而人間之有此經也猶抱璞於山而懷蚌於淵也得寶而不見寶眞千古之一大恨予友復圭子南生而北學入齊魯之科場而蹶於齊魯不知者以爲時命大謬也知之者以爲
太上與仙翁正不欲其立功名於一時而欲其立言於百世爾故復圭得以知命之年而遊方外以性命之學而註疏道德南華經數年晝夜不倦非仙翁累顯神通復圭安能壯其精神愈鼓而愈旺乎然則世之僞儒有心怖二氏而口稱爲異端者有行無儒行而陽黜二氏以附儒者覩此註疏不愧欲死乎然則二經信爲三教之全經而人間有藏二經之註疏者無論其知與不知何異剖璞見玉開蚌得珠乎何異太空一旦雲開霧撤而三教中人今日始得見
太上與南華之眞面目乎天下尚有因面目而知索其精神者則傳神集之名爲不虛矣

同邑道友了凡汪伯修頓首拜題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寧注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此內篇之所由名也必內觀心無其心外觀形無其形遠觀物無其物斯可造逍遙之域如列子之御風而行是也凡學道人雖靜坐一室神遊六合之外九天之上打破生死關世網不能羅解脫之後入金石不得碍蹈水火無所傷何所往而非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北方屬水北冥者北海也於卦爲坎於人爲腎爲水爲鉛大修行人晝夜不寐魚則亦然故曰有魚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人之命根藏於腎鯤之右有日比字暗含腎竅陰中藏陽故魚名鯤不知其幾千里者喻腎至小能爲至大也天一生水人亦先生腎故首寓

言腎神之象**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腎藏精能變化上升似飛故曰化而爲鳥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鵬之左有兩月字暗含心竅陽中藏陰故鳥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者喻心變化更大於腎也地二生火人亦次生心故次寓言心神之象**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上二段第腎心之光景而未有工夫至此方爲修道者着實用力處怒而飛狀其提起腎水無翼而飛也鳥鵬鳥也海卽北冥海運者腎水運動也怒字飛字運字徙字甚有力是意行卽神行也南冥者南海也於卦爲離於人爲心爲火爲汞自腎而徙至心水在火之上也乃靜工顚倒坎離之旨凡曰冥者窈冥恍惚之義腎與心可想象而不可窺看故不曰北海南海而曰北冥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丹經云人腎中之水有眞火心中之火有眞水南冥者人心神水所自出之處故曰天池又云煉丹無別法但引神水入華池此之謂也**齊諧者志怪也**諺云人事參差爲不齊幹事未濟爲不諧今水火同宮而既濟所以書名齊諧火上而水下者道其常也今水反上而火下故曰志怪如下文所言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怪徵也**諧**

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音團）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鵬徙南冥寓言修道者之進陽火一月三千刻刻刻有河車運轉腎水上升之象乃一月之火候非水擊而上三千里乎遞年除月小六日一年止有三百五十四日五年再閏分派閏月六十日於五年之內每年該加十二日半年加六日共一百八十三日冬至一陽從地起每日上升四百五十九里至來年夏至升八萬四千里而到天故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言九萬者舉成數也寓言人身自腎至心有八寸四分在人爲一身之天地水火之升降在天地爲半年之火候也一年十二月有十二卦值符十一月建子復卦一陽丑月臨卦二陽寅月泰卦三陽卯月大壯四陽辰月夬卦五陽巳月乾卦六陽而陽止矣非六月息乎丹家做之以進陽火五月建午姤卦一陰未月遯卦二陰申月否卦三陰酉月觀卦四陰戌月剝卦五陰亥月坤卦六陰而陰止矣亦以六月息也丹家做之以退陰符天地以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爲火候而丹家以子午卯酉之時月爲火候乃一年之大火候也野馬也塵埃（音哀）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天地間之游氣塵埃日中之飛塵野馬塵埃之或聚或散乃天地之

大呼翕爲一息相吹人身之一呼一吸爲小呼吸亦爲一息大修行人有閉息工夫此包天地人而言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南華自北冥至此爲靜工以起手築基到神凝則清淨功成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蒼蒼非正色第自凡眼觀之下之視上遠而無所至極故見其蒼蒼若自道眼觀之乃上之視下不免有仙凡之隔亦若是之遠而無至極也故曰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水積之厚方有力而負大舟寓言人腎水要積之滿方能起眞火而全眞覆杯水與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喻以卻病小術而冀延年此必不得之數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音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廣成子謂風者火也則積風爲積火明矣風之積也二句分明寓言火候不到羽翼不生二汞屬火故必八兩汞與半斤鉛

相配而後可以圖南南爲火圖南是進陽火也進進不已斯火候到而無南北無東西矣故釋氏曰南無阿彌陀佛則火候完而道成矣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音血）起而飛槍（音鏘）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蜩與鷽鳩喻旁門御病之小術而望長生大難大難）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適往也莽蒼近郊之邑果然飽貌行有遠近是以食有多寡亦如見有大小故志趣有遠近二蟲指蜩與鷽鳩也何知不知鯤與鵬也）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窘）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

相承朝菌糞芝也暮生見日則死寒蟬夏生秋死即蟪蛄此因年有大小故知亦因之爲大小即冥靈之與大椿其年亦有限而不可以久聞惟彭祖能以北冥之魚化而爲鳥圖南而飛上九萬里者也衆人欲以旁門小術而擬長生也哀哉）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風名）羊角（風勢屈曲）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比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陸西星以爲既說齊諧又引湯問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不知齊諧乃金丹秘旨莊老非重出也恐人眞以爲怪而不究心故言之又言欲人深思而得之耳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鷃斥澤之小鳥喻旁門小術取效之速自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金丹大道無近功邇則二年遠則九載飛必九萬里而圖南與

旁門小術大懸絕矣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承上文小大之辯來知效一官者才堪一官也行比一鄉者行為一鄉之望也德合一君者德足以為人君也徵一國者德足以取信於民也若而人也其自視滿足亦猶斥鷃數仞之飛自以為飛之至也不知一步更進一步有宋榮子者能齊是非內外榮辱而猶不能有特操列子能馭空乘風行無轍迹而猶不能不有待乎風猶未也必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所謂朝遊北海暮蒼梧者而後可以言遊無窮眞聚則成氣散則成風者彼且惡乎待哉此之謂逍遙遊惟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者其庶幾丹家以子午卯酉為四正之時而用功非乘天地之正乎春飡朝霞日將出黃氣也夏飡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飡淪陰日已暮赤黃氣也冬飡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元地黃之氣是為六氣至人神人聖人無大分別須知總是一人第自其造行之極而言名曰至自其變化不測而言名曰神自其不涉杳幻而言名曰聖無己無我相也無功無人相也無名無可得而名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鷦音焦鷯音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承上文堯聖人也許由至人也藐姑射之山神人也雖無高下而御有一步深一步意自堯讓天下至陶鑄堯舜止重言卮言疊出無非細天下忘名實用其精以治身視治天下爲緒餘也堯以日月時雨喻許由其尊許由亦至矣致天下者爲何覺天下輕而身重也許由不肯受天下者非逃名也逃實也巢一枝飲滿腹之喻視天下更細於堯也謂堯之讓天下猶庖人之不治庖也以尸祝所以主祭祀性命所以主一身而許由之不肯代庖者言外便含吾身更有所主當世爲民之尸祝而何有乎傳舍之天下是堯雖欲逍遙而不得許由庶可以無往而不逍遙矣

肩吾肩擔當也猶肩任也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逕門外路庭堂內地言相去遠不相及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亦之山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室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

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猶是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此等人之德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盡瘁貌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此承上許由之不受天下蓋弛於負擔者也若肩吾則有負荷之責故驚怖神人不以天下萬物爲己任而天下自治萬物自育之言殆凡人之不聾瞽於耳目而聾瞽於心知者也豈知神人有外天下之分量而後能治天下有礙萬物之識見而後能育萬物故連叔然肩吾之所聞而鄙肩吾之所見天下譬如一瓮也萬物譬如瓮中之醋雞也人必身在瓮外方能運瓮發覆而出醋雞藐姑射之神人身在天下之外萬物之上其工夫全在神凝二字得來旁礴萬物是萬物皆備

於我也神人不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故能治乎亂堯舜亦巍巍焉有天下而不與故能治天下然堯舜猶以物爲事而物於物也之人也之德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而不物於物也彼其神奇精髓方且宇宙在乎手跳出陰陽之外而陶鑄萬物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堯舜雖聖亦陰陽內中人唐虞之事業不過塵垢粃糠爾安能離其陶鑄乎何所往而不逍遥也此實事也亦實理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音焚水之陽窅音窈然喪其天下焉陸西星云此數語結上兩段文意許由無用天下爲猶越人不用章甫資貨也章甫殷冠名往見猶云聞見也所云四子亦神人不可考泥之王倪齧缺被衣許由非之非也汾水堯都也堯聞見藐姑射山之神人如此故窅然自失喪其天下者心喪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我樹之成實也而實藏也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音廓落無所容非不呺音囂然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掊音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冬月入水手折如龜文用此藥則手不龜也世世以洴澼音平僻絖音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乃莊子之舊友也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惠子曾作梁相止知貪富貴而不知有性命之道故莊子以大瓠之虛中自全大樽之深根自固兩般道理提醒之蓋虛中之與深根皆長生之道其說長不及贅世儒俗學惟知拘泥字句而不知其寓言者遠也五石者五藏也以盛水漿指前北冥之坎水也其堅不能

自舉者何也既不能坎水上升化而爲烏又不能怒而飛以圖南言內以有用之大瓠而掊之爲無用言外見彼以無用之富貴而寳之爲有用蓋造化之理盡具之於指掌仙師亦云掌上起風雲愚獨云龜手猶言縮手也造化吉凶消長之理古之名將多從掌上算而得之客得之以爲吳將可進而不可退其得志於越此善於不龜手也視冬月用之以漂絖者懸矣惠子惟知相梁而不明宇宙在手之理惟知廟堂上之顯達而不知江湖上之閑適皆蓬蒿塞其心也故曰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在江湖則逍遙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樞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音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音旁徨音皇彷徨猶云徘徊也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釋氏謂身爲菩提樹則大樹非草木也六祖謂菩提本無樹則樗木爲寓言也云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者喻語大德則滅聖棄智而不可以禮儀三百之繩墨責之云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者喻語細行則杜聰返照而不可以威儀三千之規矩律之玉蟾祖師云記得通衢展手處千家說慚愧即立之塗匠者不顧也莊子已教惠子將五石之瓠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惠子猶然不悟而曰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得無以小智小術可以善吾生乎不知世之好用機械者即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禍也孰若斄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乎莊子又教惠子以無用之大樹爲有用之遮蔽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釋氏之所謂無生國裏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釋氏之所謂大自在菩薩也仙師云無影樹下吟風弄月無縫塔下安身立命是也佛祖云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即不夭斤斧物無害者之謂也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道家愛惜精神故其精神長存豈非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其精神全在逍遙遊而此一篇大旨其主意總領在神凝其教人用力處在北冥坎水南冥離火其着實得力處在鯤魚變化鵬鳥圖南河車運轉周流而不息也以日月計則有日日月月之工有一歲之工所謂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以月歲計者也坎爲鉛爲汞屬人身之腎腎者水也水不厚則不能負大舟所以喻人當積腎水而變化鯤魚也離爲汞爲火屬人身之心風者火也風不厚則不能負大翼所以喻人當積離火而圖南鵬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作聖作仙之旨茲曰北冥鯤魚丹經代之以水虎曰南冥鵬鳥丹經代之以火龍也未聞以丹經爲

怪者胡爲莊老先以志怪自鳴哉蓋長生之道開闢於道德而發洩於南華恐洩天機故以志怪二字籠絡英雄非宿有仙骨而得眞人口訣者必不解也三千六百旁門皆小知也能以鯤魚化鵬鳥而圖南此大知也小知之與大知其分量自別不有彭祖以久特聞其人安肯信北冥之水可以上升化鵬而圖南湯問豈虛語哉故有不安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事業而忘是非明內外辨榮辱者雖賢於善涉世之人而水烹火鍊之工夫未到故曰猶未有樹也列子御風而行此得道以後之事不嫌於有待若眞氣滿足以我之眞氣而奪天地之正氣可也御乾坤之六氣可也入藥鏡云一日內

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也彼且惡乎待哉堯聖也聖人推天下而不去則不能逍遙矣許由至人也至人御天下而不受則志在逍遙矣藐姑射之山神人也神人先凝神而後神凝無心於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眞其精以治身而塵垢粃糠陶鑄萬物者也堯舜特陶鑄中之首出者耳神人何往而不逍遙哉莊子與惠子最善凡其所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也若將虛中深根二意而明白言之便無餘味況南華爲丹書之祖尤不敢顯露乎實五石之大瓠寓言人具五藏之軀殼也其堅不能自舉喻人爲血肉所累而不能沖舉也不知造化之理具於指掌心不通造化者往往縮手無策大才而小

用之若有道氣之人掌上起風雲大敗越人者卽大小無傷兩國全戰罷方能見聖人之謂也豈其猶有蓬之心不能脫世網而歸江湖乎處江湖則逍遙矣夫慮以爲大樽空則空矣猶涉於器也浮乎江湖適則適矣猶墮於有也故更有進焉其曰大本不中繩墨者喻其不可律以大閑也小枝不中規矩者喻其不可責以細行也大本與小枝俱不中用暗含有深根固蒂之道人莫之知大而無用衆所同去則出世之人宜與世人落落而難合矣莊子對惠子寫出一箇方外有道之氣象若着一見解則是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患不如斄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也苟能知無用之用斯進

乎道矣人居天地之中誰不於有處樹立顧畢竟歸于無所以南華仙翁教惠子于無中尋出有來窄處尋出寬來故曰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爲其無何有所以爲廣莫乃先天清虛之體不落後天形氣之方所謂彷徨乎無爲其側則動容周旋必於是也逍遥乎寢臥其下則夙興夜寐必於是也若而人也方且出入金石故斤斧不得而夭方且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物不得而害凡人皆知有用不免爲用所苦而至人物無可用又安得而困苦之哉結局入語乃措寫仙翁之逍遥處自北冥有魚以至圖南鍊精還氣也自知效一官至陶鑄堯舜鍊氣還神也自魏王遺我至未鍊神還虛也

讀南華者須要會悟得此大旨他日方可並與逍遥遊矣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天地是物中之最大者人是物中之與我對者我是天地人中之一物物論不齊而思以齊之也是非特人我中之横生意見耳不若兩忘而歸之自然然後爲眞能齊物也

南郭子綦音其隱憑也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塔焉似喪其耦謂形與神爲耦猶人與我爲耦喪耦是無人相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猶言何意見也形固可使如槁木外無威儀猶槁木之無枝葉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內無火性猶死灰之無烟焰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是無我相也一篇齊物主意全在喪我二字上立根基此人必不從形骸上起意見也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陸西星曰籟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

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者故歸之曰天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也噫氣其名爲風天地間因何有風如人之噫氣一動滿世皆是是且就大木一竅言之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號風聲也聲隨竅異言出心竅亦然道一而已而汝也獨不聞之翏翏音流長風聲也乎山林之畏音偉佳音崔林木搖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似口一孔似耳孔斜入似枅音雞孔方似圈杯圈也似臼杵臼也似洼者形曲似污者瀦水以上竅穴之狀激者如水激聲謞者如箭去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下而聲濁宎音杳者深而聲留咬音狡者吠而聲續已上竅聲前者唱于于輕唱也而隨者唱喁音愚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已上風入竅穴之聲泠風則小和小風飄風則大和疾風厲風猛風也濟止也則衆竅爲虛不聞聲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前日不聞任耳也此日不見任

目也試看調調刁刁則林木整齊而不動搖矣子游曰地籟則眾竅上文竅聲是已人籟則比竹簫管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也使其自已出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夫竅異則聲異故曰吹萬不同然有竅而後有聲使風之來自已也咸竅之自取耳如竅而果能有聲也則怒而號之者其果風耶非風耶是必有所以主張之者不謂之天籟不可大知閑閑行所無事小知閒閒人我藩籬大言炎炎精光上燭小言詹詹整齊前後其寐也魂交魂與魄交而為夢其覺也形開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巧於涉世之人也縵音慢者柔人也窖音教者險人也密者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甯大恐縵縵緩散自失其發若機括用計謀如機弩如箭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操縱由我其留如詛盟誓不敢動其守勝之謂也固執已見其殺如秋冬純陰用事以言其日消也天真漸琢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猶溺言載胥及不可挽回其厭也如緘音燕秘也以言其老洫也洫深也言其機心愈老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陽明用事之人一片生意陰謀用事之人一團殺機

陸西星曰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透來此下摹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音摺姚佚音逸啟態樂出虛喜怒哀樂以下等件共十二字人雖如此實不由人如樂出於虛乍作乍止蒸成菌音窘如蒸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卽吹萬不同而莫知其所萌卽怒者其誰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指造化言雖不知其萌然旦暮之間得乎此物之所由以生也非彼無我非造化則我不能自成非我無所取然非我去取他則造化亦不能以自見是亦近矣造化不離已身而不知其所為使是使之者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真宰主張之者眹眹兆也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然造化所行信乎實有之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有情而無形情實也蓋實有而無形象之可見耳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中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數件何者最親厚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最厚者爲私如是皆有爲臣妾互相役爲用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眞君卽眞宰能役百骸九竅而不遞相爲役者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情卽眞君之情眞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眞卽上眞君之眞眞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耳一受其成形受之於造化也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順也其行盡如馳态其所行而奔馳之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不知內重外輕所謂以殊而彈鵲反喪而負薪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涅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終身役役於涉世而不能成出世之功徒然疲役而不知歸根復命吾不哀其死哀其不知歸也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此二句引世俗之言腐儒謂眞人之不死奚益於形化不知俗人皆知愛惜皮毛眞人獨愛惜精神形骸無不化之理而精神有長存之道腐儒之所謂奚益者此其精神之所以日損而待盡也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或口是而心不以爲然猶在半疑半信之間今口言而心然之安其死而樂於趨也始而哀之哀其一人不知歸也既而大哀之哀其倡爲不死奚益之言而率天下人盡不知所歸也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行盡如馳人之芒也其我獨芒此芒字乃天行健君子以自強而不息也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安得不芒於涉世而芒於自強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聞師古不聞師心況成心乎成心乃習染一定之心也隨其成心而師之卽人人自以爲稷契家家自以爲皐陶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卽愚而好自用者

有心師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上文成心是一偏之心也此之未成乎心是併其一偏之見而無之東西南北必莫知所向往矣猶今日適越而以爲昔至安保其不以多歧而迷途也是以無有爲有強不知以爲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萬物原自無中來有中歸無所以名篇齊物今以無爲有物愈不齊故雖行所無事之禹必不能知

夫言非吹也夫言非風聲之比言者有言言者有是非之辨其所言者其所言之是非特未定也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果有言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者耶其未嘗有言耶豈任天之便雖言而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寇將出卵之鳥音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有言而未嘗有言者任天之言也非成心之言也亦似鷇音有音而若無音辨者說也亦有說乎其無說乎蓋任天之音同發音亦與吹等即天籟也

道惡惡音乎隱而有眞僞眞者金丹之正道也僞者三千六百之旁門也眞者自眞僞者自僞而未嘗隱言惡乎隱而有是非夫有道則有言

矣有眞僞則有是非矣是非非言不顯然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是非惡乎隱乎道惡乎往而不存眞是道僞別是一種道故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眞者以眞爲是而非僞則眞存矣言僞者以僞爲是而非眞則僞存矣然是非無定評也故曰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金丹大成而難遇非宿有道氣者必不信旁門小成而易遇稍有貪生之念者往往獲效焉言隱於榮華言所以顯道也未有道而不忘榮者人慕榮華則道喪而言亦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當戰國時儒墨並行儒道以厚爲是而非墨墨道以薄爲是而非儒誰能折衷其是非乎故莊老引而進之於則莫若以明此明字即書經哉生明之明字也丹經之月出庚也欲學長生者未明人道當先明天道以天道與人道合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天上太陰一月一度人間少陰一月一經此二物字指少陰言謂人間之少陰無非與彼太陰合也無非是彼太陰一月一現也自彼則不見每一月少陰大藥將生時精華微露自彼不能自見自知則知之至期

腹內光景如前月一般則大藥生矣惟自己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彼天上之太陰初三日生於庚方則出於是也是亦因彼是字乃人間之少陰亦因太陰一月一度而現一經也彼是方生之說也彼指上文明字月出於庚乃始生明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雖然月出於庚方不知月現丁月盈甲十五日以前皆月方生十六日以後月退辛月消丙月滅乙月晦壬則月方死也然死者生之根前月三十月方死矣來月初一月朔癸矣初三又出庚也非方死方生乎乃藥生之時候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此火候之老嫩有可而不可不可而可之分別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火候之來不惟有老嫩亦有眞僞乃一定之是非也學人惟因一定之是非而是非之不得以偏見而是非之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不由是不由己見也照之於天者卽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亦因是也人道火候之老嫩亦因天道之盈虧不敢妄着已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不差也彼天道也不差固天道矣而天道果不差也以其盈虧有一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天道也此人道也知火候者以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固一是非也不知火候者以天道遠人道邈又一是非也果且有彼是則人非天不因果且無彼是則天自天而人自人矣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彼天道也偶卽耦也月與日爲偶然止可代明而不可並出故曰莫得其偶謂之道樞猶門之有樞杻也門非樞不轉造化非道樞不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卽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知火候而觀天道者必能長生造福亦無窮也不知火候而昧天道者雖有旁門流毒亦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明莫明於日月日月之常明人易知之而月始生明之理非得眞仙口訣安能吞其日精月華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指形也吾欲忘形喻指之非指終涉於形不若自父母未生以前論則形無其形安得有指乎馬物也吾欲忘物喻馬之非馬終着於物不若自萬物未芽以前論則物無其物安得有馬乎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陰符云宇宙在乎手邵堯夫亦云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槃地故曰天地一指也經云萬化生乎身子亦云萬物生於天地曲成不由天地而由盡性參贊之人亦由馬負人向往不由馬而由馭馬之人故曰萬物一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指馬之說可者自可不可者自不可道行之而成若而人也實能掌上起風雲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指馬非口說矣非道行之而成乎物謂之而然人亦信其指馬之說操縱由我矣

惡乎然然於然然吾指馬之說以爲是也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不然吾指馬之說以爲未必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而然其說者多物固有所然也可其說者亦多物固有所可也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至於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理人人咸知其爲實事矣故爲是舉莛橫梁與楹直柱厲醜人與西施美人恢大也恑音詭憰音決怪道通爲一莛楹橫直異材也厲與西施惡美異品也恢恑憰怪坦險異念也然而莛楹終歸於朽腐厲施終歸於白骨恢怪終歸於無何有豈非道通爲一乎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分則有人物之殊而隨有成之之道既成其爲人物卽必有毀之之理凡物有成與毀者以形體而言無成與毀者以道妙而言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復通爲一一卽中庸之不二不二則生物不測豈有成毀乎惟達者知通爲一惟達天德者知縱橫美惡常怪成毀皆通一而無二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庸卽順生人庸常之道吾不用而未嘗不寓諸庸之中不用之中又用之用則變而通之通順爲逆也通則得逆卽成仙之道矣夫此大道皆仙師之所已試者也吾因是而得之丹房器皿便已不用一朝老而復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故謂之大道豈旁門之小術哉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鉏公賦芧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一卽道也豈勞神明而爲者哉今勞神明以爲一則與不一者亦無以異矣狙獮猴也狙公養狙者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三與四合共成七也尚欠三而無十諺云割七補三之術此卽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語亦因是也卽猶是已猶是朝四暮三之術也所以籠落豪傑豪傑亦墮其術中而不覺莊老看天下人之爲名實所牽而易喜易怒者種種皆衆狙類也寓言恐人不悟復明言之笑貪名利者如獮猴之在人舞弄巾任有道之是非而不覺聖人亦未如之何故和之以是非均陶均也休乎天均者聽天之陶均聖人在名實之外是一行若人在名實之中又一行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林希逸曰此固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何嘗有成與虧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工於琴者之鼓琴也師曠工於樂者之枝策擊樂器也惠子工於辯者之據梧凭梧而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有盛名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爲異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誇於人彼非所明而明之人未分曉乃強以我之所見曉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公孫龍曰堅爲石言石不必又言堅白爲馬言白不必又言馬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綸琴絃也昭文之子不能傳昭文之業止能調和其綸而已陸西星曰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昭氏以鼓琴名其子終身彈不成聲師曠憑他聰明其人卻以盲廢枝策而行兩人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卽惠施也極有才辨而以堅白之昧終皆是道虧也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耀上文成與虧就鼓琴枝策與據梧言此無成卽虧也成與不成以知道與不知道言終身不知道倘可謂成乎若我則已知道矣倘不可謂成乎然自謂成者還是無成是物與我皆無成也意者在疑信之間故曰滑疑之耀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透耀則見徹到底矣疑耀指火候而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聖人句承上帶下圖謀也圖此疑耀本庸常而又著明也分明是順則生人逆則生仙之道此理甚庸而人不知用況莫若以明凡三言之而茲曰此之謂以明欲明人道必先明天道當于哉生明哉生魄之理而講求之呂祖云有人問我長生訣遙指天邊月一輪達磨祖師云有人問我西來意水在長江月在天卽以明之旨也今且有言於此言此之謂以明之道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是字指上明字也丹經曰坤與乾爲類織女與牽牛爲類女與男爲類不知其與日月類乎不類乎易經云物以類聚皆丹旨也類中有不類陰陽之分也不類之中實爲類一物各具一陰

陽也知女以男爲類者則知與彼月與日爲類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音扶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始太始也有未始有始更有夫未始有始總之爲無始也非無始之上又有無無始也有有也者太極也有生於無故有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更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總之爲無極也非無極之前又有無無極也太上云天地間凡有形者皆幻也幻則有者俄而無矣然必有主張是者故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說類與不類矣不知人亦知吾之所謂果有謂乎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承上有謂之言議論不凡非人之所狎見狎聞者也大秋毫而小泰山者非秋毫果大而泰山果小也以秋毫有包藏而泰山無包藏也壽殤子而夭彭祖者凡有生則有滅無生則無滅殤子已遊無生之國而彭祖壽止八百非殤子壽而彭祖夭乎天地人稱三才今我既與天地並生則天地不獨壽而我不獨夭人雖萬物中之一物今萬物既與我爲一則萬物非有餘而我非不足此皆莊老躬行實踐之事與天地萬物爲一也何待言哉既已落言詮矣又不能無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無窮雖巧歷不能紀其數適往也以無適有可至於無算況以有適有窮有窮平天地間無有而不歸於無無中能藏萬有故曰無適焉因是已此六字爲一部南華之胚胎有無極而後有太極凡言道者當從無字上起于仙佛皆能因其無以立根淸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故能長生吾儒惟於有上着脚不知有之究竟將安歸乎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

音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人而不可學未始有封畛以域之也亦猶言之未始有常也當戰國時談道者紛紛矣各立門戶自爲標榜有儒墨之是非有諸子百家之是非有金丹大道與旁門邪境之足非有左有右各執一偏之見也有倫有義別有一種道理也有分有辨有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有競有爭人宗一家而不相下也彼自謂之爲八德我乃謂之爲八畛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東西南北上下爲六合仙佛遊於六合之外聖人遊於六合之內其存而不論者經世之人不肯爲出世之語也其論而不議者經世之術不可爲激世之談也春秋經世之書所以代先王之志有議論而無分辨一字之褒貶上至王公下至夷狄而不少假借焉卽道無往而不在未始有封畛之謂也然有分辨之中有不分辨不分辨之中又有分辨皆衆人之

見也而其不見者目在也夫大道不稱名也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音謙大勇不忮大道無名不稱也大辯若訥不言也大仁無親不仁也大廉不讓不嗛也大勇不殺不忮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道惟不稱則不昭矣冥冥無非道若以昭爲道斯道有不到非大道也不言則不辨矣斯無所不及若恃其多言未免數窮非大辨也仁者有時而不必仁若必以仁爲常反不成其仁非大仁也廉者信理不必清若必以清爲廉則不信矣非大廉也勇者以止戈爲武若有忮害之心則勇傷矣非大勇也五者园音形圓之象也而幾向方矣有形迹則露圭角故謂之方道原可方可圓而不拘於一定前五者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忮皆圓如轉環後五者必昭必辨必常必清必忮則向方而不可轉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方者易知非至極也圓則人未必知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以

不言爲辯不道爲道者乎而仁廉勇不待言矣若有能知豈淺衷之所可測哉此之謂天府注不滿而酌不竭眞一粒粟中藏世界半邊鍋內煮乾坤者也而人安知其所自出有道之士養愈厚而鋒不露道益高而神益藏此之謂葆光卽韜晦之意

故昔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天子當陽猶天之有日也今堯欲伐此蓬艾之小國卽日光之不照此三國也天無二日豈有十日乎不知天上無一日無日第十方有雲無雲之異故日光有照不照耳今十方無雲乃十處日並出則萬物皆照矣而況聖人進德於日何獨不照此蓬艾之閒而不釋然於宗膾胥敖也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音霓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物有是與非斯人亦有知不知今併知與不知而相忘則是非混同物我可齊矣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濕寢則腰疾偏死鰌音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蝍蛆音疽蜈蚣也甘好食也帶蛇也鴟音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偏狙音旦以為雌猵狙似猨狗頭其雄喜與雌猨牝牡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祥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血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起居食色人物各異物得其偏人得其正特對物言之耳而以道眼視之必無處之處無味之味無色之色乃為得起居食色之正也自我觀之有仁義則有是非又有是非中之是非不啻如人物起居食色之殽亂也吾惡乎齊之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神全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音互凍也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是非猶其小也死生利害則是非之變凡有起居食色者未有不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也其惟至人乎至人已出有而入無獨以元神而游乎無何有之鄉寒暑不能加風雷不能振淩駕雲氣馳驟日月方且跳出陰陽而又何有生死方且齊乎順逆而又何有乎利害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不着實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言妙道之行惟黃帝耳曾聽之目曾燭之蓋受之於廣成子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其人到妙道尙早子輕易許之見卵而求時夜雞未出卵求其呼更見彈而求鴞亣梟炙方見彈丸求鴞爲炙予嘗爲女妄言之未可作眞語女以妄聽之未可作眞聽奚如何也旁日月旁其生明之理挾宇宙挾其造化之運爲其脗音吻合與日月宇宙不忒置其滑涽置捨也滑涽至暗也以隸相尊隸人至卑也衆人役役小知間間聖人愚芚音屯若無知也參贊也萬歲而一成純卽道德經立天子置三公之意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呂吉甫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避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

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吾心者始足以與此自幼出亡爲弱喪久滯他鄕爲不歸

復圭子曰遊塵垢之外乃出世之事妙道之行乃無欲以觀其妙也妙中有竅必先得其竅者而後可以行妙道軒轅黃帝蓋聽熒於廣成子者也胡今之修道者甫一入門輒謂長生不死不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者乎妄言妄聽

指見卵見彈二事而言奚旁以下則非妄言也汝豈爲妄聽乎若何而旁日月盈虛之理以修身若何而挾宇宙消息之運以善性必與之符契而後已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者須捨丕至暗而後能登高必自卑也猶云脫凡近以遊高明也何衆人日以涉世爲事役役而生者未免役役而死芚草之初芽也聖人愚芚保全其元精元氣元神也萬歲天子也大修行人入丹房而採藥必參贊一主持丹道者奉其命令如天子而後行持有驗不日必有一人成其純陽而得妙道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人人皆蘊蓄此道可仙可佛苦於不自知耳其所悅者止知悅生而不知所以長生惑也其所惡者止知惡死安知喪失其本來而不知歸求其眞吾又惑之惑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音祈生乎此段借麗姬之悔以顯死者之樂而生者之苦非謂死者爲眞樂第形容名利中人皆以起居食色爲樂自有道視之皆塵囂腐臭不可一日處也死且勝之況不死者乎上段以前如曰莫若以明曰道樞曰天府曰妙道曰萬歲而一成純足以金丹而

發明道德皆出世語也所以點化上根之士此段以下如曰悔蘄生曰夢覺曰辨之勝不勝曰景無持操曰周與蝴蝶則必有分是以塵勞而儆醒衆生皆入世語也所以點化中根與下根之士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邱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至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飲酒屬陽哭泣屬陰田獵亦屬陽夢乎陽者必變而爲陰所以哭泣應之也夢乎陰者必變而爲陽所以田獵應之也此不惟陰陽之理亦悲喜之符也夢覺一關千古無人知解被莊老數語喝破文人誦過如看一場戲局非借之以資口談卽藉之以助筆陣信是夢者比肩而覺是夢者有人乎無人乎豈知至人與嬰孩俱在混沌之境孔竅未鑿無覺亦無夢聖人仙佛跳出網籠之外獨清獨醒有覺而無夢狂者志脫凡近而行未逮亦半覺

而半夢今名韁利鎖中人爲造物所愚弄而不悔致後人哀前人復有後後者夢夢相踵一哀去又一哀來哀哀相續吾不知何時而後覺也何人而能覺也宜以其言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人何必親見其面哉凡知解夢覺之理者卽爲遇也旦暮遇之猶所謂見堯於羹見舜於墻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坦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夢覺之說萬世而後方許有知解之人宜當時辯之者紛紛而不屈也若者彼也若勝若不勝我勝我不勝其是非無一定亦猶夢中說夢其或是或非俱是俱非無有知夢覺之解者以人皆在黮黑之夢中也將欲正之於覺者不知若是覺而我是覺也若與我既不可以爲覺則同乎若與我者俱不可以爲正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我與若既在夢中而異乎我與若者未必非夢也惡能正之况同乎我與若者猶然未覺之人也惡能正之不相知不能知夢覺之解也更將何待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萬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夢覺之異同人我各自相負而不肯相下也以其具屬於人也人非天不因至於和之以天倪乃性命之端也必有一定之是不是一定之然不然如謂是不是然不然而無辨也則性命之變化聲色不必待主張之者而自能化聲色有是理耶故知其解者必自性命上索其端倪認得端倪既眞則任其變化曼衍至於窮年吾惟和之以天倪而不變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

義則可不可爲一貫竟者終也猶云究竟也振於無竟即無何有之鄉也故寓諸無竟即逍遙乎寢臥其下也二祖求安心之法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曰覔心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即此旨罔兩問景音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卓然獨立之操守也與音余景音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不能自主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音附蜩翼邪蚹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附行蜩以翼飛而蚹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景待形形待造化亦猶之蛇蚹蜩翼也而其所以然不然吾惡乎知之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音許喜貌然蝴蝶也自喻快也適志得意也與音余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音渠有形貌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音余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爲蝴蝶也蝴蝶之夢爲周與音余恐蝴蝶又以今者之覺爲夢莊周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曩爲夢裏之蝴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此

之謂物化天地不物故能物物天地不化故能化化物尚有化人爲物中之最靈胡爲而不化哉莊老分明以物醒人欲其打破夢覺關頭人夢中能變化者魂與魄交也弟主其變化者魄也魂不能主之耳若有道之士則必先滅魄而後魂昌千變萬化惟我主張人奈何不知滅魄而晝覺夜夢以終身況併其所謂覺者而卒成一大夢也哀哉

復圭子曰俯仰天地孰爲大哉惟空大也空能載天地藏萬有空中有物物中之至大者心也此心超乎天地之上故可以藐萬物包乎天地之外故可以陶萬物南郭子綦似喪其耦無人相也已而吾喪我無我相也不言齊物而先言天籟地籟人籟者物情之不齊也夫大塊噫氣明是天籟也而入大木百圍之竅穴形象不同而竅聲亦異故因地名籟人籟不離比竹天籟屬之吹萬吹者風也萬物非風不生人爲物

中之最靈種種變態之不齊者眞君不存也人苟得乎眞君之情則不師心而自是道惡乎往而不存仰觀天道當察哉生明生魄之理所謂莫若以明也初三月出庚爲方生十八月退辛爲方死此之謂道樞得其樞者居環中以應無窮蓋天地之化育具人指掌萬物之曲成在我手猶我之羈靮以御馬也任天下之可不可然不然而莫不復通爲一任人之各自爲喜怒各自爲是非而莫不聽休乎天均考之未始有物與未始有封之初且無是非安有成虧即工於琴工於樂工於辨者同歸於堅石白馬强辨以終身也猶然無成與虧也故滑疑之耀爲聖人之所圖謀此疑耀在人道爲象罔在

天道爲生明乃火候也女與男爲類無以異於月與日爲類
從有始與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以來而已然矣得其說者一
粒粟中藏世界則秋毫非小而泰山非大無生則無滅故殤
子非天而彭祖非壽其原起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
有之極矣有處不能着力必因無適焉探討其先天之母氣
可與六合以外聖人道難與六合以內聖人言也故止其所
不知卽前之疑耀與道樞是也張祖云任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眞師莫强猜天府者玄牝之別名也天地人物從此而生
亦生仙生佛之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固無滿竭之時亦
無去來之朕可由而不可知當晦而不當露此之謂葆光庸

詎知所謂知之非不知卽言者不知也不知之非知卽知者
不言也人人自以爲得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自道眼視之
有無處之處無味之味不色之色方可與乘雲氣騎日月超
出乎死生利害而遊塵垢之外也此非孟浪之言乃太上無
欲以觀其妙之道是黃帝之所狎聞而狎見者也彼已旁日
月挾宇宙而與造化爲徒矣彼已脫卑暗而登高必自卑矣
人知萬歲成其一純陽也亦知參贊之者誰耶莊老方且視
生死爲一途怪悅惡之喪歸可生可死而必不忍令人生處
於夢中而不覺故以大覺而覺大夢也爾蒙弔詭之號而猶
期萬世後之聖人知其解而旦暮遇之也時人不信而與我

辨甚至於爭勝負爭是非爭邪正而猶不以我夢覺之說爲是爲然也吾將惡乎待哉吾且和之以天倪則仁義禮知之端始乎微芒常卒乎曼衍窮年由之而不盡矣久之而忘寒盡不知年忘年也精義入神忘義也振於無竟言提本無樹也寓諸無竟白雲深處是吾家也罔者無也兩者二也罔兩卽不二矣影無特操待乎形也形端則影端形枉則影枉此其所以然不然也道人去影其莫若去形乎前言舉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恐人不覺又設爲眞夢以覺之蓋蝴蝶之飛無遠志也一入莊周之夢惟知夢中之樂局於夢也儼然覺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爲蝴蝶恐蝴蝶又以今者之覺爲夢莊

周未有知其分也故能分辨莊周與蝴蝶者必知夢覺之解者也此之謂物化胡人不化須魄滅與魂昌而遊無夢之境不將爲西極之化人乎

内篇養生主第三

（夫人一身心爲王四肢百骸皆是臣妾所以供王之役而神又是王之主宰世人凡爲聲色臭味之好皆云所以養生而不知琢喪其主宰實多主既不存臣將安附可見養生非養生也養其養生之主乃爲善養生者也）

吾生也有涯（盡也）而知也無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盡之生逐無盡之筭危也）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又爲知以救之眞大殆也）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緣督以爲經（督督脈也人身有胜督二脈督脈從尾閭後上過三關至泥丸前下與胜脈會至黃庭是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不虧體以辱親養親也全而生全而歸盡年也）

庖丁（庖人名丁）爲文惠君解牛（屠牛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以手用力以身就牛形狀如此）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跪壓也）砉（音翕）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砉然嚮然

騞然皆用刀之聲）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宋舞樂名）乃中經首之會（咸池樂章）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長生不死之道即朝聞道之道）進乎技矣（技自學道中得來以後皆寓言借牛暗合大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見牛之難解）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一見而得其可解之處）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到此時不用目而以神解也）官知止而神欲行（耳目手足爲官止不動也神行默運也）依乎天理（牛身自然之脈理）批大郤（音隙批開也大郤骨節之際）導大窾（音款導引刀而入大窾骨節之空）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肯綮骨肉聯之處筋節所在大軱大骨也言我技精好遊刃於空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砥石）

也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鋒銳也入有閒筋骨之交恢恢乎其有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喻世事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此心泰然也雖然每至於族筋骨結聚處吾見其難爲怵音出然爲戒着心加意視爲止行爲遲停視而遲行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如土崩之易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音疇躇音除躊躇熟思審處也滿志快意也善刀而藏之滿意暗應神遇善刀暗應制折此段喻人處逆境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全無事時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呂吉甫曰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李士表曰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肎是

亦解於無無解耳又曰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已刖足之人爲右師之官是何人也惡乎介也獨足也天與音余其人與音余天生其介抑人則其足而使之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刖足明是人而曰天者一天生時要他獨存一足人之貌有與也天與之形道與之貌必有兩足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人八皆兩足而彼獨足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音卓百步一飲無拘無束何等甚適不蘄不蘄猶不意也畜乎樊中爲人所拘束即無飲啄之慮何如澤中十步百步之樂神雖王不善也神雖居中而王以令衆體然心勞日拙而神瘁不如衆體之逸老聃死寓言人之喪其祖氣秦失弔之弔其失喪祖氣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呂吉甫曰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

（爲不情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何弔之不用情如此）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子子氣也）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母母氣也）彼其所以會之（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不蘄言而言（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蘄哭而哭者（不求哭而哭者自至）是遁天倍情（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非至人則違天矣）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視生死如來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常情以生爲樂而死爲哀是哀樂非內出外入也至人視生死外也哀樂內也外境有變幻而內情無變幻內外之不相及久矣故曰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縣音玄帝天帝也以生爲縣以死爲解又云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窮盡也以薪熾火指薪觀之薪有窮盡而世間之火傳不絕未嘗見其盡窮

內典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語甚精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如死生之如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復圭子曰篇以養生爲名首尾皆寓言養生之事築基以清心爲本故先戒人不可以有涯之僞生而逐無涯之妄念以自取其危殆被褐懷玉而人不知無近名也斬滅三尸而無罪無近刑也督脈乃坐功之起手處自尾閭後上三關至泥丸前與壬脈會而降黃庭緣督以爲經也人能識此內工終身用之而不盡庖廚也丁火也不言解龍解馬爲二物屬陽

也而解牛者坤爲牛也凡言牛指一身之陰也以吾身之陽神而與羣陰神戰用吾之慧劍莫不一一中節始而所見一身莫非陰也三年之後羣陰已剝盡矣不以目視而以神行一身之大關大竅皆迎刃而解無有巨魔與我角者彼旁門小智之士鑄劍不靈卽月更歲更一鋒刃何益哉十地數也九天數也今臣之劍乃得天地之精陰陽之髓鍛鍊而成已解數千陰魔矣此劍益磨益銳萬里誅妖一電光也甯有厚而不入間而阻礙者乎族衆也每至於族乃衆人之不知養生主者吾見其難爲不可以道論也吾以有涯逐無涯之說戒之一行一止欲以吾之慧劍而解族人奈族人不受解吾

劍徒委之於地猶然四顧躊躇而有望於人不得已乃善刀而藏之不復言養生也文惠君因言技而悟道易悟也哉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介一足耳喻言人之琢喪其四端者是無足之人不能行也澤雉飲啄自如一入樊中喻人在名利樊籠神思甚苦不如散人之逍遙神雖居中而王亦多勞瘁不如百體之逸也天地篇云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父老聃乃衆父父也老聃死喻言人自喪其先天之祖氣也子是子氣在我母是母氣在彼哭衆人不知以彼先天之母氣而伏吾身之子氣也似亦言乎不得不言哭乎不得不哭蓋人生受於天陰陽之患爲天刑忘其所受性命之本來雖欲遁天

刑惡可得哉何也天下惟忘死生者乃可以出死生亦惟出死生者乃能無哀樂人生於世不知跳出陰陽之樊籠者皆木强人也其綫索皆懸於天帝之手提之則生不提則死哀樂不能入之人造化不能拘天帝亦爲解其懸而壽與天齊矣火氣也火附於薪而無盡期不可謂此火非彼火人一氣也氣必寄於形凡人也人之傳子孫者特傳氣耳形以傳形不可謂祖父之神爲子孫之神形如薪而有盡神如火而可傳故仙人傳神不傳形蓋悟薪者形也火者神也養形者養生也是留薪也養神者養其養生之主也是留火也仙佛之長存特得天地之眞火如日月之常懸耳

弄丸子曰莊子所謂丁者日之光也刀者月初得日之光以象偃月刀也牛者亥位上十月坤卦爲牛也十一月變一陽解成復卦而牛受一刃十二月變二陽解成臨卦而牛受二刃正月變三陽解成泰卦而牛受三刃二月變四陽解成大壯卦而牛受四刃三月變五陽解成夬卦而牛受五刃四月變六陽解成乾卦而牛受六刃皆上弦之刃也　五月變一陰是牛受七刃解成姤卦六月變二陰是牛受八刃解成遯卦七月變三陰是牛受九刃解成否卦八月變四陰是牛受十刃解成觀卦九月變五陰是牛受十一刃解成剝卦十月變六陰是牛受十二刃解完復成坤卦此屠牛坦一朝而解

十二年之說也解盡其道圓成無復解矣　又何以謂之十九年十者地之數九者天之數故復卦在子以至於乾巳皆謂九也姤卦在午以至於坤亥皆謂十也是以十合其九循環一年故曰十九也海陽有弄丸子諱程易明先生甚精於易纂予問易焉先生曰學易必要觀象得象斯得意得意斯忘言也予唯唯而退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世間人皆以世間爲樂而不知其遊於苦海之中不知回頭永無到岸之期南華本出世之書也而此篇曰人間世者欲人透人世間事乃能出人間世爾仙詩云一局着殘人事省七弦彈破世間空即此意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輒也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野無青草民其無如矣無所之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不必治也亂國就之治其亂也醫門多疾就而求治也願以所聞思其則則法則也思其處之之法庶幾其國有瘳音抽愈也乎仲尼曰譆音熙若殆往而刑耳殆幾也幾於往而就戮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顏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

人有其具然後以應物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暴白人之行以救人且若汝也亦知夫德之所蕩滌除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纔求名則喪德知出乎爭纔用知則起爭名也者相軋音乙傾奪也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保身處世之行且德厚信矼音江愨實貌未達人氣不識人之性氣名聞不爭雖名望高人不與我爭未達人心不識人之心事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暴白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必謂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菑人者人必反菑之人謂我與彼爭名而反害我若殆爲人菑夫汝殆往而爲人所害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而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今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必將乘汝之輕身

而以智巧鬬汝求勝於汝而目將熒之汝爲其所困則目眩而色將平之色靡求平口將營之口營營自解釋容將形之足恭也心且成之順成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彼將鬬捷而汝順從之不暇則捷者愈捷是以水救水火救火也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益多長其惡也始順成之而終不知所止極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交淺而言深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所謂殆往而刑者以此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音羽拊人人指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傴拊憐愛之也上不愛民而我愛之是逆君暴虐之性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音濟陷也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音戶國名國爲虛厲國爲邱墟死爲厲鬼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其拂上之情實是皆求名實者也好善之名拂上之實而獨不聞之乎名實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好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勝他故與衆攻之而汝乃空手而往化哉雖然若必有以也汝欲往必有所恃嘗以語我來試言之於我顏回曰端而虛外端肅內謙虛勉而一矜持其志純一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甚不可夫以陽爲充孔揚衞君得志滿盈爲充盛甚揚彊禦之色采色不定忽敬忽怠忽喜忽怒常人之所不違畏順之也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容與快暢也觀人之所感於我者而不違我因求以快暢其心欲人逢其惡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紫子欲以大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訾卽端虛而勉一外合於內而不可訾議其庸詎可乎言不可用此以化人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合德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我也皆天之所子皆天之所生而無分別而獨以己言蘄音祈求也乎而人善之蘄

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一不喪天之本然）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與人爲伍）擎（音檠執苟也）跽（音計長跪也）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不反菑之）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聖人之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疊謂汝事目方法太多終是不安）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罪則無矣化則未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音蒿）天不宜（汝道有此三術而爲之甚易耶第未免於師心與自然之皡天不相似）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純一不雜）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陳詳道曰有思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符天符也亦道家火符之符順其自然暗與之合也聽之以氣則廣大流通用形而非用於形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合氣合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聆教）實自回也得使（聆教也）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謂樊籠世網也）而無感其名（不爲虛名所動）入則鳴（可與言而言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

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言無門無毒不開一門不發一藥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一宅不二法門也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洪鐘無聲叩之乃有聲也即以無事爲眞宅有爲爲應迹也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覩不聽官知止而絕迹猶爲易也內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神欲行而無行地豈不難哉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非僞乎爲天使者海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童子面前人非難以僞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世儒止知名無翼而長飛不知乃圭入口羽翰自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止知自明誠謂之教不知大道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也瞻彼闋音缺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人之有知者以知眞實其心則無缺無缺則不虛矣惟無知之知如明鏡止水中無一物任外物之來而無不畢照亦猶室之闋而虛虛則生明而容光必照虛室生白即丹經之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也吉祥止止即丹經之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此止與儒知止之止不同乃元精元氣元神打成一片即丹家之神室也而不能止其處者即終日打坐而元神不在腔子裏謂之坐馳耳惟至人有耳目之形而無耳目之情不通於外而通於內化耳目爲精神化心知爲虛朙万且幽可以役鬼神胡朙而不能攝羣情哉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衆人也焉者乎此道不惟可以感召神人且可以範圍萬物樞紐帝王而況其下者乎葉音攝公子高沈諸梁字子高葉邑宰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禮貌雖隆情意疏慢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慄即戰慄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鮮不言以懽洽方得成事若不成敗事則必有人道之患刑罰也事若成勞心成事則必有陰陽之患疾病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

吾食也執麤音粗而不臧美也爨音鼠無欲清之人爨下事簡無欲清涼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音余受出使之命喜懼交戰於胸中五臟結成冰炭矣吾未至乎事之情未親見其行事之實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兩患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不能勝任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經大法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當爲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往也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有順逆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有險夷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事心如事君父哀樂不易施乎前施移也時有哀樂而此心不移於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

所不得已義命所在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孝至忠盛行入世之事也不知悅生惡死則行出世之道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本國則必相靡順也以信遠鄰國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假使以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之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過也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不信也莫則傳言者殃兩邊皆歸咎於傳言故法言曰傳其常情庸言也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上止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全自全也以兩國喜怒不生而安於無事也且以巧鬭力者戲相摶者始乎陽任其自然常卒乎陰便用機械此下教以事當愼始蓋以善始者未必能善終況始不善乎泰至則多奇巧戲太甚則有過當處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初筵秩秩常卒乎亂載號載呶泰至

則多奇樂（太甚則生情以爲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鄙詐生焉）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始以苟簡從事其終必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言者風波也（夫水有風則波生人有言議論風生故日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人無行無得亦無喪而人有行則得名者少而喪名者多故日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大凡禍福皆言語以爲階故日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之主與名異名雖喪也而實猶存實一喪也不惟賓不至而主亦剝牀以膚矣）故忿設無由（忿設之言多無根由）巧言偏辭（花巧之言止見一偏）獸死不擇音氣息茀（音拂）然於是竝（音竝）生心厲（夫無情之言譬之野獸蹴之窮地則和音轉而爲暴音氣息拂然且生疵）厲之心以應之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夫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尅者尅剝也核者綜覈也至極也尅核太極是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人亦以不肖之心應之人情也亦物理也涉世者熟思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於此猶不加省改而尚莫知其然也）

則禍患之來莫知其所終故法言曰（引書就奉使事上說）無遷令（不改遷君命）無勸成（不勸人成事不擔利害也）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纔有過度念頭求益其事而遷令勸成則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兩君相好非一日可成）惡成不及改（夫言者風波也風波易以作惡行者實喪也實喪易以成惡）可不慎與（音余慎言慎行也）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陸西星日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遊心於無物之天託於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吾心之中正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必過度加益以報命於君耶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以聽莫之爲而爲之天莫之致而致之命此豈人臣之所易能者哉）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聵）而問於蘧伯玉（名瑗）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監）與之爲無方（縱其敗度）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以矩矱繩之）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言足以飾非智足以詎諫）若然者（如此之人）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君子求諸己形

莫若就心莫若和平易近人使人皆可親形就也涯岸不立渾然一團元氣心和也雖然之二

者有患猶覺有患害就不欲入温而理也和不欲出内文明而外柔順也形就而入

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音厥自占諂臣媚子往往形就而入四者只是顚危而不扶持將與彼俱亡之意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和而至於出則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與之爲嬰兒至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嬰兒無知識也亦與姑順之詞彼且爲無町音挺畦音攜亦與之爲無町畦無町畦以圍無町畦喻人之無準繩也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無崖流蕩忘返之意達之入於無疵言彼放蕩不撿我且陽爲承順陰乘其覺悟處一加點化便躍然無疵矣汝不知夫螳螂乎連發三喻欲使量敵而進無犯怒心無伐美才然後無道之儲可傳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幾於危身昔楚莊王見車前有一蟲怒臂以當其車問曰此何蟲也左右曰此螳螂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退莊王曰吾當避之以爲勇敢者勸後天下之壯士聞風因聚於其庭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順其情也故其殺者逆也乃至於爲虎所殺者逆其情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矢屎也以蜄音臏灰泥器盛音成溺適有蚊虻愛馬之至適見蚊虻噬之僕御者緣而拊之卒然搏之出馬不意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致馬驚怒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之飾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愼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音歷社樹其大

蔽牛絜之百圍（絜束量度也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其高臨山十仞（四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足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棄材）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音瞞津液暗出樠樠然）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天下之木多以文見伐）夫柤（音查）梨橘柚果蓏（音裸木實草實）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材能也）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音剖）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弟子厭觀幾乎不免於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不剝則辱）且也若與予也（若指匠石予櫟木自指）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汝奈何以物相識）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言彰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此木志趣既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閉口勿言）彼亦直寄（直寄寓於社耳）焉以為不知己者詬（音后）厲也（罵而辱之）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義理也）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音庇）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舐）其葉則

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言狂如病酒也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因是以知神人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因人不壞而天獨存也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音秋柏桑其拱兩手所圍把一手所据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所以棲戲猴猿者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大家之麗棟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棺之全邊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古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又一說謂以人爲巫祝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以此三者爲不祥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不知神人乃以此無用爲大祥也支離支體不全貌疏者頤音移隱於齊脊曲之狀齊臍也肩高

於頂頸縮之狀會音噲撮指天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管在上五臟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兩髀音陛爲脅髀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之狀也挫鍼音針縫衣治繲音解浣衣足以餬口鼓筴音策以箕播米也播精足以食音食十人上徵求也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徵不及之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不及之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無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成功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全生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能有爲也福輕乎羽全生福也莫之知載禍重乎地

傷生禍也莫之知避福輕於羽殆易於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何必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二句忘己狥物之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二句衒美求用之喻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世間事也胡世間人知之無用之用出世事也非出世之人不能知亦不能言篇內言虛結尾言無虛無二字丹經萬卷不能外焉此莊老學問之大頭腦處世儒惡知南華爲丹經之主乎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全以出世爲主自古出世之人必先看得人間世之事透然後能斬釘截鐵以爲出世之舉故此篇復以入世之事而寓出世之旨凡所云顏回仲尼顏闔伯玉楚狂皆莊老以已意而託爲其人之言令人之信從也顏回不往治國而往衞國行獨之君以救衞民此亦人間情也而未得人間道也故夫子教之以道不欲雜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治人不外以已之德與知而治之設有相爭與相軋之事則人不治而祗以召菑矣當知行獨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其天性也仁義繩墨之言適拂其慾雖暴戾之情非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乎故桀紂假好名之說以殺其臣堯禹假用兵之威以求名實而猶不勝回將何所恃乎所恃者端而虛耳終不能化衞君甚揚之色所恃者勉而一耳終不能格衞君容與之心卽能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與古爲徒僅免刑焉而欲

以化人不能也其惟心齋乎若而人也耳目化而心思亦化
所謂煉精還氣也故以氣聽至心 止於符則煉氣還神煉神
還虛矣虛則六通四闢任物之來而待之無所隔礙天下惟
虛能載物而道又集虛故含虛別無心齋矣絕迹猶為人使
以有翼飛有知知也無行地則純為天使以無翼飛無知知
也人身有神室即瞻彼闋者之虛 室也實則不祥而背凡夫
也虛則吉祥而明仙佛也吉祥止 止止於虛也所謂白雲朝
頂上甘露灑須彌也鬼神且不能出其範圍又何論君之不
可化哉顏子上根利器故教之以出世之道葉公則下根鈍
器日以涉世為事者也其使於齊供職可免人道之患欲跳

出陰陽之外以免其患則難與言矣謂子之事親不可解臣
之事君無所逃自事其心者齊死生忘好惡視奉使第供職
之一事非揣情不可也人情不外於喜怒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兩主喜怒無由生而使者不難成命而返何今之使
者非以巧鬬即以力鬬亦猶飲酒者始治而卒亂也人能察
始簡畢巨之理無為風波之言無為實喪之行無致人之危
如追窮獸無竭人之情以激不肖況為使亦有成法奉君命
如奉尺璧無遷令也任詞命不任利害無勸成也甯將兩君
相好之命不將兩君啟釁之詞非 止慎於為使之道亦以養
吾心中正之理欲免人道之患當出此乎至於莫之致而致

則有大司命在此其難者人不能爲也顏闔之傅衛太子止慮保身之無策不知無方有方之未盡道故夫子示之以正身而其運用之妙曰形莫若就可方可圓也曰心莫若和無彼無我也曰就不欲入磨不磷而涅不淄也曰和不欲出神潛移而迹渾樸也此豈矯世以鎮俗哉不過欲與天下相安於無知識無封畛無涯岸則善矣又何瑕疵之可議哉言螳螂所以喩美才之當惜言養虎所以喩民情之當順言愛馬所以喩小不忍以失大謀曰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雖是頂愛馬說言外便含人止知世內之樂而不知世外無名實無生死虛以待物其樂無極虛以生白其神莫測此陰陽外之

人非陰陽所能害也然欲全神必自全形始彼櫟社商邱之木俱以不材而保其生支離疏以不全而養其身又況支離其德者埋名韜光不表見於世而精神完固又何如也未又託爲楚狂闢禍福之門指截避之路傷世人顚倒其行以取種種罪愆祇自冠自煎耳自伐自割耳彼山木膏火桂漆猶其小也胡世人知有用之用爲天下利不知無用之用不爲身害也人盡世間人也人盡埋沒於名利而不思爲出世之計也哀哉

內篇德充符第五

道家以修德爲根本養氣鍊形爲築基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雖有修德之根本矣天刑之安可解是德尚未充卽爲才不全而不能德不形也其惟哀駘它乎丈夫與之處以下是寓言得藥得丹之術卽爲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此人乃爲知爲孽四句下德有爲之聖人不能爲不謀惡用知四句上德無爲之聖人也及其成功下德亦與上德同歸德充於內而道氣符於外也至末曰天選子之形子徒以堅白鳴是惠子有愧德充於內安望其道氣符於外哉

魯有兀當作介獨足人也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受魯國之弟子半於夫子也立不教坐不議卽夫子予欲無言無行不與之教虛而往虛心往求教實而歸實有所得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文體不完爲無形元神完固爲心成是何

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指王駘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何但也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字法勝也先生其與庸常人也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常人以死生爲大變至人視死生如晝夜而心不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人失物謂之遺天地覆墜言天之覆墜遺於地也天地自覆墜我心自不覆墜何會與之俱遺哉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人之生也謂之假爾面目借爾形骸夫人至無假之時形喪而神亦遷至人視無假如解脫而神長存不與之俱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造者造無爲有化者化有爲無命物各有命也至人視命物雖化而我自有不化者以有主在也守其宗者守吾之元神眞君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人以異心起見卽肝膽可以爲楚越

況其遠者乎亦猶父子如路人同舟如胡越之謂也人只同心起見雖萬物與我爲一體況其近者乎亦猶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謂**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若然者既視萬物爲一則吾身亦一矣耳目可互爲視聽是不知其所宜也遊心乎德之和則不以耳聽而以心聽不以目視而以心視所謂聽其所聽不聽其所不聽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有一有不一則有得亦有喪物視其所一卽萬物各具一太極之一我非獨得而人非獨喪指守其宗而言也眞君既存則百體爲微土無往而不在視喪足如遺土猶勿遺也**常季曰**

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勝也**之哉**彼指王駘知守宗而得心亦不過得人之常心耳人何爲而稱彼爲最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守宗之心定心也夫人之心動心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松柏得地正氣舜得天之正命**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正性卽守宗也守宗卽保始也非有天德之剛者必不能長守不失正如不懼之實一人雄入於九軍有進而無退**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一將求功名而自要於君者猶若是而不憚生死**而況官天地**以無形君有形故天地可作我之官**府萬物**以無物藏萬物故萬物爲我之府庫**直寓六骸象耳目**首身雙手雙足爲六骸寓寄寓也直寄寓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爲象取象於聰明也**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郭象曰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宜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假合彼王駘也乃得道之人彼且擇日而升於假合之上人則從是而學其道彼何嘗肯以教人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以同坐出入為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子見執政（子產自稱）而不違（不避也）子齊（字法並也）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指伯昏無人之地）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乃論德則論勢位矣）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其見）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齊執政之言）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兀也）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其自量）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自陳其過以足為不當亡者眾人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不狀其過以足為不當存者鮮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音構）中（喻天下之微倖行險者）中央者中地也（中央的之中也羿所必中之地）然而不中者命也（然而有不中者幸免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見至人之知命遣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反（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邪抑我能自反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形骸）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不亦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乎）子產蹵然（不安貌）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謦之之詞）魯有兀者叔山（字也）無趾（無足趾遂以為稱）踵（無趾故踵行）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兀也）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不能復全其足）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於足者眞君是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不擇人而覆之也)地無不載(不擇人而載之也)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音祈)以諔(音叔)詭幻怪之名聞(以爲善救惡爲求非常之名)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皆刑具)邪(聖人無名故以名聞爲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指孔子)以死生爲一條(末始有生孰名爲死)以可不可爲一貫者(本來無可安得有不可)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陸西星曰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謂一定而不可易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衞有惡人焉(醜貌人也)曰哀駘(音臺)它(音陀)(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以下皆寓言採藥採丹)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先也)者也常和(應也)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字法月圓滿之意)人之腹又以惡(醜貌)駭天下和而不唱(不能自事)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且而雌雄合乎前(人事勝負皆來質成)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主也)而寡人傳國焉(委之國政)悶(音門)然而後應(無意而答)氾(音泛)而若辭寡人醜乎(自愧)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卹（字法憂也）焉若有亡（如有失）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是何等人而使人愛戀若此）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音豚）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瞬）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以爲日之瞬不見己也）不得類焉爾（形之僵不類己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有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眞可愛則哀駘它之可愛者必有在矣）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音殺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若戰而死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翣乃喪禮通用非專飾武）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所愛屨者爲足故耳刖者之屨則無可愛）皆無其本矣（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無本者無所用有本者斯可用則它之可用者必有在矣）而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又設喩採擇嬪御不翦不穿其全形也于以垂至尊之眄）取（音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新娶妻之人不服役以胼胝其手足恐無以結新昏之懽）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

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天之降才渾全己之成德不炫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事情之變態天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如環無端）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有一定之則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故不足以滑（音骨）和不可入於靈府（滑汩沒也和卽發而皆中節之和靈府卽靈臺精神之宅也誠知其未始有始而先天之本體又何至滑沒吾之太和於靈府也耶）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而不失於物議兌卽道德經塞兌之兌兌爲口）使日夜無郤（音隙與日俱新）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常人不畏物議一隙之中皆秋冬肅殺氣象與接爲搆日以心鬬者也彼則心中日夜無一隙而非春生卽接搆亦四時皆生意在吾心乃爲太和不滑沒於靈府者也）是之

謂才全此箇和德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才全才全者不以外物動其心德不形者德盛而人自化耳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萬物取準則焉內保之平則內能自保而外不蕩也停則外不搖蕩德者成和之修也水之平猶德之和全此性中和德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隨物見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法也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闉音因曲跛也跂音企支離形不全貌無脤音辰無脣也說音稅衞靈公靈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視全人反不如之其脰音豆頸也肩肩細小貌甕盎音盎大癭之狀大癭音影說音稅齊桓公桓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愛其德長而形有所忘而忘其形短人不忘其所忘形也而忘其所不忘德也此謂誠忘所當忘者形也所不當忘者德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心有所遊而知爲孽以用智爲萌約爲膠以拘禮爲固德爲接以德惠爲應接工爲商以技能爲行貨聖人不謀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斲質任自然惡用膠無喪渾然全具惡用德不貨深藏若虛惡用商碧虛云蟯蜋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四者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天食也鬻養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爲也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類聚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是非付之於物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陸西星曰

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謷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以人之形色相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卽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人爲增益於所生之外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謂人有情欲之感因託以有身今不益生何以有此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惡者人神主之也身者藏精之府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所謂滅

動心不滅照心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今子外乎子之神則不能抱神以靜矣勞乎子之精則不能無搖女精矣槁梧琴瑟也瞑睡也以外神勞精之人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雖日有人之情猶然人也內傷其身實多矣天選子之形聰明智慧獨加厚於子子不能以德充符而欲以堅白鳴豈能磨不磷而涅不緇也哉

此篇以德爲內而形爲外形可忘也德不可忘也德以守宗保始爲本靈府乃藏神會精之所卽人之神室而爲守宗保始之處也凡養德者必自此始德既充盛於內自然效驗符合於外而天地爲吾之官萬物爲吾府庫矣首言魯有兀者王駘以爲人當忘形之喻彼之所不全者形也而其所全者神也故從之遊者得其不言之教心成之道凡人視死生爲

大變神人則視死生爲旦暮彼自變遷也我自有不變不遷
者在任命物之化而吾守其宗耳卽丹經養其無象象故常
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也膽附於肝肝司謀慮膽司決斷內
無宗主者肝膽且不供職何啻如楚越乎能守其宗者視萬
物與我爲一若而人也耳目互宜遊心和德得失渾然又安
知有足之喪水惟止故可以爲物之鑑人亦惟宗厥止者可
以止衆止松柏以得所止而冬夏青青舜以止於正而窮通
一轍非保其未始有始之故我者不能守其宗矣勇士之所
保者氣也而猶以一氣冠三軍況至人之所全者神也先有
吾身後有天故天地可官無物之中而萬物森然故萬物可

府足雖喪而心不死前曰審乎無假假者形也此曰擇日登
假則直超乎地水火風之上矣次引申屠嘉之兀與執政並
行並坐論德不論形也子產責其不各行各止見勢不見德
也鑑以止能鑑人之形不能鑑人之德則申屠嘉爲可鄙賢
人取人以德不以貌則申屠嘉又當物色之矣況足之存亡
不知者以爲吾過乎知之者以爲命實司之豈惟一足凡名
實之遂得者以爲巧手達者以爲羿彀遊其彀者必爲羿所
中然而有中有不中者非其智得也命通也吾聞德內也形
骸外也外內之不相及久矣遺內而索外賢者固如此乎又
引兀者叔山無趾以爲全形不如全德之喻令人之尊生尊

其形骸也孰知無趾之來猶有尊於足者存尊德性也非尊形骸也其求全者大矣天地猶不擇人而覆載夫子可擇人而教誨乎嗟夫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夫子也故欲以諔詭幻怪之名聞爲名之所桎梏也凡在桎梏之中者悅生一心惡死又一心不知生從何方來死向何方去能悟來時踪始識去時路死生原一條也以可爲是必以不可爲非不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中有不可不可中有可可不可原一貫也釋氏云舍惡送何去取善令誰守本此庶不爲名聞所縛乎

哀駘它至末乃玄門入室採藥之喻丈夫思而不能去願與

彼爲侶伴也婦人甘爲妾金愛木慈仁木愛金順義也不爲唱而爲和惟主持丹道者之言是聽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同爲入室之侶伴者皆得藥而長生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未學道時腹內空虛既入室後虛其心實其腹也且而雌雄合乎前者孤陰不生孤陽不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㹠子不食死母愛其神而不愛其形也喻人止知食後天之母血而不知食先天之母氣也戰而死者喻旁門採戰者之喪生也刖足之履無爲愛之喻無德者卽知採取之法必不能得藥猶無足之人不能行也爲天子喻主持丹道者不翦不穿喻入室之御女未瑯未琢渾然一先天也取妻者取

鼎也止於外者不得與之見也不得復使者不得別役以勞其神也採藥尚為全形而全德則全神事也又有進於此者矣築基鍊己結胎脫胎咸宜謂之才全被褐懷玉謂之德不形若而人也任世態之變遷歲序之更代而吾靈府之太和不變不代豫通於彼而不失其西方之兌氣兌為少女為毀折有黃婆以監守之使兌女不走失日夜而無郤也不與之接是冬藏也接則與物為春以彼先天之母氣伏吾後天之子氣採藥得丹莫不有時所謂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水峻則流平則停人所取準焉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彼以成和為修物以

不能離為德不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哀駘它足以當之

衛靈齊桓悅支離大癭而不足全人者以全人特全其形而神不全也以為人當忘不當忘之喻遊心遊也聖人有所遊五句取坎塡離後天之聖人也以築基之知為孽同件之約為膠眞邑不邑之德為接法財兩備之工為商聖人不謀四句乃童眞修鍊先天之聖人也不必穿鑿惡用知未嘗斲削惡用膠原無喪失惡用德不必法財惡用商四者先天之母氣原存謂之天食又惡用借後天以還先天哉若後天之聖人則不然有人之形形若槁木也無人之情心若死灰也故

有類聚而無是非所以用後天而還先天今惠子徒知益生
為有身不能慎汝外閉汝内反以好惡傷其生精神營營終
日不宵德不充於内而欲以堅白鳴於外可乎哉

內篇大宗師第六

為學日益師知也人各一宗師也為道日損師不知也天下之大宗師也故能一水火一生死一其不一而與天為徒其學問從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得來其工夫從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體黜聰明養定乃入而歸於天知而還於不知天地不能貧我司命不能限我豈非大宗師而為天下萬世之取宗哉

知天之所為自然也知人之所為者至矣以人合天然後天人兩盡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元精元氣元神是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鍊精鍊氣鍊神知之所知者神也至於不知之所以神而不神者性也鍊神須鍊不神神養而俟之不知之處難於着力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終天年而不夭特順之耳止可謂知之盛而不可謂眞知雖然有患猶有病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夫說知天知人者未必其果知也直待終其天年之後而後定其知不知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天非人不因所謂人之非天乎人非天不成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人全生之人也眞知識全生之道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幽僻靜室一二侶伴可以全眞不以其寡而逆之不雄成豪門貴人以勢力求道吾亦不畏其雄而成就之不謩士謩音模惟眞人與眞儒而後學通天地人士則尋常之士也與之言全眞之道必不信故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道若不成聽其在天而弗悔道若當而成與人共得其得而不獨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登升也維摩經以地水火風為假合若而人也出聖入神而升於地水火風上之大道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一呼一吸為一息踵腳底心湧泉穴是也凡人以口鼻呼吸為一息故曰其息以喉眞人之呼吸則自湧泉穴起蘆芽穿膝後過尾閭通三關至泥丸下重樓至黃庭為一息故曰眞人之息

以踵與口鼻之呼吸較覺其息深深吾自方上得於至人不敢秘焉屈服者其嗌（音益）言若哇（音蛙）

（以踵息之理而與衆人言之欲屈服其心彼必不服常多嗌言口舌以支吾人若蛙鳴也）其耆（音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天人理欲遞爲消長蛙鳴之人純是一團嗜欲埋沒了這天機與之語踵息之道彼必不信此機字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之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欣喜也）其入不距（音巨逆也）翛（音肅）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

始（必窮性命之始）不求其所終（不敢與造物爭衡）受而喜之（愛性命如金璧）忘而復之

（以後天而還先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音沿）道不以人助天（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性故不爲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

（志於道也）其容寂（神凝不動）其顙頯（音瑰廣大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初學用殺機以滅魄似秋道成滿腔生意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此即其神）

（凝使物不疵厲之意極至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殺之不怨）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利之不庸）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與過化存神之聖人異）有親非仁也（至仁無恩）天時非賢也（聽時之自然而不能易否爲泰）利

害不通非君子也（不通利害倚伏之機何以爲君子）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若求名則失實矣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常人喪眞而亡身爲造化所役也若亡身而眞不亡豈爲造化所役乎）若狐不偕（下聖人一等）務光（讓國自沈）伯夷叔齊（扣馬餓死）

箕子（被髮請囚）胥餘紀他申徒狄（三人無可考）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狥人狥彼傷我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義則大公而又不朋黨）若不足而不承（不足則若虛而又不奉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寓爲圓通毋爲堅滯）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邴乎其似喜乎

心曠神怡也崔乎其不得已乎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也粹然見於面也與乎止我德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音懣乎忘其言也眞人韜光養晦不令人識故佯爲顛狂之狀有時乎大叫大罵似世間一厲人也有時乎縱恣自如不受凡人之制約也有時乎不視不聽似與世人絕也有時乎自塞其兌養氣忘言守也以刑爲體先鑄劍也以禮爲翼養其刀圭也以知爲識鍊己得藥得丹各有其時以德爲循三千功八百行皆是德也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劍成先斬三尸後斬天魔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欲刀圭入口而羽翰自生者必先盡人道之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學道工夫既已知之不得先時亦不得後時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呂祖云知學道之人而無德如無足之人不能行也有德而循之以入道者如與有足之人行至於邱坦然平易自有不疾不

徐者在不知之人以爲勤行也故其好之也一一者道也卽金丹也眞人惟好此而已其弗好之也一凡人之所不好者亦此一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得此大道之一則凡萬有不齊皆不能越此一之範圍眞人登天下地貫金石入水火俱無所礙豈非一其所不一乎一其一與天爲徒純陽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半陰半陽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眞人純陽與天爲徒戰退羣陰豈有陰陽相半人與人爲徒者與之角乎故日天與人不相勝也死生命也氣數之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如旦之必夜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着一毫人力不得物之常情耳若眞人則造化在我豈有不得與乎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父生其身無不愛之天大父也凡人皆知以天爲父而愛其身而不知身卑也尤有卓於身者神也非身也可不思所以愛之乎愛神須滅魄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君安其身無不賴之事君當忠也夫人猶知以死報之而不知君外也尤有切於我者非君也

乃眞君也可不思所以死之乎心死則神活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吁以濕相

濡音儒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湖先以魚之不足於水者而相愛孰若有餘於水而相忘下文有是非毀譽不如忘是非毀譽皆所以起下善吾生二句之意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

忘而化其道釋氏大道無難惟嫌揀擇本此意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分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形生老死皆我也載勞佚息非我也造化主之也凡人惟聽造化不能善吾生所以不能善吾死若眞人則生不徒生有養生之術爲善吾生死不徒死有死心之道爲善吾死心死則神活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物之大者莫過於舟形之大者莫過於山壑澤能藏之而不能守之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卽沖虛經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之謂也夫天地間有有力之力人也所負能幾何有無力之力虛空是

也力能負山川亦能移山川非心通造化者孰敢言之哉藏小大有宜藏者出機猶有所遯遯者入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大以藏小小以藏大物各有宜有所藏必有所遯者理也夫藏天下於天下孰藏之哉虛空藏之也今之天下猶昔之天下今之人物非昔之人物豈非遯其所藏哉而人不得其所以然物之恆情大抵然矣特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一犯人之形喜其得以爲人便思所以順適其形者千變萬化無所不至止知爲樂之計而不思爲脫形骸之計何耶故聖人

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適日遊日不得遯形神相守故日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

之所待乎聖人始以形藏神繼以神化形故自夭至老自始至終無不善也人猶效之以爲師而況大宗師爲萬物之樞紐而一化之所待命者不思是則是效耶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從前未說道字到此方提起說大宗師也動為情符為信無為自然也無形無迹也可傳口得而言之不可受手不可得而探之可得心可得而有之不可見目不可得而視之自本自根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有無極而後有太極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鬼陰之精也得此道而後顯帝陽之宰也得此道而後靈非神鬼神帝乎混沌未鑿陰含陽也天得此道以生於子地得此道以生於丑開闢以後陽分陰也非生天生地乎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凡物言高言深必有高深之盡處此道獨高無其高而深無其深凡物言久言老必有久老之數存焉而道獨久無其久而老無其老

狶音喜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狶韋氏古之帝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襲繼也世爵子繼父職謂之襲伏羲得之以襲此道之母氣而長存矣維四維斗斗星得之終古不忒不易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晦其明堪坏音胚崑崙山神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清泠傳云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肩吾泰山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軒轅氏也鑄九鼎成之日上升顓頊音旭得之以處玄宮帝高陽氏也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禺音愚強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神名手足乘兩龍靈龜為之使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西方仙貌美山海經云人面獸身未必然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姓錢名鏗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說高宗賢相東維在箕斗間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騎箕尾為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狶韋氏以下十三句得之得此道即大宗師也見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聖賢不得不可以為仙眞聖賢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音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音烏可猶言不可子非其人也非學道之人也夫卜梁倚音錡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聖人卽神仙才卽財也道卽神仙之道富人有志於長生是有聖人之財而不知長生之法是無聖人之道也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得藥得丹非財不可女偊知有其道而無其財是貧而聞道倘得外護故欲得卜梁倚而教之則彼我皆可以入矣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卜梁倚有學道之器故有其貲斧輒爲有聖人才設彼無其財我卽有其道彼亦難與入聖矣已得爲道不得倚爲法也惟我抱聖人之道教彼有聖人之財者是爲法財兩用同與入聖易易矣甚吾猶守而告之卜梁倚有其財而無道故守而待以告之傳其聖之道也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富貴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交接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七九皆天之數也天爲太虛

一物不着故云守之三日七日九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物外生也天下疎也物則漸近矣生則又切近之至者也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又難之難非得大道之宗師者不能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頓悟也朝徹而後能見獨外生之理止可自見而不可與人共見故曰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視之猶旦暮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丹經云欲求長生不死客鍊性當如活死人石杏林云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居氣內丹道自然成釋氏云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卽此旨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音嬰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丹經云心死神活魄滅魂昌殺生者養神而不養形故不死生生者養形不養神故不生憧憧然以將迎成毁亂其心不寧亦甚矣惟殺生者無將迎無不將迎無毁成無不毁成已入於大定之境非大定不能定不定故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猶金不鍊不純玉不磨不光也莊老一生受用全在攖寧二字人生學問得力處亦當於

攖寧二字磨鍊得透自然成其為眞人釋氏居塵出塵之旨蓋本於此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翰墨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誦讀也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目瞻心明瞻明聞之聶許目聶心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吟詠也於謳聞之玄冥有氣之始玄冥聞之參寥參寥無名之始參寥聞之疑始無始之始前段自外天下至見獨愈入愈精以入世而出世此則自副墨語言而直窮到參寥疑始蓋以文字上尋性天因尋性天之所自始以至於無始愈求愈玄愈眞所謂玄之又玄者也可謂得老氏道德之神矣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音翹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首脊尻只是首中卒也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不違也於心遂相與為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大也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病狀也曲僂音縷曲身也發背瘡上也上有五管瘡發處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音勾髻也贅指天露頂陰陽之氣有沴音戾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音駢𨇤病不能行貌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指病體而言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音無予何惡浸假假使也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音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音翹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不以外物談造化而實以吾身委之於造化順其自然而無好惡之意凡三變幻摹寫出機入機之光景有如畫圖不覺令人貪生之念化為烏有矣且夫得生也者時也失死也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知惡死不知悅生此古之所謂縣解不為

死生所係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象曰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無解則無所不解無解之解是謂眞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吾又何惡死求生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此段又發明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音答化叱其妻子避去謂無哭泣以驚將化之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化汝爲何物將奚以汝適將使汝何往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肝蟲臂只是言其化爲微茂至賤之喻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速也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逆也矣彼何罪焉彼謂死也其死之速由於我之悍非死之罪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解在本章之前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必爲鏌鋣音耶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以死爲寐蘧然覺以生爲覺今夫大冶鑄金惟冶所造今日之金安知非前日之所已鑄更幾百千鑪錘過來將金喻人將大冶喻造化甚爲親切未有金而不聽之於冶者亦未有人而不聽之於司命者蓋天地間原有限之金故鑄而復鑄者大冶也造化亦有限精神故以人已死之精神復還而爲人更不知前身爲何等人也亦猶大冶將舊金入新鑪今日之形不知前鑄爲何形也故釋氏輪迴之說實本鑪冶生來有道者不可不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也孰能登天遊霧遊於物外撓音裊挑音兆戲弄也無極相忘以生不悅生無所終窮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少頃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助喪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還歸造化而我猶爲人猗嘆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重在反始故曰禮不忘其始率眞而已矣卽至親無文之謂也若後世虛文盛則禮意亡矣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在世法中外內不相及各自行其志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物初彼以生爲附贅縣疣音尤以有生爲累以死爲決疣音換潰癰死則大患乃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以異物卽圓覺地水火風託於同體

四大合而成體之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其身也反復終始不知端倪音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陸西星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卽圓覺經所謂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胆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爲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憒憒然以强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卽帝縣不解之意雖然吾與汝共之共遊其方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生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拘多少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其分量爲事而自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至人常足故常忘子貢曰敢問畸人音奇異也子貢

言此則爲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合乎自然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琢喪其精神者多是富貴之儔爲天之小人而人反呼之爲君子養其形骸而不知性命者此人中之君子也而天必賤之爲小人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彼於哭泣之事於不得不簡之中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生故不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故不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郭象曰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

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化不化等夢覺故夢中有覺而覺中未必無夢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有人之形故有骸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人哭亦哭是哭不由裏即所謂無損心無情死也所以乃三字奇甚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死生變化彼與吾之所同也彼之所謂既如彼庸詎知吾之所謂又如此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適意而樂不暇及笑獻笑不及排適然而笑不暇安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排既去純任自然則雖人也而亦天也寥天一即不二也太極也大宗師也金丹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爲軹（音只語助詞）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毁道德以爲仁義似黥之破玄同以爲是非似劓之）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仁義是非乃世法也出世之人聞此言謂汝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猶受黥劓之傷也被他教壞了何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籬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言汝無美資不足以聞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美人）據梁之失其（勇士）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夫未入鑪錘三者猶有美名有力名有知名一入鑪錘則美者失其美力者失其力知者亡其知鑪錘之功大矣哉言汝能有道而化人使人人去其舊習而自悟在夫子陶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昔受黥劓而傷性非自然也今於鑪錘而悟本來之面目安知夫造物者之不去琱琢而還我以本來乎）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許由自述其師之德）䪡萬物而不爲義（䪡音齏䪡粉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陳詳道曰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

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子桑爲淋雨所病而餬口無資安於貧而制於命亦士之常耳何足掛仙翁之齒頰哉不知句句皆寓言也即孟子之所謂言近而指遠也玄門顚倒坎離水自下而上爲水火既濟天地不能貧我故無病今淋雨十日水自上而下爲水火未濟況十乃地數見其一身皆純陰也安得不病天地爲人之大父母天乎人乎二語見天定勝人此凡夫也人定亦能勝天則仙佛也天地無私覆載豈私貧我隱隱見人之自取其貧要人尋出吾身自有不貧者在人身首爲乾而腹爲坤凡人不

知發殺機不能天地反覆爲天地否精神耗盡至於貧極而聽之司命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要人做下德有爲之工夫不可不爲王子去求仙也然而至此極者要人知物極必反之理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命始由我不由天矣蓋玄門顚倒乾坤爲地天泰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則司命不能制此之謂大宗師而人胡不宗師之也

復圭子曰凡學道者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天性也着一毫人力不得有知可以人力爲而全性不知不可以人力與而養性勿忘勿助是也故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古之眞人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不傳非人不得其人雖過去而不悔苟得其人未嘗自私其所得人知其登高不慄入水火不熱不寒而不知其知全者眞也已超於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之上矣謂之寢不夢覺無憂食

不甘猶其小也眞人之工夫全在踵息二字其息深深直自湧泉穴起與凡人之息以喉嚐欲深而天機淺者異矣生乃造化之出者機始也固不知悅死乃造化之入者機終也亦不知惡非吾心之寒暑與四時流通萬物合宜者不能也若而人也殺之而人不任怨生之而人不任德所由殆與孤不偕諸賢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又異矣吾見其不比不屈不堅不華似喜似躍似彰似晦佯爲無制之㕍人深爲有捫之朕舌提無刃之鋒振無翮之翼乘天之時循人之德惟守此一而已亦可以一不一惜神甚於惜身死心急於死君堯桀不分非譽兩忘以善生之術爲善死之道藏舟藏山藏

天下猶有所遯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適欲形神相守而長存者其誰耶惟恃有自本自根之道在鬼神不得不靈天地不得不生高深莫與並久老莫與京帝不得不可以爲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爲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聖賢不得不可以爲仙眞聖賢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與財通有財無法安能得道女偊有聖人之道告乎有聖人之財者其於得道亦易矣三七九皆陽數也三日而外天下以出世爲心也七日而外物無人相也九日而外生無我相也漸外漸近一朝豁然頓悟惟我獨見而人不見也視古今猶旦暮死生猶瞬息故能入於不死不生此禪學之所宗也呂祖云人

能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其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謂乎有將迎成毀輒有甯不甯無將迎成毀則無甯不甯故其名爲攖甯靜處鍊氣閑處鍊神何嘗不甯攖甯也者攖而後成其爲不死不生之人聞諸副墨丹經也洛誦之而後見得徹聶許之而後爲需役歌之啄之皆文章也而實性天也玄冥爲有氣之始受形之初也參寥爲無名之始受性之初也猶涉於有也至聞之疑始爲無始之始併有亦忘矣牧正禪師云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卽此旨子祀四人以無爲首初也以生爲脊中也以死爲尻卒也化左臂以求時夜化右臂以求鴞炙化尻爲輪化神爲馬安

時處順其懸自解敢與造物爭衡哉俄而有哭其子來之將死者不知陰陽陶鑄鼠肝蟲臂惟其所化東西南北任其所命人不敢違父母豈敢悍陰陽乎若金之在冶而躍冶人之在型而期人皆不詳也有能識天地造化爲大鑪冶者必能悟生死之大夢覺也子桑戶三人以無心無爲而友視死爲反眞歌尸爲禮意遊方之外與遊方之內者不相及謂生爲附贅懸疣則生亦桌人矣死爲決疣潰癰則死亦非苦矣若而人者視身爲假合肝膽耳目非吾有又惡肯有世俗之有哉子貢問夫子何方之依不知魚在水而忘水人在道而忘道天下有畸人之人而後有侔天之人有天之小人而後有

人之君子顏回怪孟孫才居喪不戚不知其猶以哭泣爲繁而思以簡之視生死爲先後之序化不化爲一定之理身可損而心不可損形未死而情不可不死則夢魚夢鳥厲天沒淵莫知其情之變也適也亦猶造適不及笑而人不知其適獻笑不及排而人不知其所以笑凡屬於人者爲安排安排一去天然乃見而神遊於寥天一卽疑始也大宗師也失道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則仁義非天然也故曰旣黥汝以仁義有仁義斯有是非則是非亦强名也故曰劓汝以是非惟有鑪錘者然後形骸意氣知識皆化而爲烏有上義不義至仁不仁大老不老極巧不巧吾與若神遊而已因有仁義之黥所以回曰忘仁義而黥息矣因有是非之劓所以回曰忘禮樂而劓補矣已而曰坐忘墮枝體黜聰明卽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卽易之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舉子桑爲淋雨所病子輿裹飯而往見與氣薾不思食而食丹者異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見與聖人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異舉其至此極者命也見與手握乾坤口吞日月者異大宗師卽人之元神也人人有之而人人不知宗師之故仙翁多方爲人指點之耳

內篇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於非人如壺子之無壽者相然後可保其混沌而爲帝王合應之道也

齧音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太樸是也故王倪四以不知答之齧缺因躍而大喜此知乃夫道之所忌因其不知有悟而喜行以告蒲衣子卽被衣王倪之師也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之帝人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懷仁以結人之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天也不出於天則非自然無爲可知泰氏其臥徐徐行徐貌其覺于于自得貌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辨是非卽老氏呼馬亦馬呼牛亦牛之意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泰氏之知情信而不疑德眞而不僞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唐荊川曰言舜猶有意尙出於人道而非天道未始入於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也褚伯秀曰眞知無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允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代聽明者代視知者代謀勇者代捍吾則端拱無爲道合乎天而人自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式義度人以義爲程式以法爲尺度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離性已遠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眞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聖人治外乎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謂正性求諸已也而後行則加諸人矣爲治不過確乎盡性命之能事不强人以所不能也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奚弋之害鼷音奚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夫鳥鼠二蟲尙知高飛深穴以全性命曾謂斯民之不若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天根人名遊於殷陽殷山之陽

至蓼(音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使我不樂)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造物生人我因人以治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汝又何帠(音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厭不屑也不屑遊人世思以出世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空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域也欣厭在已出入無迹豈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其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遊心於淡常清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不見作爲而無容私此上古之治也)陽子居(人名)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句道勇於力行)彊梁物徹(知周物情)疏明(疏通明達)學道不勌(音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胥徒之更番直事者)技係(工技之居肆係業者)勞

形怵心者也(若人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勤於學道而不自適亦此類耳)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皮之文致人之田獵)猨(音袁)狙之便執斄(音狸)之狗來藉(猨狙斄狗皆以有用而致藉係)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强梁疏明之所自取也)陽子居蹵然(改容之貌)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施也)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有高今古之名而莫可舉)使物自喜(化國之民日以舒)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爲自然意)鄭有神巫曰季咸(善相者)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驗)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其能)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既盡也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莊)

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故衆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卵胎于雌而朕于雄無雄之卵不可抱又奚以卵爲兆呈于色而生于心無心則無

兆而汝也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

亢張于外以取信于世故人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

見怪焉見濕灰焉如灰已濕而火已滅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將生機萌于九地之下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

德機也萌芽也震動也正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杜者閉也德機即生意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瘳矣瘳愈也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動也即權衡之權杜閉中動機已露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先不曰地壤而曰地文此不曰天文而曰

天壤用字之奇處游心于虛空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機自踵而發踵即眞人之息以踵之踵八之湧泉穴也善機即生機猶言好機括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呂吉甫曰地文則陰勝陽天壤

則陽勝陰太沖之氣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猶平衡故謂衡氣機也太沖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

鯢言倪桓之審爲淵鯢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淵靜深不測也鯢魚盤桓之處乃靜中微動喻天壤善者機

止水之審爲淵止水全然不動喻地文杜德機流水之審爲淵水且流且止正得其平有衡之

意喻太沖莫勝衡氣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機發于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

水也故曰此處三焉言方示其三猶未盡其妙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卽禪家之本性道家之元神未始出者凝聚那點陽神下藏于氣穴之內卽深根甯極是也季咸以其心而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心相者亦不能獨立故自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音威阤音陀不知其誰何不惟杜機不動併機亦無順化自然委委移移不可名狀因以爲弟音頹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其止也因以爲弟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立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然相者所可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眞訣爲其妻爨音竄食音飼豕如食音飼人於

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爲其妻爨不知有妻食豕如食人不知有物于事無與親不知有人事也雕琢復朴卽已雕已琢復歸于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無情無爲之貌紛而封哉不至紛而有封畛也一以是終終身以此爲常也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實者名之主吾韜其光無爲名尸集思廣益所以聚謀吾黜其聰無爲謀府激濁揚清所以任事吾同其塵無爲事任也爲學日益所以求知吾示以地文無爲知主也學道人必先有此四無而後可以入道最爲喫緊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凡人以形骸爲體故體有窮而遊有朕至人以精神爲體故體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一虧損所見所得不爲不多矣而彼不自以爲見得也亦虛而已卽顏子之實若虛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郭象曰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卽應去卽止也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慮○卽定觀經以有爲爲應迹以無爲爲眞宅之意南海

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陸西星曰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卻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爲二帝者日宜收聽返觀和合混融方爲報德奈何以聲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七竅開而渾沌死乎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因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于是逐妄迷眞去道日遠矣）

復圭子曰此章大旨本老氏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來欲今之帝王合應亦如此也蓋齧缺問於王倪治天下之道四問而四不知含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爲知不知之非知

耶謂有虞氏爲藏仁以要人而未始出於非人其泰氏之卧徐徐而覺于于乎想此有道氣象舉止自如夢覺皆眞渾然一天也而猶未始入於非人者何哉至道忘道故君人者經可已出義可已式度可已裁欲任此以化人而未必能化化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乎聞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聞其知出於鳥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入無也亦可謂之處壙埌之野也亦可不以天下爲事者而强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之人而先調一已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猶未也陽子居以嚮疾彊梁物徹疏明者爲學道不倦而比明王不知自聖人視之不啻如胥易技係之勞苦也亦猶虎豹之文而來田執斄之狗而來藉均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有道於此功高天下而已不居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不惟難名亦難測不惟無譽亦無迹老氏之所謂明王何容易哉鄭有神巫能知人之死生禍福者知無雄之卵雖衆雌不能抱也知鋒穎在外雖立覩易窺測也特皮相耳不知壺子能自爲死生不聽造物爲死生故季咸一見壺子而以爲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爲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生意升之於天壤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爲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靜爲衡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乎機發於踵爲鯢桓之淵不震不正爲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爲流水之淵壺子之九淵卽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罄其中藏也四見壺子望之而反走豈知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也者在道爲太虛在天爲斗杓在儒爲一貫在玄爲眞主人翁在釋爲本來面目未始出則深根甯極變化莫測相者將何處著眼乎故不得不逃列子於是見所見而來學其學而歸杜門不出者已三年矣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物我也於事無親太

朴已復志玄同也無為名尸名自去無為謀府謀不集無為事任事漸解無為知主知渾忘體無窮而遊無朕渾然一實若虛之至人也至虛莫如鏡物來而不着物去而不留任其自來自去而我不傷至人其庶幾乎南帝儵主火德也火能明亦能爍故名儵北帝情君水德也水能澤亦能流故名忽中央黃帝正位居體土德也旺於四季火得之則熄水得之則止故其名為渾沌人身之水火會合於中宮之土故曰甚善報德之法無過於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已奈何投之以聲色臭味日鑿一竅未免魂漏于眼魄漏于鼻神漏于口精漏于耳意漏于四肢孔竅鑿至七日元神喪而識神用事一

身皆純陰也故渾沌死矣不知復卦之陽以七日而來復大修行人乘此七日之後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則五氣朝元矣此之謂報渾沌之德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註疏

外篇駢拇第八

道有內則有外內篇有題目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為題先言外而後及內故曰外篇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

駢拇一篇謂凡有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失本然之正也通篇一意

駢連合也拇音某足大指連二指枝指手左右多指名曰枝指出乎性哉生而有之而侈多也於德非人所同得者故曰侈附贅餘肉縣音懸疣音尤癭瘤也出乎形哉生于有形之後而侈於性比于初生則為剩矣故亦曰侈多方多端也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性感動列于五藏以配五行而非道德之正也即駢枝附縣者皆為無用之物喻仁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過也僻偏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以大道觀仁義等于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黑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以駢明為非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用明之人則以為是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以多聰為非而師曠是已晉樂師用聰之人則以為是○離朱師曠自以為審音辨色為聰明之盡而不知大道之極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何有聲音何有色象是以善體道者返視收聽喪耳忘目斂其聰明于不用而復歸于樸枝於仁者擢音濯拔也德塞性以收名聲謂拔擢德行茅塞性眞以收取美譽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不及者難及也法禮法也言使天下同聲附和如笙鼓簧以奉此難及之

法非乎以枝仁爲非而曾史是已曾參史魚二子忠孝之盛亦以枝仁爲是駢於辯者纍瓦滑稽如纍瓦結繩佶屈如結繩竄句點竄古人章句以自證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強辯之名求以自異而敝跬敝疲也跬音窺半步言解者之勞如疲敝者半步而行譽無用之言非乎言終其身勞于辨博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爲非而楊朱墨翟是已以駢辨爲是故此皆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呂吉甫曰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于堅白同異之閒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于辨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正正即易經各正性命之正自然而然之意今之駢枝于仁義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旣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于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故合者不爲駢不以枝爲正則不以合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岐不以合爲正則不以枝爲岐長者不爲有餘不以短爲

正則不以長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不以長爲正則不以短爲不足陸西星曰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爲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爲岐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也意音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無以異矣且夫駢於拇者決之斷也則泣枝於手者齕音核齒斷也之則嗁二者或有餘枝者於數或不足駢者於數其於憂一也有餘不足便有增減吾心無增減則無餘不足矣今世之仁人蒿目心有憂勞不欲瞠視故半閉其目其睫蒙苴如蒿故曰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音叨貪財曰饕貴富言善惡雖殊其憂一也故意音噫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何其囂囂也 音謊喧雜之意言三代而後憂仁義者之多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 屈折肢體以爲禮樂之文 呴 音吁 俞仁義 呴俞顏色以爲仁義之貌 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猶固然卽自然之理正正者也呴俞者嫗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 常然者常如此卽道德也此道能曲能直能圓能方能固能束竟古竟今日圓于其中而不知也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音麗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 音墨索之兩股者爲纆 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誘然皆生生其形也而不知其所以生者常然生之也同焉皆得得其性也而不知其所以得者常然得之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虧則削性侵德矣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 不二是一

也不可虧則不可減矣不可減則不可增矣焉有不減不增不虧而可連續仁義以遊之哉祇足以惑人矣 夫小惑易方 不知東西南北 大惑易性 矜尚仁義變其常性此大惑也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 亂 也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音余易方不過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也 天下爲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爲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三代以下未有不爲外道易性者 小人則以身殉利 是以利易性 士則以身殉名 是以名易性 大夫則以身殉家 是以家易性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是以天下易性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起一殉心便是傷性的根蒂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 音策執卷也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投瓊曰博不投

日寒項猶今投子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爲善羊從大爲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爲大道之喩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爲于性分上添了箇爲善念頭不能强其志也盜跖死利蓋不能强其骨也天下盡殉從曰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齊伯夷于盜跖非夷可貶也所以哀夷之生殘而性傷也進盜跖于伯夷非跖可褒也所以返已殘之生已損之性而聖狂同盡也然則讀南華者可不訪仙師道友而求所以全生保性乎哉且夫屬音燭附着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俞兒黄帝時人卽易牙能辨淄澠之水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修行之謂也臧於其德渾然天成而不分而已矣吾所謂稱也臧者非所謂稱述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不殉外物以喪眞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聞彼爲聞聲自聞而已矣自聞爲聞性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得彼得外物自得爲得性命之情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適人爲巧于涉世以悅人自適謂心曠神怡何所往而不自得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禪家狂犬逐塊幻花又生幻果卽是這箇彼字儒家默識默成不言而喻卽是這箇

自得自適淫者浸淫太過之義僻者頗僻一偏之義余愧乎道德莊老深得太上之道德而日愧乎道德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也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仁義卽為道德之駢枝附懸故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淫僻只是太過一偏之謂凡見彼得彼適彼皆淫僻也皆莊老之所不敢為也其所為者何在乎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惟知保全吾性命而已矣安往而不自適也

復圭子曰此章以道德為主宰性命為本體不增不減為面目仁義為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何也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仁義之盛乃道德之漓也吾欲屏仁義以還道德故必閉離朱之目而後人不傷于明矣塞師曠之耳而後人不傷于聰矣杜曾史之行而後人完其道德在我皆古之制矣蔽楊墨之口而後人遊于玄同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矣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談何容易哉正正卽的端也悟眞篇云學仙須要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乃全性保命之術舍金丹而求長生皆旁門也非正正也安能不失其性命之情哉惟此正正之道可合而不可為駢可枝而不可為歧可長可短無不足惡用續無有餘惡用斷行仁義而多憂似與斷鶴脛續鳧脛者類矣三代以下為削其性而欲去鉤繩規矩為侵其德而欲去纏約膠漆勢旣有所不能為失其常然而欲黜禮樂棄仁義夫人未必信丹經云人至死日為無常故常然者長生也卽金丹也此物可曲可直可圓可方可固可束此物可以生人而人不知其生從何來此物人皆可得而人不知

其得于何地故古今不二者一也一即金丹也純陽也不可虧也稍有虧損則非不二矣小藏者入猶可易一方術以指其迷而復其性若大藏者終身不解與之語金丹之大道必不見信併其常然之性而易之矣安能不失哉眞人尊生保性忘利忘名忘家忘天下故不失其常然若夫人存一殉之之心雖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所殉不同而傷性則同猶之讀書與博塞不同而亡羊一也死名死利不同而夷與跖殘生傷性一也夫曾史與俞兒以仁義五味爲嘉臧師曠與離朱以聲色爲聰明豈知眞人自有眞臧不在仁義五味而在德與性命眞聰眞明不在聞彼見彼而在自聞自見何也自

聞自見者返聽內視金丹雖自外[illegible]離宮眞陽走入坎宮故眞人借彼先天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是得我之得而非得人之得金丹一得羽翰自生可以朝遊北海暮蒼梧是自適其適也視見彼得彼適彼者總之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不能自得其得自適其適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慉爲駢枝附縣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慉與死名死利者同歸于盡也君子曰失道德而後有仁義無仁義則必有淫僻莊老雖不以道德自居不知仁義與淫僻對旣不敢爲仁義則必淫僻矣又不敢爲淫僻必爲仁義矣未有不仁義不淫僻而中立者莊老顯然居道德之中而不失其性命之正俯視世

有拘拘以爲仁義者陋亦甚矣

外篇馬蹄第九

(此以用智治馬而馬失其常性以起用仁義以治民而開民爭利之端反失其常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音核)草飲水翹足而陸(馬立時每有一蹄跂立者)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即王者之宮室)無所用之(此喻人適眞性不慕顯榮)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伯樂天星名主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名之)燒之剔之刻之雒(音絡)之(燒以鐵剔刻以刀雒以火印治蹄及馬腿者)連之以羈(音機)馽(音縶)(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編之以皁(音皂)棧(槽櫪也眾馬列于其間)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排布其列)前有橛(馬銜)飾(馬纓)之患而後有鞭筴(音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喻人慕顯榮便失眞性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陶者(燒窑者)曰我善治

埴(磚瓦之坯)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木匠)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埏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有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亦猶治天下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得于天)一而不黨(均齊專一無所偏倚)命曰天放(曠蕩自適于天然之中即天行天鈞天遊之類)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音田質而重也)其視顚顚(莊而窅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言水陸之路不通喻無他歧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羣生咸若)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兩忘)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

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識開則道德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情欲生則文飾繁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知素樸便是常性故曰得及至聖人蹩音撇躠音洩爲仁踶跂音提岐蹩躠踶跂皆勉强不安之意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音但漫猶汗漫也流蕩之意爲樂摘僻屈折奉持爲禮而天下始分矣疑且分則黨而不一不一則太樸散故曰純樸云云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此一段說得天花亂墜令未聞道者應接不暇自道眼視之乃莊老追思上古之世神遊汾穆之風太樸未雕桴簣而土鼓污樽而杯飲禮樂未興文采未著犧樽珪璋何從來五色五聲何自至其三皇之臨莅乎止有道德而無仁義降及五帝則不能不文明矣文明之開則聖人毀道德以爲

仁義之過斯有爲犧樽以下六者之事而技巧不可勝窮矣以上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罪聖過總結上文下復即馬以喻而申言之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相摩擦也怒則分背相踶馬之相踶必以足向後故分背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衡轅前橫木縛軛者也扼加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而馬知介倪介音戛倪音詣介倪猶睥睨闉扼闉音因曲也曲頸扼拒不受銜絡鷙曼猛突也不受羈勒也曼而相抵突也詭銜詐受其銜竊轡偷齧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高揭張揚之貌若馬之翹足也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各騁趨向之若馬之詭竊者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好知爭利便是死名死利之階此亦聖人之過也一句收煞全文三箇過字

緊相叫應

復圭子曰民與馬雖殊性也牧民與牧馬不殊道也故世有伯樂止可言知馬而不可言善治馬吾觀其燒剔刻絡羈馽阜棧之智多而馬有二三之死饑渴馳驟整齊鞭策之威備而馬有過半之死何以異于陶者誇其善治埴而圓中規方中矩乎何以異于匠人誇其善治木而曲中鉤直應繩乎不知加之以規矩鉤繩而埴木之性亦已離矣今之治民者法網密而趨避巧反自謂善治不知其琢民性也實多故善治者知織衣耕食民之常性也一而不黨天之所放也還思至德之世民有填填之行顛顛之視而山無蹊隧之跡澤無舟

梁之通故禽獸得以成羣草木得以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物不爲人害也烏鵲可攀援而闚人不爲物害也人可與禽獸雜居族可與萬物並處天下盡君子也惡知有君子天下無小人也惡知有小人惟其無知所以有德同乎無欲所以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治天下者至今法之可也柰何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樸散矣樸散則爲器夫人盡知犧樽珪璋之爲宗廟光也孰知殘純樸毀白玉之爲識者悼乎人盡知仁義禮樂之爲全民用也孰知廢道德離性情之爲至人憂乎人盡知文采六律之悅耳目也孰知亂五色淆五聲之

爲大雅傷乎總之無工匠則太樸不殘無聖人則道德不毀兩者皆識吾尤不能不爲聖人過也欲知聖人治人之過與伯樂治馬之過將無同乎伯樂非不知食草飲水馬之性也非不知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之知也然而猶必以衡扼衡轡相加者恃其治之之巧故不必服而求良伯樂之罪也此不可使聞于赫胥氏之時其民何民也居則忘知行則忘行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此何等氣象也禮樂未攖其心仁義不感于懷道德存而民性全也及至後世聖人有禮樂以正其身而祇以啟民之好智有仁義以安其心而祇以啟民之爭利智識多則瓦解之象著利風競斯土崩之禍成

回視至德之世聖人固功之首而實罪之魁也

外篇胠篋第十

通篇主意以聖智治天下便有盜聖智者以仁義治天下便有盜仁義者不如兩亡而盜自不生乃可還世道於醕龎

將爲胠（音袪開也又云脅也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也）篋探（以手取物）囊發（亦開也）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緘縢之類）固扃（音穹管鑰也）鐍（音決鎖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木爲鼠竊之備）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併挈而去亦欲其固）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從旁說來）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言世俗所謂聖知者有如此眞聖知者固不然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旦殺齊君（簡公）而盜其國（割安邑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齊國私量大而公量小田成以私量貸于民而以公量入于己是借聖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卽借聖知之心以爲盜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觀齊田之竊國盜跖之用智皆聖人立法以招之）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加二至字至知至聖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桀殺）比干剖（紂剖）萇

洪胣音耻裂也又云刳腸曰胣周靈王賢臣子胥靡音迷吳王夫差賜劒以死爛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賢者不足以自恃而竊聖道者或以自利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爲盜者必有五德而後能服羣盜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道不爲害盜賊用之則爲害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楚伐魯以其酒薄也梁伐趙以魯不得援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泛言天下無聖人則盜跖不識道而竊五德以爲盜矣非眞謂屏聖而容盜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竭涸也夷平也郭象曰竭川非

以虛谷而谷虛夷邱非以實淵而淵實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智聖生盜起聖死盜止只是說大盜能假法以濟其私凡喻利小人皆是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復出也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復有所資益盜跖也向秀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一法立便一奸生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爲之符璽符音浮符節也又軍符古以竹爲之後人用銅各留其半璽音徙天子印章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鉤腰帶之鉤金也竊之小者有司猶得以按法而加誅竊國者爲諸侯竊之大者人不得而誅反得國而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

知邪既爲諸侯亦以仁義守之故逐於大盜大盜既竊法而得國故人人逐此而爲之揭昭揭也明假此以圖諸侯之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深遂其貪得之願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盜以得失爲利病不以勸懲爲榮辱故難改其盜竊之心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立法之過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爲人獲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諸氏云聖人嘗作聖知蓋聖人立法而使人竊法者總是不該以利器示人也但天下既知利器又從而愚之亦不能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音擲投棄之也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丹盡也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陸西星曰此爲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殫殘謂盡去也盡去聖法

則民返于素樸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擢取也亂六律鑠音灼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若拙雖是承巧一邊說來其實有許多含蓄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同歸于玄妙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鑠消散也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皆役心于外以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爚音約火光也謂熏灼而撓亂之此數人者自逞其巧使天下躍而效之未免失其故我則彼爲亂主矣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不過視止于見耳止于

闞事止于能智止于知德止于得安用立所不逮于性分之外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歷引崇古帝王皆無爲而爲者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犁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民結繩至此皆老子之言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盈裹也負也糧而趣音趨之暗指孔孟下及蘇張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好知者以智謀相尚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則非自然之道故云無道則天下大亂矣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釣鉤餌魚餌網罟罾魚網笱音苟以竹取魚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所以施網羅也羅落罝兎罟罘音浮翻車網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頡即詩云飛而上曰頡滑滑即滑稽也堅白堅執以爲白而辨之者解垢解散其紛如垢之脫也同異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求異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自然易曉者皆知非其所不善非指人也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是以大亂此正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生亂故上悖薄蝕日月之明下爍崩竭山川之精中墮毀隳四時之施惴耎音軟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之蟲肖翹飛揚之物蝶蛾之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試觀三代而下至于春秋戰國何等氣象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舍夫種種不識不知皆種種生來合下之氣象之民而悅夫役役人趨而趨人諾而諾也之佞佞則純用口古以悅人矣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傳日多事生之譬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啍啍已亂天下矣舍夫種種以下六句括盡一篇辭意

復圭子曰莊老慨道德澆而世教衰思已凋已琢復歸于樸所以發揮老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之意傷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使天下紛紛皆爲利往天下逐逐皆爲利來小則有胠篋探囊發匱之盜大則有負匱揭篋擔囊之盜何也世俗之聖智祇以爲大盜資耳而眞人之聖智則不然夫盜貨之大盜

猶其小也又有盜國之田成子不惟盜其土田以享其利且盜其聖智之法以守其國昔者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實有聖智之名反以殺其身盜跖無其名盜仁義聖智勇之五德反以成大盜則聖人也者善人竊之以成其善惡人竊之亦以濟其惡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由脣齒魯趙之事而觀之則人知聖人原以化盜不知聖人所立之法反以生大盜末世法網大密吾而剖擊聖人之法欲其效天網之恢恢也末世盜賊成市吾而縱舍盜賊之冤欲其効解網之遺風也眞川竭而谷自虛邱夷而淵自實矣聖

人之法已死而不用則大盜必無有竊其法者聖人之法猶存而不死則大盜必侵侵起矣故聖人之法愈多則盜跖愈得之以爲口實也一法立斯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大盜并飾僞以掩眞矯非以爲是竊鉤者可誅而竊國者無誅況諸侯之門而竊仁義聖智者不獨一齊國爲然歷觀四海九州不一姓也分茅錫壤不一君也豈非逐于大盜以竊國者比肩雖有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欲復開闢之初其國無師長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其民無嗜欲故擿玉毀珠小盜不起其俗無疑信故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其

時樸未殘爲器故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其風不知畏忌故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不如塞師曠之耳欲反聽也我返聽則天下含其聰而不累矣膠離朱之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而不鑠矣攦工倕之指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而不惑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吾猶及記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而下神農氏而上凡十二帝也結繩之風不改甘食美服樂食安居國有雞狗之音而民無往來之勞何今世之人日以奔競爲事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諸侯掃榻以迎辨士方軌而至豈非上人好智之過乎好智而無道天下

于是浸浸大亂矣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于是有弓弩罔笱罝罘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于水獸亂于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游說之士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罾弋其禍尤憯胡爲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索之于玄遠也而不知求其所已知失吾心之眞聰明也皆知非其所不善爲狂爲愚也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聖智仁義也是以不祥上應造化下及昆蟲矣卒舍種種無知之民而悅奔競諛佞之風釋夫恬淡淸虛之理而悅啍啍多言之意不知啍啍之亂天下也何時已哉使司世道者人人而如漆園之用心也何患世界之不太古乎

外篇在宥第十一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復自無爲中翻出有爲又自不可不爲者而爲之以不爲方爲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在者優游自在之義宥者生養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不可以法制整齊之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凡所爲過甚皆謂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移于外物 其德也 性德兩字皆自然之理三教同歸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言不必用治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樂則不恬靜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苦則不愉樂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 長久安 治者天下無之 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樂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 益也助也有餘之病 於陽大怒

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順也 寒暑之和不成 調也 其反傷人之形乎 氣序乖則生病 使人 堯桀使人如此 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方寸長戚戚 中道不成章 作事半途而廢不成條理氣候失宜則傷形性德淫遷則傷自然之理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 於是乎天下始喬 音矯好高過當 詰 責人過密而窮辯也 卓 特立過亢 鷙 鉏擊過猛 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雖善惡不同總是失眞亂性之民君人者分善惡以定賞罰也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面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 猶洶洶奔競如波濤相逐 焉終以賞罰爲事 彼方趨賞避罰之不暇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 音悅 明邪是淫於色也 有心而好之之謂悅 聰邪是淫於聲也 性命之情不特爲賞罰之所亂何也淸靜之中

不着一物達天德者以爲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悅聰是淫于色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爲仁義則爲悖爲亂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助也技謂伎倆淫謂滋荒是荒于樂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爲聖者疵謂疢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存可也亡可也安于自然雖有不爲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音欒卷曲束之貌傖音倉囊多事之貌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不以爲亂反尊崇之愛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重談其事跪坐以進之敬望其傳鼓歌以儛之歆慕愛樂手舞足蹈吾若是何哉夫若是矣吾其如之何也以上反說

以下正說在宥天下只是養身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二字乃一篇之宗旨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重也以身爲天下貴已之身爲天下之身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天下可以託之愛以身爲天下愛我之身爲天下之身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天下可以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解分解也五藏五性也無擢其聰明擢抽拔也無拔出聰明以先天下尸居而龍見尸居獨處未變化也而天下之變化存焉故龍見不在田而在尸居淵默而雷聲淵默靜存無震驚也而天下之震驚出焉故雷聲不在天下在淵默神動而天隨我之神甫動于此而彼之天輒契乎我如谷之傳聲影之隨形也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炊如以息相炊之炊累微塵累聚也炊累若遊塵之自動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何暇治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善也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拂亂也人心人心排

下而進上排抑之則墜下引進則向上上下囚殺上下無常煩惱妄想其係如囚恐怖如殺淖音綽

約柔乎剛強淖約柔也所謂至柔能制至剛廉劌音貴彫琢廉劌是廉隅圭角也彫琢是磨礱也少年

圭角以涉世磨礱殆盡其熱焦火起燥急心其寒凝冰起戰兢心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語其奔兢之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也拘制者其唯人心乎居而未動也其靜如淵其

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淵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故曰無攖也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法之於是乎股無胈音跋作紱蔽膝也薄于自奉脛無毛

勞于跋涉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苦其心也以為仁義矜其血氣束其

筋骸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不勝便是人各有心人人鬭智矣堯於是放讙兜

於崇山南裔之山投三苗即饕餮也於三峗西裔之山流共工官名即窮奇也於幽都

北裔此不勝天下也又無奈天下何堯舜且然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駭其放伐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義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同已則喜異已則怒愚知相欺懷知而不以相教善否相非自是而不肯相下誕

信相譏誠偽互有其黨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爛者糜爛也猶腐壞也漫者瀰漫也猶泛濫也德本大同人人共一性命皆可以長存自大德不同旁門誤人種種而性

命之眞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於是乎嚴刑重罰皆以

有心防有心者釿音斤鋸音句制焉繩墨殺彈正而後琢削之是殺也焉椎音槌鑿決潰也

焉肉刑故用椎鑿皆是重其刑罰天下脊脊音籍猶相踐籍也大亂罪在攖人心聖人既以

重刑威天下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于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故賢者伏處

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孤立無輔今世殊死

非罪者相枕也事不同而同以死斷者桁楊長械也所以錮人之頸及脛者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足半離地攘臂露臂肆口而談乎桎梏之間
音噫歎詞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
桁楊接槢械中橫木用桁楊必用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音銳枘員而鑿
方所以制桎梏者其事相須有仁義聖知必招罪戾儒墨恐難僥倖苟免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
跖嚆音蒿矢也今之響箭猶言先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
天子十九年十地數陰也九天數陽也前庖丁十九年此又曰十九年皆寓陰陽二意以爲下文欲官陰陽取天
地之精張本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山名之上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精卽無極也卽元始之祖炁也爲造化之根柢其
精以治身而緒餘可以治天下國家人能得之則宇宙在手吾欲取天地之精精者先天一氣也取

精之法安在呂祖日掘地尋天見天光種得金花果是強而玄門又有採日精月華之法以佐五穀以養
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官謂陰陽爲我之官無不効職而順令也陰陽旣調則羣生自
然各遂其性矣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汝也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未散
之樸也而汝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樸散之器也自而汝也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族聚也雲行則雨施者常也草木必黃而後落者理也今
皆不待先時而至乃陰陽不調之故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廢也日月薄蝕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翦翦二字說盡殘物心事便捷貌急
遽求成之謂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音閑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驚而起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問治天下而問治身故善之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精神也窈窈冥冥不落形象至道之極精神之極處昏昏默默不着聲臭無視無聽此道視之而不見故無視聽之而不聞故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天君泰然則百體從令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靜爲坐功之本故必靜也然心源不清恐有坐馳之病故必清也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云云長生久視道在此矣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要之多視則精搖於目亂聽則精搖于耳多知則精搖于心故無視無聽無知則精不搖而神自甯神形之主也常守其形則形不壞而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愼汝內握固其神也閉女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爲敗泯絕其思慮也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我爲女遂於大明至陽也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至陰也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爲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

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動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陰含陽而陽含陰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一卽先天眞一之氣金丹也以處其和得天地沖和之氣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道也無窮不變也而人皆以爲終不識陰陽則此生有涯彼其物無測不滯也而人皆以爲極不知養生遂以爲有盡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上德行無爲之道而爲皇下德行有爲之道而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見日月之光而生入土壞之間而腐今夫百昌昌盛也猶言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不止于人百物皆然臭腐化而爲神奇神奇化而爲臭腐故余將去汝離塵俗之意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吾與

日月參光與日月合其明吾與天地為常與天地合其德當我緡乎當迎也緡緜之合而為緡也人有當而迎我者知慎汝內閉汝外之道其形猶緡愈引愈長遠我昏乎遠我而去者便不知陰陽而昏昧矣與之言長生之道必不信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人盡死遠我之人也我獨存存于守一以處和也

雲將雲也東遊過扶搖之枝風也一云東海神木而適遭鴻蒙元氣也鴻蒙方將拊音甫脾音陛跳躍自得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自失貌贄然立拱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音吊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

大喜行趨而進曰天指鴻蒙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放佚之狀不知所往遊者鞅掌詩云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容儀也以觀無妄朕又何知以猖狂之偽世而欲觀無妄之真機甚不相入故終以為不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不能却其從今則民之放倣法也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經常逆物之情常情玄天弗成不成就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散也機心一動致烏皆夜驚而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有為之治足以治人噫治人之過也有心治人之過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言三代以下流毒長久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言汝此心自養便是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見不必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自有無為而可以

化物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言不分倫類與物相忘大同乎涬音幸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解去有心釋去識神莫然無魂此魂乃識神遊魂也識神既解釋則遊魂自無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萬物云云猶言種種也比道德經多一萬字則不止草木併人在內矣常人以丹田爲根特一呼一吸後天之根也而先天之根則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所謂先天之祖炁是也須復其根如嬰兒之不識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若鑿竅而有知則渾沌死而大道離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物本無名我不生分別而問其名物本無情我順其常然而不闚其情則物固復根而自生矣物卽道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前面皆矯世絶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已故下文便說世情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

也其心以爲已之聞見同出于衆人人不得議我夫以出乎衆爲心者以同出乎衆爲心曷常出乎衆哉何常超出于衆哉因衆以甯所聞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已之聞見不如衆技衆多也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仁義聖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仁義聖知之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決辭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天下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主宰綱維乎是物而不物而不物于物者故能物物故能主宰綱維乎是物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苟明夫主宰綱維乎是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與天爲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覩大物之貴不可同

日而語大人之教下三句狀其無情之感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扣兩端而竭焉之意為天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撓撓擾以遊無端往來自如撓撓以遊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與日無始凡物有始則有終無始則無終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大道脗合大同而無已無我也無已惡乎得有有以有為有覩有者以有為有者昔之君子指三代以下聖賢覩無者以無為宗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覩有覩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端故下文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觀在宥結尾篇議論何常與吾儒異乎賤而不可不任用也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承上貴字說來道為貴則物為賤然物終不可遺也故不可不任道為尊則人為卑然終不能離人也故不可不因因相依也匿隱昧也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明而事昧終不可以其昧而謝絕之故曰不可不為道精而法粗終不可以其粗而廢弛之故曰不可以不陳者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義主分別似與渾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道本無親疏仁雖主于親愛然亦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者禮也中大中也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禮主節文似乎強世然却不可不積德雖人所同得然亦有卓然自立處故曰不可不高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道本至一然却與時變通故曰不可不易天雖至神然天道遠人道邇人事却當自盡故曰不可不為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助長則為而不為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期崇而自崇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然不謀是率性之謂道矣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邀結于民非仁也不恃是利之而弗庸矣薄於義而不積可義可不必義薄于義也變而通之不積則不蹈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

接於事而不讓當行則行無所退縮也無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無心更張也無恃於民而不輕民雖可恃不輕身以狥民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因不狥物以喪眞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爲之爲爲而不爲便是無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乃德之原故學不知天卽抱一察以自好于德必不純道乃事之宗識不通道卽見聞極博知風不知自安所往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道心也有爲而累危也者人道人心也主者卽是道心爲主天道也臣者卽是人心聽命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甚言人當無爲不當有爲

復圭子曰莊子學本老子自太上而下道德無有出其右者也後世玄宗禪伯咸取則焉聞天下止可在之宥之而不可

以法治之夫人人而自在毋以多事搖之則性全何恬淡也人人而安宥毋以作爲害之則德存何愉快也人知樂性是不恬而宵知苦性爲不愉堯桀之所同病也夫有恬愉則有喜怒矣喜怒過甚者必毗于陰陽而召寒暑之不和顚倒人之思慮于是天下始有悍佞狂聖之不同因有賞善罰惡之殊術此以法治天下而不能在宥天下者也安能保其性命之不傷哉將欲治之以聰明仁義而適以溺于聲色叛于德理將欲治之以禮樂聖知而適以近于技淫蹈于藝疵使入者而有益于性命猶不關係乎存亡況入者而無益于性命而天下尊之信之誦之讀之鼓之舞之歌之咏之何爲者哉

八者皆有爲也而愈不治則莫若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得矣必先知貴愛吾身之性命而後可以託寄天下之性命內葆其五性外塞其聰明不動不言而龍見寓于尸居雷聲藏于淵默吾之神動于此而人之天隨於後從容無爲而萬物咸得其所如吹累焉在之宥之也非暇治之也崔瞿以治天下而後能臧人心老子何爲曰汝愼毋攖人心夫人心方寸耳可排之而下亦可進之而上可繫之如囚亦可制之使殺可以淖約而柔剛强亦可以廉劌而施彫琢可以不火而熱亦可以不寒而冰近可使之遠遠可使之近靜可使之動動可使之靜可內可外可淵可天人心之僨驕而不可制有如

此昔黃帝之與唐堯偵以仁義攖人心規法度而不勝施及三王放伐逆施而天下大駭自桀跖曾史出而儒墨紛紛起矣於是有喜怒愚知相疑相欺也者有善否誕信相非相譏也者盛世宵復有此乎吾見人各德其德而性命之眞喪矣人各懷一知而百姓之求竭矣復有斤鋸繩墨椎鑿之加而天下愈不可支矣夫聖知仁義曾史所以制法而安天下性命之情然而法有所不及施則謂聖知之爲桁楊接槢也可謂仁義之爲桎梏鑿枘也亦可謂曾史之爲桀跖嚆矢也亦可總之治天下不如先治吾身故黃帝謁廣成子於空同之上欲取精於天地而養民人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不輕

以至道告之者何也爲黃帝之治陰陽未調以致雲氣不族而雨草木不黃而落日月有薄蝕之患而安足以語至道黃帝於是退而齋戒復稽首於廣成子而問治身長久之道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象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聲也無視無聽者內視而返聽也抱神以靜心若槁木也形將自正形若死灰也人心好靜必靜而後不牽於欲人神好淸必淸而後不擾於心無勞汝形養外以保內也無搖汝精固內以壯外也乃可以長生神長生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則精不搖于耳目猶有限也心無所知斯精不搖于心而神自甯神守其形形乃長生愼汝內則內不出閉汝外則外不

入凡人學道不終皆是多知爲敗故以一語喚醒之欲識人身之陰陽當先明天地之陰陽而後人身之陰陽可按也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而至陽之原則在地我爲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陰之原則在天丹經云凡人欲作大羅仙須知陰陽顛倒顛此之謂也分陰分陽則天地有官矣陰含陽而陽含陰則陰陽有藏矣內不出而外不入是愼守汝身也吾身爲純陽是物將自壯也物卽丹家之藥物我惟守此先天眞一之氣以處於太和之中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此道無窮無極上德行吾無爲之道而爲皇下德行吾有爲之道而爲王失吾道者神奇化而爲臭腐亦猶百昌生于土而歸于土

已耳吾將舍子而去入無窮而遊無極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之近而當我者猶緡之愈引愈長也人之遠而背我者猶夜之愈昏愈暗也人其盡死若何而死也而我獨存何爲而存也亦可以深長思矣雲將浮雲也以喻人生之血氣或聚或散也鴻蒙元氣也以喻人生之眞氣當長存也雲將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鴻蒙始而辭之以弗知恐知識之開大道之漓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其曰浮遊不知所求無定求也猖狂不知所往無定往也以無定求無定往之見而欲合宇宙之六氣以觀眞實無妄之理朕又何知焉雲將三問而鴻蒙乃曰亂天經而逆物情玄天弗佑驚乎鳥獸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豈非治人之過乎雲將固問而鴻蒙乃曰心者性命之所統會也已與百姓之所同得也汝能心養而自在自宥卽所以在宥天下是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也墮爾形體者養心不養形也吐爾聰明者黜其聰明於不用也倫與物忘視一切人皆作平等觀也所以然者何也其道直追乎涬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卽內觀其心而心無其心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草木之復根易知也軀能伏氣鹿運督脈二蟲尚知復根以引年人本先天之祖氣所以生而爲根非重性命而輕財帛之奇男子安得聞仙師復根之秘訣呂祖云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非有知不能入道

又云各復其根而不知非無知不能得道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復根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恐得道之後加一知識則渾沌鑿而道不爲我有矣凡丹經所云鉛汞龍虎等號皆强名也吾惟復其根而不必問其名之有無學道者萬千而聞道者百不得一吾惟養吾心以復吾根而已矣必問人情之眞僞則故物自生而還吾先天之精氣神也問在宥羣生而答以復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不知世俗之人喜同而惡異安知其同衆方能免物議哉夫大也止知刻三王仁義聖知之利而不知有仁義聖知之害爲其存人之國者少而喪人之國者多有土者不可不知也有土者有大物而不能

物物明此道者其緒餘以治百姓而其精以治身獨往獨來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而能自復其根者也不更貴於有大物者哉故大人有形影聲響問答之教無心之感爲天下配而咸宜者也處乎無響示不言之教也行乎無方顯不滯之途也挈汝適欲天下亦如吾之無響無方耳若而人也往來出入莫知其終烏覩其始形神俱妙與大道合安見有已無已則一切俱無惡得有有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聖賢也覩無者天地之友仙佛也故任物因民爲事陳法皆覩有也居義廣仁積禮高德亦覩有也道本與時爲變易吾亦與之爲變易天本神而寄於人吾亦盡天道於人事故聖人以下雖亦是

覩有總是有爲中之無爲性命本之於天聖人觀其所自來不受天損亦不藉人益不助也繼之者善爲德聖人成德不見其增有時而祟不累也出於道而不參之以人謀會於仁而不恃之以爲恩薄於義而不積之以傷性動即是禮非以避諱而爲禮當行即行接於事而不讓畫一者法也不亂而更張者亦法也可恃者民也不輕身以狥者亦民也當因者物也不去物而喪眞者亦物也天者德之元道者事之宗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道有天人無爲而尊者天道也亦主道也自然而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亦臣道也非自然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爲爲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此之謂在宥天下而非治天下也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修是謂至德在去智與累而已）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呂吉甫曰道生一而至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謂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爲玄天君爲玄德天子稱朕朕卽玄也）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惟無爲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爲則爲人道而非天德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陸西星曰夫天德卽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陸西星曰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是精者事與技是粗者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卽事事卽藝藝卽德德卽道道卽天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故曰技兼云云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爲精當）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一而萬畢卽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謂也凡人必心有所失然後有心得皆後天也我心原無失渾然一先天安有所得自然與鬼神合其吉凶故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音枯）心焉（去其知覺而後可以入自然之道也）無爲爲之之謂天（爲之以自然而後合天然之道）

無爲言之之謂德有心得者必洩露於言矣不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聯異以爲同也行不崖異之謂寬有彼此分途則窄無彼此則寬有萬不同之謂富官天地而府萬物故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有大小大德者綱也小德者紀也大德不勉而中若細行必檢執之僅謂之紀而已德成之謂立卓然自立不爲外物所搖循於道之謂備道原衆善悉有故循道則備道全美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受而歸全君子明於此十者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外輕而齊萬物一生死矣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韜藏也包容之義心大故事無不容沛乎其爲萬物逝也逝往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俱無窮也若然者下四句言不以身捐道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下四句言不以物捐道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已私天下之權重矣

而不以爲已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管見云王天下不以爲已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與夫子曰又述師言夫道淵乎其居也寂然不動漻乎其清也澄然不淆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無耶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以爲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以自鳴萬物孰能定之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乎考者是道乎以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何以不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疇能定之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清淨未嘗着於事爲色相中故巳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原初也如水之源然雖恥通於事而事至能揆物來能應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通於神則清通

無礙故曰其德廣其心之出而有物物爲何物乃先天眞一之氣採之者採取其藥物也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昭昭生于冥冥故形非道不生即立之本源也道得于心之謂德明者明其有物必有則也故生非德不明即知通于神也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存形而窮生窮其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立德而明道明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出者首出庶物之義動動而應也從之者其聖人作而萬物覩乎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獨見獨聞者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泯聞見而遂無深深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至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爲而無不爲也時騁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而歸乎靜也供供給也騁馳騁也要統會也宿歸宿也大小長短修遠可大可小

可長可短而又可修遠道之體如此即中庸費而隱之義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生我之門死我戶幾個惺惺幾個悟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音旋歸南望進陽火也旋歸歸則退陰符終矣遺其玄珠遺走失也玄珠眞陽也乃乾體破而爲離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知明皆不可求使喫詬音隙詬音厚索之而不得也喫詬言辨也不可以議論強探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罔火候也其來也有象其隱也罔形仙家所謂不老不嫩故一索而即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在乾體爲玄珠在坎體爲象罔昔也失之于赤水今也得之于赤水取坎塡離也莊老以數語而發洩殆盡今之學道者萬千而知道者寥寥予曾得仙師口訣故不敢自秘爲世人指迷知我罪我曷計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王天下也猶言配帝吾籍王倪以要邀致也之許由曰殆哉圾殆圾皆危也乎天下齧缺之爲

人也聰明睿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恃其聰明睿知而穿鑿以應事故謂之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而欲以人勝天方且本身而異形身我也以我身與物對先已而後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自尚其知而露其精光知如火之遠馳也方且爲緒使自此天下日多事不免爲細事所役使方且爲物絯音核方爲事物所束縛也方且四顧而物應道貴乎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則非靜矣方且應衆宜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矣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眞常之性矣非定而應者也夫何足以配天乎此皆有知有爲之道未足以配天也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其祖也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衆父之父則又高出之矣缺之才可以首

出而去道之遠故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治亂者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葢君道無爲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所以不免有禍害堯觀乎華山名華封人守封疆者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生亂也富則多事勝心不已壽則多辱嫌其易侮也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堯有不欲之心便有意非自然也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音湻居無常所居而鷇食鳥初生者爲鷇毋自哺之無心于食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少壯老也如楞嚴恆河沙之喻)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世變愈趨愈下借堯舜寓言之)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音盍)行邪無落吾事(落荒廢意言無廢吾耕事也)俋俋(音邑俛首耕之狀)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無無乃主張此無者)有無名(天地之始即無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一之所起有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無極與太極對是一有一無兩無有之上有箇主張之者爲一一之所起不惟無有而亦無無何有形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德之爲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若有分矣然陰陽闔闢往來不窮却又分他不得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命本靜而渾然亦無形象可見也至元氣留聚于此則鼓動萬物物之出機而物生矣有物必有則理斯附焉謂之形則器不離理也而)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神以君形然非形不棲則形體也者所以保護其神第四肢百骸與元神並運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儀則即神中之性也而理亦何常離器乎)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性即是德何必反德失性而後修修即湯武反之也故曰反德後天之學到亦同于先天之初而本體無一毫之渣滓故曰同乃虛虛則何所不容故曰虛乃大)合喙(音晝)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喙鳥喙也合喙鳴者猶言衆口一詞也民心雖愚合之則聖豈不與天地合德乎)其合緡緡(音泯與脗同)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其合也緡緡然脗合無際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修性返德其道如此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也相似也可不可然不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言不苟同於衆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音玄若是則可謂聖人乎離分析也辯者之言堅白異同紛紛我能離析若揭日月懸之天宇非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能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易謂庶人在官更番直事技係謂居肆計功皆勞形怵心以才藝自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執狸之犬人思係之便捷之猿人思捕之見聖人不以才智自見終亦不以才智自累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不能聞與不能言者何物即無極也前所云泰初有無無是也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即自頂至踵之謂也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無心是無學道之根器無耳是未遇仙師若何而與天地合德

天地同久之道未聞也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形者何物四體百骸也精也無形無狀者何物氣也神也凡人勞其形而搖其精不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故精竭而形盡矣形盡而形形者亦與之俱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其動止死生廢起未嘗異於人此又非其所以也所以者則與人異所以即無形無狀者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已爲人物之統會天又爲已與人物之源頭末世爲治者多以已治人以其知有物也上古以人治人胸中且不知有物又安知有物之從出而爲天乎豈惟形骸不隔物我無間方且隳肢體黜聰明併已亦忘之矣名雖爲人而實遊于九天之上人物不能出其範圍中也既曰忘天而又曰入天者譬善汨者忘于淵而後能入于淵也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陳也請以所言陳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而無阿私心無偏黨也民孰敢

不輯 音集安也 季徹局局然 大笑貌 笑曰 以下言有心之害道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 言力小不足以任大事也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 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自持恭儉用人公忠心無偏黨民各安堵不可謂非善治也然而帝王之道貴無爲而賤有爲故季徹笑閭葂恐其所行未必能如其所言有似螳蜋怒臂以當車轍識者知其必不勝任矣又似高其觀臺能聳動人物投迹于一時者雖衆却不能瞻仰于久遠也 蔣閭葂覤覤 音號驚貌 然驚曰 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葂也汒 茫同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聞此言而不知也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猶言遺風願言其畧之意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 化導之意如草木之搖蕩于春 一般全無作爲處 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 有爲之志 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聖人順民心之自然使之自得其性成教易俗

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滅其相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昭徹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性之固有而忘帝力於何有矣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 音幸俛首甘心之意 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大聖之治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涬之德哉蓋堯舜有心而出治溟涬之民無心而自然者欲者聖人欲民之同歸于德而各得其所安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種菜蔬曰圃畦圃之界限也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 音窟勞貌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 音朔 如泆 音逸 湯 言取水之逸也 其名爲槔 音羔桔槔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機械器也

（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機心存則方可擾擾而不純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白之白）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神生猶言神發也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而可以載道純白不備則日見其紛紜而搖搖靡定矣道奚由以載哉）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即奚有之意）者邪曰孔丘之徒也（借聖人以自重）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賢希聖也）於于（夸毗之貌）以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自誦自歌以振響于天下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泯其機心于不用）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荒廢也）吾事子貢卑陬（音鄒愧恧之貌）失色頊頊（音旭自失之貌）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指夫子言）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如桔槔之類）聖人之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在天爲道在人得之則爲德故執道則德全）德全者形全（德內也形外也故內全外自全）形全者神全（形神之舍也神形之主也舍不壞則主有所依）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湻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指漢陰丈人言）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所言行於世日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行日失）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託也即專即道之謂）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上古無爲之世）識其一不知

其二心不分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未雕未琢之人也將東之大壑海也觀海亦浮海之意適遇苑風圉內之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橫目爲人獸則直目矣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紓其情而無浮行也實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非爲人也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手一動隨所顧而指之四方之民莫不俱至不應徭志也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全德之人聖治又高視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所容心也不藏是非美惡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寄蜉蝣於天地而不知有其身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泥泥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儻乎沉吟貌行不知其所歸無心於世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而常至足也此謂德人之容德人忘功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形而若亡所謂入金石無礙者此謂照曠泰宇發光昭徹空曠無復形拘致命盡情致命致其天命之謂性之命也盡情盡其發而皆中節之情也天地樂音洛而萬事銷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此之謂混冥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俱忘忘即所謂溟涬混沌是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

遜故使天下罹此征伐之患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音余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也分明是亂而求治於虞也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而施髢音替病而求醫無瘍何以藥爲不禿何用髢爲不病何用醫爲喻亂而求治者孰若無庸於治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爲愈哉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操藥以療父心非不善終不如無病不藥可無憂色矣羞者羞其心之日煩不如渾沌氏無心於治之爲愈也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不使上如標枝高處而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忘義也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忘仁也實相與以誠而不知以爲忠忘忠也當事得其當而不知以爲信忘信也蠢動而相使互役不以爲賜忘恩也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散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總形容上古風氣見武不及虞虞不及上古司世道者使人人有莊氏之用心則上古可坐致矣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詰問之詞正言其必然也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不忠不孝之律甚大故不肯受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不肯受諂諛之名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已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爲導諛之實何爲君親諱則是而自爲諱則非耶合譬飾辭聚衆也廣爲譬喻令人易曉巧爲潤色令人易聽聚天下之學者而歸

乙已是終始本末不相坐猶言別有一般道理各自不相掩也垂衣裳設采色動
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襲儒者之衣冠文物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也與夫人
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衆是亦是衆非亦非與庸衆爲徒而又不
以庸衆自居非愚之至乎知其愚者非大愚也愚於理而不愚於自知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惑於事而不惑於自見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猶曉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
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音向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天下惑吾不知其惑於道術乎惑於治術乎儒惑乎釋惑乎道惑乎儒者止知述唐虞三代之德尚有爲也而
不知太古之世猶有無爲之教則儒惑也禪家止知明心見性不知性命雙修然後爲眞釋則釋惑也旁門止知枯坐導
引以求長生不知大道不離陰陽然後爲玄之又玄則道惑也莊老之作南華經諄諄然以祈嚮與人言而誰從之不亦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聞折楊皇荂里巷之曲名也俗言勝則
至言隱矣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止入也住也至言
不出俗言勝也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缶秦
樂瓦器也設有二人擊缶鍾以爲音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行矣此以樂喻而今也以天下
惑無人不惑也余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
一惑也天下惑是惑於治術與道術也余欲以予之祈嚮無爲與金丹大道而強之柰天下盡大惑終身不解不可得
而強之何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求也不推誰其比同也憂比者和同之意蓋不推已
知天下無人矣而又望其誰與我同憂哉莊老憂世之心有如此語意含蓄似結非結正文章家三昧法也厲之
人醜惡人也中添一之字文法便古雋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
其似已也惡人尚自知其惡乃大愚大惑之人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矣百年之木在山林於

性無傷也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木之所遭雖有貴賤之異而均爲賊其生生之性則不異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犧樽青黃以況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況盜跖之污二者雖所殉有利義之殊而失眞則一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熏鼻困惾音悛中顙氣味上達顙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音骨汩亂也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即踶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爲得乎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夫楊墨以一偏之說自困者也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音恣積也其內有欲以障其內皮弁鷸音聿冠搢執也笏紳大帶垂者修長也以約其外有飾以束其外內支盈於柴恣柵塞外重纆墨繳灼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支枝拄也盈充塞也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外束縛於衣冠之纆繳睆音版睆睆然明也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束其手也歷指困其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下所以嘲萬世而下無道德而富貴者內多欲以自欺外巍冠以欺人上得罪於君不知無爲而治也下得罪於民併有爲之治亦不克稱也前得罪於聖賢內多欲必不能外施仁義也後得罪於名教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莊老指之爲桎梏之罪人擬之爲監檻之虎豹所以輕賤而痛惡之者極矣然往往有善終者何也不知此輩能逃法譴而必不能逃理譴法譴人王司之可以倖而免理譴天王司之所謂免人道之患者必不能免陰陽之患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也

復圭子曰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爲稱焉蓋天地雖大無私覆載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天生天殺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各君其君而民其民其主君也君有侯王之分原於其德之大小爲之者人而成之者天天爲玄天而君有玄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乃三皇之世無爲也其德則天德也其道則天道也持此道以觀言與分則君明於上臣艮於下持此道以觀能與泛應則百官稱職而萬物不害天地人合而爲一者德也推之萬物而無不準者道也以居上治人之事宜簡安能與全民用之藝技同繫乎莫若技兼於事聽其事之自然也事兼於義因其義之當然也義兼於德本之於繼善成性也德兼於道出之無極而太極

也道兼於天自然而然天者天理也故無欲而天下足天者天然也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無爲何淵淨也天下足萬物化而百性乃大定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卽識得一萬事畢之謂也無心得而鬼神服卽造化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之謂也一卽道也道雖覆載萬物惟君子爲能去其知覺刳心而載道焉故君子有無爲之爲無言之言愛人之仁不同之同不異之寬無不有之富無不執之紀卓然自樹之立衆美咸具之備不以物挫志之完若而人也明此十者金自在山珠自在淵外富貴齊夭壽一窮通平隱顯視萬有第臟腑之故物而何有參差視死生第晝夜之夢覺而安見殊途此

道寂然無聲也而實能聲天下之聲以道爲定在金石不考
何以不鳴以道爲定在考者倘考虛空何以無聲是萬物皆
不能定道之處所也惟王德之人知之學有本原故其知如
神其德普博故其應物亦圓人知有形生於無形而不知德
立則道自明視乎冥冥有獨見內視之謂明也聽乎無聲有
獨聞返聽之謂聰也無物之中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神
神此何以故將以爲無乎無能生有蓋有供有則有限無供
有斯無窮將以爲有乎有終歸無馳騁而無所歸必易竭時
騁而要其宿斯事有宗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能修能遠此道
保之而不失上德無爲純乾之體也失之而思還其故物下

德有爲取坎塡離之人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丹經名爲産
藥之川源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旋歸宜得大道而反反曰
遺其玄珠者何也仙師云玄珠飛到崑崙上子若得之求罔
象又名太陰玄珠又名朱衣仙子絳黍丹露又曰南天赤鳳
髓紫府火龍脂曲江春雪海屋蟠桃瑤池天酒賜美金花總
不外此妙相身中包含混沌先天之靈返還命寶之丹此珠
不可以知識求不可以明察見不可以議論探帝使象罔乃
能得之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仙家之眞火候也此
珠自外而來從虛而生在坤兌而不在乾巽乃先天之黍名
曰玄酒醉到元翁靠道友扶持德行陰騭乃能得也堯問於

許由問其治天下之道也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天無爲也人有爲也以有爲而擬無爲必不得之數也故曰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與故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常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亦嘗聞道者可爲眾父眾人之首也而不可爲眾父父眾首之首也君道貴無爲而齧缺不能所以爲治之魁亂之率也不能以無爲致其君所以爲北面之禍人君欲以有爲而行臣之道所以爲南

面之賊堯觀乎華乃莊子涉世之經濟也封人教之以授職於多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富而分之於眾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鶉不擇居鷇不擇食鳥行虛空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亦復如是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即吾儒有道則見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即吾儒無道則隱至于厭世教棄乘雲而入帝鄉可見華封人亦非凡人也奈世變愈趨愈下故又借堯舜禹以明之堯猶不用賞罰而民勸畏禹用之而尙不勝自此以後天下未免多事伯成子高之辭爲諸侯而耕也殆超然免於評論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然則太初之無即太易也有無無無又所以主張此太易者太始

者形之始也有無名卽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纔言無便與有對譏言有便一之名起矣尙爲太初氣之始有一而未形至一卽太初也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及其物得以生謂之德德之爲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分陰分陽各有修理可以分別然根陰根陽却又無間分他不得則是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凝也留動而生物鼓萬物之出機也物旣生矣則生生之理隨物各正一成而不可易者卽太始形之始也旣有形矣必有形形者形形者神也形以神爲君神以形爲宅故曰形體保神神卽道家之元神佛氏之元性也各有儀則謂之性如有物必有則也修性者貴反乎德

德至則同於太初之無無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何所不容何所不納故乃大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合喙不言也鳴言也旣以不言而言則言猶不言矣卽與天地合德可也宜其緡緡然若愚若昏如是則謂之玄德行且入於無礙之境而同於大順矣卽老氏乃至大順之謂也夫子問於老聃問治人之道也可不可然不然飾智以求異也離折堅白若懸宇使心事昭然也何異以形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骸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耳見聖人不以才智自見終不肯以才智自累也予告若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

者何物則性與天道也凡有首有趾自頂至踵也可謂有人之形矣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可謂無人之情矣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踐形盡性之聖人也盡喪其無形無狀者則凡民也然吾所謂盡無者動止死生廢起人之物於物也而其所以然則天也夫惟忘物者爲能忘天亦惟忘天者爲能不有乎已而天人合一矣視天猶若掌中矣是之謂入於天蔣閭葂之告魯君恭儉用賢心無偏黨自以爲安民之道至此止矣而季徹笑之者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猶危其觀臺以招衆往而不知其不可久也夫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其治天下也移風易

俗而民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涬之德哉不過欲民之同歸于德耳溟涬乃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涬也至堯舜則有爲也子貢遊楚反晉見漢陰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羞爲子貢之機械夫機械猶小也因而有機事所遺累不亦多乎機事猶外也因知其有機心所黠染不亦甚乎太上云靈臺無物謂之淸一念不起謂之靜淸靜則無機心虛室生白放無極神光照徹十方矣若有一毫機心內存則純白不備而神生不定猶言神不守舍也大道之所不載漢陰丈人豈屑爲此機械之事乎猶教子貢以忘神氣無心也墮形骸無我也必先治身而後能治天下

子貢始悟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非聖人之道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而豈識有機械若而人也惟行吾心志之所爲而不知有非譽其德全也凡聞其機心機事等語未有不爲丈人所搖動者故我謂之風波之民夫子一聞其言謂丈人爲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乃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守其一而心不二治其內而所全者德也不治其外而所忘者物也丈人惟純白備而入於太素無爲而還之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也今非渾沌之世子與汝何足以識渾沌之術哉諄芒者諄諄芒芒有意於治世之人也將之大壑大壑

卽海若也適遇苑風者風化之寓言也大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狀其無涯之量也酌焉而不竭形其淵泉之深也吾將遊焉然則至治將何如官無曠職舉無遺賢人各抒其情實而無浮行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一顧一指而四方之民莫不至應後志若德人則不然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安有非不藏美安有惡四海之內共利其利而悅共給其給而安失之如嬰兒之失慈母如行人之失道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德人忘功也若神人則更有進焉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謂照曠光明所燭山河大地無所不照而神人不自以爲照

也惟有心曠神怡而已致命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正其命也盡情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得其情也天地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萬事銷亡靜而與陰同德焉萬物復情動而與陽同波焉消者不知復者不知消之復之者亦不知此之謂混冥其神人之忘已乎武王革命之師不及有虞之揖遜何待亦張滿稽而後知之亂而後求治是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總不如無病而不必藥無亂而不必治之為愈也故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無揀擇也上如標枝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亦無仰上之念有端愛實當之事而無仁義忠信之名蠢動互相役

使使者不知為所使者亦不知是故太古之世行而無迹非無實迹也不着迹耳事而無傳非無可傳也不留傳耳季世之人亦知不諛不諂為孝忠之盛面從君父之言行為孝忠之良何獨人諾而諾人趨而趨而不謂之導諛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為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庸人不足道也又有一等好異之士合譬餙詞聚衆講學其說自相矛盾標榜以取媚而不謂導諛學其學者亦是其是而非其非隆其愚而不覺知其愚者不為彼所愚也知其所惑者不為彼所惑也惑者少猶可以不惑而易惑惑者多恐併不惑而亦惑矣大惑者終

身不解則無解之日矣大愚者終身不靈則無靈之時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儒無眞儒性命通三教天人達一途者誰乎道無眞道自古神仙栽接法能知人老有醫藥者誰乎釋無眞釋人知觀音坐蓮上能知蓮裏產觀音者誰乎雖有眞人以大道解其惑必不信也何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假二人一擊缶而一擊鍾人必惑於新聲而不適雅樂矣厲之人猶自知其厲何大惑者不自知其惑也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污性修反德而德同於初乃所以爲得今亦惡分別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眞色不色五色亂之眞聲不聲五聲

亂之然則五臭薰鼻五味濁口趣舍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彼楊墨者不聞道趣舍滑心者也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則鳩鴞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無道德而富貴者以趣舍聲色塡塞其胸次冠弁搢紳以拘束其四體內充盈於柴柵外重之以纆繳人見其自苦如此而彼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與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夫夫也讀南華至此當解其外約脫其內柴做一識象罔之道友與之共索玄珠同登崑崙也又何難之有哉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自然爲用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天以一氣周流而成就萬物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帝以一德洋溢而聯聚萬民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王以一誠推心置腹血脈與一世相貫徹而攝服四海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謂六合四方洞達無礙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爲基所謂明道若昧也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音撓心者故靜也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蓋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撓之不撓則靜矣靜則定而慧生焉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靜字

乃一篇主張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非枯寂之靜矣鑑鏡均明也水靜生明所照有限心靜生明其照無窮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止則心中無物故虛虛則眞空之中妙有生焉故實實則一實萬分敎化川流脈絡分明自有條理所謂倫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者靜之體動者靜之生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謂責成於已蓋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愉愉也悅樂之意無爲則能靜能應常靜而常愉憂患不能入而精神完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有德無位之名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音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益如此靜而聖動而王卽內聖外王也無爲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也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靜則不動矣而能使羣動故無爲而尊樸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天和與天爲徒者也人和與人爲徒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和則樂從生焉故曰天樂人樂莊子曰吾師乎指虛靜吾師乎韲音齏萬物而不爲戾韲萬物變化生死曰韲物自戾耳非吾師之暴戾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者無不愛至人無恩故人不知其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無爲故無所稱巧乃莊子所師此種學識劈破千聖傳心之秘此之謂天樂樂非外至故曰天故曰知天樂者知者與天爲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其生也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若萬物之變化而我未嘗死靜而與陰同德陰不能死我動而與陽同波陽不能生我所謂陰陽在我手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謂宇宙在我手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鬼出見人曰祟不祟言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精神不倦曰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不過無爲之理而已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無爲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俱指帝王言故古之人貴乎無

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斧能刻木而運斧者工也臣能任事而用臣者君也蓋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君逸臣勞之義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道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其宜而無爲之理可坐致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與絡同包絡也天地不自慮天下爲之慮也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天下爲之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下爲之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天地不產不長而萬物自化自育帝王無爲而天下自樂自利孰居無事而主張是孰居有事而運用是則道以提挈之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

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又自無爲有爲翻出本末示人說有爲爲末當知無爲爲本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則臣當無爲矣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等差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音催經音喋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精神心術五末之本而靜虛無爲又保精神明心術之本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在虛靜無爲而已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荀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觀此則莊子豈不知於人與因上一先字一從字說出許多名分見得道有自然之序當

先者先當後者後故曰行也何曾與儒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芽也區別也有狀盛衰之殺非一時而盛一時而衰言其有漸次第差等也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昭穆有序朝廷尚尊官職有序鄉黨尚齒長幼有序行事尚賢承乘有序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語道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此發明本末要詳之旨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性命之極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而末學自可次第而舉而道德次之者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得焉者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祖老子失道德而後仁義來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也蓋樸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彰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其才職而任使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省察明則是非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則賞罰加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處之得宜貴賤履位官之各當其才仁賢不肖襲情襲如禮記襲裘之襲又如襲職之襲露也君子小人各露其情實也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事事協於理而無容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五行變化而後萬物生故知五行之變者則制禮作樂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九為老陽必變少陰賞屬陽罰屬陰五行原從陰陽中生故知陰陽之變態者然後能行彰癉之權以賞善罰惡而示人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大道也驟而語賞罰不知

其始大道也倒道而言不言大道而言形名迕音悟道而說不說大道而說賞罰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咸甯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有常雲行雨施天何心於物哉而萬物自成所謂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欲藏其所著之書以爲一代之信史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名史有老聃者史官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繙者反覆經旨以說老聃中其說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煩也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注本靜虛之中寂然湛然一物不着者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同春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老聃曰意幾乎後言猶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萬物各足其性吾惟循放自然之道德而行亦已極也又何偈偈音傑勞力也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音繭足跟厚皮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妹作昧老氏主儉嗇以鼠壤有餘蔬而棄於暗昧不明之地可謂仁乎生熟物用之不盡而又積斂其未來可謂儉乎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譏刺也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退也言向有所譏今其心退然安意受教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巧知神聖之人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脫失也不及意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不知者謂太白若辱雖人呼我為牛馬犯而不與之較也知之者謂德合天地名為呼牛呼馬實為亦坤亦乾易云乾為馬坤為牛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斯人應以此名加故不受名者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名以加人人蒙之如衣服也令名猶衣錦也不美之名猶被褐也老子自言褐吾服也吾恒服褐非別有不衷之服故暫以此服而愚人也被褐懷玉自是老氏本色

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躡步而前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也容崖然崖崖皃也而目衝然突目而視視之高也而顙頯然頯音仇額中央高而兩頭銳言高露也而口闞然口呿之貌言張口也而狀義然踶跂自持之貌言自矜也似繫馬而止也身定而神馳也動而持發也一舉動之間便持發若機括渾是機事所露機察而審熟察而詳審渾然一

團機心也知巧而覩於泰恃巧而驕泰見於外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樸矣凡以爲不信凡此十者皆不實之徵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邊陲人不聞修身大道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竊盜所得何足道哉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無不容不可測即中庸費而隱之義形德仁義大道無形及其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非形而上者也神之末也末對本而言道之主宰爲神道無本以虛靜恬淡爲本道無末以形德仁義爲末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音柄而不與之偕神之定者外物不足以尙之故不以攖世累彼自操柄我自行志不與偕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所以者何審乎無假而不以利遷耳究極物之眞實而能守其本耳無假卽眞也本也神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外天地出乎天地之外遺

萬物不與萬物爲伍也此乃出世之事不溺不焚而神何困之有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故曰退其所先者道德也以禮樂爲賓其所主者性情也此乃至人之根本眞實凝神處而心大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貴語語有貴也世得古人一書襲而藏之以道載在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僅言語而已當更尋語之所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專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以形色名聲得意其可以書言得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知道者不

求之言與書求之言與書不知道也老子此段欲人忘象忘言不惟結上亦以起下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人名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音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糟爛爲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疾不徐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陸西星曰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誦其言而忘其味是得其糟魄而失其神髓不免爲輪人之所竊笑矣

復主子曰道何物也動靜互爲其根者也善言道者靜處不可見而先言其動天得其常運者而成萬物帝與聖人得其常運者而天下歸服此皆道之運用也有動者以爲道之流行必有不動者以爲道之主宰則聖人之心靜也水靜猶可以明燭鬚眉平中准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靜字乃一篇之主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裏面有運用工夫而不徒爲頑靜矣若而人也天地不出其範圍萬物無逃其洞察謂爲天地之鑑也可謂爲萬物之鏡也亦可則我命由我法自我出

而道由我行矣夫靜生於虛一靜則無所不靜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所取平道德之所究竟帝王聖人之所歸休休則虛實相生虛則動靜各得靜則以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則心常愉而外患不能入長生久視道在此矣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乃萬物之本不惟堯得之而爲君舜亦得之而爲臣帝王天子有此徳不虛王於上玄聖素王有此道不虛處於下可退而表儀乎山林亦可進而顯功名於天下可以靜而聖德隱亦可以動而王業著無爲而羣德不能與較尊樸素而百家莫能與爭美此之謂大本大宗天地人不能外也則天和人和天樂人樂亦從此生也莊子之師是

何人者耶分明指太上言藏生於殺故韲萬物而不爲戾施澤於不知故及萬世而不爲仁履歷不能考故長於上古而不爲壽乾坤萬有性其所陶鑄故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皆無爲自然而然此之謂天樂若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與天爲徒默與之契是故其生死動靜與造化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不祟不疲一靜而王天下服萬物聖人之心可以畜天下矣當知帝王之德卽天地之德也道德其主宰也無爲其作用也有才而不露其才無爲也而天下之才咸願爲我使故用天下而有餘有才而自彰其才有爲也而一人之才不能以周遍故爲天下

用而不足第無爲誠足貴也在上秉之爲恭已在下秉之爲曠官有爲亦可善也臣下行之爲敬事主上行之爲代庖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可見莊子之學亦與吾儒同而非偏枯於無爲者矣故古之明王有落天地之知而無自慮之心有雕萬物之辯而無自說之詞有窮海內之能而無自爲之事則天地之化育一帝王之化育也帝王之無爲一天地之無爲也故天之神地之富盡歸於帝王之大而帝王之德配天地者無爲配之也馳萬物而用人羣者無爲用之也識者以無爲爲本有爲爲末而上下分無爲爲要有爲爲詳而主臣又分故不知五兵五

刑爲德教之末何以索德教之本不知禮法鐘鼓爲治樂之末何以考治樂之本不辨哭泣衰絰爲哀之末何以究哀之本此五者皆精神心術之所流露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可見有爲爲後而無爲爲先吾觀之五倫咸先後之不紊者何也聖人取象於天尊地卑之位取法於春夏秋冬先後之序也夫萬物化生尚有隆殺盛者不頓盛衰者不頓衰而變化有漸豈聖人尚親尚尊尚齒尚賢而無次序乎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必先明天道而後知道之原行道而有得者謂之德必明乎道德者而天道始爲我有矣由是而仁義而分守而形名而因任而原省而是非而賞罰各以次第而明者其相

因之序也由是而愚知而貴賤而仁賢而不肖處宜履位各露其情而不惜力必循名者何也咸由明道德之人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不用有爲之人謀而歸無爲之天道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卽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之謂也治天下者所不能無而第不先之耳古之語大道者必須知五行生尅變化之理而後形名可議不然本之不知末於何有須知九爲老陽陰陽生尅變化之機而後賞罰可談不然始之不明終於何有卽有强而語形名賞罰者特知致治之具而不知致治之道也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聞堯之用心憫顛恤窮哀寡慈幼而舜猶以堯爲未大也本天德以甯民

同日月之無私照與四時爲順度若晝夜之有經民無不知也雲行而雨施澤無不被也舜信合乎天而堯猶合於人也自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取法於天地者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而後聃厭其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仁義眞人之性也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未有拂天地之常悖日月之明乖星辰之列亂禽獸之羣搖樹木之立而能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者揭仁義以示人何異擊鼓而求亡子鼓愈疾而亡愈遠噫仁義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今觀子非

聖人也蔬有餘而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可脫焉昔子呼我牛也而亦牛呼我馬也而亦馬有其實者斯有其名而弗受其名者殃必及之吾素被褐也恒服此服吾非別有不衷之服故以被褐之服而愚人也士成綺鴈行避影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與沖虛內視者異矣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與大辨若訥抑抑威儀者又異矣身似繫馬而意馬未羈其發若機括未發而機心衝知巧露而泰容觀凡此皆不實之徵也若而人也其邊幅易盡也底裏易窺也卽有所聞所見亦竊取之學問耳惡足以言修身夫子曰凡物能大者必不能小惟道大無終而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神矣哉道之難名也卽形德仁義特其末耳惟至人者能藐世界薄銓衡屏寵利任眞而黜假守本而亡末神遊乎天地之外超乎萬物之上無往而非道德耳視仁義猶後也禮樂吾賓也其心惟定於道德而已至人往矣而神亦往僅有書以遺於後世人貴道因貴書不知書惟有言語之存語以達意意之所向仍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無乃貴非其貴乎書之不能盡道亦猶形色名聲不足以得人之情也信哉知道者不求之言與書也求之言與書者不必知道也而世豈識書之不足貴哉後引輪扁之

對以爲書不足貴之証桓公讀書於堂上彼其所貴者書也而輪扁問之曰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糟魄二字此莊老爲千古後學傳神處學人當尋糟魄之眞味何在眞味卽人之眞性也眞神也酒以滓而成糟魄人以雕琢而失眞性哀哉輪扁申其說曰斲輪雖小有道於此運斤徐則甘而物不堅固運斤疾則苦而不入木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與手習也而應於心與心合也口不能言者不徐不疾之數存乎其間俱是心領神會臣不能以喻其子則他人不喻可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則他人不受可知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此語凜凜有嘆起後人須於不可傳中尋出可傳之物來須於已死尋出不死之物來方爲會讀書人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有糟魄必有精神二句冷語非嘲桓公也嘲萬世之後讀南華者止思竊其詞華而不知大道有長生不死之術則雖讀南華猶未讀也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貴無爲賤有爲重道德輕仁義乃其大旨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天以氣運而不息地以形處而不動日月之行皆有定所第往來代謝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似有爭所之象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主張綱維猶涉有爲居無事則全漠然無所爲矣機緘如有所係屬也卽太極也得此默運則居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蒸而爲雲釀而爲雨隆如蘊隆之隆盛也施雨滂沛也雲雨陰陽和氣所成故謂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上言雲雨有雨必有風以繼之東北陽方西南陰方必東北方陽氣先起自下而上後西南以陰氣

迎之所謂陽從陰則雨至矣故風起北方而後或西或東有風自上而彷徨四周噓吸風之呼吸也披拂風鼓動之貌此風雨所以交作造化必有主之者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西方陰氣陰從陽必不雨也非知道者孰敢言之敢問何故巫咸袑音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有六氣五行以佐元宰而成歲功則天地日月雲雨風露主張綱維等皆是物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順之順造化之無爲也九洛之事九是九疇洛乃洛書也事卽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治成德備治功成而聖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上皇卽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不必拘拘鴻荒之世也商大音泰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兩問而莊子兩答一座皆驚而不可以驚獨坐言虎狼父子相親則世有父不慈而子不孝者愧矣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碏之誅石厚是也後人之處兄弟父子有周公石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

誅者亦愧矣一說至仁視萬物猶一體合親疏而皆愛之故曰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統萬善者一箇孝字固不足以盡至仁無親之言蓋至仁不過於孝矣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乎孝自常人之言耳大抵莊子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北海而南行以回望之則去山愈遠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則愈非至理矣故曰以敬孝易恭敬在外其孝可以勉而能以愛孝難愛則本於由衷自然而然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愛親而忘其愛忘之在已者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我無心不自知其孝親亦無心不知我之孝忘之在人者也故尤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如舜之棄天下如棄敝蓰是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天下忘我即忘帝力於何有也夫德遺堯舜而

不爲也遺棄也薄之也德薄堯舜而不自以爲德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爲修飾以役於德者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即屏棄也至貴在我何有於國爵至富在我何有於國財至願在我則道德備於身而何有於名譽凡我屏去者皆有變滅惟道眞常不變不可得而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駭聽復聞之怠細聽卒聞之而惑莫知所以蕩蕩神不能定也默默口不能言也乃不自得心不自安帝曰女殆其然哉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人人事也天天理也言樂非人不備而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候相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建之以太淸太淸者聲氣之元建之爲主而淸濁高下常取節焉所謂

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貌言視聽思也應之以自然此四句作樂之本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非得無聲之樂何能發揚雅奏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淸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萬物合乎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淸濁陰陽言其節奏之妙自四時迭起至不可待又言作用之妙循環無端變化不窮且作且止而莫知歸宿之地也流光其聲言其聲流動而光瑩所謂美哉洋洋乎者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蟄蟲聞吾樂之奏便驚若雷霆而始作所謂發舒鼓舞不能自已也其卒無尾樂雖終而餘音似嫋嫋不絕故無尾其始無首始非突然而始自有輕揚圓轉之妙故無首一死一生無死無生一僨音奔一起無僨無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始終相生統同無間死生僨起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待者求其歸一而未得之謂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竦

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脗合其聲能短能長類衆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溫烈變化齊一同爲變化不主故常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在阬音坑滿阬聲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居其盛如此塗卻音隙守神言黜其聰明而甯一其心志以審音律之節奏也以物爲量量之以管以定鍾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寬綽其名高明名曰高明之樂是故鬼神守其幽能使鬼神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吾止之於有窮吾之樂止乎其不得不止流之於無止而又行乎其所當行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無所致吾思望之而不能見也無所容吾見逐之而不能及也無所容吾足儻然自失也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琴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人之知力各有所限也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

音威蛇音移女音汝委蛇故怠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爲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憮然其狀類如此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調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於自然樂之節如天命之流衍也故若混逐叢生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之混逐草木之叢生並育而不相害也林樂音洛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林林同樂而形跡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深昏默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動則無方所居則窈兮冥兮而不可測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生非死非華非實但見流行散徙之不定不主故常也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節奏之妙匪夷所思人皆稽之於聖以爲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天之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神不動而五官互効其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故有

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音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言彌漫宇宙天地爲昭雖欲聽之耳目無從接也而故惑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則精神競惕疑其樂之爲鬼爲神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因探索而心力疲竭不得不棄去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卒聽其樂之節奏疑非人間之應有故惑惑則着一毫知識不得故愚愚則離落後天而猶不失先天之本體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愚爲載道之器而非道以載愚也可見愚之一字乃莊老得道以後之妙悟揭出以示人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結草爲狗祭天解厭之物喻儒者所學古昔陳言不能用於今世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音懞魂讝顛倒必且數音朔眯音米目晴虧避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耶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芻狗祭則奉之已則棄之若復取而尊之則戚矣戚則生夢生眯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羣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是非夢眯之明徵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音余周魯非舟車與音余今蘄音祈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以古之周道而行於今之魯國是推舟於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順應之道以應世而不窮

而可以執一乎且子獨不見夫桔音結槔音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不窮者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音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吾試按齊楚吳燕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哭殊其聲而皆悲是以聖人因時致宜為民立法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紇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也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同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音奉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

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古今異宜而治不相襲必以古之道變今之俗以求其同是猶猨狙而衣周公之服里女而效西施之矉其勢必至相詆也夫子之窮也固宜重重譬喻皆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禮樂制度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明道不可以言傳在人自悟之耳]然而不

可者無他也[無他故]中無主而不止[道雖有所聞於外而中無定主終非眞得不能止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學貴能虛在我縱有所得而外無就正則無以印證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聖人不出[聖人不多出言以强聒之]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口耳入者]聖人不隱[隱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夷齊餓死比干剖心皆取名多之累也故大聖大賢隱身非難而隱名爲難]仁義先王之遽廬也[遽音渠廬草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而不可久必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求全責備者至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假託皆不久處之意]以遊逍遙之墟[不染纖塵之處方可逍遙]食於苟簡之田[此苟簡之田乃坎兌之方家家有之不必耕種而自收惟仙家能食]立於不貸之圃[此不貸之圃乃乾離之體止可自給而不可以假人惟仙家能立之]逍遙無爲也[乃得道以後事所謂及其無爲衆始知也]苟簡易養也[坎中之陽原爲離宮之物能知取坎而塡]

離易養也不貸無出也無出二字有深意呂祖云正心收住黃龍髓卽不出之義古者謂是採眞之遊旁門採戰御女僅知採其後天不能延年者何也爲其所採者假耳眞人則採彼先天眞一之毋氣所謂借假修眞而換骨爲純陽矣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貪夫狥利烈士狥名夸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而不鑒非善保全之人故爲天之戮民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音因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爲政之具所用以正人之器惟利害不關於心生死無變於已者故能當機而斷更無湮滯也正者正也所謂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有不信其然者季世之執政也若而人也人欲塡滿其縱意橫心所念無非人門鬼路上走而天理不存生機閉塞故曰天門不開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文噆音匝盲咂也膚則通昔夕同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夫淸虛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不容眯且噆而況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爲心亂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下有無名之樸無失之者還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放風總德皆無爲之教也天下已失其樸而救以仁義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吁以濕相濡音儒以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如鵠白烏黑其樸何所加飾名譽之觀無所加廣魚處陸而相呴相濡則病矣不若處之江湖魚相忘於水也使天下失其樸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而正之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之爲物可見而不可見者]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予口張而不能嗋[與協同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者乎[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居于堂上而應答之][聲微]曰予年運往矣[年馳而事去謙言老也]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子貢祖三皇而宗五帝閭老氏卑淺帝王故首舉爲問]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

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心純一太樸未散]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非之則强哭不非則無喜也無怒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也]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情禮獨隆於其親其餘皆降殺而民不以爲薄]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有虞氏尙賢故民心爭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十月而生五月能言未孩而早知其誰何則競教之速成也開竅太早民始有夭閼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其大道爲公之心]人有心而兵有順[人有機變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於順也]殺盜非殺人[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人人各有警備舉天下皆然]是以天下大駭[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故大駭異之]儒

嚚音銀起橫議交作其作始有倫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是也而
今乎婦女何言哉今以幼稚之女爲婦倫薄之俗又何言哉與禮記大道爲公一段意相似余語女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大道無爲之世
其政悶悶其民醕醕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則有爲矣上悖日月之明日月雖明而不能照覆盆今用
智察察以爲明是上悖之也下睽山川之精山峙而川流自有定位今用智無故鑿山而濬川是下睽
其精也中墮音隳四時之施四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治歷明時而先爲之防是隳四時之
施也其知憯音慘於蠣音厲蠆音豸之尾鮮規之獸蠆規小虫小獸多智而害物者以此
而喻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
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有爲之治喪其眞性所謂性命之情無爲而已
矣自然而已矣絕聖棄知之意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音邵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猶言取用之意甚矣夫人之難說
音稅也道之難明邪音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
則必爲彼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陳迹干人宜乎不遇毋乃感之以無迹乎夫
白鶂音鷁之相視以目相交眸子不運不動也而風化此以神相感而生子蟲雄鳴
於上風陽唱也雌應於下風陰和也以唱和相交而風化此以氣相感而生子類自爲
雌雄類物類也此一類或有雌無雄能雌者亦能雄彼一類或有雄無雌能雄者亦能雌是也故風化凡物皆風
氣所生風化者言生子也物生無一定之迹不可拘泥如此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性命皆一定
時不可止流動也道不可壅活潑也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得其陰陽與根

根陽之理無自而不可無不可悟其生生之道失焉者無自而可失焉者失其消息而不得陰陽互爲消息之妙無往而可悟道物之生機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復圭子曰俯仰宇宙天運於上易知也地處於下易知也日月一往一來似有爭所之象亦易知也冥冥之中主張是而綱維是者誰乎居無事而能靜以制動者誰乎意者其有機緘莫知爲而爲耶意者其有運轉欲止而不能止耶雲可爲雨而雨亦可爲雲隆施而淫樂是者非雲非雨也必有居無事而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者陽從陰則雨北方陽方也故風起北方自下而上一西一東自上而下噓吸是者風也而所以噓吸者非風也必有居無事而披拂以佐雲雨者巫咸詔所謂天有五運六氣以綱維此造化是也帝王法之九疇洛書宗之治功成而聖德備天有常鑒而人有常戴非上皇極治之世無以加此皇降而爲仁故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以虎狼爲仁則人駭以虎狼父子相親爲仁而人亦駭乎謂至仁無親則人疑謂孝爲至仁之緒餘而人亦疑乎故曰以敬孝而知有親不如以愛孝而忘親我孝而相忘於孝不如使親而相忘乎我我孝而能忘天下不如使天下而兼忘乎我則世有大德堯道舜行不爲奇利澤濟世不爲恩而區區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自見者亦微矣故至貴至富而在我則何有乎國爵國財道德有於身而至願在我又何有虛名虛譽何也爵財名譽易渝而至貴至富至願不渝也北門成觀黃帝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聞一也始而懼旣而怠卒而

惑使人神不定口難言而心不安者何也黃帝曰吾樂之奏非僅聲容而已也天人相參禮義節制而聲氣之元一本乎太清非遠求也蓋至樂雖先應之以人事不可不順之以天理雖行之以五德不可不因之以自然故善作樂者未調樂而調四時未和樂而和萬物則盛衰文武之有倫者象四時之遞起也清濁陰陽之相和者象萬物之循生也其流聲可以驚蟄蟲其始卒難尋其首尾始終相生死生僨起循環無端欲求其歸一而不可待女安得而不懼吾又奏之以和合陰陽明並日月其聲之短長類晷影柔剛似氣序無變化也無不變化也有故常也而不主故常也聲滿坑谷神守其量

謂之爲揮綽之音可也謂之爲高明之樂亦可也故聞吾奏者鬼神安於幽日星順乎軌所以然者皆由吾之樂止乎其所當止而行乎其所當行子欲着一意見而不能逐之以步武而不及非立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不能知其妙也以知窮力屈之後形若太空身弛而不張女安得而不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其樂之元韻與天命同流行其中之條理與動植而並生雖金石交作絲竹遞奏若無分又若有分如天籟之自鳴以方所拘之而不得以窈冥測之而不得以死生華實擬之而亦不得但見其流動變化非尋常之聲也意者其聖人乎惟聖人達樂之情而知天之命天機不必運而五

官互效其職此樂非人間有也可謂妙不容言矣聽之難聞視之難見其聲之充滿無所不包其音之精微耳無從接而安得而不惑夫樂也者始聞之而懼驚惶震恐疑其爲鬼爲神懼故祟既聞之而怠心神並竭無可着力怠故遁卒聞之而惑以爲盡善盡美而不知美善之所自來惑故愚巧者入用事人則去道遠愚者大用事夫則與道近故云大智若愚愚可載道而非道以載愚也孔子西遊於衛師金與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也重神明不得不重芻狗及其已陳也若與未陳之芻狗而同珍彼非以覺爲夢必目昏於明也今夫子取先王之陳言而誦習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與弟子遊居

寢臥其下耶其不得志於宋衞商周猶曰是夢也而困於陳蔡與死爲隣是非其昧耶夫水陸異路舟車異行夫人知之也古之周道不可行於今之魯宜亦夫人知之也今欲以周道而行於魯是猶推舟於陸可行乎不可行乎強以古道而行今者徒勞無功未知時無方吾亦與之爲無方可以應物而不窮也知桔槔之俯仰而人不罪則可以悟治世之道矣故夫三皇五帝之不同道而同治猶相梨橘柚之不同味而同適口知禮義法度之必應時而變通則知古道之不宜於今猶猨狙之不得服周公之服也里婦之不得効西施之顰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亦得

道乎孔子曰吾求之度數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吾求
之陰陽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夫道貴心
悟不可以言傳至尊莫如君親道尚不可以獻而進之至親
莫如兄弟與子孫道亦不可以告而與之者何也中有主則
見定以無主之心安能守不變之道外有正則行確以一偏
之見安能獨斷而獨行故由中出而悟入者聖人亦與相安
於無言由口耳而外入者聖人不惜言詮以指其歸名公器
也且不可以多取况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豈可以久處哉故
古之至人卽眞人也假道於仁所謂金愛木慈仁也託宿於
義所謂木愛金順義也以遊逍遙之墟則一塵不染矣呂祖

云掘地尋天見天光卽苟簡之田也此田在坎兌而不在乾
巽朝種而暮收者也故曰食於苟簡之田呂祖云種得金花
果是强卽不貸之圃也此圃在乾離而不在坤兌貸人而不
貸於人者也故曰立於不貸之圃何所往而不逍遙矣呂祖
云嬰兒日食黃婆髓奼女時飧白玉杯所以苟簡易養也呂
祖云正心收住黃龍髓張口擒吞白虎漿所以不貸無出也
旁門採戰僅知採其後天採假而不採眞也至人則採其先
天眞一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張三丰祖師云一點靈光
出渾身粉汗香宴時乾我汞換骨作純陽卽採眞之遊也何
世有貪夫殉利烈士狥名夸者死權不知鑒古以取天之戮

等與至人相去遠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皆正人之器非利害生死無變於己者不能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門用享而天門何由開哉失道德而後仁義故老聃欲孔子舍仁義而進道德日播糠眯目則不知有四方矣蚊虻噆膚則不知有夢寐矣今吾子語我以仁義則不知有大道矣亂莫大焉是故不如已雕已琢使天下相安於無爲之風也奚必以仁義教人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鵠之白烏之黑乃自然而然不足辯也名譽之觀無所增益於人之性不足廣也處陸之魚而得濡沫何如相忘於江湖失樸之民而沾仁義何如相忘於道術孔子歸而語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

乎夫龍也者變化莫測龍無體以合而成體潛龍也龍無章以散而成章見龍也龍無潛見乘雲氣而吐納乎陰陽飛龍也老子其庶幾乎又何所容吾言而規之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即龍之散而成章也雷聲而淵默即龍之合而成體也發動如天地即龍之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也其夫子借龍言而子貢便就老子言耳遂以夫子之聲先容而見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而爲聖人一也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哉昔堯舜禹之相授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武王逆故曰不同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反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則不一矣各親其親之

端開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反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則不親矣所厚者薄之漸起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欲力追上古也誰知混沌大鑿孕婦不踰十月而生子子不踰五月而能言未至乎孩而問誰而民始夭則不競矣懷知而不以相教之風萌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以復醕厚也人有心而兵不順殺盜者無罪類聚者爲常人心駭而儒墨起夫婦不遵始作之倫幼女可使之爲婦則不變矣數代揖讓之傳又已不終局矣名曰治之實以亂之吾見上不得與日月並明下不得與山川耀精中不得與四時同施使萬物莫安其性命之情而猶然稱聖其有耻乎子貢立且不安

而敢復言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六經有年矣于七十二君而不一遇何人之難說而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夫今俗之不合乎古亦猶古道之不宜於今也今子所執六經乃先王治古天下之陳迹而欲治今之天下不亦迂哉不知有爲之制作皆粗迹也而所以迹則先王無爲之精神也得其粗迹而遺其精神是見迹爲履之所自出而認迹爲履也可乎哉豈惟古今之治迹不同而萬物相生之迹亦異白鶂以目相視而風化神相感也蟲之雌雄以上下唱和而風化氣相感也又有物類龜鱉無雄蜂蠆無雌互自爲雌雄而亦風化也乘時者有定生而無定迹無不易也無不變也而不易不變者

惟性命而已何也時不可止治古之天下者不可治今之天下也道不可壅生人者可測而生物者不可測也苟得乎性命不變易之道以之治天下可也以之自治而長生亦可也苟失乎性命不變易之道與之治人則昧乎古今與之自治昧乎性命之所自來又安知性命之所自往孔子退三月不出乃復見曰邱今得之矣得乎性命不易不變之理時道不止不壅之情也天下有卵生濕生者一本乎天親上一本乎地親下也天下有化生胎生者一至蠢而能化一至靈而不能化也邱今得聞夫子性命時道之教不易不變者雖可操其權於繼善之後而不止不壅者尚未能脫凡近以遊高明

不諳化爲人之道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邱得之矣知乎性命者然後可與言時道得乎不易不變者然後可與言不止不壅邱也解物化必知人化旣知人之所以不化必亦悟其所以化邱從今而後可與言道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通篇以養神守神作主以靜虛無為為宗此莊文中之最近時好者

刻意尚行刻苦用意以行為尚也離世異俗避世不以俗為伍高論怨誹自立高論不免怨天尤人為亢音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淵谷之中為遯世之士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游居學者之所好也隱居求志之士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行義達道之士就藪澤處閒音閑曠釣魚閒音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音閑暇者之所好也忘世之士如漢陰丈人抱甕灌園之類吹呴音吁呼吸吐故納新吐故氣納新氣熊經鳥

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如鳥之伸吟也為壽而已矣此道音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靜坐養氣之士若夫不刻意而高從容中道無仁義而修純是道德不知仁義無功名而治天爵在我何所往而不可無江海而閒音閑居塵出塵不道音導引而壽元神既全何必打坐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五等之士總屬有我未免蔽於一曲聖人則無我故忘形而備眾善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止也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順天理而行無容心也其死也物化脫然不為物累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同波同流也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無心應物之意也去知音智先事之謀去則無意必也與故故者已然之迹去故無固我也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不逆物故無累無人非與人同故人不非無鬼責與鬼合故鬼不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不耀則韜光矣信矣而不期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音洛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憂樂盡忘所謂不思善不思惡直透本來面目者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虛之至也順事應物無所乖戾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太虛之體一物不着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迕觸則胸中有物而不虛一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淡一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粹迕與逆相似但逆細而迕粗無迕易而無逆難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衆人失之於動聖人養之以靜然聖人能靜能應常應常靜故以水喻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吳地越出善劍吳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以斂喻精神不可輕用神爲主宰精爲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如天地萬物皆精神之旁達處其名爲同帝功用與天同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脗合而無間矣周子曰一故神是神之與精相爲依附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衆人三句所以起聖人貴精一句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是也貴精二字乃玄門第一着切要之工夫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無雜謂不雜於物也不虧謂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眞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眞人不亦宜乎

復圭子曰此篇以精神二字爲主保精守神爲工夫精完神王面目不虧自然而然乃聖人也若夫刻意離世以爲卓高談腹誹以自異不與世爲伍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耳有仁義忠信以相宣恭儉推讓以自律與世爲浮沉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耳功垂旗常名勒鼎彝君逸臣勞之禮明上畧下詳之義正於主爲甚尊於國爲富强特固國肆封者之所

好已耳遯窰大澤可以藏吾身執竿垂釣可以適吾適理亂不入耳是非不關心特避世逃名者之所好已耳一呼一吸所吐者心中之濁氣所納者天地之正氣河車運轉周流而不息特導引養形者之所好已耳若夫不刻意而高者從容中道也無仁義而修者道德渾全也無功名而治者自性自度也無江海而閒者心曠則神怡也不導引而壽者及至無爲衆始知也何者着吾心何者能踰吾心渣滓氷釋也衆美畢集也非有聖人忘我之德者安能具此天地之道乎故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聖人之所休休也休休則平易矣夔患不能入平易則恬淡矣邪氣不能侵故聖人以天行物化

爲生死而不爲陰陽之所生死以我之動靜爲陰陽而不爲福先禍始之陰陽何以能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哉則以其無意必無固我去知與故耳此所以天不能災物不能累人不能非鬼不能責視生死若浮休謀慮若兩忘韜光融信寢覺一致神粹魂王非虛無恬淡者不能有此天德也故悲樂喜怒好惡皆有道德者之所禁也而無憂樂變遷無迕逆物交可以想見其盛德靜虛淡粹之至矣焉肯勞其形而耗其精乎觀於水之性以不雜而淸莫動而平則知所以養神矣我無駁雜以擾其神則神常靜我無二三以亂其神則神常常以淡而無爲者爲神之體動而天行者爲神

之用養神之道曷以加焉知寶劍者猶藏而不敢輕試懼其鋒之易折也況吾之精神放之則彌六合與天帝同功用卷之則退藏於密吾神惟守此純素之道而已守之旣久則不知神之爲我我之爲神惟有此一耳天得此一於穆不已聖人得此一其精與天通故聖人貴精良有以也然則素而無所雜者謂不雜一之精也純而無所虧者謂不虧一之神也能體純素精神完固謂之眞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此篇爲性命而發俗學俗思性命交喪惟深根寧極者性反而神完樂全而志得與倒置之民異矣

繕音善修治也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汩亂也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非明不得而俗思不可以求明俗學俗思四字極中季世腐儒之病俗者對眞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凡爲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若要發蒙必離俗去欲以恬養知乃繕性求明之要訣也知者人之覺性也恬者無爲自然之義人能以恬養知則定能生慧即吾儒之不逆不億自然之先覺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我有生之初本來無知無以知爲則恬者常自恬矣始猶以恬養知養之之久則知即恬恬即知故曰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交養則得其和順自然之性出者見非外至也夫德和也和合衆善而成也道理也衆善無不有條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音洛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性者仁義禮樂之所自出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仁義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偏行是偏得外而遺內非遺仁義而偏於禮樂也彼正而蒙己德蒙晦其明也言德積於己不自炫露而彼物自正德則不冒德者人所同德冒如覆蓋之義不可以己之德而蓋人之德也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爲所冒者見人之德未免自失性中固有之德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古之人上古之人也混芒乃混沌初闢之光景指治世者而言澹漠則指古人所治之民而言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欠缺故曰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何時也意者其天皇地皇人皇之時乎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音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知有

理之可順則純一者漓矣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與澆同醨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作意爲天下而興其教化非無爲自然矣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心與心識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日以心相覺察也陸西星曰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者以故品爲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鹿之師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鬬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用其知不足又附蓋之以禮樂以文滅質以博溺心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無以反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

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愈降道愈漓非交喪乎道無由興矣其隱也非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音現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伏身閉言藏知邦無道則愚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所謂恬淡自然不見有爲之迹也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根極性命安厥止以待時此存身之道也修身俟時之義古之存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又當反一而無迹不以辯飾知不强不知以爲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人不以知窮德不以知窮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處其所言無爲也反性卽反一也所謂反一無迹也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

識傷德小行傷道大道自有正途遠識小行小識旁門也旁門御女之術於已爲損德於金丹爲損道故
曰正己而已矣平時丁性臨時了命已外無求樂全之謂得志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所樂者全則快意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
已矣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去留在彼而不在我者曰寄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
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窮達一致
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甚置倒也向秀云以外易內謂之倒置

復圭子曰此篇爲原性而發性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若繕性
之俗學未免失之有爲其去初愈遠滑欲之俗思未免失之
障隔其背明愈甚名曰開之實以蔽之迹似牖之祇以蒙之
故古之治道者欲發蒙而啟蔽惟有以恬養知而已何也恬
者不受天損性常定也定則生慧恬者不藉人益性常靜也
靜則能覺此知悉從恬養中來回視有生之初其有知乎無
知乎養之之久則知卽是恬恬卽是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也非俗學之所能繕也交相和而理出乎性也非俗思求明
而取蔽也此性一全則無不全其和合衆善則爲德條理咸
備則爲道能容爲仁能理爲義能明親爲忠能眞純爲樂能
信順爲禮皆性中之所有行則並行而不可偏行者也有正

人之德而已不露人亦陰被其正而物各得如以一人之德
而葢人之德人能不失其性乎故上古之人居混芒之中與
一世之民相安於澹漠遐想其時陰陽調鬼神安四時順萬
物育羣生壽不識不知人盡然也雖一二有知以知遇不知
亦無可用其知也至一之世何嘗有作爲乎卽有所爲猶莫
之爲也自然而已自德一衰於燧人伏羲其治天下順則順
矣而不能一也德再衰於神農黃帝其治天下安則安矣而
不能順也德復衰於唐虞其治天下治化雖流醨愈澆樸愈
散失道而德失德而險使民去性而從於心天下從此擾擾
萬緒起矣我一心彼一心心識心全是識神用事而人心不

一之極矣先王知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有文物以紀之博
議以辯之文滅質博溺心而民始惑亂皆俗學俗思安能反
性情而復其初哉由是觀之世非道不治喪道則無世矣道
非世不興喪世則無道矣奈何交相喪而不互爲興也故有
聖人之道者德旣隱矣故其身亦隱何必自隱哉然則古之
隱者非故伏閉藏也當時命大謬藏乎其所不得不藏也古
之見者非故行所無事也當時命大行無乎其所不得不無
也深根卽道德經之深根爲得藥事當極卽道德經之固蒂
爲得丹事而待者待天詔之宣召也此窮而存身之道乃玄
門之要旨不知性命乃存身之本也虛心又所以求反其性

命也故古之存身者不知曰不知不以辯餙巳之所不知也知之曰知之不以巳之知而窮天下之不知也不以知窮德旣而得道有知終歸於無知也但見身存而性反性反則神全矣又何所作爲哉旁門三千六百乃小行小識小識傷德有損人益巳之德德固不可以小識也小行傷道亦有淫邪亂正之嫌道固不可以小行也惟有正巳而巳矣正巳者何所謂煉藥但尋金裏水大小無傷兩國全是也其神全則可樂初念遂則志得故曰樂全之謂得志以軒冕對窮約則軒冕爲可樂以性命對軒冕則性命尤可樂故古人不以軒冕爲得志謂無以益吾之眞樂也今人以軒冕爲得志知有軒

冕而不知有性命也古人知軒冕爲儻來寄也寄則聽其忽然而來亦聽其忽然而去何古人無不得志之日而今人有得志不得志也何古人有樂無憂而今人樂之日短不樂之日長也則以喪巳於物亡形也失性於俗亡神也性命可存且不能長存又安能保軒冕之長存乎狥外忘內謂之日倒置之民固宜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以形有大小喻道無大小以物有精粗貴賤喻道無精粗貴賤以物有短長終始喻道無短長終始必達理明權者方爲知道之人又曰無以人滅天以小不勝爲大勝化窮通一四方出死生齊物我不惟識見大而學問亦精微可謂玄之又玄而大道爲我有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喻學自外至而未達乎本源也）涇（音經水名）流之大兩涘（音俟水涯也）渚（水中可居曰渚）崖之間（喻道不出於兩旁中央而學未至無所不見也）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自負其爲天下之大觀）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所自來也）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海中爲洋）向若（海神名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喻世之以少自多者萬分之中僅得其百耳）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局於已見也）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言大道百尺竿頭進一步更有一步也）北海若曰井鼃（音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之空處）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久近之所定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方術之所制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狹小也）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即列子所云渤海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是也）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

自多百川總歸于海天地細海則各有量也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各知其極物安其分若覩大不安其小覩小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場矣豈莊生之旨哉陸西星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大觀矣以下解自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礨空音壘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礨空稊米微之甚者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盡也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礨孔渺四海也天地間惟有一海周流四方中國特海南一撮土之上浮耳比之如稊米渺中國也物有萬而人爲萬物中之一物渺人羣也言九州則中國所生之食用爲有限言舟車之所通凡爲海上之國人力之所能到者能有幾而其不通舟車之處尚多也以人力所通之處而比於馬體之毫末渺世界也

五帝之所連以揖讓相連續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任事之人治世之事也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應前輕伯夷之義仲尼語之以爲博應前小仲尼之聞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楊復所曰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與此相類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謂局量之大小時無止所值之先後分無常此生之得失終始無故死生存亡之變故前言其大此又言無小無大即前篇大秋毫而小泰山意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身在此則此近而彼遠在彼則彼近而此遠覯遠近有變更則大小多寡亦有變更矣故無窮證曏音向明也今故音古故遙而不悶掇音奪而不跂音企伸足也知時無止明證古今則未來者雖遙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何悶之有既往者雖難綴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後今無常

今有時而爲古是以勿跂蓋人之常情從前觀之待而不得則悶追而勿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盈不常盈虛不常虛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塗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竟未生之前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小小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

儒之語小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載同人能知小小者大大者則可以窮無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不明見不眞耳非無形也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大之殷也謂盛也殷眾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有無形有不可圍此異便之勢所必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一涉精粗便有形迹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一入無形便不可圍矣豈惟數所不能分別亦不能窮其邊涯矣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即易曰書不盡言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即易曰言不盡意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與諸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即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故不如屏精粗於不言之爲妙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雖不害物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我雖不爲利而亦不賤門隸求利之人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我雖不黷貨而亦不多辭讓之名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雖由由焉與衆人同處而亦不遠佞諂之人世之爵祿不足以爲榮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言大人體道之事無歆羨無取舍舉利害爵祿是非不足以入之也聞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有我相非大人也約分之至也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合內外論之分明有箇貴賤大

小倪者緒之兩頭蓋取以爲分別之義河伯欲於無分別之中認箇分別下之海若言貴賤大小有無是非未有所定終無分別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言貴賤之未有定以差觀之以大小之等而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大亦可以爲小知毫末之爲邱山也小亦可以爲大則差數覩矣言大小之未有定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東家之西可爲西家之東相反也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有無之未有定以趣觀之又以人之趣而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但

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功分不同而辨有無差數不同而名大小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孰知是非之不可爲分而細大之不可爲倪乎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堯噲之讓武白之爭篡義之分爲貴賤亦因其時不可定以爲常也梁麗屋棟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大小各有所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物各有所能也鴟鵂音笞梟夜撮蚤蚤蝨不失察豪末晝出瞋音嗔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故以殊器殊技殊性喻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天地陰陽相爲對待是非治亂相爲循環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情理也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乎信乎其不分矣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曰門曰家言貴賤小大之所從出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從而辭受趣舍亦無歸着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因有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如何得覔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覔矣故曰是謂反衍衍者覔義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愼毋以世情拘而志與道爲梗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則齊參差則不齊愼毋執一而與道相背馳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音疹）域（既無分別以道心為王則無私德私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兼懷萬物（毋私愛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有承接羽翼則有方所孰為承翼則無方矣）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物有短長自齊物之見而論則無短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物之終始而道無終始也故不居其成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數有虛有滿不敢守其定位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流而不可止者時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聽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音耶既聽其所為又何貴於學道）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己（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惟知道者能達而明之明夫進退存亡之道物外誘也已性命也豈殉外而忘內）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有道德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而察之甯之謹之之功多也）知天人之行（知天內人外則達理明權）本乎天位乎得（位得猶言立德也）蹢（音適）躅（音蜀）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德立則蹢躅屈伸皆自得如此道之要也理之極也說到此處則知莊老知天知人知經知權孰謂其荒唐而無當哉）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音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四足乃天所生若穿絡則人為形容天人最妙又恐鑿竅者以人勝天急轉三無字以禁止之故者有心而為之一着有心便非自然自然之謂

命命卽天也得卽已德喪於爲名者多矣知天知人於此謹守勿失明乎內外之分則性分之真反爲歸之我矣夔
憐蚿音賢百足虫也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蚿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猶
以有形者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猶以形用者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矣夔謂蚿曰
吾以一足趻音綝踔音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音吐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任其自動莫知所由遲速
難易豈在多寡有無間哉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音耶疾徐之節進退之妙乃天機也何可易耶言非人力所得
與也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音秋鰌足踐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
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古至人多甘受挫折含羞忍而志不衰其後道成
而臻大順之境無礙之字非小不勝爲大勝之驗乎若目一開便見不似風來有漸若心則無思而無不通又非目所及
矣然而皆天也不說心目正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令人自得言外之意乃古人作文之妙處孔子遊於
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
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得失二字皆指君子言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音甫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郭象曰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公孫龍（辯士）問於魏牟（魏公子）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音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音余）知之弗若與（音余）今吾無所開吾喙（音諱）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壞井也）井之鼃（音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音洛）與（音余）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幹井欄也）入休乎缺甃（音秋井甃缺而成崖）之崖赴水則接腋（音亦兩腋拍水）持頤（閉其口也）蹶泥則沒足滅（沒也）跗（小足也此句言踊躍於塗中）還（音旋回視也）虷（音寒水中赤虫也）蟹與科斗（蝦蟇子）莫吾能若也且夫擅（音禪專也）一壑之水而跨跱（音峙行止也）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音至絆也）矣於是逡（音皴）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音老）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猶云頃刻長久也）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音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音文）負山商蚷（音渠）馳河也必不勝（音升）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還其利口者是非埳井之鼃音蛙與音余且彼方跐音此蹈也黃泉而登太皇天也謂極深窮高也無南無北火南水北是有南有北也今顛倒坎離而水火同宮則無南無北矣奭音釋然四解解悟歸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無東無西木東金西是有東有西也今金木交併而東西合一則無東無西矣始於玄冥水也反於大通大道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未成丁之夫曰餘子之學行於邯鄲音寒丹與音余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邯鄲國中所能之步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而歸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開口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逸逃遁也莊子釣於濮水陵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焉達意先容曰願以境內累矣猶言請以國從累先生之身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養生全神以自適朝露之榮華又何足羨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雛也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實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音黑鴟恐奪已食而驚鳴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喻自已為鳳雛惠子為鴟梁相為腐鼠焉

肯代之相耶其鄙薄功名之士可謂極矣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石絕水曰梁之上莊子曰鯈音條魚白鯈魚也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魚之所樂忘水而因忘道南華之所樂知道而因以知魚其曰子非魚云云者不知能盡其性者必能盡人物之性也其曰子非我云云者借其不通物性者以詰其必不通人性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反復辨論皆枝葉也若循其本則於性體上探索矣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子既已知吾之知魚樂而問我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其樂不言可知也

復主子曰通篇以道字爲主能聞道者可以窮極大而定至

細包精粗忘貴賤化有無達理明權知天洞人全眞照物一以貫之矣不觀秋水之時至乎百川灌河充滿渚崖河伯自以爲天下之大觀無過此矣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其聞道百而以爲莫已若乎若非至子之門亦不信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矣北海若曰井蛙夏虫各有所局者限於虛與時也而曲士難語大道者束於時師之教也今爾始可與言大理矣天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春秋自若水旱一致吾方存乎見小又奚以此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礨孔之在大澤已爾計中國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已爾計人處萬物中

之一物猶毫末之在馬體巳爾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海若不以水自多名高學博者亦妄可以此自多也然則將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遠近大小不可定也知時無止古往今來遞爲更也分無常盈虛得失原迅速也終始無故生寄死歸若旦暮也計人之所知者人也其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者天也無知而無不知其生之時形也形則有所必儌不若其未生之時神也神則有死而不亡者由此觀之毫末非小而天地非大吾身不爲不足而天地不爲有餘信然則小無形而大無邊乎不知細能精乎大而視不能盡乎大大能包

乎細而視不能徹乎細有大小則有精粗矣有精粗則有形矣有有形則有無形矣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精粗也不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超出乎粗精也故大人之行無歆羨無取舍齊利害泯廉貪忘貴賤屏是非融細大方成一道人也果且有聞乎有得乎有巳乎果且無聞乎無得乎無巳乎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胡河伯猶然未忘貴賤大小之倪也北海若曰天地之間惟道爲獨尊以道眼視之物無貴無賤也皆作平等觀以物眼視之貴賤咸其所自取也皆作奔競觀以俗眼視之貴賤不在巳也皆作炎涼觀以差等之眼視之大小有因天地毫末互藏也皆作推移觀以功分之眼視之

有無有自東西各見也皆作一定覩以趣向之眼視之是非
不昧堯桀異向也皆作善惡觀故自昔以聖人而行讓爭之
事雖凶化爲吉以庸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吉化爲凶猶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捕鼠鵄
梟可以夜撮蚤而晝不見邱山獨不聞有是必有非有治必
有亂此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智者知之故師天必師地師
陰必師陽也河伯欲分貴賤大小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
之爲一家乎奈何河伯不悟而莫知所適從也北海若曰反
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以道
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萬物同冶短
長共軌孰此道之無終始者以御無窮視物之死生也數之
虛滿也年之往而不返也時之流而不止也不出消息盈虛
之循環終始之範圍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與時變遷
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順其自化而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學
道耶北海若曰道有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權迷者徇
外忘內恒以物而喪身明者全內存外不以物而害己豈水
火之所能熱溺寒暑禽獸之所能賊害非待相薄而後勝之
也則知道者遊於先天而後天自不相及矣故曰天在內我
可得而主之人在外我不可得而必之有德者知天知人本
乎天學有宗也立乎德行有根也欲屈伸之自如者惟有明

理達權而已河伯欲究天人之所謂不知牛馬之四足爲天
毫無與乎人也絡馬首穿牛鼻爲人毫無與乎天也甯天勝
人毋以人滅天甯命造故毋以故滅命甯名負得毋以得徇
名謹守勿失謂之眞人夔憐蚿憐其足之多也蚿憐蛇憐其
無足也蛇憐風憐其無形而疾也風憐目憐其不行而至也
目憐心憐其神無所不到也夔以一足不及蚿之使萬足者
亦猶噴者大如珠小如霧雜下而不可勝數也予動吾天機
不知其然耳蚿以衆足而不及蛇之無足者亦以倚脅爲而
行者純用天機又安所用足哉蛇雖無足猶有形也風則無
形而終歸無何有人可以指而勝之亦可以踐而勝之然天

下之折大木飛大屋者非風不能也豈非積衆小不勝而爲
一大勝乎自古得道之聖人亦往往似之孔子困於匡謂子
路曰命不爲我之諱窮而免時不爲我之求通而得當堯舜
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時命大順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
人非知失也時命大謬也人知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
所安不知聖人之勇則無所不安矣公孫龍自多其所學矜
其所行知可困百家辯可窮衆口今屈於莊子因問其方於
公子牟公子牟曰子不聞坎井之蛙誇其樂於東海之鱉乎
自以爲赴水蹶泥於井幹之上蚶蠏與科斗莫吾若也吾擅
一壑之樂可謂至矣引東海之鱉入觀不知其會一足不能

容也乃告之海曰若亦知海之遠且大乎高且深乎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海不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海不加損頃久不推移多少不進退者非東海之大樂乎人無超世之見而欲闚達者之言何異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矣不解極妙之言而欲闘一時之利口何異坎井之蛙自多其樂於東海之鱉也必見笑矣且彼是何人者耶纔踏地便登天無南無北水火濟矣水火金木四者解悟而會歸於土難測其涯涘矣無東無西木金交併矣始於玄冥坎水上升而其究五氣朝元反於大通矣子乃欲以小知小辯究之何異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乎何異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能失其故步匍

匐而歸乎公孫龍如不去恐失其業矣莊子釣於濮水非臧丈人之釣而其釣莫釣也楚王使二大夫曰願以境內累先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巳死之神龜王藉之以笥覆之以巾而藏於廟堂之上不知此龜願死爲留骨而貴乎願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亦知其願生而曳尾也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則立功之小不如全神之大之一徵也惠子相梁恐莊子之來代巳相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曰鵷雛仙禽也棲迹於海島而止足於梧桐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飮鴟得腐鼠自以爲天下之美無過此矣仰而見鵷雛之過曰嚇恐鵷雛之奪其食也今子謂我爲代

子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眞之貴之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儵魚出遊之樂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咎其不通人性者所以不通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儵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也惟有活身之物及其無爲衆始知也而後能跳乎出機入機之外

天下有至樂音洛指逍遙遊也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有也有可以活身者指先天毋氣也無有哉以下正詰之詞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總提此四字作案後分解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性而反以不得爲憂非愚而何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備舉富貴者壽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警吾性本自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而何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吾身中自有眞貴親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爲思慮以固祿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之物竟不之思非疏身而何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憂無不死之術其爲形也亦遠矣遺生而後忘憂憂忘而後生可樂而後形爲我有壽者以憂患之身慮無不死之術求爲引年非遠其形而何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音耶誠不善邪音耶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音存循勿爭當逡巡卻去而勿與之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烈士好名止知活人而不知活身諫爭適以殘形不成矣無有哉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尋活身之物與其爲烈士毋甯爲眞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者思之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音鏗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四者世俗之所樂世俗所羣而趣者果樂耶不樂耶吾之所樂者無爲之樂忘憂而已觀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眞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眞名也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以世俗之樂爲是則不見其是以爲非彼不自以爲非是非果不可定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丹經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何等快樂活而不死矣惟至至無爲庶幾可以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天地醞醲萬物化醇人能從有爲以至無爲則凡胎亦化矣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芒芴混芒之義芴即沕穆之義無從出者不見所由始也職職盡職也殖生也萬物皆從無爲生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爲哉知無爲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爲樂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音據鼓盆而歌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言焉能不槩然與世人同情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釋氏無生之說本此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生死一氣也氣至而聚則生氣反而散則死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言先有形而後有此知覺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天地爲巨室猶言地爲大塊而我噭噭音呌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以上論死不足哀此種無情與問究

竟性命者得力且在此處生死關頭說一箇無生法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生死第與寒暑晦明代謝相同何足
關情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言二子乃識化也冥
伯死者之稱觀之者即下觀其化也崑崙之虛音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瘍也柳多擁腫
故為瘍瘤之喻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人居
塵中猶魚居水死生為晝夜人生之有死生猶晝夜之循環必不能免且吾與子觀化而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郭象曰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
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音磽然有形撽
音竅旁擊也以馬捶音箠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南華
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

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
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郭象曰莊子非
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也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於是
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
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惟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
槩矣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音顰蹙頞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

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音煮 布袋也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 音梗 井繩也 短者不可以汲深 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往說之也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受命自然不可勸成賦形定分不可遷適其可得而損益之乎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內求不得是不得性命之大道也已惑不過不聞道人惑則未有不喪生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之江湖食之鰌 音秋 鯈 音由 隨行 音杭 列而止委 音威 虵 音移 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 音鐃 為乎 御音迓譊譊多言以鳥設喻謂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强之術則彼將樂聞矣鳥之非所養而養則驚以比人之非所言而言則惑也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 音猝 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人有賢愚事有古今故不一不同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 因名以求實因適以陳義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危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 音褰 蓬而指之曰 此段言天地間生物種各不同不是以小喻大正謂雖大無異於小也只是無小大無貴賤意而行文整齊中有不整不整齊中有整齊極妙 惟予與女 音汝 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言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若果以予為得生而養乎予果以汝為寂滅而歡乎種有幾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得水則為𢇍音繼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如絲如縷其名為𢇍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物先以澤物言者蓋水乃太一之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假生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音蛙蠙音賓之衣兩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沈綠名為鼃蠙衣衣即青苔也自此以下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生於陵屯則為陵舄田野中高處曰陵屯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高處為陵舄即車前草也又名澤舄其性利水陵舄音昔得鬱棲則為烏足鬱棲者穢土久積而為糞壤也車前草生於糞壤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為蠐螬蝎子其葉為胡蝶草化為虫一為根所化人不能見一為葉所化人往往見之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一云胥也乃胡蝶之別名甚無考據還是物有相胥生者不可概論胡蝶草化之虫質多蠕弱生野竈之下得火氣以生化而為虫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音渠

掇音奪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此一化自烏足來者最為強健乃鴝掇伏土千日所化者乾餘骨之沫為斯彌虫名乾餘骨之流沫所化者斯彌為食醯音希蠓也喜酸而聚醯故其名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食醯生頤輅也黃軦音況生乎九猷瞀音茂芮音汭生乎腐蠸音權又音歡羊奚即羊蹄根也根比于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甯比乎不箰音笋久竹生青甯虫名青甯生程有謂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為程程生馬馬生人馬生人直以人馬為是或謂緊氣而生人類可乎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舊作馬齒菜人參者非也以上論　氣變化非死非生一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人反入於機者入於大造爐冶中而不能出其範圍也先自萬物說到人末二句又自人說到萬物上去機所謂機緘也始而生者為出機終而死者為入機

復圭子曰夫人之樂皆以外而樂內惟至樂則以內而樂外

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人止知求活於一時非眞活也不知有不死者而後爲可以活天下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觀其所爲所據所避所處所就所去所樂所惡而天下之人情得矣以富貴壽善爲尊者未有不以身安聲色衣食之美爲快樂也以貧賤夭惡爲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艱爲憂懼也自知有可以活身而觀之其爲形也亦愚矣使富而可以不死則苦身疾作而多積財者胡爲財有餘而身不得盡用也非以財貨爲內而形體爲外乎使貴而可以不死則貴人晝夜思索多方以爲固位計胡爲位雖固而身不固也非以爵祿爲親而形骸爲疏乎使壽而可以不死則人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自少至老惛惛憂無不死之術而不知求活身之道非以蓬島閬苑爲適而袖懷摩尼爲遠乎使名而可以不死則烈士忠諫當能保其形胡爲善與不善不能立活身與活人不兩利而子胥竟以殘形而成名也善果存乎不存乎富貴壽善世俗之所樂也樂者未必樂無爲之樂世俗之所苦也苦者未必苦故曰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在外而在內也至譽無譽非無譽也其譽不貴名而貴實也而是非乃大定矣天下之至樂孰有過於活身哉活身至無爲而有不長存哉何也天淸地甯不過以無爲而萬物化吾且不知無爲之從出又安知無爲之形象萬物有也

無爲無也無能生有天地得其無爲故能無不爲天地也人也分而爲三苟合而爲一人孰能從有爲以至於無爲則至樂活身雖與天地並存可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譏之以爲太甚莊子曰不然夫死者人之終也吾因其終以追其始混沌初剖朕兆未萌有天地而無萬物無生也而安得有形無形也而安得有氣自太易變而爲太初爲氣之始太初變而爲太始爲形之始太始變而爲太素爲生之始今又變而之死猶春夏秋冬之遞爲循環也生爲晝覺死爲夜寢於巨室而噭噭然哭之者可謂通於命乎安知今日之死不爲他日之生故止而不哭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

之邱滑介叔俄而柳生其左肘始而惡之者人情也旣而曰予何惡以理遣情也識人爲假借地水火風四大而生總不離塵垢之中方死方生方生方死遞相爲晝夜化也我與子觀於冥伯之邱觀化也而柳生其肘我亦化中人也未能超乎造化又何惡乎化之及我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之形因而問之曰夫子不貪生失理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不善之行以遺父母妻子之醜未必罹此患也不有凍餒之危或春秋故及此未必罹此患也髑髏見夢曰子談似辯士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亦知死之樂乎死無君臣上下則無職要職詳之勞無春夏

秋冬則無寒暑侵人之患人生小年也死則以天地爲大年元會運世爲春秋至逸之極雖南面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若形骸反若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成於一定而形適得之本來命長者不可損之使短短者不可益之使長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不得更益以燧人神農之言止知事求可功求成內求於性命而不得已或不過不聞道人或則貪功名而喪本來未有不死者也安能活身而獲至樂哉昔者

海鳥至於魯郊魯侯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三日不食而死此以己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也不知養鳥者自有深林壇陸江湖鰌鰷羽翼其行列也委虵而安處也若人亦與九韶之樂鳥聞之而飛者獸必聞之而走魚必聞之而下人獨相與還而觀之豈惟鳥性與人殊魚非水不生人處水則死者其好惡異也故能有聖凡之不一事有正旁之不同名不虛揚也必止於實義不虛附也必設於適內求於已無所往而不可是之謂條達則不惑而福持則可以活身亦可以活人矣此猶出死而入生也更進一步則有不死不生之道不觀列子之指髑髏乎曰惟予與汝同居大造之中

汝未嘗死也予未嘗生也若果虧養而死乎予果歡樂而生乎不知死生一條也萬物一轍也究造化初生之種天一生水水上有浮游之氣如絲如縷其名為隘隘近土則為蛙蠙之衣為陵舄為烏足三者皆濕生之草漸變則漸異其名為烏足之根化為蠐螬親下其葉化為胡蝶親上此一蝴蝶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為乾餘骨之鳥漸化漸大卵生也乾餘骨之沫又化為斯彌之虫由是而為食醯為頤輅為九猷為黃軦為腐蠸為瞀芮皆化生之虫漸化又漸小矣羊奚之根比乎不箰之竹而生青寧之虫青寧生虎豹之程小生大也程生馬猶為類之近似也馬

生人者何也乾為馬則馬得乾之氣為多造化之始人類少則馬生人者乾生之也史言長沙武陵蠻生于畜狗元始祖胎于狼鹿必有本矣至於人一入於胎生之機則不變不化而不能出於機也惟跳出陰陽之外者斯能出於機若萬物中有變化者似皆出於機然亦惟陰陽所陶鑄而不能違則又皆入機矣可見宇宙間惟一氣機播弄人物或出或入或入或出無須臾之停有志長生者胡不訪眞人打破陰陽之機緘陶鑄乎陰陽而不為陰陽所陶鑄哉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寧注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命之情其緊要在棄事而遺生其養氣全神忘外守中則達生之功夫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人知生之當養一有徇外之心非養也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知命之當安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知無奈何而安之則凡所安者無求於外也達生則足以知天達命則足以知人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備物可養形而不能養神故富貴而夭折者恆有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與形原不相離形雖能全屋在而主人去則生亡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形如屋養形者譬如屋宇整齊外體也而以此爲足以存生恐屋雖好而屋主人不能住則世間人備物何足以養形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養形雖不足爲而衣食交際又不可不爲則爲之在所不免爲累大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世非遯世也斷緣偶事不以世情爲念也世人生生之厚故不正不平而生理以斷不爲物累則心無高下決擇而與造物相爲始終便死他不得故曰則更生事奚足棄二句是問詞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復自答云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恐耗其精故遺其生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地合其德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天與我本同一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散則反於無始人之未始不爲天也舉造化之機轉移在我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矣子列子問關尹關門令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音執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軀殼脫盡獨存元氣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音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貌象聲色物也我亦物也物與物不相遠焉能不窒不熱而遊於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不物於物我既先不離乎色則物之不形不化者皆得以勢而窮我安得止而不入乎先卽未物之先造物之始也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大藥一得丹房器皿便委而棄之不可戀也而藏乎無端之紀藏神淵默其端倪不可測識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根抵造化樞紐萬物出機入機在我也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一性養氣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郤矣物焉得而窒之熱之慄之哉所謂奚自而入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以神全故氣全雖病而不死神全於酒猶然而況神全於天乎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聖人藏神正藏於此藏神正所以守氣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鏌干飄瓦皆傷人者而不折不怨以物無心也無心之不取忤於世人人而鏌干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攻戰殺戮之慘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天一也有天之天乃接命之正道吾開之則長生有人之天乃採取之旁門吾開之適賊生矣）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天人合一此乃全眞保命之道）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音傴）僂（音縷曲背人也）者承持竿黏蜩（音條小蟬也其爲物舍卑穢趨高潔其鳴以時不而黏食而無求得形解之道者是厮以託之承蜩也）猶掇（音奪以手拾物之易）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音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五六月黏蜩時也累彈丸於竿首用手停審二丸在竿首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停審愈精）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猶掇之也（猶手拾物而無復失）吾處身也若橛（音掘）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承蜩之時外體欲直橛株斷木也身若橛株之拘）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

不得（內志欲甯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內忘我外忘物物我兩忘奚啻承蜩）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則神散用志專一而不分則其神完固凝聚而不散）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音耶）曰可善游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覆於淵如車却於坡）覆（舟之覆）却（車之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惡往而不暇（幽閒也）以瓦注者巧（注射而賭物也）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憐惜也）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不止於注亦不止於操舟大凡以外物爲重者必喪其中之所存操舟乃志不可分之喻而復舉若陵車却爲注三事以喻之此喻中之喻也莊子之文類此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賑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音惠把連茹之草以爲篲謙言供弟子灑掃之職也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不必謙遜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惟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不爭利於民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懸懸薄門首懸帷薄之簾閭閻小戸也無不走也往來奔競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既先養內則其後當養外既先養外則後當養內二子之養生皆猶牧羊而不鞭後也仲尼曰無入而藏內不入卽壺子之杜德機也無出而陽外不出卽壺子之衡氣機也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柴立者獨立也中央者氣海也只是凝聚那點陽神下藏于氣穴之中此穴有內外兩竅識得此竅中之竅乃藏神之府化胎之源擒制鉛汞而大藥產于其中不入不出爲柴立三者若得法其造修道之名必到至極之處始而得藥得丹既而脫胎換骨可作飛天仙矣夫畏塗者道路戒嚴險於山川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衞生之知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飮食之間食色二者人之所不能無亦人之所易受其害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知有形之畏塗可畏而不知宴安鴆毒其可畏猶甚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豕室筴音策木柵

也說（音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養也）汝十日戒三日齊（音齋）藉白茅（以白茅為藉）加汝肩尻（音麹豕尻也）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音篆有文䉫之案）楯（音楯）之上聚僂（音呂筐笞也）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以生為樂）自為謀則取之（以富貴為榮雖死不顧）所異彘者何也（所以謀身不同於謀彘者何也欲累之也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彘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

桓公田（獵也）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音怡倦怠失魂之貌）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旭鬱結畜於中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水神名）竈有髻（音詰竈神名其狀如美人而衣赤衣）戶內之煩壤（戶內糞埽之餘積）雷霆（鬼名）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鬼名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鮭蠪（鮭音蛙蠪音龍赤鬼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鬼名豹頭馬尾）處之水有罔象（水神名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邱有峷（音臻邱神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山神名狀如鼓而一足）野有方（音傍）皇（音皇野神名狀如蛇兩頭而文五采）澤有委蛇（大澤中之神正桓公所見者）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音軫大笑貌）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皇子在在處處說箇鬼物亦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義桓公欲佁之心素所畜積一聞此言遠駕長馭之心勃然何病不已除哉）紀渻子為王養鬬雞（此亦疑神守氣之喻）十日而問雞已乎（已乎言亦可用否也）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虛憍則傲恃氣則淩雞未見雞能無懼而已）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音影聞響而應見影而逐此心猶為外物所動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疾視則其神不甯盛氣則其心不平雖不鬬而欲鬬之意未忘）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木雞則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𠻗而鳴我不聞其聲矣不爭之德莫全於此天下之雞雖有望風而潰耳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也）孔子觀於呂梁（洄水有石絕處曰梁此與汨人操舟同意）縣（音懸）水三十仞（從高而急下）流沫（音末）四十里（激水濺而成沫）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沿流也）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河塘之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汨水涌波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因習而成即始乎故）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習久而成自然長乎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水相忘不知其所以然成乎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音據鐘鼓之縣也鐻端多有刻鏤）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為非人所能削）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耗損也氣耗則

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也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也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忘我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忘勢也其巧專而外滑音骨消如是則吾之知巧專而物之滑心盡消泯矣然後入山林取材也觀天性形軀至矣察木之天性與木之形體已至爲鐻之材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未削之先吾目中先成一現鐻然後加削不然則已而不削也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音余因物付物以已之天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言直也左右旋中規言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善御者直中繩圓中規如組織文繡然所謂文弗過也百往百返皆復故迹回旋如鉤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鉤百謂圓驅不止而至於百故知其必敗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音垂堯工名也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巧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指與物化全不留心雖不以心稽而心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靈臺心也心不爲外物所繫曰不桎陸西星曰此言純熟自然之妙只以手旋物自合規矩第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合規矩矣○復圭子曰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爲與旨況學通三教而且闡性命金丹之大道者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音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內純一而不變外應物而不知所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

之適也陸西星曰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有孫休者踵門而詫謂以異謂告於子扁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內虛遺其耳目則外靜總為墮支黜聰之意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虛靜恬淡之境逍遙乎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為非有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故宰而長之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今汝飾知以驚愚矜己之知以驚人之愚修身以明汙修己之身以明人之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言其過於炫露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音頗蹇

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彼固懷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音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音威移從容自得之貌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所見之小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鼷鼠鴳鷃借小物以部之彼又惡能無驚乎哉鳥聞九韶而驚休聞至言而惑王雱曰全生之

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大牢樂鳥以九韶鳥必驚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

復圭子曰生有理有情理者生之所有情則能養生亦能喪生惟達人務生之所有而養生不務生之所無而喪生斯之謂達生命有性有情性者命之所可奈何若情則可保命亦可殘命惟達人務命之可奈何而完命不務知之無所奈何而殘命斯之謂達命人知備物以養形何世人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人知借形以寄生何世人形存而生亡者亦有之哀哉養形者多而存生者少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能止也信養形之無益吾以爲莫若棄世謝絕人事之因緣別尋世外之天地無憂也無累也金丹大道流成就已取坎塡離至正至平得藥不過一年便與造化更生而庶幾長生久視矣然則何事之不足棄而何生之不足遺哉形勞而不已則蹶故欲無勞爾形非棄事不可精搖而不已則竭故欲無搖爾精非遺生不可夫形全精復者乃內外交養之人與天爲一者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眞人者天地之肖子靜而合則得天地成體之理天之未始不爲人也動而散則得天地成始之用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形固精完是謂能移所謂其始也以栽接爲工夫其究也以脫胎換骨爲了當精而又精者所謂再安爐重立鼎煉神還虛天地亦包於虛空吾非反以相天乎若而人也可以潛行可以火走可以遊乎萬物之上而

不窒不熱不慄者何也則軀殼脫盡獨存元神所謂純氣之守者也若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後天而不能至乎先天必物之造乎無形而止乎無化者爲不物於物而有物之物焉能禦之彼將不色中色而處乎不淫之度不空中空而藏乎無端之紀萬物各自爲終始而至人先萬物之始而始後萬物之終而終不過一其性養其氣合乎天地之德而通乎造物之機緘耳若而人也其天渾全其神不虧聲色之物焉能礙之哉試觀醉者之墜車猶能全其神而况聖人之全其天者物焉能傷之乎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使人人而盡如鏌瓦之無心則天下無攻戰之亂矣人之天

嬌揉造作旁門也天之天金丹大道正理也開天者採其先天無損於彼而有益於我德生也開人者採其後天有損於彼而不能益我賊生也賊生者天必厭而棄之吾果能不厭其天乎賊生者人必忽而絕之吾果能不忽於人乎不庶幾爲宇宙一眞人也哉承蜩有道未學承蜩而先學累丸卽學射者未學射先學視之理也累丸漸精則承蜩漸不失此實理也非喻言也承蜩時外體欲直身臂有如橛株槁木內志欲一惟知有蜩而不知有天地萬物何患承蜩不猶掇之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豈惟承蜩卽爲聖爲賢亦此道也痀僂丈人得之以承蜩有志者得之以作仙作

佛何不可乎觴深之津人操舟若神若沒人則不必見舟而便操之者何耶彼水不能溺利害不入其胸次故能齊淵陵一舟車不惟不知有舟覆車却且不知有萬物之介吾懷也惡往而不暇則外輕也亦猶賭者巧於瓦注憚於鉤注殙於黃金注非巧有不同也則鉤金能令其智昏徒見金而忘巧也豈非外重者內拙乎莊老加一凡字甚妙聖賢仙佛只是內重而外輕凡人不敢以聖人自居者因外重以致內拙爾羊與陽同音仙家多以養羊爲寓言蓋本莊老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句來此句極難會心內外交養原是大修行者之的派第此有所先則彼必有所後鞭者着意策勵

之謂也羊之前者既行故不必鞭前而鞭後單豹先養內而後外張毅先養外而後內皆坐不鞭後之病以死然則養生將奈何吾以爲莫如煉已煉已莫如定息凡人氣有吐納則有出入無入而藏則內不入矣無出而陽則外不出矣無出無入此是閉息工夫柴立其中央者存神於玄牝也即悟眞篇云鑑形閉息思神法也能閉十二息爲小道百二十息爲大道至于息去仙不遠三者若得其道必名爲眞人人知十步殺一人爲畏塗不知畏塗不在道塗而在食色之間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能知戒則爲仙爲佛不知戒者未有不喪生者也人之所惡莫如死爲兵謀者必願食糠糟而居牢

筴不願加肩尻于雕俎之上胡人爲軒冕則不畏死於豚楯之上爲彘謀則知避死而趨生自爲謀不能如爲彘謀者何也則惡死之心奪於爲功名之心也人知生爲人而死爲鬼人鬼二途也不知鬼神體物而不遺視之而不見者偶見於桓公焉因而致病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似以鬼神爲無矣又曰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隨其氣之上下能令人怒能令人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能令人病似又以鬼神爲有矣既曰有則無所不有豈惟沈竈戶內雷霆東北西北皆有鬼神也水卯山野亦有鬼神也澤有委蛇見之者殆足以霸桓公與之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

去也正見公不自傷鬼惡能傷公也若此者皆由氣不足之故爾故有紀渻子爲王養鬬雞之喻此是凝神養氣之至理凡學道者須潛心理會而後大有進益無論養德即養勇者十日而虛憍恃氣其剛易折也又十日而猶應影響其燥易撓也又十日而疾視盛氣其猛易柔也又十日而致虛極守靜篤不可以利誘不可以謫取不可以怒激望之似木雞其神完也察之其德全德全者氣全也於虛實戰守之道無不了了於心胸誰敢有與我敵者總見輕試者取敗積養者氣足也氣足則橫行天下可矣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能遊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不知者以爲鬼物知之者以爲蹈水有

道也道不外乎故與性命吾始乎故禾狎水也長乎性則與
水習矣成乎命則與水相忘矣偕入偕出止於從水之道而
不爲私焉吾以安於陵爲故無奈其生於陵何也以安於水
爲性無奈其長於水何也以不知所以然而然無奈其死生
制於命而不制於水也水性且以順其自然而生况人性哉
削木爲鐻小技也梓慶猶能以養氣而全神三日齋忘利也
五日齋忘名也七日齋忘我也不知有公朝忘勢也然後外
滑消而巧專然後入山林而木性得然後成鐻完而可加手
焉不然不輕爲也此之謂以吾心純一之天而合物自然之
天器之形而下者得神之形而上者以造作之郎不謂之人

而謂之神也亦宜東野稷以御而中繩中規圓驅鉤百而後
反顏闔預知其必敗者爲其馬力竭也然則養生而務乎生
之所無以爲併務乎知之所無奈何者必無成矣郎一御猶
有心以合規矩者又有工倕得之心而應之手以手旋物而
自中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者不知指之爲物物之爲
指也其靈臺一而不桎於規矩者忘乎規矩之規矩也履適
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故一適
則無所不適者而後爲忘適之適乃眞適也孫休之自反者
以修身已潔赴難已勇而所遇不時未免有怨天尤人之念
扁子詔之曰夫至人者其肝膽耳目與人同而忘肝膽遺耳

目與人異居塵垢之中而遊塵垢之外入有事之境而逍遙無事之業雖內有所作爲而不恃其能與汝飾知以驚愚異矣雖只有所長而不倚之以自任與汝修身以明汚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又異矣汝得保衛形骸全爾九竅亦幸矣又何暇怨天哉若孫休之所問皆入世之情而扁子之所言則出世之法以入世爲是者不可告以出以出世爲是者不可告以入孫休聞至人全生之語毋乃爲養鳥以太牢欵鳥以九韶乎又非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乎吾恐其驚而無當也

外篇山木第二十

此篇論全身遠害之道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當與人間世並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世之以材累者多矣莊生數數言之昭炯鑑也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豎音恕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鴈以不能鳴取殺者凡夫也言外見鳳鳴於丹邱者眞人也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有材而不自見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

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而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大道本無物我世人妄有分別是非蜂起而道德離矣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也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消息盈虛與時變遷也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或升或潛位無常居自和其光也浮游乎萬物之祖游心於混沌之天太始之初猶云衆妙妙也物物而不物於物物物猶言生物不物於物猶言不生於物也則胡可得而累邪邪音耶物物則物焉得而累我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情性情也物賤而人貴功名暫而性命永此萬物之情也倫類也傳傳習也有入於世者則傳入世之法有出於世者則傳出世之法此人倫之傳也則不然合則離合則勢聚必有間而離之者成則毀成則功高必有忌而毀之者廉則挫廉則圭角露必有抑而挫之者尊則議尊則觀望者多必有從旁議之者有為則虧有為則功成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謀賢則多智人必

有惡而誅之者不肖則欺不肖則愚人必有易而欺之者胡可得而必乎哉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不能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必無患也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不炫才不韜能無肯專爲與世和同此道德之鄉也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學道修業國無廢祀野無遺賢可無患矣而居然不免是以可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皃而喙仰而四顧深居而問出以避患也而竟不免䋲繳陷阱之虞以皮自累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音耶吾願君刳

形去皮音枯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刳形所以去皮洒心去欲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洒心所以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也又何累定患此段借狐豹身上發出箇靜戒定加一慧字遂爲不法門之宗旨有志學道者誠能刳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欲以淨其內而仙佛可立成矣又何必更求秘密語哉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無物之始即所謂淨土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無文彩也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爾我也不知義之所適無分別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往來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任意而行暗合大道其生可樂音洛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生可樂即詩云樂土也死可葬即文王澤及枯骨也國與俗[illegible]之所以有累去之捐之則無爲矣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音據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岸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陸西星曰又爲孱弱之夫沈溺愛河不能解脫者加一鞭策蓋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爲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坦然由之而無礙故曰無倨傲爾形無留戀爾居則無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便是遊于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溯流窮源愈造愈深愈往愈遠彼送者到岸而反君自此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爲鄰倘何離羣索居之足患哉故有人者累得衆而有國則有有國之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而爲君則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寄之百官委之萬物非見有於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吾願去君之累不有人除君之憂不見有於人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猶言廣莫之野卽無何有之鄉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船來觸舟雖有惼音褊急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音翕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音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怒矣故去累虛已可免憂患北宮奢爲衞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玄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朝受命而夕趨事臣之職也三月成懸必有藏仁要人者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故問子何方術之設而爲此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人之生理本無造作加以雕琢純朴散矣吾今雖當人爲之後復思返乎太朴之始侗乎其無識泯其知識也儻乎其怠疑去其心思也萃乎芒乎猶言紛紛紜紜也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任其來者往者之在彼無將迎也從其彊梁從其强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自窮因其力之自盡而不强其所不堪者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私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猶言無私毫之曲也而況有大塗者乎而況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云大道北宮奢未必知道而其所言似近道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立鳥也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與衆羣飛迫脅而棲近人爲巢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往來不爭也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不爲人所餌也是故其行列不斥其行成列而人亦不斥逐之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此段即鳥之遠害喻衒才者之難免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名功成者隳即成功而亦必隳名成者虧即成名而亦必損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行而不明居道無一曰不流行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得行而不名處顯行而不自明其所處則人莫見其功莫聞其名矣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同也削迹杜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捐勢不事王侯無遊說之行也不爲功名如此則不爲天下立功不爲萬世立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平生無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而子抑何以聞爲喜哉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實事設言以見意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音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羣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已不惡人人亦不惡之矣孔

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余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地名人之亡與音余林回亡者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泉貨謂之布以其流布如泉也與音余赤子之布寡矣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爲其累與音余赤子之累多矣若以千金之璧爲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指璧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指赤子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喻弟子之相依者要皆一時之交利合之徒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

何或乎交益疏而友益散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音員書弟子無挹於前不爲揖讓之虛禮於前其愛益加進虛文去而真意流此弟子之親愛益加進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舜之生也有天下而不與泠于性也及其將死天下傳賢不傳子泠於情也非真泠乎命禹曰汝戒之哉以下絕學棄書之尤至者形莫若緣無逆也即有緣之緣情莫若率真率則簡便緣則不離合也率則不勞逸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質之自然至讓無文矣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結帶也係履而過音戈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敗病困也邪音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善騰躍之猿其得

柟音南梓豫章也攬音覽蔓音萬攬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然其枝而王長精神雄壯也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眄睨猶邪視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加急下着一不柔字便見其筋骨之硬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音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證驗昭然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几也右擊槁枝策也而歌猋音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無數有其聲而無宮角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擊者之聲與歌聲犁然而可聽顏回端拱還音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恐其推已而至於過大愛已而造哀也愛已而至於過哀曰回無受天損易貧而樂也天能損我之遇而不能損

我之道故無受爲易無受人益難富原非本來爲人益驕則受其益矣不驕不淫爲不受益甚難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爲始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人而所以致我歌者人耶天耶吾不知其爲誰耶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飢渴寒暑窮桎不通此天之損我者天之所行非人所得止運之所泄非人所能塞吾惟與之偕行與之偕泄不敢以其損而去之也臣不敢以違君人其敢以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人自有生以後凡非本來之物皆外加也其名爲盖吾不守四端而用四達之途以邀爵祿於物爲有利於已爲喪我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不畏人耳目而强取功名曰盜故君子不爲賢人不爲竊猶畏人知而竊

地取功名曰竊故賢人不爲吾若取之何哉有性命之命則在內爲吾故物此命乃窮通之命既爲在外吾若取之是盜竊而不知命者也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寶則棄之雖畏人而反居人間之堂上則以春社來秋社去一在一來氣之所使或南或北若或驅之而不能自主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禪者造化代謝之義造者造無而使有化者化有而歸無既不知其禪之者又惡知其終始我方觀化化且及我不敢與化爭也惟有守正以待化耳何謂人與天一邪音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者天之所生故曰有人天也然天之所以爲天則又造化爲之主宰故曰天亦天也非謂人與天一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爾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聖人晏然即所謂粹然見於面盎於背體逝而終即所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莊周遊乎彫陵之樊樊籬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周回一寸感觸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翼大逝難目大不覩目大視希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音意執草自蔽而搏音博之指蟬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見螳螂之利而不逝不覩忘其眞性莊周怵音出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蟬召螳螂螳螂召鵲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音歲之以周狎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誶責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戶庭藺音各且音疽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吾爲守形之學忽因逐鵲之故而忘其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動與物交即濁水靜

而玄覽即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已不當違俗而犯栗林之禁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戮辱也不出戶庭盍悔之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愛之而美者賤憎之也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則有驕妒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則有謙遜之意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吾安往而不愛哉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

復圭子曰山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前已累言無用之用也今重言之又曰鴈以不能鳴取殺則涉世者奈之何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可免禍也然而非道德之正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凡物有成虧斯有毀譽而至人無成與虧則亦無譽無訾凡物分聖凡斯有龍蛇而至人聖凡莫測則龍耶蛇耶皆不得而名時有消息吾亦與之爲消息而不專主於進時有盈虛吾亦與之爲盈虛而不專主於退而惟以太和爲運用身在後天神遊先天豈惟爲眾役役且爲萬物祖矣豈惟物物而不物於物且有物者不得而累我矣古之人自行之者神農黃帝是也此皆出世法也不知入世之法安知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乎合不與離期成不與毀期然未有合而人不離之成而人不毀之也廉不與挫期尊不與議期

然未有廉者不招挫尊者不招議也天下無爲不虧已方有爲圖其成人且從旁撓之利其虧天下賢無全德已方好修而慕乎賢人且乘間謀之汙其行天下不肖亦有一得之長已方附乎與能之例人且多方陵之阻其進惟遊於道德之鄉者超乎萬物之上不與萬物伍而物焉能礙之彼魯侯者以學道修業敬鬼尊賢求免患而不得此其所以見譏於南宜僚也夫豐狐文豹山棲穴處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閒出求食定也然猶不免於網罟者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胡不外淨爾身毋與接爲搆內淨爾心毋日以心鬬而遊於無人欲之天則天不能禍而地不能災矣今天下人

人有皮毛也人人有情欲也讀南華者盍不自省焉南越有建德之國猶釋氏所云西方極樂之國也此一段寓言爲釋氏諸經之鼻祖皆就人之一身而言天下未有愚朴之民而不少私寡欲者亦未有寡藏之民而不忘人之報者不知義不知禮人以爲猖狂而妄行孰知古有亡於義之義亡於禮之禮乃所以爲蹈乎大方其生可樂而元神不損也其死可葬視形骸如委蛻也非去國捐俗安能與道相輔而行哉魯君慮其道險而無舟車則纏於冗費而甯知節用卽我之法車也又慮其無鄰而無糧食則溺於愛河而甯知寡欲卽我之慈航也知節用則不喪我之元氣知寡欲則不琢我之元

精元氣元精固而神愈王任其涉江浮海皆神行也江海無
崖吾之所往亦無崖而不知其終窮吾今悟道則昔之少費
寡欲皆爲送君之舟車既已得道則今之舟車皆可自崖而
返而釋氏所謂到岸不須船者蓋本於此君其遊於寥天一
而與凡遠矣惟與凡遠者乃與道鄰不然非負有人之累即
抱見有於人之憂安能與道遊於廣莫之國哉其國有至寶
無心於寶者得之不覩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如以有
人之舟而相觸未有不怒者怒不怒而係乎虛不虛舟虛且
無礙況人能虛已任其遊世內世外未有不免害也衞之北
宮奢賦斂爲鐘三月而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疑其有自

利之心而問曰子何術之設奢曰自爲一鐘之外吾無敢設
他念也奢聞之大道剖而爲器器猶朴也自雕琢施則朴散
矣吾今雖當既彫既琢之後猶思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不
知有文彩也儻乎其怠疑不肯多着工也知之者以爲此鐘
不雕不琢不知者以爲萃乎芒乎而爲此鐘也不過爲送往
逆來之號爾孰知來者勿禁其擊也往者亦勿止其擊也強
梁者以爲不必擊吾從之曲傳者以爲當擊吾亦隨之因其
自起自止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猶云不妄費作無益以
害有益也而況有大道者可無復朴之志乎孔子圍於陳蔡
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吾與子言不死之道夫

鳥之畏人者其常性也獨東海有鳥其名曰意怠飛必以羣
棲必依人宜其不免於患也然而彼進不前而退不後則網
羅無可害食不先而取必緒則藥餌不能害其行列必處主
人之堂則外人不能害意怠非能不死也第合不死之道耳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誰不知之乎今之被圍也意者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汙則陳蔡之庸人駭昭昭揭日月而行則陳
蔡之賢知忌宜其不免此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功名
者衆人之功名也故一人可得而立之不可得而伐之與其
以伐而致其隳與虧不若以功名而還之衆人之爲得也窮
則道明雖爲有道之流而不明居達則道行郎爲立名之人

而不名處猶然無知也無能也爲純純常常之人耳間有比
之爲狂者彼又削迹捐勢功成而退已無責備於人人亦惡
乎責備於我焉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吾又何以聞爲喜
哉孔子曰善哉以下孔子不必有是事恰爲大修行者苦志
了道之標的也故辭交遊去弟子逃大澤粗衣菓食深山所
居之人類如此至于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則得道以後
事異類且可化而况同類乎孔子不得志於魯宋衞周陳蔡
之間而親交疏問於子桑雽子桑雽曰假人有亡者曰休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爲赤子可以市所市能幾何吾知
其非爲布也爲千金之璧爲吾累赤子之累甚於璧也則或

人之所未解矣林回曰尺璧雖重利也赤子雖輕天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不能保其利必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天不可解必相收也相棄之與相收矣待智而後辨哉天下有君子淡若水之交卽有小人甘若醴之交有淡以親之君子卽有甘以絕之小人彼親友人也非天也無故而合者則無故而離散以人也非散以天也孔子于是絕學捐書令弟子不為揖讓之虛文而情愛彌篤昔舜之命禹曰天下凡有形者皆有情形易離而情易勞故形莫若緣而因之則不離情莫若率而易之則不勞又何必文物以飾之聲名以發之哉似併虞夏之書亦絕而捐之矣莊

子衣大布之衣補結繫履而見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莊子曰有道德而不能行者之謂憊衣弊履穿士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貧也非憊也君獨不見夫騰猿乎其王長於柟梓豫章也雖善射者無所施其巧及其危行側視於柘棘枳枸也筋骨非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雖便捷者未足以展其能也今周所遇非時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困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所缺者火也故以槁枝擊槁木而歌猋氏之風其歌雖有具而無數有聲而無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識者咸知其不怨不尤也仲尼恐顏回之推已而至於過大愛已而至於過哀乃曰凡

人有眞宰本至完也天定之矣此先天也而無爲後天所損猶易也亦至足也人成之矣此眞人也而毋爲世人所益則甚難也今日吾困於陳蔡於事爲始俄而變遷又爲局之卒矣人事之不停與天道之周流一也夫今之歌者其歌誰耶歌天乎而吾不受天損歌人乎而吾不受人益始信吾命有所制矣何謂無受天損易夫飢渴寒暑天地有推移而吾亦與之爲推移後天而奉天時也臣且不敢以逆君而人其敢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夫名位爵祿乃外加已之所無非益己之所有人不明盜之卽暗竊之君子賢人之所不爲也而吾何爲取之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非其所處則目不妄視非其所食則口不妄食戊已不爲巢知天也畏人而襲人

知人也春社來而秋社去知時也何謂無始而非卒夫造化之禪代往過來續吾不知其禪安知其終始吾方觀化而不敢與造化爭衡惟有守正以待陳蔡人之自退爾何謂人與天一耶天非人不因今日所遇之人而皆天之所使故曰有人天也人非天不成今日所遇之天而人不能貪其功故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其天此何以故性存則天存性亡則天亡也惟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偕行體逝而終與天偕往天人無分世之爲聖人能有幾哉莊周遊於彫陵之樊有異鵲自南方來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大逝難目大覩希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不知螳螂之在後也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利而忘其形不知異鵲之在後也異鵲快螳螂之在前見利而忘其眞不知莊周執彈之在後也莊周徒知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二類相召也而竟忘犯栗林虞人之禁以取其誶責也乃省悟曰吾聞守身者內外交養今吾守吾形焉耳爲一鵲之故而忘身犯其禁何異觀濁水者不知其濁迷淸淵者不知其迷乎人能鑑於淸淵卽知利爲害之所倚矣而美中有惡亦猶是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其一美而一惡惡者寵貴而美者疏賤陽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

美者不忘美自以爲美則有驕心吾不知其美也惡者不忘惡自以爲惡則有謙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識之天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使人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爲人之所愛哉其庶幾遊於道德之鄉乎未有不免於患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全德之人目擊而道存視四肢爲塵垢等死生爲晝夜不假修爲而自能物物明乎臧丈人不釣之釣伯昏無人不射之射凡有不存之存而始可與言道矣

田子方文侯之師待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谿工賢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音耶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音朔當與之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無假人貌而天貌雖與人同而心則純乎天理虛緣而葆音保眞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眞人則虛已而順物靜虛以養眞也清而容物物無道清者多大察而不足以容物彼則清而能容物之無道者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之

意也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迹無擇何足以稱之言其無得而名之也子方出文侯儻然自失之貌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二句摹寫儻然自失之意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土梗土木所爲之人也與眞人異夫魏眞爲我累耳溫白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其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音祈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動也可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容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威儀動容][周中規折中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從容動容也若龍有變化也若虎有文章也]其諫我也似子其道[音導]我也似父[交淺而言深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以目寓目至道盡在神會之中不待言語而意已喻矣維摩詰與諸菩薩論不二法門獨文殊默而無言維摩詰亦無言正得目擊道存之意]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步趨馳以馬爲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音撐直視貌]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間可追而及也至奔逸絕塵瞠乎其後則大可爲化不可爲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期於信而人信之不與於親而人親之無名位而民歸之所謂神化也莫之然而然此正瞠乎其後處]仲尼曰惡可不察與[音余謂審察此心之存否]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爲心死故可哀若人死特形死而良心未必俱死故次之與玄門以死其情慾之心爲心死者不同]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由東西以定南北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萬物待是以爲方向不猶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以出作入息也]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人待日之出入以爲出入造化之於萬物亦如是待日行柳十一度萬物之入

者機死也待日行虛一度萬物之出者機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感也
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一受造化之爐鑄便爲軀殼所繫而不能解蛻以待其自
盡皆由心逐於物日夜無一隙之暇則安能知造化之終始哉此之謂不知命又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凡人之有形者皆有命也不知命者皆在規矩範圍之中徂者往也
雖至大盡之日而未必合乎規矩丘當薰然成形之始知命之後無往而非規也何必以規立乎吾前而爲待徂之日哉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音余交臂得其象貌也失之失其眞宰也汝
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著者形骸也所以著者不規之圓神也著者有盡雖滯於有而所以著者無盡不落於有彼得吾有著之已盡矣而
遂求之於有如上文言亦言辯亦辯言道亦言道所以絶塵之後而不可追是求馬於唐肆而未必得馬猶求道於有而
不能得道也肆爲市馬之處唐爲無壁之屋以便馬出入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

忘服佩服也墮體黜聰是甚忘也吾嘗語汝使佩服矣女亦嘗服膺勿失於吾甚忘之言矣雖然汝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雖然汝奚以慮乎其後爲患忘之中有不忘者存忘者遺也不忘
者眞性也忘其所忘不忘其所不忘則得之得卽眞得矣卽吾所待以生之物也孔子見老聃老聃
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慹音涅然似非人慹然似喪其耦也孔子便而待
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音余其信然與音余旣疑其爲目眩不明又信其爲眞然也向
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凝精蘊神忘身心而後
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初乃未始有物之先遊心於此所以慹然似非人孔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言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
又辟辟卷不開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欲其得之於意言之外也嘗爲女音汝議乎其將將者將來
且然而未必然之辭謂至近也至陰肅肅陰慘之氣至陽赫赫陽舒之氣肅肅出乎天

陰根陽也赫赫發乎地陽根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陽媾精萬物化生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物生之大綱可見而其細紀莫可見消息滿虛滿虛即盈虛也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作為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慌惚死則歸於窈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非是也且孰為之宗非有為物之初者孰為之主張乎是哉孔子曰請問遊是請問遊心於物之初者何若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命者天下之至美道者天下之至樂先了命而後了道故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必至人斯能兼之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其於死生如獸易藪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人莫

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能入矣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音骨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凡人每以生為常死為變至人既視死生為大常而喜怒哀樂不能入豈惟死生凡天下萬物之出機入機視之皆一道也得其一則萬物之榮枯亦與吾之生死同耳且等四支百體為塵垢等死生終始為晝夜而莫能滑吾之大常也而況得喪禍福之小者何足以介吾意乎棄隸皂臣隸賤職也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凡人棄軒冕者猶有為名之心而未必真知我之貴惟棄隸如泥塗必知我身之貴於隸矣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隸可棄而身不可棄身常也常在我則我貴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則得至美而遊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音脫焉

(孰有能離言論以求道)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水之善利萬物豈有所造爲惟順其才之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假修爲而自能物物)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無修無證若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酌之而自潤何假於修習而能之哉至人不事作用墮體黜聰所以亦能物物或問不修之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音余)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乃醋中蠛蠓也覆在甕中非夫子啟而發之何以見天地之寥廓哉)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音員)冠者知天時履句(音矩方也)履者知地形緩佩玦(音決有決斷之義)者

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暗指孔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公百二十年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奚之飯牛自適已事未嘗有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濬井而不以死生動心)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共禪皆是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畫工)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音但)然(舒閒貌)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盤箕踞貌礴臝音裸解衣見形君曰可矣神閒志定意在筆先也是眞畫者也胸中有全畫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太公望也而其釣莫釣謂直鈎也託釣待時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非持其鈎鈎有所以釣乃釣國也常釣也常常如此持釣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不忍生民之無主於是旦而屬音燭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一蹄偏赤號命曰寓而政於臧丈夫庶幾乎民有瘳音抽治也乎諸大夫蹵然驚動貌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而不可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太公望也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變法度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壞其所樹之黨不養徒衆長官者不成德不使民見德斔音庾量名斛不敢入於四境他國庾斛不敢入其境內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無偏無黨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不居功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不懷疑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有心及天下則非自然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太公之遁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爲之則損德多矣顏回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已盡道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至德不可議議彼直循人清於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肘平可置

（杯水于上言定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于弦上言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也（當射之時而身之不動如木偶人然用志之不分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以巧用）非不射之射也（以神用）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音鏇）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而不爲動者神全而氣定也）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天之上泉之下極之八極且斥之而不變非强之也中有養耳此所以能審安危之機而自得所謂不射之射也）今女怵然有恂（音荀）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恂目者外巧也中殆者神氣不充足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

之鼻閒栩栩（音許）然（鼻踵息而不栩有養之意）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也）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彼在我）其在彼邪亡乎我（貴若在令尹則與我無預）在我邪亡乎彼（可貴若在我則與令尹無預）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高視追想于天地之間安知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不爲言詞所窮）美人不得濫（不爲聲色所淫）盜人不得劫（音刼不爲威武所屈）伏戲黃帝不得友（不爲富貴所動）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其

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楚王與凡名國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凡國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甯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明乎凡楚之存亡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此足學問切實受用語

復王子曰田子方數稱谿工之賢於魏文侯而不稱東郭順子者何也以東郭順子之爲人眞人也具人之形而全天之德視萬緣皆虛幻也條本來爲眞切也太虛之中何所不容藏垢納汙不足責也而能消垢汙爲淸淨斯爲順子之天行

也文侯於是儻然自失始悟夫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未至乃形解而不欲動思欲行滿天下無身過也口鉗而不欲言思欲言滿天下無口過也謂昔之所學者爲土梗思欲化眞腐爲神奇不人貌而天行不已也進乎此者其溫伯雪子乎適齊舍魯而不見魯請見之人謂中國之人明乎禮義似彬彬質其有文也而陋於知人心則不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也後疑其有以振我而見之果不出雪子始之所言矣夫昔之見我者能方能員而未能忘乎方員能陽能陰而未能超乎陰陽徒以口舌昭道德而不能以忘言證道德此其所以見客而歎也仲尼曰夫人以耳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擊

道以聲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存道也天下之不可以容聲而求道者幾人哉自敏如顏子猶求夫子於步趨馳驟言語之間而夫子奔逸絕塵非步趨馳驟之所能及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位而民歸又非言語文章之所能及也意者道不在口而在心乎故夫子曰人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不知心聞道則生不聞道則死心死甚於人死也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人因之以作息夫人一日之存亡也春日行虛一度冬日行氐四度動植待之以卷舒萬物一歲之生死也夫苟吾為軀殼之吾惟與物為役役且不知其所自始安知其所自終今吾為知命之吾規方

由我而出何前迹之不可往夫道有著者則有矣有所以著者則非有矣而必求之於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安得有馬乎故吾不患不得道而患不能忘道不患一人不忘道而患不能與汝俱忘道蓋故吾為成形之吾不變不化者也不可不忘而真吾為知命之吾無始無終者也忘者忘而不忘者自不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似喪其耦而孔子以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何也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必屏心知杜口言方可與汝議乎其將至人不言已往而言將來未言人道而先言天道至陰肅肅愁慘之象也至陽赫赫發舒之象也肅肅不出於地而出於天自夏

至而下降也赫赫不發乎天而發乎地自冬至而上升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大綱著而細紀藏消息盈虛其造化之密移乎晦明日月其造化之彰著乎有天道即有人道生不生於生之日而必有所萌待之以生也死不死於死之地而必有所歸待之以死也一生一死相爲終始無端而莫知其始無窮而莫知其終不有爲物之初者孰能主張乎是哉天下之至美莫如命而至樂莫如道惟至人先了命而後了道故得至美而遊至樂孔子曰願聞其方老聃曰凡人每以生爲常死爲變而至人視死生爲大常而不動念豈以喜怒哀樂而易心謂天下有萬物而卽有吾吾爲萬物中之一物其與之

同者榮枯死生之理而不與之同者忘形骸超死生之見而又何有乎得喪禍福棄隸者猶知身貴於隸貴以貴在我者而爲變故所失乎不見有得喪禍福則必不知有喜怒哀樂無心患者自有妙解足徵爲道之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其孰能說此道者老聃曰不然天地間無往而非水也人日取酌焉彼之才自然而然無爲也而無不可爲也至人之德亦猶水之利萬物無修也無證也而物不能離天地不修而自高厚日月不修而自照臨至人不修而道同天地日月孔子出而告顏回曰夫人所處小則知亦小所閒大則知亦大始吾之於道也其猶醯

雜與止知其中之廣耳向微老子之發吾覆也安知天地之大全也幾虛吾一生矣曾本多儒而莊子對魯哀公曰魯少儒以儒自有眞不在服也公亦知儒服之所取乎冠圓冠以象天者知天時履方履以象地者知地利帶佩玦以解紛者事至而斷有其道者多懷玉而被褐無其道者往往服之不衷也公盍號於國曰無儒道而有儒服者殺無赦而魯果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子儒服而立公門公問以國事隨叩隨應無不叩而無不應卽千萬而不能窮莊子曰然則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餘皆僞儒也可謂曾多儒乎吾以是知千古以上惟眞則能動人也古有爵祿不入於心者飯牛牛肥

而致秦穆公與之政百里奚是也古有死生不入於心者以完廩浚井之餘而致陶唐氏之推位虞舜是也古有畫史未舐筆和墨而動宋元君嘆其爲眞畫解衣般礴臝是也古有持其釣有釣而不釣者常釣也臧丈人是也文王欲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欲置而棄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日之所思者臧丈人也故夜之所夢者亦臧丈人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命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其有瘳乎遂不卜而授之政無變法無專令三年而列士壞植散羣足徵無偏無黨上下之大同也長官者不成德足徵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足徵諸

侯信其不欺視吾國如彼國也文王於是尊之爲太師問之曰此政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乃無心爲民之言而臧丈人則疑其有利天下之心遂不應而夜遁顏回曰文王其猶非至德耶又何必以夢爲言也仲尼曰凡人見其偏不見其全斯可譏議而文王聖人也慮無不周已盡之也又何可論刺焉彼直以順人情於斯須耳而其深意固非末學之所能識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弓滿鏑肘平矢速身如木偶自謂得射之道矣伯昏無人曰射有巧有神汝今是射之射巧也汝得之矣有不射之射神也汝猶未也試與汝登高履危處實相半若能射乎御寇伏地流汗安敢射也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橫無八極故安危不入於心而能爲不射之射今汝猶以目而窺見上下四方神氣不足故安危皆得以入汝之中而不免於殆矣孫叔敖三爲令尹而寵辱不驚以致肩吾之問孫叔敖曰吾非能過人也獨聽來者之自來不得而卻之則得非我也去者之自去不得而止之則失非我也此其所以不喜不憂也且忘貴賤亦忘彼我貴果在令尹耶則不有我矣貴果在我耶則不有令尹矣方將躊躇凡物之去來猶是也方將四顧凡人之得喪猶是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忘言語忘聲色忘威武忘帝王視死生如旦暮也況爵祿乎若而人也其

神可透山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養可處𤨏尾而不挫此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真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不存者不足以並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亡小則齊得喪大則亡死生䙡墮支體如委蛻也非目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理哉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通篇以無知無為無修為主其斷言語絕名相釋氏諸經多宗此意

知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設之名也北遊於玄水玄水乃產藥之川源即黃帝所遊赤水之北是也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設為無言之人名以形容直起頓悟之旨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佩服也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此不答正所謂不言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遠矣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音缺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猶是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苔應聲也予知之將語若汝也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雖未答而答念未忘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道之為物何名何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汝也知之彼指無為謂與彼指狂屈不知也以不答之故其孰是邪三人者孰為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意狂屈似之以其有答之心故僅得其似我黃帝自指與汝指知終不近也以其答言筌之障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出道德經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致者招之使來之謂道無方體何可致也至者自彼至此之義德本在我何從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德則無為而仁猶可為也義則分別太甚虧之可也禮則奸雄借之以文奸所謂亂之始也故曰為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損者削而去之之謂先損其知後損其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復無爲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樸散爲器欲復歸根反於道德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惟大人者損之又損反於道德所以易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生死之大綱道理人亦知之而其紀之細微處則不知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生死相爲循環而其所以生死者造化爲之綱紀也自非至人僅知大綱耳安知生死細微之理哉氣有聚散則人有生死而其所以聚散者亦造化主之也與死生爲徒者卽是與人爲徒未有人而能逃生死者也吾又何必慮其有此患哉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豈惟人有生死萬物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萬物本無無能生有豈不神奇而可美有者不恒有俄而歸無豈不臭腐而可惡此特死生爲徒之變態耳故曰通

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天地得此一氣以升降萬物得此一氣聚散以生死聖人得此一氣守而聚之不使之散故長生不死豈不貴一哉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又設爲知再問所以翻起下文不知爲是忘之爲似不近爲知之故也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無爲謂無言者狂屈忘言者黃帝有言者所以有近不近之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無爲而無不爲有大美也四時進退有漸而先後不紊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

有成理也凡人有大美則言之法則議之理則說之而天地不然者無爲而常自然也聖人效法於天地取象于四時觀變于萬物所謂觀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死生萬變方圓異象莫有知其根者扁音篇然而萬物無物之不有自古以固存無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造化人物冲漠無朕又何所容吾言說哉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大不過六合而道包之六合不能離小不過秋毫道亦入之而始成體物有浮沈而道無新故有陰陽卽有四時其運行有序道運序之也道無體若亡而實存道無迹不形而實神萬物爲道所畜而忘其畜安得而知之誠哉道爲萬有之本根而本根非從地出其原皆出于天人能觀天之道則知歸根復命之理可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矣齧缺問道乎被音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無勞爾形

一汝視不見可欲天和將至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元氣自復攝汝知無思無爲一汝度不盈不損也神將來舍眞主人翁常存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德美則粹而同於初道居則止而集乎虛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新生之犢止知已生之知覺運動而不求未生之前之故舊爲何如所以形容有道者無心之氣象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音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眞人實知此理不以故自持溫故而知新不泥乎故舊也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媒媒晦晦卽昆買深藏若虛至人盛德若愚之謂無心而不可與謀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也舜問乎丞前疑後丞以道佐人主者曰道可得而有乎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卽道卽我何有差殊如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爲二矣舜之此問將以道擅而有之身也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人之一身

乃地水火風四大積聚而成形天地一氣耳氣無形氣聚則有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二五之精妙合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者生之理命者生之氣既有生則性命自附麗焉所謂不期其順而自委順也然而主之者天地也非人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無有窮盡如蟬蛻然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剛健之氣動而爲陽天地以之生物者人之行止飲食皆此氣爲之皆非我有也又安得有乎道哉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音齋戒疏瀹音藥而心疏通不滯澡音早雪而精神洗滌舊染掊擊而知屏絕智識夫道窅音杳深奥之義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無生有虛生實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倫理也有倫有象者皆自無形中出精神生於道二五之精太極之神皆自無極道中來形

本生於精形質之凝由於陰陽之媾精而萬物以形相生知其生則知性之所由出命之所由立矣故九竅者胎生九陽數也陽氣赫赫發乎地故得九數者胎生而地走八竅者卵生八少陰也陰氣肅肅出乎天故得八數者卵生而天飛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此道往來無蹤跡出入無門戶四通八達皇皇然而無一息之停止邀於此者四枝彊健也思慮恂音荀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能邀得此道者肢體強健思慮通達耳目聰明心不勞無爲也應物無方則無不爲矣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音余四句只是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耳且夫博之不必知聞見之多名理之障也辯之不必慧智慧之開大道之鑿也聖人以斷之矣斷其博以歸于約斷其辨以還于默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若人有知有慧而不加益無知無慧而不加損者其人必

爲閒道之人乃聖人之所保舉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音巍乎其終則復始也大道如海之淵深而無損益又如海之周旋而無終始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音余道運萬物而不窮則君子此道顯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萬物皆往資無形之君而不竭則君子此道渾然皆在內人之所不可得而見者也中國有人至人焉非陰非陽跳出陰陽之外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宗也觀之生者喑音蔭醷音意物也喑醷氣聚貌生者氣之聚如人之有喑醷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于散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至人不受陰陽之陶鑄形雖猶然人也彼且反宗而遊於物之初則得與冥冥合矣彼視有生之人特氣之暫聚爾卽有壽夭皆須臾也聖狂同盡堯不必是而桀不必非也果蓏有理木實曰果草實曰蓏音裸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無異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如孝子之無所辭君臣之無所逃盡其所當盡者不違也然過之而卽化不上節以爲貞非過之而不守乎調而應之德也有心於調和善處是自以爲者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偶而應之自然恰當無心爲之者也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以道而王以德此道德之升降也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同隙忽然而已白駒小馬也非光影之謂隙空隙之處以白駒而過空隙何甚速也注然勃然莫不出焉狀人瞬息而生之易油然漻然漻音流莫不入焉狀人瞬息而死之易已化而生出也又化而死入也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音韜墮音隳其天袠音軼弢弓囊也袠衣囊也人有軀殼如天以弢袠拘之去而之死卽解之墮之也紛乎宛乎解墮之貌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魂魄去而軀殼不能留人知死爲大歸則死不必畏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形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之形眞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所謂常住不滅者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非學

道而將至者之所從事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衆人之所能知能言皆非道大同也彼至則

不論論則不至大凡可以言論者道之粗也不可以言論者道之極至也故道之所至則不落言詮而不論纔

有議論則涉影響而道不必至明見無值兩物相遇曰值見道明則與之爲一故無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言者無言聞以無聞方爲深造自得之境東郭子

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

於高遠故莊子因其問而以愈下者答之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定所在而名之莊子曰

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音辟曰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螻蟻未雨先出穴知陰陽也稊稗不種而自生爲五穀之賊喻人欲爲大道之

賊也知五穀之不可有稊稗則知大道之不可有私欲矣瓦甓從窑頭坯中來已經水火煅煉過體質千年不敗喻學道

者亦當水火旣濟也屎溺非道也而屎溺之竅則修道者之得力處屎即谷道其穴在任督二脈中間上通天谷下達湧

泉眞陽初生之時一撞三關直透頂門非拘畜禁門之力與呂祖云尋天握地見天光種得金花果是强以此思之則屎

溺亦道矣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取正也正獲

司市之官名獲之問於監市市魁今當行者履豨音喜也豨大豕也以足蹙其股則知豕之肥瘠也

每下愈況履豨愈下比況愈明也汝惟莫必無乎逃物期必也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

何物非道何道非物道器原不相離豈有逃乎物而謂之道乎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偏咸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偏咸三字雖異其實一也以爲言異理一之喻嘗相與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音閑乎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也必遊乎無何有之宮合同而論無何有

之道方無終窮庶乎相與於無爲乎淡且靜乎相與於漠而清乎調且閒乎我無言子亦無問矣寥已吾志

寥虛也究竟至虛一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吾志不逐物則無所往焉而寂

（然不知所至也）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即去而來而無貪着留止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吾已往來于斯道之中而孰知其始終哉）彷（音傍）徨（音皇）乎馮（音憑）閎（音宏惟徘徊于閒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入于大道之中相忘于不知其終窮也）物物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際猶言遇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皆實際語）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非字作無字盈與消對虛與長對有盈虛則有消長無盈虛則無消長矣衰與盛對殺與隆對有衰殺則有隆盛無衰殺則無隆盛矣本爲始末爲終有本末則有終始無本末則無終始矣未得道時積聚其精神既得道時放無極光明積散也然有積散猶屬有爲積散而非積散則無爲矣釋氏下一語便下一掃塵語下一掃塵語便下一掃掃塵語本此孰謂南華

爲玄伯而非禪門之所取宗哉）婀（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懷道人也）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音眠）婀荷甘日中奓（音賒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笑貌）然放杖而笑曰天（推尊老龍）知予僻陋慢訑（音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言無復以大言振我）弇（音掩）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藏者正是收視返聽知而不言所謂冥冥者神農於道萬未處一猶知藏其言況體道而化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體道者有見于此是以收視返聽若與人論道而謂之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爲道耶何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并無無之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無窮以不知答泰淸之問是矣既問無爲問非所問也爲失問無爲舉道之數以爲知道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者皆强名也）泰淸以之言（猶是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道原不可以强名不知是得道而忘于道亦忘于知故曰深知之是見乎道而未能忘也故曰淺弗知是弗知道之底裏也故曰內矣知之不過知道之散殊也故曰外矣）於是泰淸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屬無聞見言皆屬有故涉此三者皆非）知形形者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

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問亦非道矣）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道無可問亦無可應故問不過窮于外而應則窮于內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卽有有也者太極也）內不知乎太初（卽未始有有也無極也）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中天下而立其頂到天之半神人之所居也太虛又包天地之外）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音博）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吕吉甫曰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無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惟其有無所以爲

光曜不能無無也是以未能無有也及我為無之所有矣何從至于窅然空然之境乎大馬（大司馬也）之捶（音箠鍛也）鉤（劍名）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音余）有道與（音余）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陸西星曰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絶無毫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卽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用志不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知古之猶今則可以已有天地之後而推未有天地之先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求始虛心以問虛則神生先能領會添了見解已不神矣且又為不神者求神）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冉求所問而欲知者未有天地之前問先天也不知有古今有終始有子孫皆後天也夫子所答者無古今無始終無子孫皆先天也故冉求不解而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猶云不必言說而道存矣何也未有天地乃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止惟一無此一無也卽太易者未見氣也既無氣安有古今始終又安有子孫及至無名為天地之始乃有古今始終有名為萬物母乃有子孫人必參得後天透乃可與證先天矣陸西星曰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冉求以是為問蓋有難于言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今日之今卽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有天地卽今也未有天地卽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而冉求未喻初問覺有些領悟為虛明之宇後生疑見如虛中起雲此箇不神最易遮障本體而又為求之則障中起障故夫子于古今始終子孫而歸之無則遮障盡徹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

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木無生也因死而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一體猶一本也一理也造化之自然也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凡此生死變化皆屬後天復提起詰問有先天地生之物而後能物物也此物物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便是有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所以猶涉于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所以不得先者有物故也有物則以物相物終無窮已聖人于性空之中添了愛緣古今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將迎則有心矣敢問何以無將無迎而遊于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內有定守不化也而後外可輕富貴齊死生外化也今之人內無眞宰爲人欲所化外爲引染所定而不能一貴賤忘生死外不化也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有等生死忘窮通之人此與物俱化者也而外或有所不化吾以一而一不一不化者亦化夫一者何物即金丹也大道也故無化無不化其體至剛不與世而相靡者此物其形至微不與人而競多者亦此物乃物物而不物于物者也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韰音齏五味相奪曰韰也而況今之人乎囿圃宮室道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至於儒墨之師皆不能盡內不化之道故有是非之事也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聖人善處萬物與之相忘于是非同異之辨猶天之藏垢納汙老氏之和光同塵也此之謂不傷物小則愛人人愛敬人人敬大則過化存神而物焉能傷之與人相將迎非有將迎也乃人將而我不隨其將人迎而我不隨其迎所謂人將亦將人迎亦迎而我無將迎也山林與音余皐壤與音余使我欣欣然而樂與音余樂未畢

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眞爲物逆旅耳世人爲外境所役故哀樂得以入其舍遊山林皋壤之間始必怡然而樂樂極生哀循環之理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哀樂全不自由直以吾身爲物之旅舍耳物常在而吾身不常矣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陸西星曰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不能知而免以爲知不能然而免以爲能庸可得乎爲計日拙爲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于筌蹄至爲不牽于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

復圭子曰此章發明無名天地之始一句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句知者有知之人也而無爲謂則不言之人也知問于無爲謂曰天地間一道也以何思何慮而知之何處何服而安之何從何道而得之而無爲不答者不知答也又問于狂屈狂屈欲言而忘言答之念未忘也問於黃帝黃帝曰道之爲物無知無不知不可以思慮知無安無不安不可以處服安無得無不得不可以從道得不然何以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道無方體不可以人力致德本在我未嘗從外至道德仁義禮遞失而遞降也至於禮之名興樸散爲華天下始得以僞亂眞矣故爲道者日損損其知又損其不知以至於無知斯無爲而無不爲也待樸散

爲器之後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惟大人與天爲徒無生無死若凡人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聽其氣之聚散以生死特與人爲徒耳豈惟人爲然萬物之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也生則神奇死則臭腐俄而今者之臭腐化爲來者之神奇俄而來者之神奇復化爲後日之臭腐物異而氣不異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凡人得此一氣聽其自聚自散故有生死聖人得此一氣聚之而不使散故貴一耳非黃帝不能達不知者之合道忘言者之近道而有問有答者之離道故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忘美四時忘功萬物忘成聖人通天地四時萬物於一身無爲也無作也而實無不爲也無不作也天

下有神明斯有百化有至精者而後有死生方圓之粗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不爲巨無大不包秋毫不爲小無細不入天下有浮沉四時有運行似亡也而實存似形也而實神莫之爲而爲乃大道之本根也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汝形不欲勞視不欲妄而天和自至知不欲起度不欲亂而神自來舍德將讓汝美道將讓汝居祇覺今是而昔非何必復求其故哉齧缺睡寐已遊于忘言之天矣被衣大悅而去曰齧缺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似無知也然非實知此理者安能與日並新與月同晦無心而行天行也而不可以人謀參之彼何人者耶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丞曰汝身非

汝有安得有夫道獨不知有身則有生有生則有性命有性命則有子孫天地大父母也身非汝有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乃二五之精妙合成和而後有此生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乃造化以理着之爲性以氣凝之爲命兩相附而後成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乃薪火之傳不知其盡是天地之委蛻也卽人之行止飮食亦天地之彊陽運動人不得而有之安得有夫道耶孔子問道於老聃老聃曰汝齋戒非祭祀之齋乃心齋也先須疏瀹而心不留一物也澡雪而精神不染一塵也掊擊而知不着一識也方可與言其崖略夫道徹隱徹顯昭昭顯也冥

冥隱也天下未有顯而不根於隱者道徹內徹外有倫外也無形內也天下未有外而不從內出者充滿宇宙悉精神也精神藏則無形無象而道爲太始精神露則有名有物而形爲精子九陽數也眞陽起于地故有九竅者胎生而地走八陰數也眞陰降于天故有八竅者卵生而天飛此道往來無形迹出入無門戶四通八達而不止息至人得之形王而神靈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造化得之天地常高廣日月萬物常行昌故與其用知慧而爲聖人之所斷毋甯黜知慧而爲聖人之所保也其廓無涯其運無端萬物資始資生焉而不窮不有至人非陰非陽而跳出陰陽之外安能遊無物之初乎

惟反於宗乃可以齊天壽一聖狂遭之而不違者不如過之而不守有心於調停之德不如無心偶應之道此帝王之別也人生天地間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俄而出于機俄而入于機俄而死者生俄而生者死物方哀其化吾謂天爲之解其弢人方悲其死吾謂天爲之墮其袠魂魄既往而身亦同歸孰知有身形也有不形之形與身俱來不與身俱去學可得而務論不可得而至故以目遇不以口說以耳聞不如以心聞聞無所聞而得無所得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必欲問道之所在則螻蟻道也知陰陽也稊稗道也不以僞亂眞也瓦甓道也從水火煅煉來也屎溺道也從此窺可化爲神奇也道

雖不着物亦不離物第求道於有不若求道於無故相與於無爲者淡且靜也漠且淸也調且閒也往來無迹始終無端道其物物乎物有際也而道無際際以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不際之際則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而老龍吉之死以無言傳無言之教也神農得之矣弇堈弔之曰道無形聲視之聽之非道也謂之冥冥亦非道也以道不啻無而實無無也然則無窮之不知合無言之教而無爲欲知道以數於貴賤約散之間是乎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何也知則露而無蘊故爲淺不知則蓄而不發故爲深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何也知之僅得其象

故爲外弗知獨含其神故爲內然則道豈惟不可聞見亦不可言故强問道者不過窮于外而强應之者則窮于內矣故惟見微宇宙者然後能神遊乎太初下視崑崙與太虛爲體我且包乎天地之外矣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乎光曜視之無可視聽之無可聽搏之無可搏曰夫子其至矣乎我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無及爲無所有何從而至窅然空然之境哉吾觀大司馬之捶鉤者且以有用而假不用之神況乎無不用者未有無所假而能貧萬物者也冉求欲求知於未有天地之先始猶以虛心而神存旣着一識神反爲識障甯知未有天地無古今又安有終始無祖父又安有子孫總之皆無也知無則知有矣無能生有天地間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本無生也因死而生知死生之無待則知死生之之體矣有先天地生之物物而後有後天地生之物物之相物也無已而聖人教之以人倫其添愛緣也亦無已顏回欲以無將無迎而遊於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知外與時俱新無不變也無不化也而內有不變不化之持操今之人中移于窮通內化也而外非逃貧賤則趨富貴矣外不化也故必以我之與物俱化者而後可一其所不化化不知也不化亦不知也吾無委靡而退亦不求多而進此之謂遊於無將無迎之天狶韋氏至黃帝圃改而爲圃矣有虞氏至湯武宮改而

爲室矣道盆衰而遊之者盆少君子之與儒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况於今之人乎有是非則有相傷惟聖人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人將亦將人迎亦迎所謂不隨其將迎而我無將迎也吾獨嗟世人以身爲萬物之逆旅山林臯壤能使之欣欣然樂而外感亦能使之悲哀樂之來不能禦去弗能止知有其遇而不知有不遇知有知能而不知有無知無能此人生之所不免也而欲免以爲能遊能禦豈不悲哉故至言無言至爲無爲大知無知不能蓋其所不知而欲以小知齊大知大失無爲謂不答知問之意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夫道不欲多多則雜故名曰雜篇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次言至人內揵外揵之兩忘如冰解而凍釋能知未始有物斯為知之至而移是不足言矣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為天人怒出於不怒為出於無為而後為聖人之道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獨也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畏壘山名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左右之事楚者以經畫為知以慈柔為度皆去之遠之即絕仁棄知之意也擁腫之與居醜陋貌鞅掌之為使鄙樸不修容儀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禹貢之羽山也其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于衣食所以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楚之氣象不凡故怪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無旦夕之利却有久遠之謀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敬之如神

明欲尊楚以為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介懷而不樂也弟子異之怪之也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楚之所以不釋然者以天道自任也夫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居其功不過行其大道之所當行而已矣吾聞至人與道為體者尸居環堵周圓小墻也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情虛無為在環堵之內而百姓任天而行不知所往乃所以為道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的之人邪音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字自尸祝上生來今畏壘之民相與尸祝社稷由我之戔戔有以自見而愧于至人多矣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我安能釋然于其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八尺常倍尋之溝巨魚無所還音旋其體而鯢音倪鰌音秋為之制步六尺仞七尺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

孽音業狐爲之祥妖孽之狐以小卽爲善喻地無小大皆有所尊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必假于賢能況畏壘乎夫子亦聽其尸祝可也而奚以不釋然哉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音含車之獸介音戒獨行也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音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深居餉出自托于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況全形之人而反不遠此乎喻名見于世必害其身也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指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鑿垣墻是雕墻也則渾朴傷植蓬蒿則生類亂堯舜之逺於道也若此簡髮而櫛音節數米而炊喻其所爲者鄙細而非大道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一句道了下卻解此理不經而語甚奇舉賢則民

相軋音乙皆以賢相傾任知則民相盜皆以知相欺相奪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揣盡末世好利之民情下二句皆好利之流弊子有殺父臣有殺君知有利不知有君父爲人君者何樂以利而爲民倡也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裴墻也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莊老尊無爲賤有爲舉賢任知末免有生利之萌芽故大亂之本兆于堯舜之時特隱而未見耳後世奸臣賊子民竊盡不出莊老之先見何過激之有哉南榮趎音疇庚桑弟子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德過堯舜而不爲其無迹也至矣我將何所托業而及無爲之治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女汝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其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人已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今吾之形與人之形亦辟近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形相近也爲物欲所間則心相遠矣此其以心求心而不能相得也趎其有愧于踐形之學也乎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僅達于耳而未能渾化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小蜂不能化藿蠋豆中青虫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越雞小而魯雞大鵠亦鳥之大者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喻小不可以化大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越雞喻已之才力尚小不足以默化之也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

來之衆也道本一致趎心懷三言而來紛亂之幾形于眉睫故謂其偕來之衆正釋氏所謂汝胷中正鬧也南榮趎懼音遽然顧其後不悟所謂偕來之意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忘答失問乃迷覺之一大幾到人不小迷不能得大覺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愚知乎反愁我軀音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老子之道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趎欲爲其道故首舉三者以問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絕之不可不絕不可將安所逃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上毛也之間神人觀人之眉目便知其心吾因以得女矣得其情也今女音汝又言而信之聞其言而益信眉睫之所得爲不爽若規規然失神貌若喪父母失所天揭竿而求諸海也言以短小之物而測深大之域汝亡人哉喪亡性情之人惘

惘乎心無所歸之貌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正所
謂貧人不知袖裏有牟尼珠也貧可憐愍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假館而卒業召其所好
求其所是去其所惡離其所非十日自愁好惡交戰于中而不能決非人制我乃我之自困而自愁
也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鬱鬱乎
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功夫純熟者愁無可愁安得有鬱又安得有好惡今汝鬱鬱而自愁
津津而自好且猶有惡也細密功夫尚有未到此南榮趎之所以欲速而不逮也夫外韄音獲事障者不
可繁而捉持也將內揵音蹇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建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
將拒閉之於內內韄埋障者不可繆綢繆也而捉束縛也將外揵制其內者繆亂而不
可把捉則將拒閉之于外內外韄者其病若此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者內忘其心術外遺其耳目若乃聲色
韄于外則心術必塞于內今外亂而思治內無定見也欲惡韄于內則耳目必喪于外今內亂而思治外無定守也外

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方制于內又束于外內外交韄則雖道德
有諸身者尚不能以自持況遵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能知以病爲病者其病未甚也若趎之聞大
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喻已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受病之處雖有所聞愈自
惑矣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卽道德經載魂魄抱一能不離也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也能止乎能已乎知止知足也能
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于自治而不暇及人也能翛音蕭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
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兒子終日嘷音號長哭也而嗌音益咽也不
嗄音夏聲啞也和之至也終日握卷手而手不掜音藝手屈而不伸也共其德也

(言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瞬)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瞬精有所移目偏小兒視而無視不知有外物也知有外物則偏矣)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與物委(音威)蛇(音移)而同其波(波順而無忤也)是衛生之經已(道德之厚比于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外于此哉)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如上數箇能字便有能所與執着矣人心湛然如水非有非無及為物欲所蔽結如水凍而成冰聞道悟理則解且釋矣)夫至人者(與人同)相與交食乎地(人食亦食)而交樂(音洛)乎天(人樂亦樂與人異)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立詭異)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以有為為應跡以無事為自然)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往來自適)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于失得人災由于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即佛乘之所謂二乘做死心工夫者尚有捉摸亦趎之身分所易及者是汝衛生之常道)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心宇也即天君也定則生慧誠精故然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既發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于天所謂人貌而行天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人有修此泰定而至于天者則可久)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舍止也歸也不離人羣獨成其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民以其非人所得而民言非常人也)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天子以其繼天而出愛之如子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乎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凡物之可以知知者則可學可行可辯而道不可以知知故學不能學行不能行辯不能辯精而至于人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當以所知養所不知故止其

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卽就也天鈞卽鴻鈞也不卽是則拂造化之理而逆天矣天鈞必敗而棄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將之爲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豫防皆恐有不測之事而又存諸中者敬應于彼者通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若是而萬眾也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非人之自致不足以滑音骨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惡有自人召者未免爲德之累君子當反之於心今衆惡交至天而非人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以之入其心哉靈臺心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則主而忘乎其爲主矣畢竟人心無主則虛主而不可持之以爲主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舍作捨每更爲失君子修辭立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使舍舊而圖新猶之可也今也業已誤入不能舍舊從新又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

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音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明有人誅幽有鬼責其能逃乎則惟愼獨而已學與吾儒戒斯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內外卽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藏券于內者務實而不務名行券于外者志存乎務外而期于廣求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音古人也券內不求名而名自至惟庸有光所謂實大盛宏也若券外則志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音其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外之富貴過人則以爲魁然可尊而不知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不識不知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故物莫不入焉萬物皆備於我矣若役役于物者苟且求得至于喪身而不悔則身且不能容安能容人哉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睽絕而盡人之類不能與之爲徒矣兵莫憯於志鏌音莫鎁音耶爲下

心之所之謂之志一念不謹則貽莫大之禍所謂情欲之攻慘于戈戟是也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寇大賊也猶或可逃袵席之上飲食之間乃生殺之機一或失節即善趨避者不能逃陰陽之寇于天地之間非陰陽之賊我也乃吾心失養琢喪其精神始也水火未濟而不能既濟究也日剝日消陽氣剝盡而爲純陰則死矣是自寇自賊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道本大通無分無成無毁無備而無不備何言乎通也猶百川之通海山澤之通氣道通之也通乃無所不到之謂待分則有偏有不偏矣通乃其起無首之謂見成則有完有未完矣通乃其卒無尾之謂如毁則限于數而不能超乎數矣大凡力量有不能到之處者不得不分力以備之待備而後精神貫焉設備稍有不周則偏枯矣故君子惡分者惡備也非惡備也惡其精神必待撿點而後周也若大道則自然貫通也旣無分安有成毁乎又安見其備不備乎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是出也有先天眞陽之氣一兩每一歲長一兩至十五年長十五兩合成一斤眞陽

之氣所謂純陽也及至情竇開而眞陽耗于袵席之上矣故奇男子不惜貲財訪仙師尋侶伴求一接命之術以反純陽而出陽神不知道者其眞陽知出而不知反則淪于鬼趣矣故所見莫非鬼也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知道者既出于人世而得是反還元陽之道則死而不死謂之得死凡物有生輒有滅惟得道者生無其生而滅無其滅歸于虛苟滅而實歸于滅則人與鬼一矣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凡人只見有形之成毁而不見所以成毁者非有形也故此心營營而不定如能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是以有形象無形也必定能逃乎陰陽之外矣出無本入無竅出乃道之顯諸仁萬物之出有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用萬物之入有竅而道無竅也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剽與標同道本虛也虛能生實不可以方所求無處也長于上古而不老無本也遠傳來世而不窮無剽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出而無竅則人疑于虛而不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則又實矣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上下四方曰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曰宙果

有終始乎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
天門生死出入皆實有也而無形象之可見既云有矣則必有生死出入之門所謂天門即眾妙之門也天門者
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不能爲有必出于無有所謂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
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有見乎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其藏神于是也而萬有之根基立又何有陰陽之
患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音烏乎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太易者未見氣也安得有物乎語至于無物更無有出其上者弗可以加矣
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次焉者有
物即太始有形之始也有形則有生死出亡在外曰喪歸根復命曰反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音翹尾也喻物之終也孰知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能以有無死生爲一
而守之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吾將與之爲友矣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
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指無爲首生爲體死爲尻是三者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
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人所推戴而著也甲氏也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
亦何嘗不一哉有生黬音闇也披然曰移是釜底烟氣所凝聚曰黬猶人聚精氣以生倘人厭其
黬披而去之曰移是與人之氣散而死換屋移居者何異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
知者也移是之說釋氏以爲奪胎投舍玄門以爲拋身入身總之皆換屋移居也人所不當言雖然此亦大槩道理耳
然而有可知者亦有不可知者也臘祭名者之有膍音皮牛百葉也胲音該牛足指也可散而
不可散也移是有可知不可知譬如臘祭之有膍胲可散之于俎豆者有不可散之于俎豆者有觀室者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偃偃息之所焉爲是舉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肅然

起敬而生移其祖考于是之心覲偃所則弛然起忌而生移其晦忘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忘者也請嘗言
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移是之說起于有生
出于有知因以相乘而是非滋起孰爲名乎孰爲實乎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
以死償節不知道者認虛爲實因以名實爲己之體質使人以己爲中節而法之直至鐘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
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
移是今之人也以用不用分知愚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己爲徹而用之故爲名不用則窮也人以己爲愚而
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者也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蜩與鷽音學鳩同於同也蜩與鷽鳩
乃同一見喻其所見之小而我見又與之嗣故曰同於同即今人移是之見也蹍音碾踏也市人之足則
辭謝也以放驁音敖兄則以嫗音傴大親指父母則已矣踏市人之足則必以放傲自責
而辭謝之恐其怒也兄踏弟足則以氣噓嫗拊之而已無容謝也若父母而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親之至自相孚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蹍兄辭謝禮也禮以飾僞者若至禮則無人己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則不待物物而裁制得宜至知則自然先覺而無
容謀度至仁則不見相愛之迹至信則不待金玉之質矣辟屏而去之也徹徹乃透徹之徹非撤去之撤也志之
勃解心之謬與繆同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心之曰志勃悖亂也勃與謬皆德之累道之塞
也苦于不自知耳人能透徹其志之勃解悟其心之謬則德之累自去而道之塞自達矣富貴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君子之志道德奪于外誘則吾之志因以亂矣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六者綢繆盤結不能自解繫其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德者渾淪不分循之以情
則竅鑿矣故累其自得之眞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道以通于一爲達若以心知才
能爲累爲道之障矣此四六者不盪音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
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去此四者之六害不以蕩其心則適得吾體矣性命各正則攻取不得而

奪之故靜靜則定而慧生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則恬淡寂寞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陸西星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爲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爲出焉故性動爲爲夫爲而根于性雖爲而實無爲也加之以人爲則僞僞則失失卽老子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天下有有知有不知智者之所知與接爲搆日以心鬭其所能者謨謀也不若其所不知渾然無我如赤子之睨視無分別見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動則已動皆我德性之作用以我自然之知而治人穿鑿之知似與人不合而實艮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于名則相反于實爲順道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艮**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俍善也善中則善取譽聖人不能逃名猶是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于天卽拙于人矣全人卽至人非此人不能天人兩工**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蟲有四部人爲毛蟲之長鳳爲羽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龜爲介蟲之長能蟲者各盡其蟲之所當然也能天者各爲四部蟲而實天使其然故毛羽鱗介四蟲皆不能離乎天也四蟲之中較重毛蟲故下文曰全人惡天**全人惡天**全人者盡人之技巧惡天者是惡天聰之無全功也**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天之天不雕不豕純乎自然誰敢惡天人之天未免貪天功以爲己力君子猶惡之而況吾而敢干盜天工以爲人力而不惡之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雀亦畏之**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音炮**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羿以威力得雀湯與穆公以霸王之業得伊尹百里奚若使胸中洒洒一無所好惡得而有之哉**介者**兀足之人**拸**音侈**畫外非譽也胥靡**刑徒之人**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晝華服也移者棄意介者以外毀譽猶能去華服而弗服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忘人者乎夫復音服謵習同不餽贈送也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夫人不能忘情于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大和者造物中和之氣人得之以生者無喜無怒與天爲一矣然非無喜無怒也怒而不怒是其怒者本自不怒非有心之怒也見至人出而有爲于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欲靜則平氣此二句乃道學人門之要緊工夫平氣卽調氣也調之人而閉息心不期靜而自靜矣心之本性原好靜常動則逆其心而神亦不甯惟順守其心使常在腔子裏而不以接揣滑之自所存者神矣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有爲而欲當者蓋緣于不得已而應之而出爲於無爲也不得已者自然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復圭子曰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思欲返仁義而遊道德爲無爲之學乃太上之教也庚桑楚獨得其道居畏壘之山不與仁知者爲伍卽絕聖棄知之意也以其道少試於畏壘使畏壘大穰可也使畏壘之民疑其爲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可也故南面而不釋然獨不覩於天乎春氣至而百草生秋氣至而萬寶成天何意生成哉不過行其大道而已矣夫至人亦猶天也不出環堵一室而百姓自化不知有至人也今庚桑楚猶使畏壘之民欲俎豆彼於賢人之間有爲也而非無爲也渺乎小矣不爲杓之人耶與絕仁棄義之道異矣所以不能釋然于老氏之言也胡南榮趎止知巨魚之不可脫

於淵巨獸之不可離於山堯舜不能廢尊賢使能以利天下
而不知函車之獸介而離山豈惟無所隱其軀且有罔罟之
患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豈惟鯢鰌爲之制卽螻蟻能苦之
矣故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於深渺也亦猶鳥獸之不厭高
魚鼈之不厭深而已矣堯舜之道而猶未至不足以稱揚也
恐令後世之人必生穿鑿之事而長蓬蒿之見何異於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安足以濟世哉夫堯舜之所推重者賢知也
舉賢則民以賢相尙而彼此分任知則民以知相角而盜賊
起此二者非以厚民乃教民之知有利也況民之好利本自
甚勤利端一開將來必有弑父弑君之禍正晝爲盜之事人

與人相食之慘未必不自堯舜生之也南榮趎欲托業以及
無爲之治必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而後可胡爲
以目耳與盲聾者比見聞以心形與狂者比得失不能踐形
盡性而欲聞道耶故庚桑子曰子亦知物化乎夫奔蜂與越
雞物小且不可以化大況吾之才小安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趎至老子之所神人見人不但見其貌而直見
其心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其所以提撕之者至矣
南榮趎懼然顧後尙不知其所謂也致疑於知愚之間而不
能棄知也致疑於仁不仁之間而不能絕仁也致疑於義不
義之間而不能棄義也胸中紛紛而未決果偕來者之衆也

老子曰向吾巳見若於眉睫之間矣必汝之言而後得其情哉世之亡人未有不思反今汝亡性情欲反而無由入吾甚爲子憐也南榮趎於是召好去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子亦洗濯而心乎夫洗心者無鬱亦無惡子猶未免有惡也外爲聲色所韄而不能屏思欲杜之於內內爲欲惡所韄而不能塞思欲制之于外外內交韄有道德者尚亦不堪況子方倣道而行乎南榮趎曰人苦於不自知耳里人有病而以病爲病猶未甚病也今趎不敏欲聞大道譬如飲藥者前病未去而新病復生趎不願聞也惟願聞衛生之經而巳矣老子曰子能載魂魄抱一而無離乎能未卜先知而誠精故

明乎能知止不辱知足不殆乎能舍人求巳翛然無累侗然無知乎全生莫如嬰兒故衛生者其能不失兒子之故物乎則長生矣何以明其然也兒子終日嗥與人同而彼獨咽不啞其和至也終日握與人同而彼獨指不屈其德共也終日視與人同而彼獨目不瞬神不在外也行行止止而無意必可方可圓而無固我衛生孰有過於此哉若而人也昔爲物欲所蔽如水凍爲冰今甫頓悟所謂冰解凍釋者德猶未至也夫至人者外內無韄亦無外內揵豈直與人同食地之毛同爲普天之樂而巳哉夫虛中無物不有亦無利害怪異能攖其所有以有爲爲應跡以無事爲自然其往無執着其來

無能所是爲衛生之經已如求其至惟爲兒時行動任天身槁木而心死灰不知有禍福故禍福亦不及若非兒子須定能生慧慧則人貌而天行天則可久而有恒人歸之天與之窮而在下謂之天民達而在上謂之天子人之所能學能行能辯者人也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者天也故必以知養其所不知而後爲至矣彼有內外交盡其備藏彼此敬謹而無失猶有不調于衆心者天也非人也何足以累吾德而納于靈臺哉夫靈臺也者操之則存又必操而忘其操然後反身而誠不誠則言行皆妄雖欲寡過其道無由矣故必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者然後能獨往獨來譬之於夯藏之於內者

雖無名而充實自有光輝藏之于外者志在于廣費第爲賈人之事已耳孰知中無一物何其窮也天下惟無物者爲能物物故物物莫不入焉彼有苟且而役役於物者身親交與人物兩失君子不可不愼立志也不觀兵刃之下所殺能幾人若以計攻則屠戮之慘甚于鏌鋣況又有以學術殺人者其流毒尤無窮也此小惡也知幾者猶能避之惡莫大於陰陽無常日到而智巧窮安能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之能賊人也夫人之心有生殺之權能殺人者亦能自殺非殺之于名利飲食之間即殺之于衽席之上胡不捐人間之財以求長生之藥轉殺機爲生機以跳出陰陽之外而反坐待陰陽之

也哀哉豈知道無成毀而分則成毀矣道無備無不備而分則有備有不備矣人又何必於求備哉若而人也止知求備於外而不知求備於內一身之元陽琢喪殆盡既已出矣猶愛貲財而不思訪道友以反還元陽甘與鬼爲鄰而不悔也不知出而得反還之道者死而不死謂之得死滅而實歸於滅者卽是鬼道矣何也天下未有有形者而不歸於無形者此一定之理若道則不然萬物之出機本於道而道之出豈有本乎萬物之入機入於道而道之入豈有竅乎出則實矣然而無處所則又虛虛則循環不窮而無本標第上下四方曰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曰宙果有終始乎天門恢

恢有影無形萬物生死出入所不能逃非無非有所謂無有也況并其無有而亦無之乃聖人藏神之所而陶鑄乎陰陽者此古人之知必爲未始有物之先而爲知之至也若其次有物則有生死生果爲喪亡而死果爲返眞乎未免有生死之分已又其次認無爲首生爲體死爲卒渾有無生死而一之者乃爲吾友也此三者有首體尻之異譬乎楚之公族分之爲三而實則不一而一也人以一氣凝聚而生何異釜底之烟凝結而爲黬俄然披去之其名曰移是知道者以爲換屋移居然而有可知者亦有不可知者釋氏之奪胎投舍竝門之拋身入身皆本乎此譬如臘祭之有膍胲此不可散之

於俎豆者亦有可散之於俎豆者以不可知而并疑其所可
知是因其不可散而槩疑其可散者也又譬如觀室者觀寢
廟則起敬而生移祖考於是之心觀偃所則起怠而生移晦
怠於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知者也況冥冥之中昭昭之
上豈無主宰乎移是者其說以生爲本人咸知師知就是而
避非狥名求實而死節移愚爲知移辱爲名此今人之移是
也何異蜩同鷽鳩之見也譬如無心而蹍人之足者疏則必
謝而親漸亡者禮可加于疏而不必加于親也故曰至禮不
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總之皆道德也
人能徹志勃而解心謬則德之累去而道之塞通矣君子不

見可欲則志不亂不爲誘所惑則心不迷不爲情所牽則德
不損不爲才所使則道不壅而胸中正矣正生靜生明生虛
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尊則德貴生茂則德輝性附於生
而彰於爲爲而僞則性失是純任知謀與接爲搆矣若德性
之知則動而無動耳目悉化而爲精神羿工乎中微其可能
者人也拙乎使人無已譽其不可能者天也聖人則不然工
乎天而拙乎人全人非惡天也惡人之天開而賊生豈肯以
吾之天而加人乎羿之威能加乎雀湯與秦穆公能以霸王
而籠伊尹百里奚安能籠心中一無所好之人哉介者以外
毀譽而去華服胥靡以遺死生而忘臨高況忘人者而不爲

天人乎天天下惟無喜無怒者為能同乎天和亦惟怒而不怒者為而同歸於無為若而人也談何容易欲靜莫先於平氣氣平則無所不平矣欲神莫始於順心心順則無所不順矣欲有為而恰當莫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自然合乎聖人之道矣矣止衛生之經而已哉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以嗜欲起性命分明爲性命而發由魏無眞人所以武侯不聞眞人之言胡不近反之性命而乃遠思愛民偃兵知牧馬與牧民一道卽知士品雖殊而踐形盡性則不殊儒墨楊秉之各自爲君也不如調瑟者以一弦爲二十五弦之君知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而於失性殘命則同知物與物之相守如磁石之吸鐵一知則無不知又能以不知爲知此之謂眞人之知

徐無鬼魏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慰勞之也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居廟堂者不知山林之適而反以爲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徐無鬼乃借其意而反之謂山林非勞廟堂爲勞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逐物喪眞內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耳目無聞見則外者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內外交病君之可勞莫甚焉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不悅其言也少焉有間徐無鬼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于所好通之此所以有狗馬之言以喻已無求之意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喻士之最下者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謂上視高遠而心若有所思者喻中士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喻上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馬走曲直方圓動合規矩喻國士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喻天下士也天下馬有成材才自已足不須教習若卹音恤若失音逸磬控惟人所馭可騁可止也若喪其一凝神定氣之意若喪其耦非止亡而已若是者超軼音逸過也絕塵言其走之速而塵不揚也不知其所所以然也武侯大說音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反覆操縱其說謂之從橫太公兵法藏於金版弢音韜六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音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罪之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舊相知者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僅識面者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鄉人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此段由揣人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遇其人分明笑魏國無人夫逃虛空即空谷也者藜藋柱塞也乎鼪音生鼬音由之逕山溪之間鼪鼬所由之處而藜藋塞之荒涼可知踉音良行貌位處也其空聞人足音跫音空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音磬克其側者乎跫然行人之聲也喉中之聲曰謦欬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

乎以腐儒之空談與國士之勸說人主厭聞久矣宜魏侯之不啟齒今狗馬之喻乃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眞人之言空谷之謦欬也焉得不跫然而喜大悅而笑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音久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嘗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先生老矣若肯就養則當備酒肉以養之若有意于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利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無貴賤之分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貴賤所養之同猶登高居下不可以爲長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養神與養耳目鼻口異神好清靜耳目鼻口好嗜欲萬乘之君竭一國之力以供嗜欲第魄許之而神魂

【不自許也夫神好清淨惟清淨則與五官調和而百體莫不從令視聲色臭味皆姦賊也神惡之不容而豈肯爲其所牽引也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今以聲色臭味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可以深思而自得矣】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息也】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但不可有心爲之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曰始有心偃兵則備禦之防弛雖曰偃之適以造之故曰本】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殆危也君以有心爲仁義反危殆而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卽欲成美名享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甚哉仁義之不可僞爲也君欲爲偃兵之形而適以造啓釁之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啓釁之形一成未有不招人之伐生變而外戰者】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

之宮【鶴列陳兵也麗譙宮樓名徒步卒也驥騎射也錙壇社稷之地也人心本自淸虛若忽然起念則是鶴列于麗譙之間徒驥于錙壇之宮一室攢于戈矛而方寸之內皆戰場矣】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原其愛民偃兵之初心不過藏仁要人以爲强國之計是謂藏逆于得巧機心也智出自機巧而出戰爭自智謀而生以此求勝快耳目之私是乃與神交戰吾神受傷亦已多矣形疲神勞其戰也果孰爲勝乎】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去其仁義之僞而反修道德之眞誠則與天地之眞情自相應與萬物之眞情不相拂民自脫于死又惡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音委】乎具茨之山【大隗大道也不見之于坦途而見之具茨之山是有茅茨以塞心故命七聖偕往或可不迷目】方明爲御【一聖諱方寓言道之方所也二聖諱明寓言道之昭著也爲御者賴二人知若啓而行若翼也】

昌寓驂乘二日爲昌寓者宇宙也三聖何以名昌寓謂日在西爲將沉在東爲方升命昌寓驂乘斯爲永日而不畏

道阻且長耳張若謵朋前馬四聖爲張若若者順也順乎道之自然也謵者習也雙月爲朋五聖名謵

朋者謂諳盈虛消息之理故命若與朋并焉以爲引道之人也昆閽滑音骨稽後車六聖昆閽以司守爲

名七聖滑稽多辯之人談言微中或可以合道命在後車將以載道使道而可載也七聖莫不載之而歸矣至於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襄者除也乃歷盡山城而至坦塗也仍望坦塗走爲大道若走邪徑則旁門矣七聖

者七竅也今七聖皆迷非迷于行路也迷于長生之大道耳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

塗焉無所問塗非路無行人也無知道之人耳童子乃未雕未琢全眞者之別號乾爲馬坤爲牛不言牧牛而言牧馬者

謂其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問塗非問路也暗指金丹大道窮言不知是遵何道而爲長生之塗也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知茅茨之塞心也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知大道之端的

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牧民與牧馬同又奚事

焉不必多事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音務病有長者仙師也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乘何也日車日輪也

襄城大道也日輪豈可乘仙師教我伺日車晝夜輪轉將吾身之河車亦與日車同轉而不息必從大道中過而不明之

瞀病始少痊矣賁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旨童子以長者指吾之迷而因以指七聖之迷凡釋經起語皆云如

是我聞意本此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

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奸乃謂馬難

調民難治非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音智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音洛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音歲淩轢訊問也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人情樂于自見而喜于有所試一無所試則才無自見矣故不樂獨樂其性之所偏故爲物所囿招世之士興朝以天下爲巳事招搖自見而立于朝廷之上中民之士榮官庸常之士以爵祿爲榮筋力之士矜難有力之士勝人之所難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奮患自奮于憂患中而威武不能屈兵革之士樂戰槁枯之士宿名士之任金革者皆以戰爲樂士之苦節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法家之上長于治世者章縫之士飭其容止者仁義之士貴于際時而行道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音古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比合也農夫食力商賈歸市故非兩者則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于物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尤尤甚也則夸音誇者悲勢謂權勢物謂物力之徒樂變謂喜于更張以自炫者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何啻天壤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聖人遭時之用則轉無爲而爲有爲後天而奉天時也比於歲功四時之序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不隨物而易存此便是爲而無爲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于萬物之中而無所歸復則逐物喪眞矣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射以的爲前期必中的而後爲巧若非前期則中者皆羿矣人之是非以理爲準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名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

履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至陽生故人喜熱而當爨不烜夏至陰生故人喜冷而履冰不栗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置也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陰陽相召未奇也堂室兩處各置一瑟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凡鼓瑟者必鼓一弦則一弦動爲其非音之君也若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于黃鍾之宮其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正理不足爲奇且若是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抗其詞以相諍厲其聲以相壓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莊子曰惠子不知道以無諍爲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連舉三事作譬以戲劇齊人蹢音擲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古人以刖足守門故子欲爲閽則必摘其足而不欲其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已子不欲其完而求鈃鍾則束之縛之必求其完譏惠子之辯恕于已而求備于物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則當遠求他國而乃求不出境終亦遺亡而已譏惠子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典徒執規規之辯終亦必失也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有蹢其足而寄跡爲閽人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之半足未離岸而與舟人鬬忘其濟已之恩適足以造怨果可以爲是乎譏惠子亡其眞宅之歸而與人强爭是非爭勝負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音惡泥也漫其鼻端若蠅翼漫其鼻端若蠅翼薄之甚也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瞑目恣手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立不失容不惟不動且顏色不變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事以素爲質之質非立不失容之人則匠石無以施其巧故郢人死而匠石無爲質矣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莊子抱道世無知音可與言之人惟一惠子之雄辯差足以引發生平胸中之奇載道鴻文亦或在是今過其墓而憶之其感慨可知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死也則寡人惡乎屬音燭托也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潔廉之人多無有容之度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束約其君以致聲譽下且逆乎民強人以所難而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

勿已則隱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人之勢而下忘人之畔我惟知反己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以爲明隱朋之行勿已則隱朋可

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音威蛇音移自得之貌攫音却抓音搔便捷之狀見巧乎王賣弄便捷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狙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狙死而見執矣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師其道德以鋤去驕傲之色去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最也形固可使
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
田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之先有以自見于外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自衒自售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
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人之
徇名而喪實者吾悲之吾又悲夫悲人者悲人之喪而不知自悲其喪者吾又悲之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吾又悲夫悲人而爲人所悲者吾又悲之其後而日遠矣其後道日加進不爲
物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乎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因餘酒而陳善納諫曰丘也
聞不言之言矣聞聖人有不言之教未之嘗言未嘗以語人於此乎言之市南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市南有熊
宜僚者善弄丸鈴楚與宋戰宜僚披胄受刃于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孫叔敖安寢恬卧養德于廟堂之上敵國
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攻我也敖在孔子前僚在孔子後蓋寓言也郢願有喙音諱三尺凡鳥喙長者多
不能言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所爲此之謂不言之辯夫子自反故德總
乎道之所一識得一萬事畢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大知不知故知之所不知爲至道無異名而德有四端故道之所一而德不能同知之所
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雖有强辯不能舉不知以示人名若儒墨而凶矣名雖儒而
實不儒則儒之賊名雖墨而實不墨則墨之賊謂之凶人也亦可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

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蓋大無名相有心爲之尚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爲德則所謂下德執德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之備何假於外而求何所遺亡何所舍置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誠即釋氏所謂實際之理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非望禦福有道之憂惟知者能知之此子綦之所以憂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

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汝也何足知其所自來酒肉也吾未嘗爲牧牧養羊也而牂音牂牝羊也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畋獵也而鶉音純生於宎音要室西北隅若勿怪何邪酒肉牂鶉非所致而皆爲怪吾所與吾子梱也遊者遊於天地與天地爲徒不與世俗爲伍吾與之邀樂音洛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事功也不與之爲謀謀慮也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自然也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音威蛇音移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有功于物物乃償之此其常也今吾無事功無謀慮無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攖委委蛇蛇不見有宜人之事而反以世俗之福償之殆怪徵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世俗之福即怪徵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殆非我有怪行而得此俗償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

饑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鬻於齊爲踊閽者食肉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說不誣矣渠公總閽者也當其街故常食肉）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音餘治貴無爲而有心不免有知有知適以滋僞而害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民）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之流弊必且無誠心行之者惟假之以濟其貪欲之私耳）且假夫禽貪者器（譬若貪禽者假以網罟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音殯）也（一人操刀斧斲制物料以利天下譬之纔一割耳而生意已絕矣覕割也斷者不可復續以器之不能復返爲朴喻仁義之不能復返爲道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不以賢爲尙也則賢不僞乃絕聖棄知之意）有暖（柔貌）姝（音樞柔貌）者有濡（音儒）需者（需音須謂偷安須臾者）有卷（音權）婁（拘攣也）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柔妖自足之人既以自媚因以媚人是以暖爲足以姝爲美不知天下有至足至美者在而太虛之中一物不着亦未之知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濡滯而有需待貪于勢利安于卑汙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豕之毛曰鬣蹄之曲曰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喻人之托身于權勢而一旦與之同禍患猶豕蝨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由此塗而進者與之同福亦必由此塗而退者與之同禍也）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舜也[卷婁自苦之貌言修德之人人歸而已勞苦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山不生草木曰童]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之行亦羶也而後堯舉之冀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舜日兢業于萬幾之煩不得休息則爲所苦矣]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衆至衆人所歸也情不一則不比而難和同矣不和同必思以同之則有所損]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音樣養也]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言無心于天下庶得以養德而全眞]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微物也而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于物矣羊至愚也猶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無意矣必如魚之相忘于江湖斯得矣三喻可稱奇絕表眞人之忘情也]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

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纏其變也循[以目視目不過見其所見以耳聽耳不過聞其所聞惟以目視者而復吾心視以耳聽者而復吾心聽此之謂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常也如纏之平而人無參差之嗟其變也如循環然而我無怨尤之念]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爲自然而不以已與之]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者得何物得此不生不死之道也其得生而失死宜矣何以曰得死而失生哉蓋凡人心生則神死故曰得生失死眞人心死則神活故曰得死失生]藥也[均之爲藥]其實堇[音說烏頭也]也桔梗也雞壅[芺實也]豕零[豬零]也是時爲帝者也[帝君也用藥育君臣佐使之宜故藥亦遞爲君用者得不用者失矣]何可勝言[謂不止于上三品之藥物而已也]句[音鉤]踐也以甲楯[音盾]三千棲於會稽唯種[姓文名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知國之存亡而不知其身之生殺豈尺有所短耶]故曰鴟[音笞]目有所適[夜能撮蚤而晝不見泰山目有所適]

也

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鶴脛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與日吹而晒之則水易涸皆於河有損

使風日守此河而不去而河終不爲損而攖拂以水有本源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生于土而不離土影生于人而不離人審猶定也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

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自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眩耳之於聰也殆聲令耳聾心之於殉也殆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所謂人心惟危也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瑩然一物不着一有所能皆足以殆

吾之府釋氏以能所爲障礙障礙非殆乎殆之成也不給及也改禍之長也茲萃其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及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

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由人自取以爲功能故不覺猶象而喪亡耳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

故世人溺于聲色心思之欲如寶然自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

問是也身爲國精爲民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耗其精而不知止也其國必亡而身從之

喪也不問是者謂不講求於是而莫之救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

而後善博也蹍亦踐也足之所踐雖無幾然必有餘地而後可以致遠若容足之外視爲無用而削去之其何以

縱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人之知不過聞見而其知有限然必無知者而後能無所不知德性人人所本有吾不恃聞見而恃不知之中

有心領神會德性之根源則知天矣知大一一即太極也渾淪已判即太初氣之始是也知大陰即無

極也渾淪未判一團純陰所謂陰含陽也而爲大陰乃混沌世界纔有陽便分陰而爲太極天地闢矣知大目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件件有名目矣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知大均一天地間飛潛動植無物無陰陽而爲大

均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也**知大方**八方之風氣不同師曠考鍾聲而知運之盈虧歌南風而卽知楚之不競是也**知大信**識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知大定**造化有密移者有一定而不易者如四時之不爽治亂之循環**至矣**人能知此上七者則無所不知而知無以加矣**大一通之**大一道也一以貫萬也

大陰解之天地間陽明而陰暗然暗中藏明乃眞陽也明中藏暗乃眞陰也故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楞嚴經云處明不見暗中之一物處暗能見明中之萬形本此**大目視之**兩目所見能幾何太上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卽大目也**大均緣之**緣因也釋氏以兩人相遇爲有緣何其小也不知道非一人之道乃天下之所同得而爲大均凡志同道合者爲有緣無論天下卽尙論古人亦爲大均之緣**大方體之**大方無隅渾然與我爲一體然天地無體以太虛爲體我心能包虛空是虛空無體又以我爲體也**大信稽之**小信或以言語爲期或以命令稽考若大信則人之一身與造化通修道者有一分行持則有一分效驗十分行持則有十分效驗皆可稽考**大定持之**吾儒以知止爲定釋氏先戒而後定此之大定卽玄門靜處煉氣以定爲定鬧處煉神以不定

爲定非大定持之乎**盡有天**凡學道者陰不盡則與天遠惟陰盡而後陽純天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循有照**誠則明矣吾儒以誠爲照釋氏戒定慧以定爲照莊老之照照於盡有天之後乃循其天神天明自然不卜而知吉凶禍福矣**冥有樞始有彼**夫樞所以主宰乎造化者彼卽昭昭之外有倫類卽知北遊所謂有倫生于無形是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凡物之解與知皆可以着其才情知識而道則無所用其才情知識故以不解解之而後爲眞解以不知知之而後爲眞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又爲初學立箇方便法門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解而解不知而知者何嘗天壤但下學鈍根非問則無門可入耳造化之理放之則瀰六合不可以有崖卷之則退藏於密又不可以無涯**頡**音絜**滑**音骨**有實**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實卽化育流行造化之妙若無而實有也**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有虧損**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角商確也**乎闔不亦問是已**何不問是

造化之理奚惑然何以惑爲哉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乎至於大不疑矣

復圭子曰居廟堂者以廟堂爲適以山林爲勞此魏武侯之所以勞徐無鬼也而不知山林非勞廟堂爲勞何也君將任嗜欲則耳目快而性命病矣君將黜嗜欲則性命全而耳目病矣武侯鈍根不可與言性命此其所以不對也徐無鬼於是以相狗馬之說進狗有下質中質上質之殊馬有國馬天下馬之異夫士亦有國有天下也武侯不知而女商亦不知也謂吾君不可以詩書禮樂說亦不可以金版六弢說此其所以不啟齒而笑而反笑於狗馬之說也徐無鬼曰吾聞越

之流人去國漸久其見人也愈疏而愈喜非好疏也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也夫逃虛空者山逕之間不聞人聲而聞足音亦其所喜況有兄弟親戚之謦欬于側其喜又當何如今魏侯廟堂之上羣臣皆凡品久矣夫魏無眞人而性命喪故亦無眞人之言與吾君道而性命之學莫傳矣魏武侯欲以酒肉而養賢爲社稷之福可謂能養賢乎徐無鬼曰凡人皆以君居廟堂爲樂吾以君爲神瘁而形疲也蓋人有貴賤而養無貴賤亦猶登高者不可以爲長居下者不可以爲短何也形濁而神清君竭一國之物力而養形于形爲一時之快于神爲拂其清淨之常久之神瘁而形亦疲矣故君非勞我而

我勞君也武侯求其說而不得以愛民爲仁偃兵爲義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姑息者慮也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防弛者危也此二者不惟不成其爲仁義卽欲成
美而受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甚哉仁義之不可
僞爲也君欲偃兵而適以啟釁其形一成未有不招伐生變
而外戰者雖然兵固不可偃而亦不可生也君無以麗譙之
間而起戰陣無以錙壇之宮而布騎射夫兵爲凶器亦逆事
也巧計也詭謀也勝負之機也君豈可以此而取勝哉天下
未有不緣戰而殺人士民兼人土地者戰而不勝其禍不可
言卽戰而勝而君之形神亦已弊矣故與其決勝負于郊原

不若決勝負于方寸使欲消理完渾然眞誠應天順人而民
自無死地矣又何必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七
聖輔之而迷其大道寓言人有七竅聖智且迷見大道不可
以知知也而遇童子童子無知也惟無知者爲能知道故黃
帝因問治天下之道小童曰予少而有迷瞀之病有長者教
予乘日之車則不倦矣遊於襄城之野則不迷矣告若以牧
馬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因牧馬而知牧民亦去其害民
者而已矣夫人情之所偏亦有害也知士樂變辯士樂序察
士樂紛皆喜於自見其長者也又有招世之士願興於朝興
中民之士以官爲榮者無以異筋力之士矜人所難與勇敢

之士不畏憂患者無以異戰危事也而兵革之士則樂之名虛幻也而枯槁之士願徇之民難齊也而法律之士思廣治之修容止者必其好禮樂者也欲乘時者必其負仁義者也此數者盡乎士之品農夫圓于草萊故其所比亦草萊商賈圓于井市故其所比亦市井庶人有常業則安于生百工有精技則壯于氣貪夫狥財夸者慕勢與人爲徒者樂更張紛紛然內外馳而不思其性命之情也哀哉莊子與惠子曰射不必中的則人皆可羿也是不必公是則人皆可堯也然則儒墨楊秉四者與夫子爲五其孰是耶抑若魯遽耶彼謂其弟子冬爨鼎而夏造冰者爲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道也乃

堂室各置一瑟鼓此宮而彼宮動鼓此角而彼角動猶爲音律之同也又改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者以黃鍾一聲爲衆聲之君也且亦若是耶惠子猶然不知其非而與儒墨楊秉抗也可乎譬之齊人爲子求閽不欲完子而欲完鍾求亡子不出乎方域而聽其遺失楚之闇者忘舟人濟己之恩而反與之爲仇也甚矣惠子之强辯也他日莊子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有以堊漫其鼻如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郢人不失容宋元君聞之欲使試其技匠石曰吾能運斤以郢人爲質非立不失容者無與施其巧自若人之死吾亡吾質亦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今惠子已

死與吾對談者何人乎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寡人欲屬國於鮑叔牙管仲曰其爲人廉潔善士也不如已者不能容人有過者不能忘恐上之倖乎君而下之繩乎民君將罪之何可使之治國也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其賢而下忘其畔恥其君之不如皇帝而哀人之不已若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世之以賢臨人視朋之以賢下人者其得失遠矣國有所不聞慮民窮也家有所不見憂國邮也吳王登乎狙之山眾狙皆逃有一狙焉以見巧于王而被執嗟乎狙猶以伐能而取殛况乎人可以色驕人哉顏不疑於是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形可使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乎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自以爲人不知也齊君一見我而齊國人三賀之我不怪彼之知之而怪我之先自見也不怪彼之鬻之而怪我之先自賣也不然則彼惡從而知之又惡從而鬻之哉嗟乎名之著實之喪也吾悲人之喪實者又悲人之悲人者又悲人之悲人而不自悲其悲者與道爲愈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祭酒曰古人嘗以此進言仲尼曰丘聞有不言之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皆未嘗言也丘願有喙三尺烏容言哉彼二子爲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道雖散之

而爲萬而總歸于德之一言之所知有限而休乎知之所不知無窮道止于一而德則不能不分途也知極于不知而辯則不能以恍惚涅也吾恐儒墨分而學術裂矣惟聖人者出而與造化爲徒有大美而不居其功其道大故其人亦大觀之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乃知聖人不自大愈增其大夫大則備矣胸中包羅萬象萬物不爲有餘一已不爲不足一時可也千古可也而大人之誠與之爲不磨子綦以八子問九方歅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祥將食與國君同子綦出涕而九方歅以綦爲禦福子綦曰歅亦知酒食之所自來耶吾未嘗牧養而牂生于奧未嘗田獵而鶉生于宎且

得謂之怪耶不得謂之怪耶夫人有世俗之功卽宜有世俗之賞今梱也有事功乎有謀慮乎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無其功而獲其福殆怪徵也而我與吾子未嘗有怪行吾是以泣無何而梱爲盜所得刖其足而鬻於齊爲閽者終身食肉而終九方歅之皮相雖有驗而怪徵之說果不誣矣許由當堯之世而思以逃之曰堯之爲人也藏仁以要人吾恐適以啟後世不仁之端今之聚民者不過愛之利之譽之去其所惡而已皆仁義也仁義可行之以示公亦可竊之以濟私譽之假貪禽者以網罟其爲害也不滋甚耶亦猶一人初操刀制器以利天下不知覢爲一割之頃朴散爲器而利

之之時已寓賊之之機矣非絕聖棄知不尙賢者安知此道哉莊老看天下三品人雖有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以言乎失性殘命則一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自媚媚人而不知道無我相亦無人相暖暖姝姝爲此柔妖胡爲者也有濡需者猶豕蝨擇疏鬣乳股而處之自以爲安不知屠者一旦鼓臂操烟火而蝨與豕俱焦也然則天下有托身豪門由此域而進與之同福亦由此域而退與之同禍遲滯觀望爲此濡需胡爲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故人歸之而招堯之舉至于衰老形勞心瘁而不得休息兢兢業業何乃自苦爲此卷婁胡爲者也是以神人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棄蟻知棄羊意同魚忘故目內視耳內聽心內存其準如繩之直其變如環之循純如天運之自然而不以人參之古之眞人知心生則神死得非眞得而失爲眞失甯心死則神活得爲一得永得而失非果然有所失也猶藥有君臣佐使之宜且時爲帝也見於人乎大夫種能知越之以亡爲存不知敵國破謀臣亡乃其身之所以愁也故曰鴟目雖明不能晝見鶴脛雖長不可使解風日雖有損于河而不能涸有源之泉水之守土也人知之影之守形也人知之至于物之守物如磁石之吸鐵也乃一氣之制服也非知道者曷敢言之世有目窮于明耳窮于聽猶其小

也至心窮於狥則未有不爲靈府之累者視外誘之攻我不以爲已賊而反以爲已寶聽其精竭身亡而不知講求性命之道也哀哉知足有不踐之地而後可以壯人之踐則知人有不及知之知而後謂之爲知天道原於一大一道之始也道舍於陰大陰道之母也道竅於明大目道之神也道統於同大均道之布也道散於方大方道之殊也道應於時大信道之徵也道司於契大定道之止也故知大一則數者皆知矣故物有通必有不通而大一則無通而無不通物有解必有不解而大陰則無解而無不解視有到必有不到而大目則無視無不視凡緣有遇有不遇而大均則無遇無不遇凡

物有體有不體而大方以太虛爲體無體而無不體凡信有可稽有不可稽而大信則無稽而無不稽凡定有持有不可持而大定則不出中央以應無窮無持而無不持此之謂人盡天純定後生照冥冥有主宰斯昭昭有倫類似解不解似知不知故以有涯求之不得而以無涯求之亦不得俯仰上下莫非造化之昭著也進退古今不見造化之虧也疑其無則惑於有疑其有則惑於無非有非無有不惑也者而後能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引求富貴人於道德之中欲其以聖人爲師而見本來面目甯自埋於民而陸沈毋離性滅情而亡神甯爲由中出者虛而不着毋爲自外入者執而無主天地間一陰陽而已非相照相蓋相治卽相代相生相殺非謂莫之爲而爲卽謂爲若或使之二者一偏于虛一偏于實不知非虛非實非默非語乃爲道之極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楚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楚賢人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隱士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音耶曰冬則擉觸捉二音刺也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屑爲之意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恬退之德有干進之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名節自許神交惟勢利之人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皆迷于富貴若與之相與無益而有損夫凍者假衣於春暍音渴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而無衣則假于陽春以爲衣而自暖傷暑而成暍則披於冷風而自寒人之相與必以佇餘濟其不足則陽好進故以恬退規之也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自處嚴處人刻非有辯才正德不能動之當時以佞爲賢加以正德則爲有用之才惟正人能撓君之佞惟佞人能撓君之正撓屈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惟聖人進退隱見無所不宜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則化尊爲卑矣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於物樂與之羣而無猜忌之心於人樂其通而無自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人不飲而自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彼其歸而居乎家父子以正恩義以篤閒

其所施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卽不混于所施意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言休則如此陽如彼其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彼必上化乎君下助于友豈予之所能及哉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綢繆乃纏綿補葺也賢知之士達此理不過多力補塞家國之空疏以救國家之危殆聖人達此理則知精氣神稍有不滿皆吾體之有未盡也必煉精還氣煉氣還神而一體始周盡矣聖人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乃先天之性本如是耳惟了性者能了命而歸根復命凡所動作而以天爲師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未周盡時吾身一行持一與天體而同運已周盡時吾身之精氣神必與天體而同虛所謂煉神還虛也至于虛空莫測人則從而命之曰聖人而聖人爲常人自知其爲聖哉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常以百年而懷千年之憂不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生時又止矣我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姸生于媸若不與之鑑不爲之告則不自知其爲姸矣知若不知聞若不聞而其美者終不因之爲加損也以喻聖人不自知其能愛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不自知其愛觀鑑可以喻矣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音昏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者也久旅而歸舊都凡入吾目者十忘其九猶爲之暢然況入道之人見所自見聞所自聞皆吾心固有之物能不暢然喜乎本來面目卽舊都也喻以明覺性得復之喜興感愴也又喻見性者猶以十仞高臺懸衆樂而閒作之則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暢何如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冉相氏古之得道聖人也環中不是虛說環中卽立牝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有人知此竅打破黃婆屋也故得此竅則道可以隨成年與天齊安有終始乎無幾無時猶言不多時也且精化爲氣氣化爲神與物俱化矣猶有一不化者幻身也闔嘗舍此幻身則可以登雲天矣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師天者無心而順應殉物者有情而私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天無爲也人有爲也非惟無有爲無無亦無何天何人何始何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凡與人同者多不耐久涉世應接不暇者必多失足今雖與世並行而不疲弊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陷溺其合于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湯得其司御猶司牧也門尹登恆恆作衞言湯爲司御尹登陽衞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伊尹爲傳而不局于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夫名者實之賓有實乃有名也之名嬴

法音盈得其兩見音現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之作此嬴作餘實正也名餘也法當先正而後餘今尹爲湯司此名特操其法之餘不過欲湯得其名因以求其實使兩者並見耳後仲尼之徒盡其思慮爲時君之師傳亦無出于名實而已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容成卽黃帝所命造歷者三百六十有零積日成歲若除一日則不成歲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魏瑩音英惠王也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之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以萬乘之君而行刺是盜賊之事故衍恥而願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抶音秩擊也其背折其脊抗吭拊背之意季子魏臣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

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顧爲誇大之言此季子耻之而以築城爲喻華子魏臣聞而醜之醜其未聞道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罪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惠子惠施聞之而見戴晉人梁賢人惠子薦之於王戴晉人曰設喻有所謂蝸音瓜蝸牛也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蝸牛小矣而左右兩角之觸蠻則又小之小者知所爭之至小則進于不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音余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太虛之間也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跡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今以四海爲大以太虛視之若有若無至微眇矣故曰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以中國而視魏魏小矣梁其所都于魏之中而視所都之地則梁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觀王之一身則又愈小矣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天下固蝸也王固一觸蠻也奚以異哉故曰無辨客出而君惝音敞然若有亡也茫然自失者始知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音涸也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吹之猶有嗃然之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吷然過矣全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堯舜聖人也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堯舜且無聲況蠻觸乎大晉人止以小梁國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也乘居也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稯音宗髮亂不整子路異之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隱爲僕隸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埋于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于
畔隸不居中正之德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
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聲消志無窮退藏于密而遊方之外欲無言而不能
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逃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人莫見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
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亦知吾之知彼也必將屬王召之矣彼且
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
身乎彼將以我爲多言而佞矣有德之人其遠佞也惟潛藏之不出而肯我見乎而何以爲存言其必夫
而不留矣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挈妻子而去之絕人逃世也長梧封人問子

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鹵剛鹵之地人多倦耕而草生莽草莽也治民焉勿滅裂田中
無水而有裂文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盡易耕耘之法深其耕而熟
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音孫封人治田喻政莊子又因以喻學也莊子聞之
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遁其自然之天而離其無生之性滅其情亡其神滅其順應之情而亡其思慮之神以衆爲
如此之人甚衆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蒹音兼葭音加始
萌以扶吾形尋漸也擢吾性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應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精氣散逸上潰下漏不知所出漂疽疥癰所謂潰也內熱溲膏
所謂漏也是也性得其養則形神俱妙夫養則形神俱病理之常也此便是鹵莽之報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內之
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以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眞之所爲
也
栢矩（有道之人）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矩遊至齊見罪人而哀矜之故幕之泣之也）曰子
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莫疑詞言子之
羅此辜者莫是爲盜乎莫是殺人乎所以致此者必有其由）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
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
時欲無至此得乎（太古之治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今尚名則榮辱立尚利則爭端起人之所病莫如辱莫
如貧所爭莫如榮莫如貨自聖人立之軌物以辨貴賤而天下因有貧富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欲其

不盜不殺庸可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
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古之人君得與正本不在民也
而以爲在民失與枉本不在己也而以爲在己一物之失其則則曰匹夫不獲時予之辜其責己也如此）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
塗而誅不至（四者皆末世苛刻之政）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上之
人）士民安取不僞（下之人）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夫僞也欺也盜也皆不足之故也民之所以不足誰之責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
也（凡人是在事始嘗非在事卒）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玉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猶未化也至六十而化安知六十之化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萬物有乎生而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萬物生出非無根無門但虛寂而有所不覺耳所知即有名有狀者物也所不知即無名無狀者物物者也根也門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爲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始乎自疑終乎自決即非與曰非也之意）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韜人名）伯常騫狶韋（二人名）曰夫衛靈公飲酒湛（音耽）樂（音洛）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何以謚之爲靈）大弢曰是因是也（因國人之同是而謚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猶今之召對也）而進所（所居之處）搏幣而扶翼（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

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子孫不可憑藉遂爲靈公所奪見未生之前此名已定）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呂吉甫曰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諡固非人之所能爲也）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合姓名爲邱里異爲同也）散同以爲異（散邱里爲姓名同爲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譬之馬散爲百體指其一處不可言馬總其百體合而爲一方可謂馬喻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邱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

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邺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外入者聽言者也中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四時運行而天無私厚故成歲五官効職而君無私故國安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凡人已所無之物或天賜之或君賜之皆外增其所未備惟文武俱全之大人不待賜而德備于己故文武惟其所用析萬物而觀之殊性則殊理似有私厚于其間而道則萬物統體一太極渾然而無名未常私厚一物也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凡物有名者必有所作爲作爲多私伎倆窮而不能爲矣惟道無名故無爲所以不能窮其爲而無不爲矣此何故以時有終始而道無終始世有變化而道無變化禍福淳

淳似無分別天下禍福有不當至者是爲有所拂然而禍福亦有合應者則爲有所宜猶人之面相雖殊有禍當禍福當福而爲正者亦有不當禍而禍不當福而福爲差者君子甯德備而未必獲福適值其拂不爲無德而微福冀天之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雖異而同度于大澤之中木石雖異而同萃乎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于同此之謂邺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言于邺里則天下可知少知便以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爲道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物不止于萬而以萬稱約而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形氣奚止天地陰陽舉其大者耳道本無名強名之公又強名之大人因以大號之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斯而辨道

不猶狗馬之大小遠不相及哉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少知聞不得與道比故疑于無物而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調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懸象著明照也陰陽互藏其宅蓋也陽舒陰慘治也四時之氣代謝生克循環不窮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高起之義雌雄片合於是庸有萬物乘氣機以化生有生則有情矣欲惡取舍突然而起雌雄分合動靜有常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情欲既起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因之名實精微件件可紀而志也隨序之相理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不亂也橋運之相使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升降屈伸若或使之也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窮反爲通終則必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總來只說得個物字故曰極物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實觀道者也惟觀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直到未始有始也者處方爲究竟少知曰季眞人名之莫爲接子人名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爲謂莫之爲而爲無爲無以宰之也或使謂若或使之然者有以宰之也二家孰當孰否求以決之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造化之妙非若雞鳴狗吠之易知也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既不能以言論究其自化又不能以臆度測其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無倫而大不禦豈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爲物所圍而終有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或使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全

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故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囿于物之居後天也謂其無則名實俱無而在乎物之虛先天也大抵日有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以此求道而道愈遠矣此段大是禪宗釋氏之經典意語多本乎此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造化鼓出機則生乎不得不生吾不可忌之而不生鼓入機則死乎不得不死吾不可阻之而不死死生相去不遠死生可覩而所以生死之理不可覩冥冥之中疑其若或使之又疑其莫之爲總之皆假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吾觀道之本往無窮則迎不見首吾求道之末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言莫爲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終不能離物所以不得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謂道爲有則着于色相謂道爲無落于邊見道不可名強而名之其所名者皆假而已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曲偏也二

者之論皆局于一偏胡足以語大方乎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同一言也若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以盡道希言自然也若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第盡物而已多言數窮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自物觀之道本無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言之不可默之不可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

復圭子曰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今人競進古人恬退也而則陽之爲人則古而今也始因夷節求見楚王而不果既又因王果而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彼其爲人也以山水之間而自娛吾之所有志而不逮者也而夷節則不然富貴中人也非道德中人也其知識神情與之相助以求富貴則有餘與之相助以樂道德則不足譬之凍者必假衣衣

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
暍消也慕進者必假資于權門權門雖焰不若恬退者之自
貴也以楚王之勢威而且猛非佞人而有正德者安能撓其
不正以歸于正乎故聖人者出窮而能化家人達而能化王
公與人常樂道而塞兌不言人亦飲其和而自醉况與之並
立而父子不各正與之同居而設施不咸宜者乎若楚王之
勢不啻冬之寒暍之熱故曰待公閱休與之同見楚王上有
助乎君下有益于友蓋規之也人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
知聖人止於能自盡其性靜處見其復命動處見其煉神謂
聖人與天爲徒也可謂聖人爲倫類中之眞人也亦可何世

人不滿百年而懷千歲之憂大夢未完而鐘鳴漏盡付之於
無可奈何者多也人有美色爲人所喜猶聖人之愛人爲人
所譽鑑與告並能彰人之美而彼若不知不聞美卒不因之
有損則好好色者人之性也若聖人則無愛而無乎不愛有
其實者必有其名雖至仁無譽聖人不自知其愛而人莫不
安者好德亦人之性也夫旅棲者返故國見故物而喜況內
照者得見本來面目其可喜又當何如故古之冉相氏得環
中之竅則道隨之而成其年雖未能化精氣而不能化幻身
何不舍此幻身而作飛天仙乎師天而不狥物惟聖人爲能
忘天忘人忘始忘物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不聞湯爲司

御尹執權衡以爲萬民傳乎彼其革夏命也不囿于規矩也不過成湯之功以著千秋之名耳孰知名乃剩物也君得臣見爲知人臣得君見爲擇主而仲尼之徒猶罄其思慮以爲萬世之師傅也亦聖人愛人之心不欲萬古如長夜仲尼曰也千古若少一仲尼必不成世界三百餘日而除一日亦不成歲功內有賢師傅立於下而後外有明良興于上若無仲尼之徒以師于內安得外有碩輔以佐聖主乎公孫衍因齊侯背約而欲興師以雪恥此季子又恥衍之恥也猶壞已成之城而徒爲背靡苦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醜其不聞道乃曰君子之事其君甚不可以有心爲也善言伐齊者似太

多事亂人也善言勿伐者又似不事事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又似無歸着亦亂人也然則若之何君亦求之道而已矣道何物也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也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曰環天下之大猶一蝸也環天下之各國其國猶國於蝸之左右角者曰觸氏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且爲虛言乎爲實事乎君知以意在四方上下爲無窮則知遊心于無窮而反于四通八達之國甚眇小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則魏小于魏中有梁則梁亦小于梁中有王則王亦小信斯言也則王與蝸角之蠻氏有辨乎無辨乎君始自失乃悟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子

日夫吹管也猶有聲吹劍首者吷然而已矣無聲也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安得有聲譽
乎孔子之楚見有夫妻爲人臣妾而登極者子路曰是人髮
亂而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有聖人之德而隱于僕隸也
自埋而自藏聲銷而志大雖言而不言入世而玩世是陸沈
者耶抑爲市南宜僚耶子路往請召之孔子曰彼何人者耶
不卜而先知知邺之揚已且惡聞其言而況肯目擊之乎子
路往覘之其室已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愼終如始政之
經也撫字心勞民之主也耕耘而鹵莽滅裂者且有鹵莽滅
裂之報況爲政治民乎莊子聞其言而得治形理心之道焉

彼衆人之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者皆鹵莽其性也內之欲惡
爲萑葦蒹葭似以扶吾形不知欲惡熾而天理滅矣上潰下
漏將安所底止乎栢矩學老聃之道請之天下遊之齊見一
辜人解衣衣之號而哭之曰天下有大菑子何爲而先離莫
是爲盜耶莫是殺人耶天下有大榮而爲人所趨斯有大辱
而爲人所病貨有大聚而爲人所積斯有大散而爲人所爭
今之爲政者以所病招所爭欲其不盜不殺人此必不得之
數也古之君人者有善則歸之于民有不善則歸之于己凡
有所失必退而自責而可望于今之人哉匿爲物而愚不識
猶小試之也大爲難而罪不敢則責人以不堪矣重爲任而

罰不勝猶薄處之也遠其塗而誅不至則死者不可復生矣羣知屈羣愚羣力又屈羣知民之知力竭惟有欺僞而已矣欺僞不已竊盜生焉爲民上者胡不自責自非如蘧伯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安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耶凡物有生者有生生者根也有出者有出出者門也有知者生與出也有知其知之所不知者根與門也天下有大知斯有大疑吾欲已乎已乎而不爲大疑逃不知而爲獨知豈知不知之知乃深於知者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何以謚之爲靈太史𦕈曰此亦因衆人之所是而是之者也伯常騫曰夫靈公雖縱于色欲而肅于見賢不以人欲蔽天理也此其

所以爲靈也狶韋曰夫靈公死而卜葬掘得石槨有銘焉曰死者之子孫不得憑藉有靈公奪而埋之則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天也非人也二子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方殊氣則殊風殊風則殊俗此五方之風俗也然而有一方之邱里合十姓百名而成一方之風俗人心雖異而民俗則同不殊風也習染雖同而趨向各別其流分也亦猶指馬之一體不可以爲馬必合百體而後成其馬邱山積卑可使之高江河積水可使之大大人聚天下邱里之言可合私以成其公不知大人至公亦至虛也有時而聽言自外入未嘗以有主之心而自執有時而立言自中

出未嘗以持正而外距天無私氣故歲成君無私人故國治大人不私才故德備道無私物故無名無名故無爲惟無爲而後能無不爲卽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總不出禍福二端卽塞翁失馬禍兮福所倚故以拂而得宜者有之若自殉殊面之見以爲正矣而反獲差者亦有之又福兮禍所倚也譬之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同異不足以盡道亦猶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旣有道之名又妄可與

無名者比哉少知因疑于無物故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太公調從起處說起太極分兩儀便有日月相照也陽升陰降陰降陽升相蓋也陽消而陰長陰消而陽長相治也四時遞更相代也盈虛消長互爲生剋相生相殺也萬物有生則有情而欲惡之最初起者莫如雌雄之分合然而皆良知也故曰庸有卽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齊不知者以爲名實之可紀精神之可志而知之者以爲物態之次第氣運之驅使也惡知窮則必通終則必始物之常理乎況言與知到至處止能盡物而見道者直究夫物之未始有始也者而辨論息矣故謂道爲莫爲又謂道爲或使兩者皆偏孰知道無言

言之非也道無意意之非也無小無大杳杳冥冥其中有神
可謂爲或使可謂爲莫爲乎將以涉有名實爲是墮于物也
將以涉無名實爲是又墮于虛也大抵不可言不可意者道
之精也一着于有無則可以言言可以意意者道之粗也有
無莫大于生死未生不得不生已死不得不死死生一氣也
死生可覩而理不可覩世有以或使莫爲起見者皆疑情也
假設也吾欲觀道之本先天地之始而無始本可觀乎吾欲
觀道之末後天地之終而無終末可觀乎有窮有止者物也
無窮無止者理也物有終始而言斯亦有本道不可有以其
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本無名不

得已而假名之耳彼或使莫爲二者之論皆非大方也同一
言也若言足以達意則一言亦盡道苟終日言乎言不足以
達意多言數窮祗盡物耳終日言奚益乎故欲窮道物之極
言之不是默亦不是吾言而未嘗言非言也默而未嘗默非
默也非言非默乃爲議道之極而無以加矣太公調其知道
乎

道藏輯要牛集十一終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寧注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狥外則伐生損道有鈞利者有盜儒者均之不知神聖自全之道惟得意忘言之人而始可與言內而忘外

外物不可必凡不言性命而言形色人與物皆外物也外物有成必有虧無論善者惡者忠者孝者不孝者均之不免而不可必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紂佞臣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吳王戮之裹鴟夷而浮之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周靈王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殷高

宗子逐於後母而曾參悲誤斷瓜根大杖幾死以上俱外物之不可必者木與木相摩則然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本至堅見火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雨交作或焚樹木所謂水中有火也乃五行之不可必者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人事陰陽之患兩者交相陷也螴蜳音陳淳不得成怵惕不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暋音昏沈屯抑鬱陷溺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頹然衰斃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猶云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可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必務有餘意魚以水爲天所與者惟水而已一失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乾魚也肆處所也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牛也揵以爲餌喻經世者期於大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約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鶩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乾肉也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權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厭飽飫也輇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小魚也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摛文之士允宜熟讀儒以詩禮發冢詩禮古人之陳迹也猶冢爲古人之臭腐也取陳迹而稱述之何異於發冢而竊古人之臭腐哉大儒臚傳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傳啟殿試唱名曰臚傳大儒呼小儒亦曰臚傳此爲遊談竊先生之緒餘者發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不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詩固有之曰引詩以證口中有珠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披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譏富者生而鄙吝死後含珠以下大儒語小儒之言計取珠之法接其鬢擪音壓手按之其顪音歲頤下儒以

金椎控開也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乃古人口中之珠世儒教子弟竊而取之又欲其不失古而無損惑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脩長也上而趨促也下末僂背微僂而後耳耳帖腦後視若營四海言目而憂當世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
丘去汝躬矜身矜持也與汝容知動容知慮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音傲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驁放也不忍一世放心憂萬世豈共命當窶耶抑其知慮不及此耶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
以名相結以隱以恩惠買人之歡爲自得甚可醜也常人之行進於此以耳語耳相引以名也或推心置人腹中或施恩於人所不知相結以隱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是堯而非桀斯毀譽生吾堯桀兩忘則無毀無譽矣反無非
傷也動無非邪也教化必以其漸民亦歸正而不覺如顛欲反斯世於唐虞民必以爲駭而傷其天顛欲鼓動其民舍舊而從新民必放逸而趨邪然則聖人將奈之何哉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聖人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而不輕爲所以往往有成功今汝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萬世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而徒勞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
阿門曰予自宰路淵名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音豫且
音趨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音員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音枯龜七十二鑽而無

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囿於數矣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合衆知以爲知也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音提胡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網大而無情猶之萬人謀也鵜鶘小而有情猶之一人智也魚之畏鵜鶘者畏有情耳小知任已大知任物人能去其任已之知則大知自現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也人能不有其善而去之則衆善畢集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言俗之移人見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呂吉甫曰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音側足而墊音店掘也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足之所步踐地幾何必有餘地而後始敢於徐行濶步若掘餘地至黃泉則人不敢行無用之用此爲最善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卽雲遊也出家之意人生根器有利鈍故遊有能有不能胸次飄洒者自然是出世之人塵根太重者自然是入世之人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音餘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今獨不然而後可以與遊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吾觀塵世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爲君臣易世之後何貴何賤故至人等爲浮雲而廟堂之間無轍迹也所謂人有能遊者且得不遊乎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音喜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夫人有古今學無古今尊古而卑今者俗學也上遡豨韋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夫孰能禁其不波波相逐乎惟至人知之遊於世而無所偏倚順於人而不失已居塵出塵也彼教不能遊也至人豈惟不學之卽時或承不能遊之意而我自我也彼自彼也豈爲彼教所移哉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音鸇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人耳目口鼻心知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蹍踐得失交戰衆害因之以生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人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不殷氣不盛也天爲人穿其孔竅有升有降人顧自塞其竇俾眞元之氣不能與天同周流也哀哉胞有重閬音浪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音奚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陸西星曰此言虛之爲用胞人身膂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中常清淨便爲太虛故曰心有天遊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各適不然則婦姑勃谿而怒爭矣以況人心而無天遊則六鑿擾奪終無寗已六鑿卽六賊也元神被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見大林邱山卽以爲善也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弦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而如水之滿也表暴不藏則名之溢也誸急也御下急則人思以智巧當之故用稽彼此交爭則智慮所由出也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爲梗官者司也謂司事者或宜於一人而不宜於衆人則不可果決惟衆宜而後可果斷行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春雨時若草木沛然而怒生生之速也農人當此時尚知修田器以治田大修行人不知倣仙師設丹房器皿以採藥而接命也獨不聞草木之子入土曰種根入土曰栽折彼枝而插此枝上曰到植

草木無知尚可以老而接嫩況人為萬物之靈而命不可接乎故祖師之插悔寄柳亦本乎易之枯楊生稊耳子得仙師之傳而知其然惜人未有信其然者而不思接命何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𡟛音恣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佚作逸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人知靜功而行之則火降水升其病自己眥𡟛滅其嗜慾則老境自安靜能鎮動故一止可止衆止遽急遽也皆有病而求藥也若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駴音戒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佚者兼神聖而言神聖不同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駴與駭同聳人之視聽也問講求也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君子賢人小人愈失愈下故其所不問者不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惟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

演門有親死者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音陀聞之帥弟子而踆音存鄙薄之義於窾音欵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百仆二音河

演門地名善毀是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沈何為哉則二子始作俑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魚笱也蹄兔罝可以取兔者既得則無用矣以言寓意得意則可忘言矣惟忘言之人可與言而行不言之教矣釋氏云渡河須用筏到岸不必船倣此

復圭子曰天下物有內外內者可必而外者不可必也若禍

自外來忠佞同盡如以忠者爲必報與則伍員不沈於江萇弘不化爲碧如以孝者爲必達與則孝已不憂其逐而曾參不悲其傷豈惟人事不可必木非火也木與木摩則火生而然金非水也以火而守金則金鎔而流猶爲順也如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雷雨交作水中有火大槐可焚此天地之水火也而人心憂甚則水生焉溺於淵猶可遊也兩陷於方寸之水無所逃也棟宇焚於祝融猶可救也利害相摩心火生焉焚和甚多月中之水不能解人心之火聽其無可救藥而生理絕矣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欲候邑金以三百貸之莊周作色曰周昨來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安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莊周曰我將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活子可乎鮒魚作色曰我失其常處得升斗之水則活耳與其遠而待西江之水來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近而得生之爲愈也然則養生家身中有眞水不能醍醐灌頂而五氣朝元也惜哉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投竿東海大魚食之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而腊之以爲後世諷說者之驚告況矜小說以干縣令者不如大道以經世也又明矣詩禮古人之陳迹也而所以迹非詩禮也精神也今人誦讀古人之詩禮者何異於發古人之冢得其臭腐而不能得其精神也小儒曰未解裙襦是未見其

與精也口中有珠即詩禮也小儒有詩識大儒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是嘲其生不能救世而僅
以詩禮傳後也千古而下有讀其書者曰無傷口中珠是摹
其陳迹而遺其神理也可乎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於途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
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召而來仲尼至老萊子曰
丘也去而矜躬與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曰夫子之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於一世因而憂萬世者非其命之窮
也乃其知之不及此也不知以利買人之歡者中民以爲德
之進也以名引人以隱結人者是譽堯而非桀也吾以爲不

如兩忘而無毀無譽故急欲反斯世爲唐虞者適以鑿人之
眞性急欲以仁義而動人者適以啟仁義之邪徑惟聖人能
無爲而後能無不爲彼澤不及一世而欲齊萬世徒勞而無
功也宋元君夜半夢人訴之曰予爲清江使者至河伯之所
適有余且獲予覺而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因訪漁者余且
召之至曰漁何得且對曰得白龜焉命獻之殺之以卜七十
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數也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亦
數之無所逃也如是則知有所通必有所困神有所及必有
所不及也故一人之知不如萬人之謀亦猶魚之知畏鵜鶘

而不知畏網耳何也小知者大知之害故去小知則明有善者反為善之累故去善則愈善嬰兒不必學言而自能言與能言者處也何也不能言者大言之根也無用者大有用之基也足之所踐其地幾何其不及踐者乃踐者之大用以為壯行之本也無用顧不重與莊子曰人之根器有利鈍出世之士遊于方之外且得拘于方之內乎入世之人志在方之內且得遊于方之外乎夫雲遊即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而有覺厚德而有道氣者不能非覆墜而不反火逸而不顧者不能吾觀塵世一時之君臣有貴賤而易世何貴何賤故廟堂之上無至人之轍迹夫古之不能不今亦猶水之無平不波也惟至人可方可圓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非一

彼盡徹者安能目明耳聰鼻顫口甘心智知德乎徹則不壅故道不欲壅壅則猶噎者之哽而不通其食必為人所蹍而百病集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一升一降氣之上下也天固與之人固塞之何哉胞無重閬此一氣不能周流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而不安不然神擾者何喜得邪山之善地若吾神果靜世途自闢吾心自寂何善之有哉德不欲溢名之溢者必自累也謀貴容與稽乎誸者必其御下急也知識出於爭競執滯生於拘守司事者宜於一人不如宜於眾人之果決也春雨日時陰陽和也草木之興沛然何異於怒而生

乎種植者固多而倒植者過半草木無知尚可移接莫知其
然而然人知接木之理當知接命之道我命由我不由天矣
靜功可以却病滅怘可以休老大定可以止遽勞人之所務
也逸者未嘗過而問焉神聖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
其未嘗過而問者均以德言也君子小人則以義利分矣其
未嘗過而問者道不同也宋人居喪有善毀而得爵者黨人
因毀而死者半許由務光均聞讓天下之語一洗耳一投淵
紀他申徒狄聞之因而踆水沈河皆名為之崇也孰知至
人無名乎筌蹄所以取魚兎既得魚兎則筌蹄可忘立言所
以達意大意已得則言語亦可相忘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
崇無言之教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此莊子自敘其作經之旨人當以聞道而先人如顏成子游學道九年而臻大妙之境不可如影之待形甲蛻之離而不復合則影滅然待之中又有待焉不可如影之必待火日須臾而陰夜代之則影又滅矣人之形體猶影也生猶火日也死猶夜陰也元神去而軀殼存何異蜩甲與蛇蛻乎而强陽安在哉莊老此喻提醒人當急急覓侶伴訪仙師而求長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音支日出和以天倪

此篇先生自敘立言之意寓言猶詩之比體所言在人事而所指多在大道卽孟子言近而旨遠之意郭象謂託之他人寓言非也所言者淺故十言而九見信重言謂借重上古帝王大聖大賢之言以取信者十居其七也巵言猶巵酒易於入人之口以况巵言易於入人之耳也和者和合也天倪者人天性之端倪也以巵言和合天倪而出令人鼓動其性天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談性談玄人多不悟故不得不爲寓言藉外物論之卽下根鈍器聞之必悟矣故談道不可以直言猶親父之不可譽其子也非吾之好爲寓言之咎乃下根鈍器者之自取其咎耳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止也言也

喜同而惡異人之常性是同而非異亦人之常情故借重古人之言以止之

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我以耆年爲重者以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經緯天經地緯也本末大道之本末也此而先人則人信之人而不聞道則是無以先人也太上云識得人跳出塵無人道也之道乃天何以生人人何以完其精氣神而爲眞人也不然則亦一陳人而已猶古詩所謂陳死人何重之有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巵巵酒也以美言入人之耳曰巵言日出日新而不重復之謂和如和羹之和曼衍如草曼水衍生息不竭以此言而消歲月也

不言則齊

是非同異惟此言則歸於一理

齊與

言不齊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若一而有言則不一矣言與齊不齊也不言則一設涉於言則一而不
一矣故曰無言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聖人有有言之言有無言之言此則言其無言故如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非緘
默也聖人有無言之言教卽無言若有言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天下之可不可然不然皆有自惡乎然然於然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無不然因物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
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凡人所謂可不可然不然皆有自來因其所然所可則物之無不然
無不可者可得而齊所以能久也若非我以自然之言調和眾口而與之同爲是非烏能要諸久遠哉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然皆自無始以來形形相禪始終循環莫可得而比擬者要皆以氣
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在焉是之謂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卽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已謝去此事而其未之嘗言此不足以言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
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夫才受於大本是天降之大才非小有才之才也且其才皆由性靈以生德以濟乎才也時而
有鳴以彰志皆合於音律時而有言以範世皆中乎法則利義陳前不能淆好惡是非不能混皆是以言教也止能服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迕也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不以口服人能使人心服而不敢違逆者是必無言之教也而人心乃定

矣吾立定以心服而定天下之定道其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而及彼至人心服之教乎已上皆孔子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三釜之粟祿之薄也親及而亦樂後仕三千鍾不洎音計及也謂以厚祿不及其親也吾心悲親不及祿雖厚而亦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音玄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林希逸曰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而一塵不掛矣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音其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野返其朴也從順也是非好惡無所逆也通者無我無人無障

礙也物如槁木無情識也來謂非幻非滅如往之有來也釋氏之如來本此鬼入與鬼同其屈伸天成與天同其造化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則與道合眞矣不知死是不死也不知生是不生也釋氏不生不滅本此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則有為死則無為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謂有大司命以宰之也而生陽也俄而自無而有疑其為無自也而果然無自乎不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必然之理夫人惟聽造化為陶冶耳適者往也惡乎以生為得所當往而適其生乎惡乎以死為不得所不當往而不適其死乎不敢與造化爭衡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歷數謂日月星辰之數人據謂圖書禹貢地理之可據者二者猶不足以盡天地之理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以爲無命耶窮之不知其所終以爲有命耶遡之不見其所始以爲無鬼耶屈伸往來氣機不爽以爲有鬼耶善未必福仁未必壽造化之妙不可知者如此衆罔兩影邊淡薄者問於景音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括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影稱罔兩之詞奚稍問也汝何必稍稍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汝獨不知其所以然耳予蜩音條甲也蛇蛻音脫也似之而非也甲蛻一離不復聯屬形影則離合有時火與日吾屯屯聚有影也陰無日與夜無火吾代代之而去也衆罔兩故稱曰叟叟若隱若顯之謂罔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隨人而已盍知所以哉譬之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也影得日與火則屯聚而顯遇陰與夜則代去而隱彼形也吾影也所以有待耶無形則無影故影必待形而況

乎以有待者乎影待形也而形則何所待乎有待者必有待待者待者形操其權而況待待者又有所以主張乎形者非彼之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猶言強健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彼形也我影也影不能自來往必待形以爲來往影不能自強健必待形以爲強健及問強健者誰爲之強健乎又問強健者果能長強健否乎知此則知形亦影也影亦罔兩也皆爲幻相而非眞實也有志之士何不訪眞人跳出有待之外自爲解脫而步日月無影乎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音管漱音嗽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音閑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不可教之故老子曰而睢睢音疽仰目盱盱音虛張目皆傲狀而誰與居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大

白若辱道高之人心中無一毫點染內懷玉也而外被褐和光同塵使人不識若辱也盛德若不足道愈高而心愈下德盛而志愈謙不自滿足也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主人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陽炊也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同一楊失也一舍者也始而避不止於不爭既而爭不止於不避曷以故始而露其丰頴故人見而敬之既而深自韜晦故人視之以爲尋常矣

復圭子曰南華老仙自揆立言既多恐人殉迹而失眞宗乃自說破其立言之法有三寓言重言巵言也使人知尋其正脉耳凡言人事寓言大道十中有九欲人保全性天也凡言帝王聖賢有徵而可信十中有七欲人之不疑也巵言如巵酒在手和天倪而出令人爽口因以爽心不覺鼓舞而興起

也此何以故以人之根有上下器有利鈍也故就性天而言性天不若藉外物而論性天之易明也即親父不譽其子之說也寓言也就庸言而醒庸人不若借聖諦而聳庸人之悅從也即是同而非異之說也重言也人之以年先人而聞道不先吾終謂之陳人而不謂之先人不如以美言曼衍使人知窮其根源也巵言也道有言乎無言乎言者齊乎不言者齊乎吾以不言爲齊則言而愈不齊矣吾以言與不言俱不齊也毋寍不言乎毋寍言而同不言乎終身言未嘗言言齊不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齊言也可不可然不然均之有所自吾無然不然因其物之然不然也吾無可不可因

其物之可不可也物物有天物物有倪吾以巵言和而出之則天下之言齊而久遠之情得矣號物之數謂之萬形不一也而相禪同造化之所循環形不倫也而天均同天均者卽天倪也人之所以成性物之所以成物不外乎此耳莊子與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不惟渣滓化而是非亦化聲爲律言爲法利義不淆好惡是非合宜服人之口非難而服人之心爲難也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其先仕而心樂樂親之與養也非樂三釜之粟也其既仕而心悲悲親之不與養也非悲千鍾之粟也卽此猶係心於悲喜也其去哀樂不能入而爵祿不介懷者尚隔一膜矣顏成子游進乎東郭子綦之道一年

而復還乎太朴二年而與道不違三年而撤人我之障四年而情識不著五年而獨往獨來釋氏之如來本此也六年而役使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也七年而天卽我我卽天與天地合其德也八年而忘死生心經之不生不滅本此也九年而大妙與道合眞卽太上無欲以觀其妙也生則有爲猶有私而不爲者死則無人不然乃大公也死陰也人之死不死於死之日其來蓋有自矣而生陽也以爲無自者不知死生同途陰陽一理惡乎適惡乎不適也在天有歷數之可按在地有圖書之可據天文地理甚爲彰著也昭昭生於冥冥終無其終而始無其始故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有

倫生於無形體物不遺謂之無兒不可不見不問謂之有兒亦不可罔兩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皆隨形也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形之有影猶之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以此爲比亦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則影生陰與夜則影滅吾之所待者非火日耶而况乎又有所待者火日乎形體乎彼火日有來往吾亦與之爲來往彼形體有强陽吾亦與之爲强陽形影且爲幻也况强陽亦非眞也又何必問其孰爲眞乎孰爲幻乎陽子遇老子於中道老子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至舍盥洗漱巾櫛膝行而前曰請問其

所以不可教者何也老子曰善觀人者不於動容而於眉睫而睢睢盱盱目中無人人誰與之居者大白若辱不露一鋒頴也盛德若不足不矜一知識也吾教子止於此矣陽子歛容易色曰謹受教當其未受教之時此一陽子也公與妻胡爲而執席執巾櫛舍者煬者胡爲而避席避竈及既受教之後亦此一陽子也舍者胡爲而與之爭席豈止不執席而已哉良由太上數語默化卽良賈深藏若虛盛德不足若愚之意也可見道德揚於外不若藏於內與其使人知之者淺不若使人不知者深也陽子一言而頓悟易悟也哉

雜篇讓王篇第二十八

蘇長公謂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予謂中有數段非莊子不能作恐有漢儒竄入語不全是而亦不全非也其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乃莊子內聖外王之學三語可以蔽全部南華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者安貧賤而樂志者第惟北人無擇卞隨瞀光三人藐天下富赴淵而不悔爲吾儒所不取不知此三人逆知今日有揖讓他日必有征誅有征誅必有簒弑有簒弑必有屠滅有屠滅必有改封建旣改封建必有華犁夷庭夷亂中華之漸高士先覺故預赴淵以杜其漸耳卽南華所謂絕聖棄智而民不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意也此等遠見非學有淵源而大有道氣者安足以語此後有聞風而興起者自伯夷叔齊而後不多見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音甫支父字也卽支伯也）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幽隱也猶云隱憂病）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無心於天下者而治天下方不爲天下所累只是爲物累耳）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傷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爲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肅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自適其適故不適人之適）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地名農農夫也）石戶之農曰捲捲乎（音權捲捲）

（勤勞貌）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攜子（夫以背負物妻以首戴物手攜其子乃隱士之風）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音甫）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土地）害所養（人也）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生以身爲重外物爲輕也）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傷生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免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戴曰爲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搜無意於國故可託以國）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韓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誓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音却）之（攫而取之也）則右手廢（斷而去之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擾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勵臂者且不擾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爲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喂牛食也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音余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謬誤也謂誤聽也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音旋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者也富貴非可惡也亦顧其時何如耳如堯舜在御則廟堂之上不可無皋夔而猶然爲顏闔之行吾恐其非惡富貴也或者

祇以藏拙耳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呂祖云萬物皆是假惟有一道眞此眞字學者不得草草讀過在天地爲太極在人身爲先天眞一之氣自情竇開則眞氣喪故玄門有採眞之遊眞以治身也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爲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家國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陸西星曰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爲謂事之所爲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以之之者差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音撫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爲人嚴酷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禍不及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居屠肆而守義若說者不當以屠羊目之矣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蓋屋草不芟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破甕爲牖褐以爲塞以褐衣塞牖上漏下溼匡坐而

弦（嗚琴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音洗）履（冠裂如花開曰華履不著根曰縰）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音皴）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學當爲己而反以爲人）教以爲己（教當爲人而反以爲己）仁義之慝（依仁義以爲奸）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原憲所言語語皆規子貢也子貢卽善辨亦不能不愧屈矣）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久而敝）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節奏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忘形忘利凡有志者皆可能也至於忘心非心齋坐忘不能故下文云顏回）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音堅糜也）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邱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乎己無待於外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在我者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怵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邱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邱之得也（不知者以回之不仕爲回之有所得而夫子用行舍藏與回同心故不曰回之得而曰邱之得也）中山公子牟（魏之公子封中山君名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王之象魏門也志在富貴則不能忘）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知生之爲重則生之外無足重者）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好清淨識神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清淨之中不勝擾擾而元神惡之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不能以勝欲又强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眞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韋布之士薰習猶深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不糝純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憊（音敗）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夌轢之意）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而弦歌子路扢（音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仰夫子之道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山名）而共伯（名和）得乎丘首（山名共伯修行及周厲王

之難諸侯請以為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不若是而已猶言不寧惟是此段居乎卞隨瞀光之首者以投淵為二人之望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音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徂兵須力弑君須忍辱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音朔聞也

乃自投稠音周在潁陽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按三自沈乃慕洗耳與汙牛口之風而過焉者也君子之所不取昔人謂三代之後士惟恐不好名孰知三代之前士有好名如此之甚者乎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就官一列重其爵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不以人壞三段乃上聖至德之事作一目下正明周之不然所以箴萬世之爲人臣者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上則用謀下則用貨而阻兵而保威阻挾人之兵以自固其威割牲而盟以爲信不能以德爲信而割牲以代之揚行以說眾不能見而民莫不說而必自陳功德以悅之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音傍乎周以塗塗炭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如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太宗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世至

殷末臣弑其君者國有子弑其父者比肩簒逆之風將何底止故夷齊不餓於他山而餓於首陽者何也蓋君明臣良百姓熙皞陽舒用事之世也主暴臣逆世界愁苦陰慘用事之世也夷齊之餓首陽而死之心祈聖主當陽反斯世爲唐虞回陰慘爲陽舒耳豈止愧萬世天下爲人臣之懷二心者

復圭子曰此以讓王名篇輕富貴也蓋其所重者不在富貴而在生也人苟知生之爲重卽天子可藐天下可輕矣昔堯以天下讓許由而許由不受者不以天下之大入其耳也讓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支伯不受者不以天下易其生也以天下讓善卷而善卷逃入山者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又以天下讓石戸之農而農攜妻子以入於海者謂至德之士知有其

身而不知有天下嗣是太王棄邠遷岐無以養人而害人不惟自尊其生且知百姓之生尊也惟尊生者可以富貴不以外物而賊生惟尊生者可以貧賤不以貪得而損生胡今人兩者胥失終身不解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爲君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韓昭侯盍不有天下而不肯廢左右手者知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又輕於天下君胡爲爭其所輕愁身傷生而不顧也顏闔不受魯君之幣使者復至而先逃此豈惟輕富貴且直惡之矣若顏闔者可謂得好惡之眞也由此觀之萬物皆是幻惟有一道眞此眞乃人生先天眞一之祖炁學者須尋侶伴訪仙師覓外護以返還此眞炁乃可以長生久視若帝王之功家國天下之事業儒者以爲奇觀而眞人視之特緒餘與土苴耳完身養生者之所不屑也視富貴雖可欲也不啻如一雀生尢可欲也不啻如隨珠世人舍所重以徇所輕何異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乎列子不受鄭子陽之餽粟非惡粟也惡其不出己見而信人言以餽遺妄知他日不以人言而罪我此其所以不受也故後鄭子陽之難作而禍亦不及焉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之遊後昭王返國賞及屠羊說詎知屠羊說之所見有超乎爵祿之外者曰大王失國彼失屠羊大王反國彼反屠羊以故業爲爵祿而不

以外加爲爵祿若而人也不敢任受失國之罪故亦不敢任受反國之功耳昭王嘉其品欲常常而見之屠羊說以王爲廢法而輕下士也不聞命焉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以三旌較屠羊其貴賤懸矣以萬鍾較屠羊之利其貧富又懸矣然而終不可貪富貴而致吾君有妄施之名不受寵以屠羊終焉原憲居魯茅茨而桑樞甕牖而褐塞匡坐而絃歌其自得可知矣子貢軒車往見原憲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憲獨愧希世比周者學不能爲己教不能爲人借仁義以文其奸而飾輿馬以驕人者吾不忍也子貢其何詞以對曾子居衛袍縕形勞烟火希舉冠纓斷絕曳縱而歌商頌聲徹天滿天徹地滿地其聲鏘疑出於金其聲確又疑出於石天子得而慕之不得而臣之諸侯得而師之不得而友之故養形者忘利煉精還氣也養志者忘形煉氣還神也至於致道而忘心則煉神還虛矣孔子以顏回之貧而勸之仕不知回不知其貧也有負郭之田五十畝飦粥之所給郭內之田十畝絲麻之所資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有夫子之道其樂在性天而不在仕進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知足也不以利而傷行善哉回之自得也不以外失而有懼善哉回之內修也

不以無位而取作用行舍藏吾與回有同心不惟回之得而亦邪之得也中山魏公子牟慕道而居江海心猶未忘魏闕求禁止之術於瞻子瞻子曰子能知生之爲重則外物皆輕矣胡牟明知之而以生與外物較其數不勝也瞻子曰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神不勝擾欲必爲元神之所惡子强不從者而從之不能自勝一傷也强而抑之又一傷也故曰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火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子路子貢以爲君子之無恥孔子曰君子當其通時非通也通於道之謂通當其窮時非窮也窮於道之謂窮今邪有其道而無其遇何以爲窮當窮而道在遇難而德見

歲寒霜雪然後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子以爲憂而邪以爲幸也孔子反琴弦歌如故子路執干而舞其所得猶淺也子貢乃撫然曰吾今而後始知夫子之道猶天地吾安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道之有窮通猶天地之有寒暑風雨古之得道者無往而不樂所樂非窮通也視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耳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邪首古之人又有甘窮死而不甘於通者一見於北人無擇謂居畎畝者胡爲而遊巖廊羞受舜禪而竄投於清冷之淵再見於卞隨謂湯伐桀而與我謀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乃自投稠水而死三見於瞀光以不義之祿爲不可受無道之土

爲不可踐況肯尊居民上乎乃負石而沈於廬水若而人也非惟不知有窮通且不知有死生三人之心何心哉遊知揖讓者征誅之漸也放伐者篡弑之始也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故以一死而挽愈趨愈下之頹風後有聞風興起者伯夷叔齊是也其始而之西周也以西周有有道之人也已而不受周之爵祿也猶不能忘情於神農之世祭盡敬而不祈福治盡信而無所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則不利其壞可知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則不樂其卑可知不以遭時自利也則不願逢時又可知今周獨不然殷好亂而周好整殷無識而貨聚周用謀而財散殷人畔而心離周人聯而信結其作誓以要

衆也征伐以市利也何爲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乎獨不聞上古之士其遭治世也以一身任天下而不辭其遇亂世也欲苟存於旦夕而不忍吾與其傍周以辱吾身也何如遠避之以潔吾行乎於是逃之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二子之於富貴可已則已非爲苦節不可貞也亦非恥爲含垢以立虛名也身處商周之交世界缺陷君臣分絕吾欲以渺然之軀率天下諸侯西向返周爲商力旣有所不能吾欲隱忍以商臣而踐周之土食周之毛義又有所不可惟有死之一字可以贊化育扶綱常傳當時後世篡臣凜凜然而改心易慮則夷齊非聖之清也實聖之任也非啻聖之任也實聖

之時也即至人上聖居夷齊之地處夷齊之時不得不爲夷

齊之餓也後有作者弗可及已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意淺語弱展卷便知爲漢儒所作古德喝佛罵祖爲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無乃效尤而過者乎首段詆毀帝王譏侮聖賢處無大意味中段託爲滿苟得譎矯飾以全忠信不如直情之爲愈末段託爲知和不貪不廉之說平爲福有餘爲害之語可謂竊南華之皮相而未竊其精神識者以爲何如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是寄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穿人之屋啟人之戶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邱

竊爲先生羞之邱請爲先生往說音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季言跖之强暴非禮義所能化誨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日申時食也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邱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枝木之冠皮爲冠謂華飾如枝繁也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爲帶卽革帶也多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
通曰邱得幸於季謂與下季相親願望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謁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音嗔張目也聲如乳虎曰邱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邱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能辯諸物才能可辨名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而名曰盜跖邱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邱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
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邱雖不吾譽
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
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音様）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强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涿鹿之戰征伐之所自起也）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弑）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以教後世縫衣（縫掖之衣大袂單衣）淺帶（縫帶使淺狹）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邱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音稅）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高也）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邱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音弑）衛君而事不成菹（音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詆毀夫子教人非）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音煩燒也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翟張其尸曰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離麗也泥著於名也輕死不念本不知本眞之性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音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音稅我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音聊)虎頭編(音鞭)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須作鬚此戰國策士之言若莊子所作必能代夫子折伏盜跖而豈作此狀耶)

子張問於滿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子張學干祿故復託之)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苟反於心豈真有見義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

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在於無行故名利之大者其幾在無恥而多信故觀名計利而信其真在于是也若棄名利而反之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盜跖竊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以臧聚而比之桀紂則怍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窮如匹夫未必賤士而能修則所貴在我如之何其不修耶)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盜賊之行人之所賤小盜則小利大盜則大利行之惡者果足賤乎不足賤乎)諸侯之門義士存焉(苟得以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弒)兄入嫂而管仲為

臣田成子常殺音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義而孔子受其幣使夷吾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為而行則臣而下之言與行大相悖戾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五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音的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滿以仁義之名求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飾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眞實道理故不順不監吾日與子訟於無約訟質成之意無約假設之名也曰小人殉財君子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舍其所當為而為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小人殉財必逆乎天既無為小人則必反殉乎天矣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眞君子必不背理而殉名若殉時而獲名則盜竊為此君子從天之理而不得名也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人事之有枉直君子相之為天極之有陰陽四方之有生殺四時之有消息也雖堯舜之世不能皆直而無枉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有枉直則君子因而是直非枉無成心也執圓機以為是非不隨世而是非故謂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是非也猶然無是非矣無轉而行不改其操無成而義不以一節立行將失而所為將失自然本眞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趣赴於富求狗其成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比干剖心子胥抉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名焦立

乾（棄蔬而槁洛水之士）申子不自理（申徒狄抱甕之河）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幼而失恃）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同）其患也（比干至此皆言立節尙行之患正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必期必也苟得之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到底也）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洛）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無足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此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命乃能全身無患耳陶朱三積三散意固如此以我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之道而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有不足耶抑行有不力耶將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

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時變）是非之分（分別）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天爵）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察其胸中無定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汙以媚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爲儻來之名利豈長生安身樂心之道舍其重且貴而爲世俗之爲非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知有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至貴爲天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窮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此設爲貪

者之言無足者訓其不知足也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皆富之利也非享國而嚴若君父富者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嚴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人心樂而身安意向此性也以此爲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超然而獨辭者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陸西星曰有餘而棄不足而求貪廉之實非在外也反而監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貴如天子富以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違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辭而不受非要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雍揖遜也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自歸之無足曰必恃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恃賢知之名苦肢體絕甘旨儉約以養生縱得長生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平則能保滿則必溢物皆然財爲甚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無足之意自安體樂意上來知和推諸物理以告之耳營於聲口嗛於味違其常度忘其本業可不謂亂乎侅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侅或洩於下而爲溺行負重而登高可不謂苦乎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懣可不謂疾乎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馮恃也恃此以爲誇也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滿心慼慼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刦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御可不謂畏乎請取也疏窓也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富者犯此六害體亦不安意亦不樂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尚不覺悟及禍患之成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纏縛其身心而爭此賈禍之物非惑而何此篇所設三段鄙而淺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有可觀處

復圭子曰天下有聖狂雖兄弟不能以相及如柳下季之與盜跖是也以下季之聖百世之下聞風猶足以興起胡有一弟曰盜跖不能才養不才任其爲盜聚卒橫行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諸侯震恐萬民愁苦孔子謂柳下季

曰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理也今先生有一跖而不能誨耶請爲先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所言乃父子兄弟之常也如季之所遇則兄弟之變也且跖之爲人也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可順而不可逆先生卽往說亦無益也夫以聖人猶不能化其弟况中才而涉季世之末流安能奈不聽父詔之子不受兄教之弟何哉孔子不聽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非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謁者復通孔子曰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悅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旨意聽臣請爲將軍帥天下諸侯爲將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耶告我以大城衆民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不知衣服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耕食織衣無有相害之心今子修文武之道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盜莫大於子而乃謂我爲盜跖何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無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主武伐紂文王拘此六子者其行甚可羞也夷齊餓餒焦槁申徒狄沈介子推燔尾

生溺比干剖子胥抉若告我以人事者不此過矣天地無窮
人死有時操有限之時而託於無窮之閒何異騏驥之過隙
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歸到
魯東門外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乎孔子曰耶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
苟得曰士惟修行則人信而任之不任則不利故名利皆假
物也獨有一義眞爾若棄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幾無行矣
滿苟得曰藏垢納污者富行乎於人者顯無恥之人多爲名
利之魁如以目書之所爲反於日夜之所息則士又無心矣
子張曰以臧聚而比之桀紂則怍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

可見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如匹夫未必賤也非以貴賤爲
貴賤乃以行之美惡爲貴賤也滿苟得曰桓公小白田成子
常士論所不齒而士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
不成者爲尾止論成敗不論美惡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必將
混疏戚紊貴賤亂長幼五紀六位將安所分辯乎滿苟得曰
長子可殺母弟可流堯舜安在疏戚有倫也桀可放紂可殺
湯武安在貴戚有義也季子可適管叔可殺王季周公安在
長幼有序也儒飾辭墨兼愛五紀六位安在有別也殉利殉
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爲而爲其所不當爲則一而已
故曰無爲小人反殉乎天則易無爲君子從天之理則難若

枉若直自有天極若是若非自有圓機非獨成而意者安能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乎自古忠信皆有禍患廉義悉有害失況於士者規規於言行矣能免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名利二字夫誰能解之使去而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限之抑力制之而終難忘之耶知和曰今夫有人於此中無尊主時有古今而我無古今分有是非我無是非和其光同其塵止知有世俗之爲而體之若逸有不知心之悲喜迷而不覺雖至貴爲天子猶有損身之患況其下乎無足曰富之於人無往不利若究竟富之美處與勢力至人讓能聖人遜通無勇力而勇力至無知謀而知謀集無懿德而懿德歸

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聲色權勢心不待學而樂焉欲惡避就兒不待師而辨焉知和曰知者明其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天下之至足莫足於我故不爭天下之至無莫無於我故不求不足故求之非求其在人惟求其在我所爭在四端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棄之非棄其在我誠棄其在人雖揖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故以貪廉之實而反監之凡儻來之外物皆害性也古之人有辭天下而不受者善卷許由是也無足曰如必苦肢體以爲高絕甘旨以養生則雖生猶死也知和曰平爲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爲害水滿必溢也物莫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貪

於意而荒於業則性亂矣氣失其和平之度逆於上而溺於下則情苦矣縱其貪於財勢之求溺於色而濫於氣則形疾矣聞知足者不辱聚財滿於阿堵知利而不知避能貪而不能舍不求辱而辱自至矣聞財行當如流水必欲積至於無用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知進而不知止無憂而戚憂必聚焉廣積招賊賄盛寇至居則嚴爲防衛行則盛爲僕御無畏而懼畏必集焉凡此六者而能先覺猶可救也及其患至雖傾宿昔之所積聚以利而易性此必不得之數也自古喪國喪家亡身亡命之傳往往坐此弊也哀哉

一部南華專爲性命而作此既以盜跖名篇者以爲跖不得

盜之道也猶小盜也非大盜也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故善爲盜者盜天地陰陽之中氣以爲人復盜先天祖一之炁以全生所謂掘地尋天是也莊老豈見不出此而乃區區如和之所云而已哉其爲戰國策士之僞筆也又奚疑

雜篇說劍第三十

此篇卽非莊子所作亦戰國時人文也漢儒無此筆力若為莊老手筆必云天地間有三尺之劍第一武夫之雄耳有純陽之劍非至人不能操也世人欲保全性命必自築基煉己始其名曰鑄劍劍成先斬自己妄念所謂魄滅則魂昌也而道乃成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音恚)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以此為從者之奉)天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音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謂不裹其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垂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之纓(纓粗無文理者)短後之衣(衣短于後使作事也)瞋目而語難(瞋音嗔勇士憤氣積於心胸言不利)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說音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鷙鳥將擊其勢必作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劍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治劍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劍尖也齊岱爲鍔劍刃也晉魏爲脊劍中厚處背也周宋爲鐔劍口也韓魏爲鋏劍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以至勃海恆山喩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以至下絕地紀喩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諸侯以一國爲劍言士者民之望也智勇居先故爲鋒淸廉居次故爲鍔賢良國之幹故爲脊忠直國之紀故爲鐔豪傑所恃以行者故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矣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指趙文之所好而救其失有王請大王之意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復圭子曰天地開之武藝惟劍為長技有有形之劍歐冶所鑄制以金水配以柔剛萬里誅妖一電光也況吾身有無形之劍係天地之根陰陽之骨乃吾身之真金真水煅煉而成

內斬三尸外滅百魔愚者以此劍殺其身真人以此劍飛其神何趙文王智不出此即喜劍何為哉門下有三千客止知擊刺之劍耳好之三年而國衰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左右曰莊子當能乃以千金奉莊子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請治劍服治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子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不敢輕擊刺也開之以利誘之使入也後之以發追而後動也先之以至令其應接不暇也願得試之王校劍士七日得五六人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

子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非金非錫非銅非鐵其鋒甚巨以燕谿石城爲之其鍔甚銳以齊岱爲之其脊甚厚以晉魏爲之其鐔甚利以周宋爲之其鋏甚壯以韓魏爲之非四夷在外不能包非四時在內不能裹渤海常山其繞帶也五行刑德其刺諭也其開也以陰其闔也以陽前後畏威上下四旁披靡以此匡正萬邦何諸侯之不匡以此莅海內何天下之不服此天子之劍也若諸侯之劍非鏌鋣非干將其鋒不在劍而在智勇其鍔不在劍而在清廉其脊不在劍而在賢良忠直其劍之鐔也豪傑其劍之鋏也此劍所制不惟前

無其前上無其上而下亦無下旁亦無旁上法圓天而與日月星爭光下法方地而與春夏秋冬並行中和民意而四鄰之民無不安堵此劍一揮如雷霆之震驚四封之諸侯無不賓服而從命矣此諸侯之劍也至於庶人之劍不知有劍術即劍法雖善其鋒甚易折也况劍法有善者有善之善者善者曰吾能制人之死命善之善者亦曰吾能制人之死命兩善相持一擊一刺必有一人失利而命殞於三尺矣果何補於國事劍事已畢矣大王以諸侯而好庶人之劍吾竊爲大王不取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此篇以全眞爲主身非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之分則不可憂四者之憂獨有守眞爲無累一眞不惟可以保命亦可以動人天下至人爲能下人不積不精不得其眞大哉眞乎人物所由以生死也人不務眞而趨假者天下皆是也毋亦讀南華者有人而學南華者無人耶

孔子遊乎緇帷黑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壇植有杏故云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偷揮也袂音襪衣袂衿也行原以上距至也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漁父聞弦歌而聽欲以申其說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對立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選其理以教人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平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音余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音余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不告而去且行且言也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謂其離道之遠危眞二字乃立言根宗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音余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撓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立孔子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微言也而去邱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音核唾音吐之音以卒相邱也卒終也謂終其言以教我也摹寫逼眞客曰嘻甚矣子眞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以子之所以為于經略此下正經子之所以處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不相陵奪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謂不繼也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庶人有身者故以身為憂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守也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倫序也後倫謂朝覲失其序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諸侯以國為憂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天子以天下為憂今子既上無諸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非己事而強為之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者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離析人之交親而賊害之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包藏禍心口佯以譽之而其實所以毀之使人墮其詐而不覺所謂口有蜜腹有劍也故不曰惡而曰慝乃惡之匿於心者不擇善否兩容顏適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喜爲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所謂叨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用私智獨擅其事侵他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者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狠愎拒諫者）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他人有善以其不同己也亦以爲不善此自矜誇者）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正所謂經子之所以者）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也）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處陰處靜以爲進道之喻也）愚亦甚矣子審

仁義之間（辨析仁義不同之理）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觀動靜之變（隨時之宜）適受與之度（辭受之節）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講明性情之理）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漁父之意以夫子爲人而不爲己所以得謗）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狀假如畫人能辨假者方能辨眞也）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精誠在內而有諸己必能感動於外而通諸人）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功樂哀適四者俱至得主則不必有形迹）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擇味也）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喪與其易寧戚之意）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禮者文飾于外）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眞（不知天爵之貴）祿祿而受變於俗（祿祿與碌碌同此亦同流合污之意）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音沈）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究其居也）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閒（延迎）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音據）傲之容今漁父（音甫）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言其沈湎於禮義之學有日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下人又必要精誠庶得眞人之教）故長傷身（人而未聞眞人之教終身有損而無益）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萬物之生死皆在一道之中吾尊其道所以敬之不尊敬則不足以得其眞

復圭子曰道之所在不廟廊而尊無江海而閒自適其適吾以保全吾眞而已昔孔子與弟子遊乎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貢曰孔氏者佩服忠信躬行仁義修飾禮樂明察人倫上有益於世主下默化乎齊民固非有土之君亦非侯王之佐客乃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吾恐其身之不免也丈夫惟心逸形適者而後其眞不搖彼孔氏苦

心勞形祇以危其眞耳嗚呼其涉世日深者乃其與道日遠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漁父引其船顧見孔子孔子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先生有緒言而去邱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邱也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去吾之所有而就子之所爲者以經綸之可乎天下之人不過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而已故田疇不治公私不給長少無別則庶人之憂官有曠職下猶懈怠績未就緒大夫之憂忠臣不在廷貢獻不供職天子未悅媚諸侯之憂也陰陽未燮理諸侯未懷柔人倫未整飭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非其

人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毋乃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總佞諂諛讒賊慝險謂之八疵叨貪狠矜謂之四患人有八疵四患內外交病窮通之所疾也故必去此疵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再拜曰丘之不得志於魯衛宋陳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猶以爲行之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可以休影處靜可以息迹愚亦甚矣今子之所審者人事也而幾於不免莫若謹修而身全吾形也慎守其眞完吾性也人物還之人物何所適而爲吾累乎請問何謂眞客曰眞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精誠不盡於哭怒笑而哭怒笑亦足露精誠之一端也强哭者雖悲不哀而徒悲不能令人戚也强怒者雖嚴不威而貌嚴不能令人畏也强親者雖笑不和而虛笑不能令人悅也故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故有其眞於內者其神輒動於外君子之所以貴眞也若人也以之事親必爲慈孝之子以之事君必爲忠貞之臣以之飲酒必爲懽樂之賓以之處喪必爲悲哀之主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惜哉子之早溺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敢問舍止所在客曰是吾徒之可與者吾與之同

臻於妙道卽無欲以觀其妙之妙也非吾徒不可與者愼勿
輕與之以漏泄道妙庶免天譴乃刺船而去顏淵還車子路
授綏孔子待水波定而後乘車子路問曰萬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抗禮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漁父若非至人不能下人而與之言妙道吾下
人若不精不誠不能得眞詮而身名之不全大哉道乎萬物
之所由以生死人事之所由以成敗今漁父之聞道先乎吾
吾非尊漁父也尊道也敢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以韜晦爲主故巧者勞而知者憂知道易勿言難中言人心之險不可測度有謙者有驕者有投淵而取珠者有衣文繡以入廟者有不奪彼而與此者前言無能者虛而遨遊末言愚者恃其所見止知用功於外亦見人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務）人伯昏瞀人曰奚方（道也）而反曰吾驚焉（見人感己即違道故驚也）曰惡（音烏）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饕（漿同）而五饕先饋（以賣饕之家止取其半價而以其半餽之可謂敬賢矣列子驚之盛德若愚恐人知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解化也列子自謂誠積中而未化諜動也謂舉動不能光而不耀故人得而見之以鎮服我也至人不樂表見類如此）使人輕乎貴老（貴者老者人之所敬今移貴貴之心以貴老我是貴老居下而我反居上矣）而𩐈（音齎）其所患（𩐈積也積而久之名迹愈露必不能逃當世之患矣）夫饕人特爲食（音嗣）羹之貨多餘之贏（音盈）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正𩐈所患處）吾是以驚（饕人以飲食之故求刀錐之利猶見而敬之況萬乘之主見之其有不以國從者乎此所以驚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觀謂汝於此具隻眼矣處止也保師保也言汝止矣不必出遊也人將歸向於汝爲師保矣未幾屨滿戶外則從之者衆所謂保汝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古人席地而坐必脫屨而入急於迎瞀不暇穿也）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謂不發言以救正我）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使人保汝易使人無保汝難汝焉用保爲哉人之感動豫悅汝者由汝不能自晦卓異表見於外而致然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必且有所感發以動搖其本性無謂謂無人言之者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且與汝遊者莫能以大道之言而盡忠告細巧之言盡爲人患汝又不自覺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人之巧者必自勞智者必自苦惟爲道日損者去智巧而無能故于外物無求飽食喜遊心無繫著而遊於無物之初也歸結在一虛字

鄭人緩名也呻吟誦讀聲裘氏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河潤潤澤也得其儒道而澤及之廣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父愛弟翟而助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曰緩見夢於父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良善也緩自謂也謂墨不良於儒欲父至墓視己既爲秋柏之實矣謂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應學儒學墨者人也學儒必性之近儒學墨必性近墨乃其人之天也故造物不以人之初學爲報應而以儒成墨成之天爲報應彼翟之學墨非緩使之也乃彼之性所使自近墨也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緩美儒有親親之殺異於人之賤其親如路人者蓋指弟之學墨而言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卽齊民猶言衆人也陸德明曰穿井者謂己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今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恩者皆緩之徒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至仁無恩上德不德尚不自知況有道乎不務道德而貪天功爲己

力則棄天矣棄天我之罪也故曰天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自然之理天也所不安者有為之迹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知之易勿言難難者謂忘言也知道而至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矣古人純乎天而不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朱泙音乎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音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無龍可屠故巧無可用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事之可必者猶以為不必故於人無所爭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眾人行險僥倖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順於兵之道而行則有求矣兵者不祥之器不戢將自焚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有苞裹也竿牘謂竹簡為書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敝精神乎蹇

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知之夫敝精神于蹇淺而欲與道合眞遊乎太一之虛以彼之憧憧迷惑于宇宙之閒為形累耳盍知太初之無有哉太初即太一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歸精神于無物之始安處乎無為之地其應物也如水之流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此豪毛即小知也大寧即大初也此欲學者斷緣簡事意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偃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王惠王說音悅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項無肉而槁瘦曰槁項耳不潤而黃薄曰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非莊老人品之高不能形容罵此輩如此之毒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貞楨通易以貞為事之幹猶云棟梁也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以文物之美為飾以枝果之言為旨矯飾其自然之性以示民而不知其無實其心蓋已著於此其神蓋已主於此何足以長民乎彼宜汝與音余予頤養也與音余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彼指夫子汝指哀公言謂彼有益於汝與必以彼為賢而養之則其誤猶之可也今以為貞幹則使民離其實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言勿用也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民難以有心治之也施惠於人而不能無心非天之雲行雨施布漊萬物而無心也商賈音古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有心求利固大道之所不齒雖因事偶有關涉閒亦有齒之之時然有心求道亦聖神之所弗齒也為外刑者金

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羅也外刑者金木訊音信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眞人能之金謂斧鉞木謂桎梏動謂心不靜而多過愆者金與木刑人之體故曰外動與過刑人之心故曰內宵人卽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也陰陽食之卽內篇陰陽之患也眞人則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音漢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人之情貌不可測度有外若謹愨而內實盈溢者有內挾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巽順懁急而類達者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綿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釬急者有始進若銳而終退反速者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焉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凡此九徵者皆南華之緒餘土苴也君能倣此以用人而天下
不足平矣正考父音甫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一命士也而傴曲背再命大夫而僂曲腰
三命卿也而俯身伏循牆而走不敢當路考父之謙如此孰敢不軌誰敢不取以爲法如
而夫凡夫者一命而呂鉅驕矜貌再命而於車上儛乘車而軒儛三命而
名諸父呼諸父以名孰協唐許孰能同唐時之許由哉德與之不協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心爲德未免害德德既有心復露
之於眉睫而德愈僞矣然後從事內視欲以眞易僞是禿而施髮祇見其敗而已凶德有五眼耳鼻舌心
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鄙其所不爲

者也言眼耳鼻舌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者言我有所能也以我之能而誚人之不能則此心又
不可學道窮有八極極究言之謂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必決言之謂三者達之必也形
有六府形謂六者表暴於外府藏蓄於中也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
因以是窮美貌修髯身長軀大氣壯詞麗勇力果敢因以是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
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緣循偃俠音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
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俠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歉曰畏三者之人俱不若人而却有必達之理亦是以
謙而受造物之益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達者皆此三等人也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
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知慧一府
也則多明通於外勇敢一府也則取怨憤仁義一府也則多責任達生一府也則造於實際傀然而大解矣達知一府也
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口吾遭之蓋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或問達

生逆命何所分別生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爲德之賊也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眼法眼佛眼皆在心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其色驕如穉子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以織葦爲業者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音段碎其珠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音犁龍頷音浡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言必爲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必齏粉矣喻人之求富貴皆危機也或聘於莊子莊子

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音泰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犧寵之之喻同意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至人不有其身等爲逆旅視猶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欲破生死關頭烏鳶何疏螻蟻何親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可驗者亦不驗矣陸西星曰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以爲耆艾則非不徵之徵矣明者誰爲之使神者徵之且人之聰明誰爲之使耶毋亦其天性之神自然之徵驗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明與神何所分別第用明者以察察爲明而神則無心先覺況愚者恃其所見則逞聰明矣入于人未免穿鑿知識上增知識其功夫全在外而乏內照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是可悲也

復圭子曰至人被褐懷玉其道愈高而其迹愈晦列御寇之齊驚於食饗之家使賣饗主人知其賢以一牛饋遺必其鋒穎太露故人知貴之重之況萬乘之主必以彼爲賢勞而不以國從者乎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能欲自晦則人將以汝爲師保無所往而不可戶外之履常滿矣伯昏瞀人不言而出列子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一藥石之言乎伯昏瞀人曰使汝爲師保易使汝不爲師保難已不表異人孰感

而豫之已不震撼人孰從而稱之知者不言莫汝告也言者不知又爲人患也世有莫覺之人而後有大覺世有莫悟之人而後有大悟世有巧勞知憂之士而後有無知無能之士心曠神怡不以口食爲累泛若一虛舟而遨遊於宇宙者也其不令人喜亦不令人驚者乎有鄭人緩者學儒三年而道成蒙其澤者河潤九里仁及三族使其弟翟學墨一日儒墨不相下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異日而緩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良莫良於儒吾之良不可見而精神已化爲秋柏之實矣故視秋柏即視予也夫學儒學墨者人也而所以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者其人之天也造物不責成於人

而責成其人天性之所近緩以使弟墨為功何異穿井者自矜其有造泉之勞至仁無恩上德不德況有道者乎人各有安有不安聖人安於天衆人安於人聖人不安於人衆人不安於天故曰知道易不言難知者不言天道遠也言者不知人道邇也所以古之人人也而與天為徒也大道尙自然不尙神奇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君子不取也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聖人蓋盡其在人之可必而不敢必之於天衆人事未盡以不必於己者而必之於天此其所以有招兵與不招兵之異也蓋知兵不虛動也必有所求於人而不戢將自焚乎吾獨鄙夫末世小夫之

知不離苞苴以相餽遺竿牘以相通問敝蹇淺之精神而欲行經濟萬物之道不知太一形虛無物也有物者安能物物上善若水至人返精神於無何有與水流乎無形發洩乎太淸者何以異宋人有曹商者說秦王得車百乘誇於莊子曰夫以守圜而安於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以立談而悟萬乘之主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有人於此為秦王醫病一也破癰潰痤者得車不過一乘舐痔者得車百乘子非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顏闔曰君子與其貌勝情也不如實勝華也仲尼之為人文掩乎質枝葉傷乎本根若以為貞幹恐

民已雕已琢難返其朴矣民之不可以有心治也猶施惠於
人不可不忘也猶商賈之不見齒於有道也刑有內外金木
之誅凡懷刑之君子俱能免之陰陽之患非眞人能陶鑄陰
陽者安能跳出其外而免之哉孔子曰山川猶可升而航也
人心之險過之天猶可以步數推也人心之不測更難知焉
天猶有四時旦暮之期人之厚貌深情安有定期哉故非遠
使之不能觀其忠非近使之不能觀其敬非煩使之不能觀
其能非卒然問焉不能觀其知急與之期則言易爽而信可
見委之以財則守易奪而仁可徵告之以危則操易變而節
可知醉之以酒人之所不暇檢點人而有法則者自不淆雜

之以色尤人之所不能強制者也而有道氣者自不亂九徵
至則人之賢不肖得矣正考父爵彌高而彌下一命而傴再
命而僂人猶或可能也至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非甚盛德不
可及也其孰敢不軌亦宜矣如凡夫職益升而氣益驕一命
而自矜有呂鉅之狀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其視
許由不受堯禪者大懸絕矣何也德不可不爲也又不可有
心爲也德不可不內視也待其露於眉睫而後內視恐眞不
勝僞祇見其敗耳凶德有五眼耳鼻舌心是也然四者之害
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故君子不可不愼所好也八
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不常一珠九淵之僅得所以喻處

道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多患也人能懲犧牛之不得爲孤犢鑒治棺槨之疎烏鳶而親螻蟻也則必不奪彼而與此無人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非平者亦至有徵驗也若有人我衆生壽者相是持不平之心而平之愈不平矣是持不徵之心而徵之愈不徵矣且人之聰明誰不如我以我之神合人之神因以人之神徵我之神然則至人非用明也用神也離人入天故登彼岸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歷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爲一家末闢惠子其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道術之局於一方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又皆自以爲至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音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明是人心之靈覺聖卽內聖之德王卽外王之業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於至一此道術之大也下文曰宗曰精曰眞卽所謂一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無爲爲宗畸於人而侔於天者曰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聚精會神出無入有與神相合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本眞純粹無以復加故曰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三句言天人神人至人之事以無爲爲體有爲爲用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

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仁義禮樂爲事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神明而爲聖卽內聖之德首出而爲王卽外王之業君子也下言君子之事以法爲分法謂法度有所區別曰分以名爲表名謂名器有所標準曰表以參爲驗參者三也三生萬物以萬物爲徵驗以稽爲決考古以準今以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一二三四者五行之生數也不言五者以五爲土旺於四季也百官以此相齒百官之相序者此也以事爲常事有常職以衣食爲主民有常業蕃息畜藏養民之政老弱孤寡爲意恤民之政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葢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自此以下至此所謂外王之業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天德王道兼該並舉六通四辟小大精麤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如此所謂以其眞治身而其土苴亦足以理天下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音導下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其在歷數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士能明之此皆古之道術在度數者先王以此施於政故百家衆技時或稱述之亦不出於道術之外以上說古之道術天下以下說後世之方術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剖而爲三教分而爲諸子百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抱偏見以自矜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音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判之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理而析之察古人之全觀古之人寡能備於天地之美其備若彼百家各執其一曲以自喜如耳目口鼻各適一用而不能兼純全之

道備之者寡矣稱神明之容容指道之在外者而言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內聖體也外王用也道不明不發人各爲所欲爲迷而不反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爲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宋大夫禽滑釐墨翟弟子聞其風而說音悅之此上論理此下卽事以實之不道以侈不飾以靡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惟以繩墨自檢束而儉以備急用古之道術有如此者翟之徒乃聞而說之爲之大過大過過於儉也已之大順已止也已止於儉嗇爲順於人情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其著書立教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養生送死皆主於薄以爭鬬為非以不怒為道推廣其說以為博主於不立異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此其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音闢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自黃帝以來禮樂皆有定則今墨子獨生不歌是毀樂死不服是毀禮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薄道固不可教人亦不可自處不必待其道之敗然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哀樂之不近人情如此是果同類者之所當為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生勤死薄其道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墨子獨能任之如天下何非王天下之道也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音託耜而九糾同雜天下之川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腓音肥無胈音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木履曰跂麻履曰蹻服用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里名勤人名之弟子五侯之徒散出於五侯之門南方之墨者苦獲一人已齒一人鄧陵子一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音厥不同相謂別墨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音紫相反而訾以觭

音歎偶不仵午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墨家號其道成者為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皆
願為之尸謂巳乃墨學之別派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者即法嗣也尸主也冀得為其後世
至今不決絕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同於聖人之勤苦其行則非也為之
太過之太甚巳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巳
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其風而說音悅
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善
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形容此心以語人命之曰心之行以聏音而合驩心之用以
和意而合懽於人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
聒音括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下皆厭而強以此自見雖然
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為人意多自為意少雖忘食自苦以為天下而亦為之我豈必以此升斗求活哉蓋以矯夫託名救
世而自利之人耳圖謀也傲矯之也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巳也苛察則非別宥矣故不為事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以身無益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巳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旨外之欲其戢兵內之欲其寡欲大槩如此

不羣易而無私決然無主不先立主意趣物而不兩萬物理趣歸於一致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音廣聞其風而說音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故齊物而天地其首也天大地大道大皆有能有不能則知物之有可有不可矣若擇而選之則有不偏教而使之則教有不至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

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以為道理曰知不知雖知止作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知識之開混沌之鑿鑿則傷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知者將薄夫發知之後鄰於鑿混沌而傷之者也謑音係無恥髁音課獨行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謑髁縱脫皆無能之貌椎拍音魄輐音遠斷與物宛

轉椎以拍之輐以斷之隨其材而斷之使各適其用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已矣無是非無知慮無先後魏然不動而已無他能也絕聖棄知故能魏然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若風若羽若磨石與物宛轉而無心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是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此何以故蓋物惟無知則無是己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惟無譽故無咎乃所以自全也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

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常自言曰人之處世何用聖

賢之名但塊然如土而不失其常行之道彼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怪焉耳田駢學於彭蒙不待教誡而自相契合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音域逆風過物之聲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音抗無圭角也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有道者無足無非言而無言辟飂風之過其前窢然而已烏可而言烏不可而不言哉是以所見常與人相反而人不見取則不免宛轉遷就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世人雖以爲非而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而有精粗之別故以道爲精以物爲粗道未始有物有積則不足之心累之故致虛極必至無積而止常守自然淡然與神明居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關令尹喜字公慶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建立也常無有卽本也未始有始也太一卽有始萬物之母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故以爲主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物各歸根體自空虛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矣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實卽眞空不空謂實相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音忽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居卽住心也言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物莫非己心之所顯著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者芴乎者恍惚中若有物而又無物也若清無所淆也以同於物爲和以無所得爲得未嘗先而常隨者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音魁然而有餘其行

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谿谷在下而能容所謂有容乃大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郎取先取後也受垢郎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實以虛爲實所謂取虛也無藏而有餘郎以有積爲不足也舒徐容與常自儉嗇所謂不費也人皆以巧爲巧己獨以無爲爲巧人皆以福爲福己獨以無禍爲福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根者根極之義紀法紀也觀其言曰古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所謂約也太剛則折太銳則剉故常破其堅挫其銳以容物爲量而不過爲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夫博大眞人尊之之辭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音余生與音余天地並與音余神明往與音余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音悅之清通無象往來無住以無相爲宗以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直與

天地並神明俱芒乎不知何之芴乎不知所適古之道術在是南華聞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音羇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虛遠曠大莫之終始故其言恣縱而不黨同於人不炫奇立異以自表見於己謂天下之沈溺混濁不可以端莊之言語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必以此三言者非我之罪不信我者之罪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地無棄物與道爲體者亦無棄物敖倪郎傲睨也不敖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相安相忘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其書雖瓌瑋而連犿音汴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犿相從之貌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郤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不違是以雖瓌瑋而不傷其辭雖參音叅差音痴而諔音竹詭可觀辭雖抑揚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郤有深思可得之理故曰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一書

之中皆道理充塞世不可無者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宏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此等見解不出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宏大而闢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一故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宗主宰也調養也養性之功有作有為已而無為則自適矣上遂猶言上達也遂其上升之志而與天為徒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縣結所謂不壞世法而成實相者其理不竭其出無窮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也此書深遠未易窺測可與識者究難以芒昧之見盡其義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一偏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多方猶云方言也多方未免誇多鬬靡其所閱之書雖有五車之名而其道則舛駁不合於道其言不中不當於理亦不能成一家也麻音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歷考其辨物之意曰大無外小無內似矣而又曰大一小一於一之中而有大小之分此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啟辨端矣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則薄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千里是千里之大卽無厚之積也此言大與小同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高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亦可言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言平日方中也而睨視之亦可謂睨物方生而歸根復命亦可謂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一物各具一太極太以成大小以成小此謂小同異萬物統體一太極統同之中有辨異者在此謂大同異蓋大不出小之積而合小亦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天地東南滙為巨浸茫乎不知其涯岸不知既謂之方則滯於有形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適越者啟行雖在今日而其神昔日已先往矣非今日適越而昔來乎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知環之所以連則識環之所以解釋氏

參禪云猛虎項下金鈴誰人解得曰解鈴還用繫鈴人卽此意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世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天地雖大而以汎愛觀之則天地亦萬物中之一體耳惠施以此爲大觀而曉天下之辨者天下人亦樂而宗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爲三足郢本侯國而僭王自郢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犬爲羊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眞也故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烏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楚人呼蝦蟇爲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溫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蕭邱有涼焰又有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無口而空谷傳聲非口乎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天下之物方則滯而不動圓則活而不滯輪圓也故不展地而行之速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日月指指者至則指日不至窮絕矣蛇形雖長而命短龜形雖短而命長規矩爲方圓之至而其體則不方不圓者枘形圓而鑿形方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故不圍枘圓卽鑿之枘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烏飛於天影落於地但可謂烏動而不可謂影動鏃矢之去雖疾其離弦則行其中鵠則止然離弦而未到不止也鵠而已中不行也非不行不止之時乎北人呼犬爲細狗謂其身之瘦也而其實狗不可以爲犬黃馬一也驪牛二也文始經曰形可合亦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騾非黃馬驪牛三乎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母一尺之棰音垂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黑白之分一定也第白者易汙故曰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illegible]之則

萬世不竭亦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意此皆學於惠子者推廣其說相與强辨無窮已者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者聚天下之辯而不能剖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音底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施日以其辯與人相持而不相下競爲譎詭以相勝其說大抵如此且自以爲賢而曰天地爲我壯其辯施知存雄而不能守雌無道術者也南方有倚人異人焉曰黃繚音了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施自恃其才辯之過人旁引曲證猶爲不足益之怪誕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

由夫有德者必有言惠子徒以雄辯與物相競故曰弱於德而强於物究竟於道亦終幽昧而不自明故曰隩音奧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由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蚊䖟之聚聲成雷亦不能驚蟄而震動萬物也故曰其於物也何庸吾於其多言之中摘其一言而充之尙可使之不叛於道而曰愈於貴道者不幾於失惠子乎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音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爲戒惠子不能以此道甯一其心志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其煩徒以善辯名惜乎其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譬之響出於聲影出於形欲息響而振其聲欲息影乃與形競走不休也惠施學昧根原逐物生辨影響之見而已

復圭子曰道何在乎混沌未開道在天地混沌既開道又在

人散之爲萬而統之於一神得之以降明得之以出內聖得之以生外王得之以成大哉一乎天下之治方術者雖多而未有不原於一者也世世有天人倚之以爲宗世有神人聚會其元精世有至人完保其眞純世有聖人領略其道德失道德則仁義禮樂矣非君子烏能勝其任乎故有名法以整齊之有參稽以考證之官有常度民有常業天德王道兼該並舉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鳴道之在歷數者有司守其法太史紀其實道之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儒接其統百家之學揚其波孰知道術每與治術相升降者也故天下大亂而道德亦不一矣得一察以自好之士猶耳目鼻口之不相

通何以知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乎人各爲其所欲爲迷而不反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於是有墨翟禽滑釐也者矯侈靡之風而過焉者也養生送死皆以薄爲道傚上古禮樂未備之時而不與中古帝王之禮樂同其生不歌而死無服也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王天下者可如是乎奈何以禹自方不知禹當水土之未平不得不以身先天下而墨翟之時非禹之時也後有論墨經者以得其道者爲巨子之聖人雖腓無胈脛無毛而不恤也則道之一裂也於是有宋鈃尹文也者好爲人之風而甚焉者也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別善惡宥不及上說其主以禁攻下教其民以寢兵其爲人

而不知自為也雖鐵不忘天下未常苛察以求人亦不假物
以自益謂戢兵猶為外而寡欲乃為內也其大小精粗總之
有人無已之學也則道之又一裂也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
也者聞不慮不謀之學而往焉者也謂天地覆載猶不能兼
豈萬物而無可不可其棄知去己也恐知為鑿混沌之竅也
其笑天下之尚賢也恐有是非而適以啟爭也故必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甯為員毋為方求以自全足矣故無咎無譽雖
其道不盡合於古人然無是無非言而無言猶有古意也不
可因其不韙於人而謂其無所聞也則道之又一裂也豈知
道無形也而未常無本末物有象也而不能離精粗天地開

無有餘也故無積而常足惟至人獨往獨來與鬼神合其吉
凶得道術之精神者其關尹老聃乎彼其道以無有為體太
一為主濡弱謙下為表空虛不壞為實其心無物而能物物
可動可靜非水之善下鏡之忘形不能狀之空谷之傳聲不
能似之且清且和不失為得甯隨人而毋先人甯守雌而毋
雄甯守辱而毋白甯取虛而毋取實不以多藏為有餘不以
無積為不足不以有為為巧不以無為為拙人皆以福為福
已獨以無咎為福自治不厭其深根而甯極治人不厭其簡
約而易遵太剛則折堅可不破乎太銳則鈍銳可不挫乎其
藏垢愈多其容物愈寬其道術可謂至極而莫以加矣關尹

老子眞古之博大眞人哉嗣是有聞其風而興起者莊周是也以無相爲宗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天下之言非悠謬而虛遠則荒唐而曠大非無端而莫終始則恣縱而不羈不可與莊語也故不得不託爲卮言曼衍如草之蘩曼必有根水之流衍必有源也天下凡物皆假其眞獨有性命故託古大聖大賢之言以爲重使人知性命之爲眞寓者寄也所言雖近而其旨則遠故不嫌於廣譬曲喩使人深思而自得其正意以天地爲精神萬物爲逆旅上與造化爲徒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窮其本則弘而深究其宗則達而上奚必脫其形骸而後上升乎此可與識者道難與芒昧之人言

也道術至惠施豈止分裂且舛駁矣其言雖多而不中以大無外爲大一小無內爲小一猶近似也謂千里爲無厚之積也可乎謂天有時而卑山有時而平亦近似也謂睨覗爲日方中也可乎物方生者爲方死非無理也謂小同異者而消於大同異也可乎無窮必有窮不必定在南方也身未至而神先往不必定適越也連環非五金之環乃人身中之玄牝其白如綿其連如環大修行人必知解此之環而後可以解脫惠子與莊子善亦道聽而塗說也燕北越南可以爲中而不必爲天下之中萬物當愛不必泛愛也天地同體不必一體以爲大觀也毛不生於毛而生於卵雞二足而有使足者

存郢非天下而僭稱王則有天下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首尾無定稱火有蟲則不熱矣山出泉則有口矣輪員也轉之速則不展地矣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短長不以形則龜可使之長於蛇方圓亦不以形則規矩無方圓之體而有方圓之用鑿不必圍枘而無枘則不成其爲鑿飛鳥有影第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矢行甚疾而亦有不行不止之時同中有異故狗不可以爲犬合中有分故黃馬驪牛三皎皎者易污則白狗可黑天下無無母之駒而孤駒則不可以言有母萬物無有不竭而以尺棰平折之日展其半則無窮盡之時此皆學於惠子者也亦猶桓團公孫龍止能以其

辨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惠子自以其善辯爲最賢曰天地且爲我辯生色止知守雄而不知守雌有道術者固如是乎觀其答黃繚之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所以或翕或張也彼非知道者安能洞徹之而惠子何如人也矢口而對恣意而談止能欺人之耳目而不能屈人之心志由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聚蚊成雷而必不能震驚萬物也有其才而不能善用其才是欲息響而振聲欲息影而走形不知本也以强辯止辯亦猶是耳有道術者必不如是

南華眞經註疏傳神集後序

復圭子曰千古以來知道德者未有不透南華南華者所以筌蹏道德也晚近交人不惟不究道德卽南華眞經四字鮮有知其說者先哲云湛爲道德浮爲英華也南華卽道德之英華也又何以云眞經天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丹經云天上太陰一月一度而與太陽會此常經也人間少陰一月一經而癸水至此眞經也丹經又云度人須要眞經度夫南者火也華亦火之精神也此南華在天爲太陰晦壬朔癸之火候在人爲眞經期前期後之火候莊老題爲南華眞經者所以點破流戊就已取坎塡離之妙竅耳非得天仙口訣者安能知之非眞有道氣者安肯信之彼其出入造化洞徹人物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以有物之後而追窮無物之始不過欲人知性命之淵源始覺天地間凡有形質者皆爲幻惟有一道眞耳胡爲含齒之倫與搢紳先生悉戀戀朝露之滋潤不知人生寄蜉蝣於天地旣無長繩繫白日當求大藥以引年自古神仙留有接命法第非大德大行之人知法財兩用者不可與口傳耳予觀世儒止知爲利祿以養臭腐不思化臭腐爲神奇坐待無常之至甘就木而不悔者天下皆是也予甚憫之故作南華之註其先哲所已註而可存者人事也十之一二其發前人所未發者性命也十之八九然於精神筋骨脉落尙未融貫故不得不作疏於

各章之後疏者通也彼其精神有隱藏處吾爲通而露之其筋骨有屈曲處吾爲通而直之其脈落有間斷處吾爲通而聯之俾後之讀南華者一展卷咸識上升之有路登彼岸之有筏卽儒者有以詖謪議之者莫不翻然悟莊老思返有爲於無爲進仁義爲道德乃還古之美意也曷常與吾儒異哉然則五經四書者世人之先師也道德南華者祖宗也二經註疏者子孫也子孫象貌不必盡肖祖宗然而精神血脈未常不肖者此可與眞儒道難與俗儒言也

崇禎十年八月將望日程以甯拜序